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一輯

沈雲龍主編

汪穰卿（康年）先生

傳記
遺文

汪詒年編

文海出版社印行

汪穰卿先生傳記

文藻出版社印行

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印行

傳記七卷
遺文三種
合訂二冊
定價壹元

11213/0501

汪穰卿先生傳記目錄

葉序

聖序

序例

卷首 遺像 墓志銘 傳

卷一 自傳

卷二 年譜一

卷三 年譜二

卷四 年譜三

卷五 年譜四

卷六 事業彙志

卷七 言行雜述

The image shows a large rectangular table with 12 empty columns. The table is oriented vertically on the page.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table, there is a small rectangular tab extending outwards. The table is otherwise empty of any text or dat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汪穠卿手譜序

美類之中惟心為貴佛之妙室超焉而
終之後者內教盡性為心在龍王在也
焉心以為明珠轉福王心者妙之珠
然一切眾生心之妙是幻身雖滅其心
亦如劫火燒之界不始燒盡其根祖
師之百教雖泯教一物猶長靈之美孤
了以考位是心即同獲於妙之珠矣

華嚴經曰心位於世間世間位於心是謂
人心不起住處地勢於平地亦如心倒平
之類以為心地地勢於障染下高去亦如
須彌文器已名是以塔物傍下下者更
不必言者穰卿以庚甲乙兩科均与未同
第素以心性相切割安云云之時為正
當帝釋英膽意圖自孝子尚孝友通
笑之其時叔季論議克法膏肓詞嚴

言瑣或鉏鋤向非形暢至說或放恣
 而未能達臣本矣乃剗改時務報
 中外日報系報窮之救等其年實多
 以同志友朋之考札類皆進至省之大
 位者務陵厲箝制使屬吏戒其趨奉
 承坐確指揮以去遂至溫飽之私福位之
 因而已至於民生之宜培植教為吏治之
 高嚴法整飭以及內外吏之宜教功

熱心壽去乃以爲世宗省人心奴株焉塗可
目一正於此其隆第而弗見用徒抱孤衷
友之持事也莫以等匹也德激勵人材而
卒其寸叙嗚呼其之心可謂善遇之可謂
既獨貴之爲所以立造幸矣交交起其宜
遜德時幸方五十年方之憤遂乘距々二十
年其乃仲教乃好君事實三詔轉爲主
僕竊維自史遷仿古年踰周漢其家

以明姓氏以從生至晉賈珣夜移嘉禧碑人
館先以指遂為謬學之稱其所以氏族為
後志道者宋時昭露所撰孔子論季康
豈堵子棟編社工部季謬自及里有名望
者亦必為有人稱謬其或乘於門戶之
見或涉於言業之私或生自見聞之
何從遂於師友淵源仕隱進退之難應
以及文字之業觀先立難之存殞埋等

并滴考核以未之致訂令君量出為近
又乃仲弟以編雖呈稿或有供逸而大體
且存印現竟乃道君知之為贊詞表瑞
用表其心於鄉里後逢為以實靠清和

月葉爾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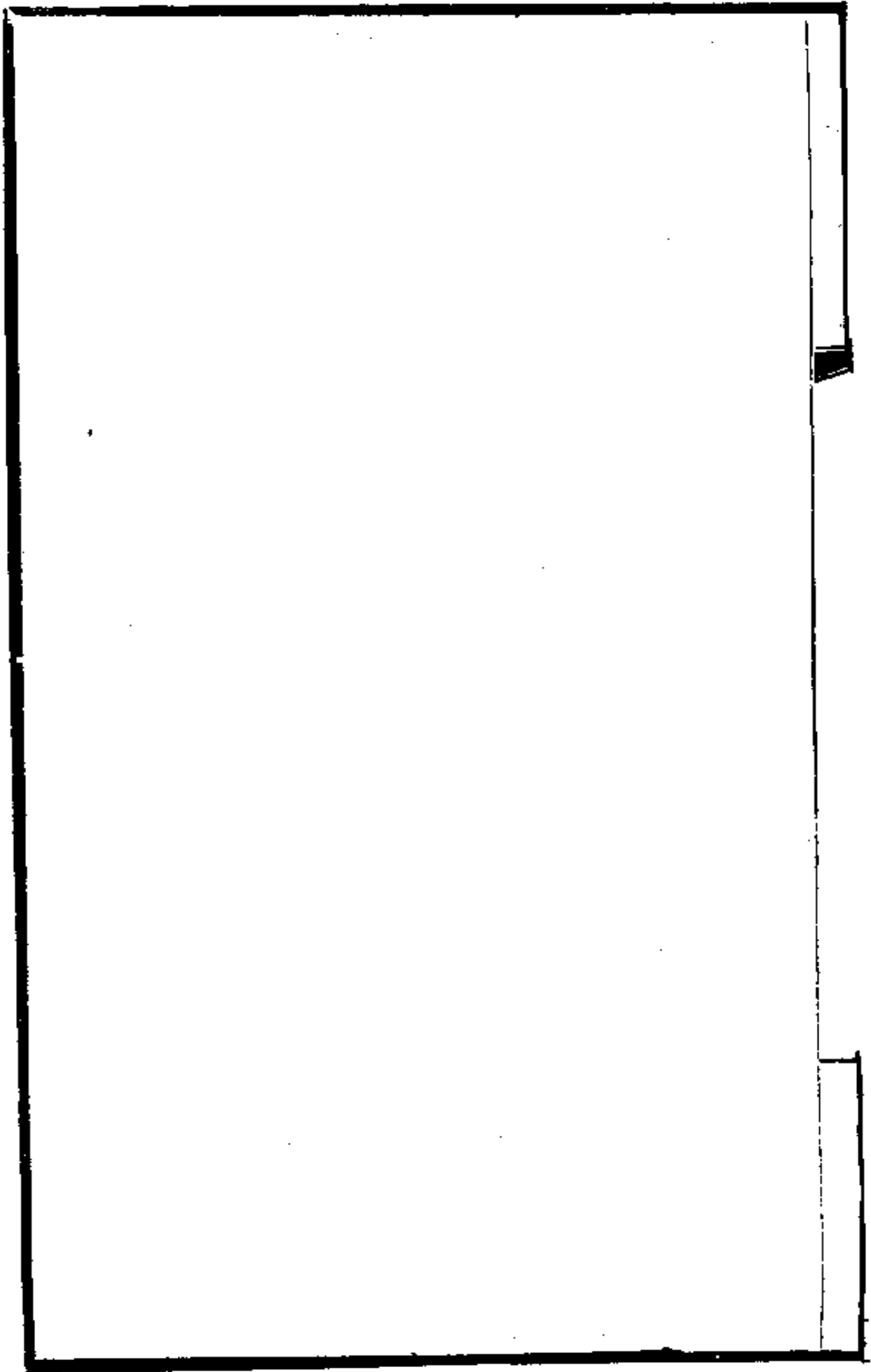
穰卿先生自光緒中業即致力於振讀發聲之務庚子以
後如憤益深乃萃其全神以與世習貪詐之時世風氣相搏
擊膏肓楚蘭刈事不可而身與之俱隕其幽思似屈原達識似
王仲任明辨似劉子元求之近古實罕倫比而文章行誼幾不
為後生小子所知是尤可傷也哲弟頌穀先生友于之懷老而
逾篤乃於衰疾亂離之中摩挲遺篋蒼集陳編鈎
稽比次以成茲譜念不任兩世交期且當年京國舊游

晨星寧落造論志事粗聞一二既昇以能言授之役因授
簡命序其端竊惟先生放言當世之務若鍾在喉必吐
為快蓋其天性屢遭困沈既見侮於奸回并不諒於朋舊
在他人未有不頽然稍自屈者而先生率性而行曾不中
悔固由貞諒之操激越之懷使然然上賴其時任個雖地
未解風會雖靡而未汙士大夫以節概相矜之習猶未
全泯二十年之後又何必者先生雖存恐能欲奸回之見侮

朋舊之不諒亦不可得矣且先生之立言之不惟其激惟其
中不惟其通惟其遠人、能見之能言之其先生弗尚也言
之而僅為一時者先生弗尚也凡樹一義必扶善隱微深中時論
之與或挽之而使後或推之而使前改其言常若立異不為
時人所喜他日後思其言則正事過境遷非深悉當時情事
者不解立言之意故并不為後人所樂聞也古來議論往、故於
所習前日之非是或即今日之而非非夫曠懷橫覽之極士歎

能起所蔽而正言以風世者然而世人之所喜者從風而靡不求
甚解之論論者以姑欲容悅世人以自全而已先生論拳亂
白以百十無賴之猖狂而能於不崇朝之頃復從之者如歸
市其故豈曰無目斯言也豈庚子亂後之人所肯出諸口者
惟其是之歸而不以信口以言謔為快他所論列類此者不可一
二數及今思之先生之言既不見聽於時則後來史家之考
證當時情事乃強不可少藉漏之輯固不徒一家之私言已

慨想流塵直如彈指先生穆然冥思之容盡瘁事國之志
於今安可復遺一編之存於先生後何有哉
歲在著雅攝提格夏仲善化瞿宣穎謹序



序例

先生卒於宣統三年辛亥九月越九年庚申九月齡年乃有汪穰卿遺著之刊行又夏集先生之事實爲年譜一卷冠於遺著之首維時齡年服務於商務印書館入夜始篝燈握管從事於年譜之修纂疏漏舛誤在所不免近年始有志於重修因循久之卒未下筆甚懼來日苦短日復一日更無屬草之時將使先生之行誼亦隨歲月以俱逝不獲昭示來許此則齡年所夙夜不安者也

至二十四年某月忽得猶子師陶德佩自杭來書言於書篋中覓得先生所作

自傳齡年大喜過望急令寄閱並得亡弟鷗客洛年所書副本此稿撰於何時

已無可考惟稿中述及支次筠先生事有卽今浙提學使支恆榮之封翁一語考支君於光緒三十二年四月奉旨補授浙江提學使至宣統元年九月奉旨准其開缺是先生之自傳當屬稿於丙午至己酉之間時年四十七歲至五十歲也願何以祇紀至光緒十年時年二十五歲爲止遽擱筆不復繼續則莫名其故矣

詒年 既得此傳稿乃奮意以續修自勵以自傳爲第一卷原稿有所未及者則爲之綴補期於無所遺漏

至光緒十一年以後用編年體按年排次所採事實言論以時務報及庚子年

中外日報其餘諸年未覓得京報芻言報爲根據益之以先生所撰筆記及書

札稿本而尤以各地友人所來書札爲最重要之資料幾於字字皆有來歷無

徵不信之譏竊知免矣以篇幅較繁故分爲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四卷

先生於辦時務報時最注重於社會之事業不以爲勞亦不苦其煩抱舍身救

世之志爲兼營並進之舉稽其成績昔人所謂風行草偃者不是過矣使無中

途之蹉跌則吾國之前途固未可知也故特將當時所辦之事輯爲第六卷先

生之志事可於此見其大略云

第七卷爲雜述凡先生一生之言行不列於前數卷中者悉萃焉

先生所值之時世一內訌外衅更迭無已之時世也所處之環境一憔悴悲傷

永無休止之環境也百年後人若知先生所值之時世如何所處之環境如何

則於先生何以有此懷抱何以發此言論可洞如觀火矣故年譜中自光緒十一年後特將重要之內政外交分繫於每年之下論世知人識者或有取焉自傳內原無大事記今從咸豐元年起擇要補入

古今譜傳之作義取謹嚴故於本人事實外鮮或旁及他人若年則略為變通於先生之摯友其言論及行事有足信今而傳後者輒為隨宜列入傳諸人亦所以傳先生也閱者幸毋以喧賓奪主為嫌

若年修纂既竣有敢舉以為世人告者先生壯年蓋甚欲有所作為初非欲以報紙自顯也以無所憑藉之故乃欲藉報章以發舒其意見凡所欲行者悉於報紙發之其見諸論議者率可見諸實行其立志甚弘毅其規畫亦極遠大是書所紀載尙未能盡其什一也或僅以言論家目先生抑未足以盡先生矣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弟詒年謹誌

附言

若年纂輯此傳記第一當感謝亡弟鷗客將先兄自傳草稿什襲珍藏復附

以手自繕錄之副本一通全體作工楷經猶子師陶從遺篋檢出寄與詒年
遂以引起編輯之情緒此最當感念者也復次則全編脫稿後承善化瞿允
之君將全稿自首至末核閱一過復經猶子師陶覆加校勘匡正增改獲益
良多餘若同里關承孫表兄以所藏光緒二十六年中外日報全份見假猶
子幼敵以所藏時務報全份見假皆爲編輯時絕好之資料此外則謄寫清
稿由族妹馥園女士任之校對樣本由上虞許善齋同里張子成兩君任之
有助於詒年實非淺鮮并述於此永志勿諼

汪穰卿先生遺象



汪穰卿先生墓志銘

同縣林紆撰

嗚呼吾友錢塘汪穰卿先生歿六年矣丙辰夏其弟詒年以書至京師請余銘其墓余感先生慷慨大節不竟其志事爲可悲也因爲志之先生諱康年穰卿其字也晚年復自號曰恢伯謂灰心時事也父養雲公母關夫人大母關太夫人晚年得先生甚喜願生甫涉月洪楊兵入杭州遂辟地於湖州之新市逮長英博驚其長老養雲公以知縣需次卒於嶺南先生已補博士弟子員除喪以優行第第一爲優貢生明年中式主試者爲順德李公文田詔爲奇才將置第一以第三篇爲難騷體梗於衆議抑置第六庚寅應南皮張文襄公聘教授其二孫壬辰捷南宮甲午補應廷試列三甲時我師燿於大東溝先生大憤計非變法不足圖全迺立時務報於滬上招梁任公主編輯議論一出舉國傾靡以爲得未曾有先生著自彊三策弁其端力言中國宜申民權重公理尙創作而賤安閒尙改革而賤守常開利源求新學宣達民性振奮士氣欲化愚弱爲明彊非立議院選議員不可時執政大老惡言民權而先生仍侃侃力持之无懼

旋改爲中外日報益風行海內西人爭譯述其說詫爲公允故四明公所事起旅滬之甬人爭出與外人撓亢而無抵冒殊扞之舉因先生言用公理以自勝也庚子亂稔中外騷然先生著論歸獄政府言排外之舉其怨毒蓋出於有所激咎不盡在國民西人頗疑其語拳亂既弭俄師久駐陪京先生合同志力爭於政府雖不效然西士咸歎異以爲中國固有人在也甲辰母闋夫人服闋入都授內閣中書丁未復設京報於都下時老姦擅國某某飾名姝楊翠喜以媚其子媵金巨萬遂得黑龍江巡撫先生惡其無恥於報中抉摘其醜經言官論列某遂罷斥於是權貴憾入骨髓嗾某部封禁其館先生終不以是自餒復設芻言報持論益嚴正願終莫救而辛亥九月武昌事起矣時先生已病膈徙居天津聞朝議起用項城嘿然就枕夜半患作遲明大漸時爲九月十三日先生卒年五十又二歲生平建議不主激烈一一中於時病憂國之心至死無變願迺摧剝不能一展其意歿之日余曾一臨其喪配王夫人前卒續取陳夫人都無子以弟子德蔚嗣給年書來言既葬於西湖之桃源領余因爲補其銘曰

翹清以澄濁而著者胡覺朋挺忒醜日斷斷特立不輔身焉託鯁訐務以逼過
迺莫抵乎羣蠹純節弗遂而國以不藥嗚呼城可燒金可爍萬禩弗瞑此忠魄

同年汪穰卿先生傳

太倉唐文治撰

嗚呼士君子丁未造不能展其經綸以大用於世徒抱磊落之才坎坷以終豈不悲哉然而命隨改玉目不見擾攘之禍又豈不幸哉余傳同年汪穰卿先生感懷彌至焉先生諱康年穰卿其字晚年別號恢伯浙江錢塘人生而岐嶷劬學不厭父養雲公需次粵省囊橐蕭然先生事父孝待弟友處天倫之際人無間言歲戊寅補博士弟子員戊子考取優行貢生己丑登賢書順德李公文田本拔置第一以孟藝用離騷體抑第六壬辰捷南宮甲辰補應朝考授內閣中書當甲午之後士大夫爭談時務臆決唱聲先生以爲民氣之鬱久矣宜重民權淪民智用以明目而達聰歲丙申設時務報於上海戊戌復設時務日報旋易名中外日報丁未設京報於京師庚戌復設芻言報常欲以言論機關大聲疾呼發聵振聵辛丑和議告成俄人駐兵奉天不允撤退先生憤然騰電中外慷慨力爭西報互相譯述以爲中國有人當此之時先生名聞天下願以直言故數忤權貴屢挫折之先生外維世變內審國情身世之感益悲從中來矣辛

亥秋武昌事起。全國騷然。先生不主過激。怒焉重以爲憂。會九月十二日夜。友人密函告起用項城先生。閱畢。嘿然。遽就枕。夜半。家人聞呻吟聲。則先生已疾革。不能言。明日遂瞑。嗚呼。是所謂憂能傷生者。非耶。抑其先幾之智邪。余於先生爲同年交。旅京過從。相得甚歡。丁未四月。余營葬先妣事畢。返京。遇先生於輪船中。相與言朝政之日。非禍至之愈亟。先生洒涕霑襟。余兼痛家國之滄桑。亦不覺泣數行下。維時天風浪浪。若與悲怨聲吞吐相和。海山蒼蒼。亦如變色。有無窮之恨。遠方羈旅。聚觀驚詫。以爲若何爲者。兩人始斂容退。自是不通音問者數年。而先生竟死矣。戊午。先生弟頌閣以其遺籍捐置上海工業學校之圖書館。復寄先生之年譜墓誌來。乞傳余讀之。幽光畢闡。無遺憾矣。第尙有關者。辛亥之夏。學部廣徵名流。開教育會。綜核同異。維時廢經之說已盛行。先生力持正議。謂讀經關係世道人心。決不可廢。又以高等小學已上男女同學。中國尙非其時。援據內則侃侃爭辯。衆人非之。而不顧。迄於今世。羣經之大義。孔孟之微言。先民之禮法。掃地殆盡矣。論者謂吾清之亡。亡於廢經。追思先生之

言能無痛心而疾首與余故復爲之傳俾後之同志得以考鑒焉
論曰孟子言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而莊周則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蓋治
世之是非公而一亂世之是非私而歧後起之心術因世而異矣余主工業校
庚戌歲以事黜某生某生遽撫拾細故列報章醜詆余先生大恚移書報館謂
是非宜明何顛倒若是然不令余知也嗚呼凡國之否先兆於無是非今茲是
非尙有存焉者乎余於先生之歿所以累歎欷歔歷久而不忘者非僅爲一人
之私痛而已痛乎是非之公之遂亡也

汪穰卿先生傳記卷一 自傳

弟 詒 年 校 補

齡年按先生以咸豐十年庚申正月初三日生故小字初官初名灝年字梁

卿年十九更名康年字穰卿中年自號毅伯晚又自號恢伯

余家世居安徽黟縣之宏村至八十二世文字公諱元台為余十二世祖於明

萬歷間以業嵯至杭遂家於杭居普寧里蓋即今之謝麻子巷也至孫育青公

諱時英為余本生十世祖以鹽務習氣重遂棄鹽而以當業資生其後子孫蕃

衍分支十數至介思公諱光業為余七世祖始卜居薦橋之館驛後始名振綺

堂余家自遷杭至此時垂百數年以歷代勤儉積累頗以富著有關於汪孫趙之

稱而科名則未顯至介思公長子魚亭公諱憲為余本生六世祖生於康熙十年卒於乾隆

六年乾隆甲子科中式舉人乙丑科成進士始以科名著稱而魚亭公聯捷後

即南歸後於戊寅入都補刑部陝西司員外郎次年即請終養假回杭不久居

京也

余家世以藏書爲事至魚亭公益加搜羅於是振綺堂藏書之名始著介思公二子長卽魚亭公次容谷公諱寬爲余六世祖

魚亭公有四子長爲滌源公諱安亦居館驛後堂名燕綏余高伯祖也次卽

春園公諱璣堂名振綺余高祖也三爲復巖公諱璋堂名懷新四爲天潛公諱

璣堂名紀宜均余高叔祖也江蘇書局所刻自然好學齋詩集及明三十家詩選初二集爲女史端選撰夙爲詩家稱述卽天潛公女也容谷公無子魚亭公以春園公嗣之嘉慶初年滌源公以己年已老天潛公將移居蘇州春園公平素嗜書卽舉藏書畀之以保守之責相屬故春園公於兄弟行雖居次而襲振綺之名

諱年按乾隆間詔開四庫館徵求海內遺書余家進呈善本書百十種因滌源公居長故由公具名今四庫書目提要中各書目之下有注曰汪汝璣藏本者皆是也當時藏書家浙東稱范氏天一閣浙西稱汪氏振綺堂此外又有吳氏瓶花齋趙氏小山堂然不久皆散佚不存

諸年 又按振綺堂藏書自經咸豐庚申辛酉兩次兵燹後已散佚殆盡惟藏書目錄則幸尙存留四種一爲最初本何人所輯輯於何時無明文可考以經史子集四部爲次每部復分若干門凡御製御纂欽定御選御刊各書皆列於各門之首四部內惟經類書間注卷數及撰人姓名餘則但著其冊數而已此目前爲吾杭丁氏所藏後歸江南圖書館次爲朱朗齋先生文藻所輯之振綺堂書錄凡各書之序跋與原書有關係者率全行載入間或詳敘其內容每書之後必標明爲刊本爲鈔本凡曾經名人校勘者其評論及跋文以及收藏家之印記悉詳載無遺於各本之異同及原書之真僞亦間有考證實爲講求目錄學者不可少之書惜前三冊及末一冊均已失去僅存六冊耳其次爲先高祖春園公諱之藏書題識蓋卽朱書之節本擇各珍帙之評跋寫錄成書時則嘉慶九年甲子距今一百三十三年也惜後三卷已失去僅存前二卷而已又其次則爲嘉慶二十四年先曾祖十村公諱所編之書目五冊首冠以乾隆三十九年頒賜書籍之上諭次以進呈書一

百十種之目錄其下則分四部編次於撰人之仕履全書之內容版本或鈔

本之源流亦間有敘述又次則爲先祖少洪公諱邁孫先叔祖蓉垞公諱道

孫合編之簡明書目二冊曾經長洲陳碩甫先生與訂定蓋依書廚編次前

三廚爲聖訓及御製御纂御批欽定御選各書第四五廚爲宋元版書籍第

六廚爲先代稿本校本批本及家刻各書第七至十三廚爲抄本經史子集

四部書第十四廚至二十三廚爲刻本書編輯年月無可考大約在道光二

十七年後咸豐紀元前矣以上題識一種書目三種尙存余家

春園公子一爲十村公諱謙余曾祖也有子六人長爲大伯祖小米公諱達孫

好學著書甚富多接海內名流聲譽最著次爲二伯祖又村公諱廷孫三卽余

祖少洪公諱邁孫四爲四叔祖蓉垞公諱道孫五爲五叔祖子惠公諱迪孫六

爲六叔祖幼能公諱達孫當十村公時家資不及十萬十村公以子息蕃衍乃

艱苦經營至易簣時家資可得四十萬故小米公內辦婚嫁外接賓友尙得支

持惟時吾家富名大著號稱百萬云

詒年 按小米公所著書有國語三君注輯存 國語韋註發正 國語明道

本考異 漢書地理志校本 借間生詩詞五種版今尚在又有詩考補遺

一種則版已不存又有借間隨筆一卷 經典釋文補續偶存一卷則由先

生於宣統二年編入振綺堂叢書內公原配梁孺人諱端字無非著列女傳

校讀本繼配湯孺人諱漱玉字德媛著玉台畫史半為公所訂正云

詒年 又按小米公又好刻書其書版今尚存者計有尚書古文疏證閻若

左通補釋梁履 咸淳臨安志仿宋 北隅掌錄黃士 湖船錄厲 道

古堂全集杭世 滄江虹月詞汪初 蓮子居詞話吳 瓶笙館脩簫譜

舒位 等此外尚有 御題曲消舊聞 御題書苑菁華 詩毛氏傳疏陳

遼史拾遺厲 遼史拾遺補胡 水經注釋清 水經注箋刊誤

趙一 三祠志汪 東城雜記厲 兩般秋雨庵筆記梁 太上感

應篇箋注惠 元趙待制遺稿趙 松聲池館詩存先 自然好

學齋詩集汪 東里生燼餘集汪 辛卯生詩吳 冬榮草堂詩集

詩堂

明三十家詩選初二集

汪端

詞綜

朱彝尊

則版片已無存

益年

又按小米公性甚好客嘗集江浙名流結吟社於所居之東軒預社者

先後凡七十六人每月一集命題賦詩其後烏程費曉樓先生

丹旭

爲作東

軒吟社圖長卷鬚眉如生時推名筆今尙保存公歿後伯祖又村公乃取社

中積存之詩及文詞編爲清尊集十六卷精刊印行云

小米公於道光十六年下世惟時房分衆多振綺之屋不復能容於是二房卜

居賀衙巷爲儉永堂余祖購得振綺堂隔壁之屋名道福堂四房遷居馮山人

巷六房遷居嘉興惟大房五房仍居振綺老屋

余家自十村公捐館後（嘉慶二十四年）至二伯祖又村公及余祖少洪公捐

館時

又村公卒於道光二十三年少洪公卒於咸豐二年

相距三十餘年家用日漸繁費且資產以分而

見少計彼時每房所得產業不過數萬字畫古玩等不在余三房僅與大五兩

房分得當業兩處一在臨平一爲大方伯里之文泰當少洪公下世後臨平當

忽被劫時家中計議擬將文泰當讓與他人卽以所得之費供臨平當之賠款

詎料文泰管事韓姓久將當本虧蝕每年吾家雖派人往查然韓百方彌縫查者率爲所蒙蔽至此不復能隱則至吾家長揖漫云所有架本已代爲捐充善舉矣語畢遂揚長而去吾家倉卒無策乃將道福堂屋典與吳姓議價六千串先收三千串爲彌補臨平當之需是時家中景況已非昔比卽大亂不起亦不能支矣。

少洪公四子長子望二伯

諱曾立爲孫太君所出餘皆關太宜人出

次卽先府君養雲公

諱曾本三

爲子義八叔

諱曾學

四爲子行十四叔

諱曾篤

先府君於咸豐元年辛亥恩科

中式舉人二年壬子隨外祖關東培公

諱福章

入京會試已而東培公在京捐

館先府君爲經紀身後事卽扶柩回杭咸豐三年癸丑丁外艱五年乙卯服闋後報捐教諭是時江寧失陷已數年烽烟之警時有所聞九年己未冬先府君與余母關宜人奉祖母關太宜人避居於三角蕩外祖家中挈之同往者爲余之大姊二姊尙有余一兄後塲於江十年庚申正月關宜人產余於三角蕩

附大事記

咸豐元年

閏八月

洪秀全立國於廣西永安州

號曰太平天國

所佔領建爲天京

日太

是年二月粵軍至杭由鳳山門入三日即退余家老少暫避近地未受損害外
房之居故屋者大率殉難粵軍雖退而惡耗仍時至適先府君奉署景寧教諭
之檄私冀地僻左可避兵禍遂全家赴任不意彼處爲浙閩江西來往便道加
以知縣先爲江寧人李立峰貪酷不恤民隱去任時被鄉人篙沈諸河繼之者
爲管念先則迂駭惟懼虧空寇警不設偵探故兩年餘粵軍三至先府君皆奉
關太宜人避鄉間幸先府君平日待諸生誠篤有所問諄諄相告或饗以酒食
故諸生感先府君亦甚厚顛沛之際爭先迎致食宿不致缺失然已極艱困矣

附大事記

咸豐

七年

七月

十二月

英軍

佔廣州

兩廣總督

葉名

案

因

諸

印

月

清帝

崩於

熱河

行在

皇長子

即位

下

明年

改元

祺

祥

命

先府君念景寧非可久居同治元年壬戌之冬乃作避地之舉時有杭人吳錫

侯先生

晉元

者管大令挈之至縣使辦書啓其兄艾生先生

恆元

避難踵至管

既去任錫侯得江西餘干縣之館於是先府君乃屬吳氏兄弟護眷至江西居

餘干縣之社洪鎮。

齡年按先生是年三歲初讀爾雅由先府君口授日數十字琅琅成誦闕太宜人在羈旅無聊中時為之破顏焉

二年癸亥先府君入都會試報罷乃納貲為鹽大使指分廣東候補時輪船未行乘夾板船由海道往家中得信即邀吳氏兄弟結伴同行度梅嶺至粵時先府君亦屬八叔父至社洪相迎除夕方至則全眷已先期行乃廢然獨返惟時先府君既無先業可守而試又不利遂不得不倚官為生矣

齡年按先生自始生至四歲無日不在奔走流離之中至是始獲寧居及長而身體羸弱大半蓋因此

先府君至粵初無可恃之人惟時子用三伯諱曾唯於燹前之官湖北子常四

伯諱曾守後亦燹前之官河南子復九叔諱曾復燹前之官湖南子栗十叔諱

曾事於庚申避亂後之官江西先府君以至山曾叔祖諱卓為繼源及小逸叔

祖諱秉建為至兩代宦粵情形熟悉宜可依恃到粵始居三多坊屋圯乃移居

淨慧街已而又將圯全家倉皇避於學宮街小逸二叔祖家遂卜居白薇巷是

皆同治三年甲子四年乙丑余五六歲事也

附大事記

同治三年三月清軍收復杭州六月
清軍收復南京太平天國於此告終

余六歲時關太宜人五十七歲先府君及關宜人均三十四歲是年余第三妹
生後適高氏先後雇兩乳媪咸不終事去故後來二弟三弟咸關孺人自乳先
府君初涉官場謹守書生本色故不能得志輒與關宜人計議斥費金珠數千
金加捐花樣冀早補一缺積數年所入仍返家園得免官場擠軋之苦詎料事
出意外經手之人輒撈物逃去由是遂浮沈宦海日處愁城先府君鬱鬱終身
半亦坐此

五年丙寅余七歲移家光塔街是年二弟齡年生先府君得口廟緝私差六月
期滿謝歸六年丁卯余八歲正月移家大市街二月小逸叔租下世是年先府
君得蘆苞緝私差余少時皆在家中讀書先府君自課有時由關宜人或吳艾
生先生督課是年始延沈先生授余讀而沈先生有所不滿端節後辭去先府
君乃自差次歸攜余至蘆苞讀書八月差滿挈余旋省

余家至粵省八叔父先已攜家在粵前後數年咸館於南雄等處余八歲時八叔父乃攜伯宇大兄玉年至省卽居余家其後兩年八叔父無事卽授余讀伯宇大兄亦同學八年己巳秋八叔回杭時伯宇大兄年十三歲余年十歲一時無讀書所適杭之周麟趾先生設館天香街先府君擬使余及伯宇大兄從之遊乃於是冬移住天香街屋極逼窄顧無如何也

先府君自卸蘆苞後直至是年絕無薪水之入家用自借貸而外輒從事質當余自幼年常聞長者憂歎時復淚盈於睫每見關宜人時時手質券與先府君議若者不能不贖若者祇得暫緩若者祇得聽其滿去維時有支次筠先生御議所擬學使支附居余家市街大彼初至粵遇事須先府君爲導無能爲助也直至是年始得口口差涸轍之魚稍有生機矣

九年庚午余年十一歲仍從周師讀是年九月伯宇大兄回杭十月大姊適同縣樓笙諧先生鳳清長子師韓絳十二月三弟絳年生時先府君已差竣回省

子周大伯諱清冕爲子署大洲場期滿回省與先府君皆有得鹽務公所差使

消息乃僦屋豪賢街同居子周大伯及子昫二叔諱清字為小及三孀母居前

一重余家居後園旁一重

十年辛未余年十二歲時子周大伯延秀水汪鱸秋先生熙其授二子伯唐大

仲虞大約昆弟讀余與二弟亦從之讀先府君與子周大伯同至公所理職

務甚勤瘁願月所受俸雜以他款不過五十金故雖差事衝要而家仍拮据九

月長甥樓恩緒生

十一年壬申余年十三歲時子周大伯赴瞰白場署任先府君以欲近公所乃

卜居南門外之東橫街而延鱸秋先生授余兄弟讀子昫二叔之內姪金氏兄

弟來附讀如是者二年子周大伯則延無錫秦頌丹先生鳳舉同赴任課伯唐

仲虞二人讀

十三年甲戌余年十五歲先府君始以勞績得小淡水盤查廳事名爲缺實差也然是年所入最優大約可得四五千金先府君償宿債之餘稍稍購買書籍時時與余指說之是年改延吳錫侯先生於家專課余兄弟二人吳師循循善

誘後以他事辭去。

光緒元年乙亥。余年十六歲。延蕭山韓硯莊先生亦為師。周麟趾先生所薦

也是年三弟始上學。韓年已耄。計不復能盡心館事。二年丙子。余年十七歲

乃於每月三八日至子周大伯家。從秦頌丹先生習作入股文。而延桐城姚北

南先生屬授兩弟一甥。讀三年丁丑。余年十八歲。先府君欲余專心學業。乃

令余寄宿子周大伯家。從秦師習業。姚至秋間以惡疾辭去。

附大事記

光緒元年正月英員馬嘉利在雲南蠻允地方被戕二月派李瀚章往雲南查辦二年七月命李瀚章與英使威妥馬在烟台訂立

條約了結滇案

自元年乙亥先府君卸小淡水盤查廳後復閒居無事。其冬聞有得補大洲場

之說。大洲為廣東盛務第四缺乃藉京餉差之便入京探之。願不能得。先府君念鹽大使補

缺無期而得差之途亦窄。擬捐升知縣。乃以小淡水餘款為捐資。而假貸以足

之。遂於三年丁丑之冬入京。引見。四年戊寅正月回粵。二月值關太宜人七十

生辰時。入叔父在福建學使孫子授先生給幕亦先期自福州來為太宜人

稱觴上壽

是年余十九歲先府君即遣余回杭小試時以兩次入京耗費不支故行時除船資外惟得二十元爲資用而已別與通志堂經解一部令售去爲進學後之用與余同行者爲伯唐族兄及王子良表弟爲幹許清如□□朱季良承爰諸君至上海僅停一日即行

余到杭後即與伯唐大兄住二伯父家中蓋發後各房之官於外者家中之屋率托二伯父照管如子粟十叔父振綺之屋五房與子鼎本年又嗣於大房故歸十叔並其餘市房子周大伯父燕綏之屋皆然二伯父所住即燕綏堂正屋旁之花廳至道福之屋爲先府君與二伯父共有者發前典於吳氏僅收半價故仍歸余家管理出租於人而以月租三之一歸吳亦由二伯父管理

余與伯唐兄到杭後展謁祖墳拜候尊長仍從鄧蓮裳先生讀增膳於程氏之

家在九巷送應分司運司兩試皆不得高列而均得終場故事分運各試四場每必休若干有不休

四場均得入場者謂之終場五月院試蒙學使善化黃恕皆先生傳取入錢塘縣學伯唐弟

十然需用浩繁。余絕無可籌措。幸所構通志堂經解承丁松生丈丙爲售諸某君得墨銀九十元。得爲入學。後一切用度。秋間回粵。尙向柏宇大兄假銀數元。始得成行。

是年秋。先府君得九龍釐廠差職設時關太宜人年高精力已不如前十月初

忽得疾。日下痢十數次。勢極危殆。先府君急自差次回省侍疾。延胡楚材先生

診治。始得轉危爲安。然元氣已大損。冬徙居大市街以東橫街屋第一進之右。

附大事記是年二月左宗棠奏報收復新疆全境

五年己卯。余年二十歲。夏初。關太宜人痢疾復作。重以年老氣衰。遂于五月棄養。家固屢空。猝遭大故。尤束手無策。先府君既丁憂。依例當辭差。幸主者知府君清貧。乃展延兩月。始別委人使吾家得數月之薪水。爲資用。嘗關太宜人病時。先府君已急函召八叔父於杭。八叔父自杭之申。復自申之粵。關太宜人已辭世數日矣。

七月。先府君與八叔父扶柩回籍。令余隨行。卽赴鄉試。子周大伯亦令伯唐族

兄扶小逸二伯祖柩同行時附伴回杭鄉試者尙有王子良表弟朱韻松姊丈

承琳爲伯唐之胞姊丈及張雨生景義諸人子駒二叔別趁船至港相送到杭後乃住二

伯父處數日余卽與伯唐兄及朱張二君傲居貫巷考寓取入場近便且家中

實不能容也余是科場作文字甚不愜意然先府君以屬望之深頗獎許之余

意益不寧榜發果報罷余與伯唐兄均隨先府君返粵

家中延師自三年丁丑姚先生辭去後四年戊寅延嘉興沈伯鎔先生申錫不

半年辭去其間由關宜人及余督課五年己卯始延番禺陳蘭甫先生之姪月

湖先生爲師課二弟三弟及樓甥讀

附大事記是年三月琉球爲日本所滅我國藩屬被入侵奪實於此役開始

六年庚辰余年二十一歲家中不復延師卽由余課二弟一甥讀時二姊已許

字歸安陳氏姊丈陳季園其果爲歸安陳容叔先生第三子幼病瘠容叔先生官於鄂與子用三伯父相得三伯父以二人同病當相宜遂爲作

伐是冬陳姻丈遣次子駿生其繼送季園姊丈至粵就姻先府君權宜許之乃

暫僦對門秦宅前進之屋爲成婚之地而新房仍設於家交拜旣畢新郎新人

卽迎至余家以歸簡便不匝月余承嚴命送二姊等至鄂之嘉魚縣屬縣屬文余始得見三伯父於河口釐局中冬間余復以間省覲筮譜母舅受均於河南之

大勝關土名仙花店

七年辛巳余年二十二歲正月自湖北返粵時家中已自大市街復遷於東橫街仍居故宅余仍課二弟一甥讀至秋冬間二弟乃從秦頌丹先生習作八股文直至次年夏秦師往南京應鄉試始止

齡年按先生是年始從番禺石星巢先生炳樞後改名德芬習舉業石先生爲廣東

名孝廉與先生甚相契師弟之誼至篤

先府君自五年己卯秋由杭返粵後悵悵無所之幸其時樓次園年丈方任肇慶府知府延先府君司帳務六年庚辰樓年丈卒于官其時沈廉仲姻丈宗

廣總辦臨全大江局局設梧州西延先府君佐其事時子常四伯蒙曾忠襄保舉入

京診慈禧太后疾聲氣稍通先府君因是得海關事月約得八十金時已將服闋矣已而歸安姚彥侍方伯元任廣東藩司姚之先世與小米大伯祖雅有

交誼頗器重先府君故七年辛巳先府君服闋後官場中均謂將可得志云

附大事記是年正月曾紀澤與俄國訂立交收伊犁條約二十款又陸路通商章程十七條將五年八月崇奉建立之新約完全改正

八年壬午余年二十三歲家中延蘇樂川先生課三弟及樓甥讀余仍從石師

遊入夏先府君忽得疾繼乃成瘧先延歸安凌初平世文故曾診視以用藥不

適宜久勿效已而改請本地呂姓醫生稍見輕減先府君甚以康年試事為意

病中猶籌川資使康年借伯唐大兄回杭鄉試先府君病旋稍愈適七月考簾

凡各省鄉試前期由藩司調取正途出身之州縣先行考試一次謂之考簾考後分為內簾外簾在內閱卷者為同考官謂之內簾充場中各卷差務者謂之外簾調充內簾者實任署候補皆有之先府君考後疾復發乃告假不入場

久之愈而以飲食稍失宜病又發時康年在杭試既不售而資用乏絕苦不能

成行幸丁松生丈屬帶刻書資百元朱茗笙年丈智屬帶購木器資百元得資

挹注逮至專家又由東橫街移桂香街先府君已纏綿牀第於十一月十一日

長逝矣嗚呼痛哉蓋先府君自幼即以文學優長見重鄉黨舉于鄉時年才弱

冠聲譽甚盛迨及壯年迭遭變故親老家貧入貲為吏已非本懷願仍不能得

志抑鬱寡驩者幾二十年元氣本虛疾乘之遂一瞑而不視矣嗚呼痛哉臨終初無所言惟病中諄諄訓康年兄弟不可廢書不讀而已

詒年按先府君棄養時詒年年十七歲三弟格年年十三歲諸姊妹中惟適

陳氏仲姊在湖北適樓氏長姊挈子思誥居余家三姊未字年十八歲

是時家中驟遭大故四顧無可依倚家中絕無蓄積而遺債至五千金中有必須歸還者可二千金略有價值之物悉付質庫其未質者又於己卯年十一月被賊竊去遂益虛罄舉家皇皇無可爲計幸賴子周大伯子煦二叔照料殫斂諸務僅得如禮而日後之計乃全無把握幸此時曾忠襄方任粵督與姚方伯皆垂念吾家乃設法以一鹽務例差委大伯以一地方例差委二叔咸令以所得爲我家行資此等差事官場甚多名計二差可合得千餘金

九年癸未余年二十四歲關宜人深恐歸計尙不易就令余至京師見子常四伯父謀之時石星巢師將赴京會試余乃增伴同行四伯與以致曾忠襄及粵海關監督某兩書並屬以速設法回杭爲正辦余得書卽遣回粵時九年二月

杪也後兩差所得以漸齊集關宜人乃奉柩並率全家附輪舟動身計余兄弟
三人大姊及樓甥思誥並三妹計親丁七人僅攜一老僕婦同行家具雖不多
而極累墜除衣箱書箱約十口外尚有代朱茗笙年丈所購紅木器具而自復帶
二號紅木公式椅一堂擬賣之爲葬資也至上海停二日雇滿江紅船一艘以
前艙安奉靈柩中艙及後艙居眷屬又雇烏山船一艘裝笨重器具向杭州進
發不意行未數日舟忽破漏水灌入艙中書物半被淹浸至石門停舟晾衣書
則至杭以十元托扶雅堂爲之收拾雖尙可翻閱而已多污損矣

先時余預計到杭後若停舟覓宅爲時過緩乃函托某君屬其代覓數宅俟余
等到杭後擇用及至時以途中被水急欲入屋休憩亟往詢之乃直言未覓異
而詢之則云熱甚孰耐爲此時仲虞族弟先已在杭乃爲代定延定巷屋屋極
低下同居猥雜蓋租樓五間之半而同居連房東顧無奈何遂移入之府
君之柩則於船到次日奉厝於桃源嶺相近之攢基

時余家甫至杭而資已垂盡幸朱茗笙年丈爲覓得書局分校事月得薪水十

六元藉以支持日用。延定巷屋既不堪而房東尤惡劣，每夕必醉，醉則夫婦二人話諍不休，聲震一室。余家咸不得安睡，時宿舟河下胡宅，適有空屋，伯宇大兄來言，乃即遷往。雖亦止租半進，而地段房屋及同居之人勝於延定巷多矣。先時擬售所攜紅木椅爲葬資，乃竟不能售，而關宜人則以爲葬事不宜久延，乃以殘餘之飾物質得百餘元爲葬資。余得吳氏館生徒二人長名謙字子楷，錫才名順字子琴，是冬余即往漢口，吳宅在漢口頭就館。二弟遙從，柏宇大兄習舉業兼課樓甥，讀三弟則入宗文義塾。蓋一番風浪之餘，此時始略定矣。

十年甲申，余年二十五歲。三月自漢回杭，時關宜人以家中人少，乃爲余締姻金壇王氏簡庭先生。希曾長女是年冬臘子用三伯全家回杭，適陳氏之二姊隨之歸寧。

希年按是年夏，關宜人患病甚劇，水漿不入口，昏迷不醒者數日。先生先後延請同里黃保如太守及餘杭仲荪亭先生診治，親侍湯藥，忘寢廢食，晝夜不懈，卒得轉危爲安。至秋病乃大愈，人咸以爲孝思所感云。

又按先生是年仍館于吳氏時吳氏亦由漢至十五年己丑入京始辭館月
得脩金八元併書局薪水計之才得二十四元一家數口仰賴于是米鹽凌
雜時虞不給關宜人因是常鬱鬱先生先意承旨所需輒預爲之備不使關
宜人憂慮每自外歸輒舉里巷瑣談賓朋軼事娓娓陳述以娛親心關宜人
間爲之解顏云

附大事記

自去年至本年法國侵略安南之謀山此後和戰始末均詳見卷二年

第一頁

汪穰卿先生傳記卷二年譜一

弟詒年纂輯

光緒十一年乙酉 西曆一千八百八十五年

四月與法國訂立媾和條約十款承認法國在越南各地復進攻諒山為我軍所
年即 緒九年法國侵略越南連陷越南各處後進攻諒山為我軍所
敗旋又攻陷臺灣基隆砲臺據澎湖而封鎖臺灣海口又攻興福建南
臺船政局擊沈揚武等兵艦七艘既而又攻陷諒山至是年二月我軍
始將諒山克復至四月遂與法議和
訂約 十一月續旬為英國所議和

先生年二十六歲元配王宜人來歸是年應浙江鄉試薦而未售

光緒十二年丙戌 西曆一千八百八十六年

六月與英國訂立條約五
款確認越南為英之屬地

先生年二十七歲浙江學政善化瞿子玖學士補授按試杭州先生應歲試

列第一名詒年亦以第一名入錢塘縣學

是年三妹適仁和高友蘇先生德麟嗣子經笙人俊住紹興前梅

光緒十三年丁亥 西曆一千八百八十七年

正月慈禧皇太后
歸政仍訓政數年

先生年二十八歲應科試仍列第一是冬補縣學廩膳生

光緒十四年戊子 西曆一千八百八十八年

先生年二十九歲鄉試報罷學政瞿學士考試浙江優行生員選取六人先

生列第二餘五人爲黃巖王玫伯舟瑤鄞縣袁姚臣堯年諸暨蔡懼客啓威

黃巖管德興世駿瑞安孫伯陶希鈞旋因管君於是科中式因易以備取第

一名上虞王葆堂恩元

是年典得金洞橋施氏屋一進卽從宿舟河下遷入先是館驛後屋經于燹

前典與吳氏見卷一自燹後某年子望二伯父以需用故復押與候補府李

采田太守善言余家回杭後未幾時李太守因押限已滿本銀無着令首縣

將屋發封召費吳氏此時亦因本利無着起而爭執先生不得已出而理處

左枝右梧備極困難如是者約兩年之久至是乃覓得受主將所得屋價歸

還吳氏李氏兩款所餘已無多除酌留若干爲次年北行川資外卽以餘款

典得施氏屋奉母居住。

光緒十五年己丑 西曆一千八百八十九年

先生年三十歲是春入京應優貢朝考列第三等旋考取入旗官學教習秋

復回杭應浙江己丑恩科鄉試中式第六名同考官爲廣東周□□大令

基主試爲順德李若農少詹事 文田衡山陳伯商編修 鼎首題君子之道孰

先傳焉孰後倦焉警諸草木區以別矣次題日月星辰繫焉先生以吸力解

繫字羅列最新天文家言原原本本如數家珍三題由孔子而來一節詩題

賦得與君約略說杭州得州字五言八韻李詹事得先生卷深爲賞異謂於

新舊學均有根柢非一時流輩所及欲拔以冠多士尋格於衆議謂第三藝

作騷體不合科場程式乃改列第六是科伯唐族兄 大雙偉齋從弟 屬年同

榜中式

齡年按余家自本生六世祖魚亭公 諱應於乾隆甲子乙丑科聯捷成進

士高祖春園公 諱於乾隆丙午科鄉試中式曾伯祖覺所公 諱之伯

曾於乾隆壬子科鄉試中式曾祖十村公諱於乾隆甲寅恩科鄉試中

式大伯祖小米公諱於嘉慶丙子科鄉試中式先君養雲公諱曾本

於咸豐辛亥恩科鄉試中式嗣後互三十九年無繼起者至是乃有三人

同時登科人咸以為佳話。

光緒十六年庚寅 西曆一千八百九十年

先生年三十一歲會試報罷應兩湖總督張孝達尙書之之招課其孫剛

孫道孫兄弟旋在自強書院任編輯事又充任兩湖書院史學齋分教一時

名流之在張尙書幕中及官於武昌者先生皆與納交時則有若武進屠敬

山寄所著書有蒙兀兒史記 黑龍江道里程記 洛陽伽藍記 考證 結一

宦詩文集 無錫華若溪世芳著 有恆 謝鍾英補英注 著有三國疆域 徐仲

虎新建實 譯有德國議院章程 兵法 丹徒姚石泉光略 著有東方兵事 江陰

繆筱珊基又印 著有藝風堂藏書 歸安錢念劬恂著 有續目表 史目

綜覽表 中外交涉類要表 二二五 五疏 金善機 話 中俄界約附注 財政四綱

文錄賦類 瑞安黃仲弢紹興中 國教 著有 育史 石埭 楊仁山 文會 義寧 陳伯嚴 三立

同上有散源 宜都楊惺吾守教 縣志 補正 著有 禹貢 本義 地理志 考證 地理志 補校 三國郡

精舍詩 疏要刪本 又更刪補遺 又更刪補遺 又更刪補遺 歷代輿地全圖 古印林 晦 暎軒

精一此書為揚君身後其孫先梅先橋所輯印一指法 賈源 又有 水經注疏 老人手書 題

學字訪碑錄 新化鄒沅帆代鈞 五洲地誌 直紀程己刊行 又有 乘梓日

記中又譯印西文地圖詳見 第一卷 在待 綿竹楊叔嶠 說有 說經 堂詩 草係 民

印達縣吳筱村德浦 及其子 鏤樵 廈門 蔡毅若 快字 著有 傳音 番禹 梁

星海君芬 有節 庵先生 遺詩 係 歸善 江孝通 逢辰 口口 辜鴻銘 有 幕生 府 紀

聞諸君皆先生之至好也

按右條所列楊惺吾君所著書籍二十三種又歷代輿地全圖二十

四冊皆據觀海堂書目列入著述之富蓋甲於同時諸流輩然據楊君自

著年譜所載則尚有論語事實錄 補漢書古今人表 漢書二十四家

遺注 古地志 補古文存 古詩存 叢書舉要 集帖目錄 鄰蘇

園帖九種

是年三弟洛年入仁和縣學

光緒十七年辛卯 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一年

先生年三十二歲在湖北

光緒十八年壬辰 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二年

先生年三十三歲入京應會試中式第二十七名總裁爲常熟翁叔平尙書

同鮮壽陽祁子禾尙書世長宗室慎齋學士霍穆貴筑李蕊園學士瑞

首題爲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可以人廢言次題爲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三題爲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詩題爲賦得柳拂旌旗露未乾得旗字五言八韻榜後因足疾驟發行走不便故未應殿試仍回湖北

諸年按是科同榜中式者有李亦園希聖葉煥彬德輝湯蟄仙壽屠敬

山寄吳炯齋士張菊生元趙芷孫啓熊秉三希葉柏皋爾張

筱浦 蔣性甫 式 諸君後來皆有名於時以榜上諸人之姓氏

光緒十九年癸巳 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三年

先生年三十四歲仍在湖北

光緒二十年甲午 西曆一千八百九十四年

四月朝鮮東學黨起事賊葉志超乘土成率大軍前往勦辦屯於牙山
同時日本亦派兵往仁川入鎮城 六月日本截我軍於豐島將我運

兵船高陞號擊沉又為所敗退回鴨綠江 八月我駐牙山之軍為日本所
敗退駐平壤旋又為所敗退回鴨綠江 八月我駐牙山之軍為日本所

軍艦被擊沉者二艘焚沒者二艘 九月日本又敗我軍於鴨綠江進
陷九連城安東縣復由魏子窩登岸徑逼旅順 十月陷鳳凰城金州

大連灣岫巖州攻陷旅順口 十一月陷海城縣折木城復州 是月
張蔭桓邵友廉往日本議和為日本所拒 十二月陷蓋平縣 別一

軍突入山東榮成
縣進逼威海衛

先生年三十五歲入京補應殿試列三甲第 各旋即出京回湖北自六月

後中日衅起我軍失律先生與京外諸同志書札往還探訪軍情莫得實在

消息願軍前奏報既諱敗為勝恣為欺罔而上海報紙復又迎合時趣附會

神怪妄誕不經無一可信既足淆惑聽聞復且騰笑海外先生私憂竊歎以

為關係至巨後來有志於新聞事業此亦其一原因也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 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五年

正月日本陷威海衛奪據劉公島我北洋海軍餘艦盡降於日本
李鴻章為全權大臣往日本議和 二月日本陷營口進陷田莊台又

定和約十一款又附約三款 三月李鴻章與日本伊藤博文在馬關議
議兵艦陷臺灣之澎湖三島 四月李鴻章與日本伊藤博文在馬關議

副總統唐景崧劉永福旋先後棄臺內渡臺灣遂為日本所有 九月
日本因俄法德之干涉允以奉天省南邊地方交還中國由中國以銀

三千萬兩為贖訂立條約七款 十月准楊崇伊奏封禁康有為設立

之強學會亦同時停辦

先生年三十六歲仍在湖北吾國自甲午一戰敗於日本後洞明時事之流
已僉知非變法不足以圖存非將教育政治一切經國家治人民之大經大
法改絃易轍不足以言變法願尙未有起而昌言者先生乃有創設中國公
會之議期於聯合同志公同研究草擬章程先在湖北與諸同人商議又特
至上海與諸名流集議茲特將公會章程照錄如次
公會者所以保吾華之聖教使不至日漸漸滅也所以保吾華之種族使不

至日漸淪胥也蓋撫念時事追咎既往自上下之分判而形勢始睽隔自黨會之禁嚴而人心愈散渙茲立此會務欲使天下人之心聯爲一心天下人之氣聯爲一氣將拯衰弱俾臻富強嗚呼厲憐溺笑化碧之事已虛而石爛海枯銜石之心不改凡我同人幸鑒斯意勿相疑阻則甚盼焉

一中國歷代雖嚴禁朋黨然一是小人之阿黨一是匪類之黨會蓋中國向以各行其是各顧身家爲主是以小人有黨而君子反無黨匪類有會而正業反無會漢之黨錮宋之黨人雖均係君子然初意本不相符惟僉壬欲爲一網打盡之計始併爲一談耳惟明末之復社幾社往往以布衣而議國是稍與泰西之法相近然彼尙以文字爲名猶未敢以兼利天下謀裨國是之心明爲標目今當否剝已極之時尙仍蹈故習不特虛抱此救焚拯溺之心且何以使衰弱之中國漸漸振起茲故不避嫌疑特立斯會以齊天下之心以作天下之氣

一論語一書於持躬涉世齊家治國之道最爲切實曰敏事慎言曰言忠信

行篤敬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言理財則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於治軍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稱弟子曰果曰達曰藝稱弟子之才曰治賦曰足民曰與賓客言蓋聖門無無用之學故無不可用世之人自漢宋以後浸失其本始以陰陽五行之端亂之繼以佛老之說亂之漸成迂怪虛謬之談今本會務須講明孔聖之教本旨一以實事求是爲主庶處可爲有用之學出亦爲有用之才

一中國之貧弱由於政法之不明政法之不明由於學術之不講本會應專講求中國之所以貧弱西國之所以富強深思熟究俾共明曉

一學問當分爲三段一政法一藝學一中國各省之利弊而皆以端心術守聖教爲主凡入會之人須自認講何種學問如有新得之學新得之理或新考出之利弊卽函知總會以便登報

一創辦之始措手綦難茲擬先以講求實用爲主立總會於上海次及於燕蘇川粵浙鄂又次及於各省立會之後卽登報通知務由本會之人互相援

引以期愈推愈廣

一凡入會者須自將姓名年籍並何處寄函書於紙以交於總會總會當以章程一分送之其由他人轉邀亦可託其人轉交總會以後凡遇有會中之事皆當一律知照是爲入會之制

一凡會中人既有勸人之事尤須平時互相規勉互相考察凡自得之新理新考之利弊並同人之志學奮怠若何皆宜函告於總會是爲會中之事

一中國近十餘年來非無有志績學之士然苦於彼此不相聞問不特無由觀摩無由增長卽己之學問亦無人能知且平素無相交之雅一旦相遇則妒忌伎害之心隨在而發本會務使海內有志之士聲氣相通庶無隔礙之弊是爲入會之利益凡小人之阿黨以互相援引爲利益匪類之黨會以小全不相涉凡事業去就各宜隱顯及於熱誠等事均不敢與聞然入會以後則學識可益滋長漸成有用之才名譽亦日流播其爲益大矣

一中國現在風氣未開如講求之人但知獨善而不知兼善於事何補本會



往各處查勘遊歷之人均須給予薪水

一會中應辦之事甚多俟稍集有款項即當次第舉行首派遊歷之人材之

人係往西國或在中國各處考求礦務一舉又次設借書處又次設教會西

思精細能耐勞苦之人以上各條別有章程不得付之空言

一入會之後當以直抒己意為主凡已有所見或規人之失均須直言不得

復存阿徇嫌疑避就之心

一會中人宜融同異之見庶不自生彼此蓋在會者雖同以振興中國為主

而意見或有不同性質亦復互異須知天下之理千條萬緒何必固執己見

總以不出聖教規範為主此須求相融相容之法不可因此致成隔礙

一此會既設凡天下之人皆應共諒斯志其有未達苦衷致生疑阻本會中

人但當謙和容忍徐言而緩導之毋傲睨毋操切致啓局外人之論議

一凡會中之人於權力所得為之事無不勉力為之總須海內同人共諒斯

志各量力捐助以資辦理其款無論由總會勸捐或由分會敦勸均宜逕匯

交總會掣取收條每年終當將收款存款核實登報其存款必存中西
有名字號並登報詳之以昭信實

此不特較之進廟宇助僧道有天壤之殊
即比之各種善舉及修造橋梁等亦迥不

同

一本會創始凡願入會者無不一概延納有規勉而無責成有考校而無去
留故品業不復過問卽小節出入亦必容忍惟有與聖教宗旨大背者方登
報斥出

一本會籌款何處最多卽何處設學堂選有學問及諳教法者爲經理其銀
錢及訓蒙師就地選擇

一收到各款及用款均交上海素爲海內信服之辦賑諸君經理庶更妥善
以上二十三條會中條目大略具此如有未備請同志諸君隨時增改蓋本
會痛吾國之衰弱欲思挽回以求復振敢告同人無中怠無內餒無囂張無
頹喪無相嫉妒無相隱蔽庶幾合億萬人之沈思苦慮統千百年之堅心毅
力延鑒緒於將絕起痼疾於已衰則本會幸甚天下幸甚

論年 按當時章程雖經擬就然公會仍未成立顧此舉實為後來設立時務報之前驅故特將全文照錄如右

論年 又按就今日觀之此章程頗有可議之處然大輅椎輪其勢實不得不然凡事最難於創始非身處其中者不能知也

論年 又按彼時錢塘夏穗卿曾佑新化鄒沅帆代鈞二君均有書致先生詳論此事茲亦為移錄如次

夏穗卿君來書 公會之事聞以為可行者多以為必不可行者亦多鄙意天下事只有可言不可言無所謂可行不可行其可言者我行其跡而不必告以所以然之故其不可言者我不言而行之以徐收其效諸君之疑可以釋矣

鄒沅帆君來書 學會(即公會)有極難處所講之學門徑甚多我輩數人自問所有似不足以答天下之問難且泰西學會無非專門如輿地會等類是也今欲合諸西學為會而先樹一學會之的甚不容易若能先譯

西報以立根基漸廣置書籍勸人分門用功互相切磋以報館爲名譯報亦當
分數類而先以時政爲主其他專門之學譯之亦不易也據中國習西文者大抵講求公事而已專門未嘗及也且專門一人僅能譯一門萬無兼
譯之理非費本充而寓學會於其中較妥滬上英才甚多祈博採而熟商
拓多招譯者不可之

昔年按當時公會未能倉猝成立乃議先設報館以爲聲應氣求集合同人之樞紐鄒君之言約可爲彼時主此議者之代表矣

是年先生又以故鄉尙無講求實學之校舍會聞某僧寺以事沒入官乃冒暑回杭親謁各紳議改某寺爲學堂命名崇實草擬章程事爲某某二紳所尼不果行然先生不爲所阻仍時時遊說於官紳間其後巡撫廖穀似中丞奉杭府林迪臣太守啓建其議二十三年丁酉遂有求是書院之設延聘英文算術諸名流爲教習杭州有講求實學之所蓋自此始時當局之意欲以管理之事相屬先生力辭不就薦某君以自代其功成不居如此是院設立未久二十七年更名求是大學堂後又改爲浙江高等學堂數年之間人

材之出於此中者頗不少及民國成立部令廢除省立高等學校此校遂裁去校舍亦改爲官署人咸惜之

附錄廖中丞奏摺

(上略)

臣

疊與司道籌議並飭杭州府知府會商紳

董就普慈寺後現有羣屋量加修治專設一院名曰求是書院卽委該府知府林啓爲總辦延一西人爲正教習教授各種西學華教習二人副之一授西文一授算學委監院一人管理院中一切事宜一面購置儀器圖籍由地方紳士保送年二十以內之舉貢生監飭據該總辦考取覆試接見詢問擇其行誼篤實文理優長並平日究心時務而無嗜好習氣者於本年四月二十日送院肄業但予獎賞不給膏火學以五年爲限並明定規約委立課程每日肄業之暇令泛覽經史國朝掌故及中外報紙務期明體達用以孔孟程朱爲宗旨將有得之處撰爲日記按旬彙送查考每月教習以朔日課西學總辦以望日課西學擬應作中學年終由臣通校各藝分別等第勤者獎惰者罰不率教者斥優異者存記另選繙譯之人譯述

各種有用之書爲振興學校之助(中略)臣當隨時督察冀收實效將來該書院學生學業成就如有才能超異者由臣咨送總理衙門考試以備器使(下略)

附錄廖中丞來書 杭州建設學堂一事屢於佩蔥韻稟冕儕韻離書中得聞竝論諸荷助予感佩感佩延師籌款現幸差有端倪浙爲才藪時局需賢百年樹人固爲先務若譯印西學各種圖籍可使有志之士省卻言語文字一層工夫獲益較宏觀成差速此邦人士持此議者頗多擬於其中附設繙書處一所俟譯述有成次第彙布卓見當以爲然也

又書 尊論小學堂各節具譜一一東瀛學制原本西洋倫理漢文獨仍舊貫歷史輿地本國爲先得要從宜可謂善變綜其大指不外由淺而深由近而遠二語與古人循序漸進之旨脗合今擬廣設小學爲振起人才始基首當遵奉此次明發以四書五經爲範圍日本地屬同洲其課程課書大可以備參考所示代譯一層自較核實容卽飭籌議乞將譯書章程

先寄一觀

求是書院設立之次年浙省當道又擬振興蠶業乃就西湖花港觀魚設立蠶學館凡購書器延教習派生至日本習蠶學之事先生均力助其成其後先生又商諸浙省當道籌撥的款就大方伯設藏書館舉楊君見心主其事附錄林太守來書 蠶學之設由於康發達一書農學會諸君既爲覓書又爲代覓江姓此間始有創局之議既信康氏之書卽不能不用江姓且康書極稱江姓尙祇如此其他可知故續有東洋派人之議若以江姓而言分方驗種尙爲合用此局以驗種爲最要故明年決歸江姓主之究竟辦事之難用人之難弟知之二十年矣不可知其難而不慎又不能因其難而不辦蠶屋之建雖江姓有言實因官屋甚少書院則主者爲難禪寺則和尚難驅故起造比修造雖多數千不能不用其中經弟與幕友商量核實節省已近數千(下略)

又書 派生往東洋學蠶前孫實翁益云三人一起祇費千元弟仍託其

到時再查茲尊函云每名須五百弟本擬祇派兩人半則經費爲難半則外間之論蠶學均云法勝於日本今農會第十四冊東洋論蠶亦自言不如意法支那此雖精益求精之意要其不如法國則西人公言之故只擬添派一人與嵇生同學弟同鄉親友及浙垣門生求去者多均不敢假借暗中覓得德清沈秀才錫爵養蠶甚熟人似明靜但相知未久正在斟酌間得尊函舉有一人湯蟄翁字錫爵亦擬爲代覓一人蟄翁賢名弟早聞諸何太守與足下皆深顧大局者實爲信佩但弟意只添派一人煩足下與蟄翁商酌誰爲可派之人卽行派往東洋冶遊之地須擇聰明而篤靜者方好已否學蠶尙爲不拘二君均爲蠶學覓人非爲人覓入蠶學也添派一人擇定後儘可前發不必函商遲滯

附錄高嘯桐先生來書 吾鄉迪臣太守在此極以蠶事爲念此間議論以爲外國新法不如吾中國老法華絲柔而能鞣決非洋絲所及浙中守舊之病已成痼疾編戶飼蠶種種忌諱卽勸學堂萬萬難以轉移太守以

考究蠶繭蠶子東西洋顯有成效此事不可以已續得二十三冊貴報有日員來華講求育蠶製絲云云衆口以此益譁未知日人係廣咨博采以濟其新法否或報內節譯其辭辭不盡意否此中有無別義究竟中日蠶業優劣如何乞詳督詳舉以告聞張季迪修撰創有蠶務學堂已由農學會抄取章程到滬穰公兼綜會事可否轉抄一份以來想先生素以中國爲己任必不怒其瑣瑣也太守遇事必求精實於新法尤不肯孟浪此亦不爲無見各省之號爲洋務皆以興會一時一遇洋人或出洋學生之佞於口者不問其人之好歹學之虛實一爲所動卽屬以大事其究則敗壞無成反爲新法之累今之浙中學堂又其一事耳

是年先生以將在上海設立報館

論年

與三弟

裕年

方就館于上海武昌爲

朝夕定省計乃以金洞橋屋轉讓與他人卽取回典價在上海靜安寺路味蕪園前面購地一區築屋三間奉關宜人居住。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 西曆一千八百九十六年

二月御史楊崇伊奏劾文廷式不學致差請予
罷斥奉旨即行革職永不敘用並應逐回籍

詔年按當時政局實分帝后兩黨文芸閣學士廷式爲帝黨之領袖致
被楊御史崇伊誣劾立受嚴譴實爲二十四年四月放逐翁尙書同辭
及是非尋常處分可比先

詒年又按二十年中東事役李相國鴻章實不得辭其咎彼時主持情
議者多集矢於李相而李相亦遂視諸人曰嗟其黨專制報復此亦情
爲文學士被逐之原因

九月與俄人訂立新約十二款以爲索還遼東之報酬約內許俄人將
西伯利亞鐵道分兩路接造至吉林龍江兩省城又許俄人在吉黑兩
省長白山等處開採五金礦又許俄人有軍務
時得租用膠州灣及屯駐旅順口大連灣等處

先生年三十七歲七月設時務報館於上海先生既已決計設立報館見第

八頁則以爲非廣譯東西文各報無以通彼已之郵非指陳利病辨別同異無

以酌新舊之中又見時機急迫非急起直追不可時方爲兩湖書院分教乃

亟向張尙書告辭欲自至商埠集資設報社尙書力尼其行先生堅不從比

至上海與嘉應黃公度觀察道憲相遇談及創辦報社事意見相同時達縣

吳筱村大令德浦自京謁選南下將至浙赴任道經上海吳大令固先生至

交也高安鄒殿書部郎按亦自江西至上海諸人商榷多次而時務報館遂成立時新會梁卓如君啓方在京師先生乃招之至館以撰述屬之而以籌款事自任已亦時有所撰述率以變法圖存爲宗旨蓋至是而吾國始有論政之雜誌通國士流漸知改革政體之不可緩爭言變法矣

附錄梁卓如君自北京來第一書 兄在滬能創報館甚善此吾兄數年之志而中國一線之路特天之所廢恐未必能有成也若能成之弟當惟命所遵(下略)二月二十日

又第二書 此事甚善中國命脈所繫也弟初十間當到滬商略一切望君必待我

又第三書 前承書見告以譯報事將成命即來滬當即覆書期以月之十日相見諒早收矣頃因此間頗有新政一二同志又有所整頓苦被相留是以遲遲頃擬在都設一新聞館略有端緒度其情形可有成也弟思滬中有君主持且同志不尠今擬獨留此間少俟此事之成否若能開辦

與滬局聲氣聯貫尤有補益也此間亦欲開學會頗有應者然其數甚微
度欲開會非由報館不可報館之議論已浸漬於人心則風氣之成不遠
矣君以爲如何(下略)

時務報初開時先生爲總理梁卓如君爲主筆

應無編撰此沿俗無

其後梁君因事

繁不能按期撰文乃延順德麥孺博君

孟華

爲輔佐其後則三水徐君勉君

繼之歸善歐雲樵君

集甲

又繼之先時亦嘗延餘杭章太炎君

炳麟

後以

與梁君意見不合遂自行告退英文報譯員先爲桐鄉張少堂君

坤德

後張

君改就担文律師之聘不能兼顧乃改延吳縣李一栗君

維格

專任英文報

譯事未幾李君膺湖南時務學堂之聘與梁君同時去館先生意甚惜之曾

與人書云湘中紳士連電延請卓如一栗爲時務學堂中西教習卓如初已

力辭而湘人堅延不已康長素適自鄂來又力勸之而允兼撰報中文字至

一栗精於英文尤爲報館所倚賴而湘中指名延請旬日之間函電十數次

業於日前訂定此二事本非康年所願惟竊意中國各省惟湘省地處腹裏

士氣振奮苟及早修飭或可自固私心冀望實在於茲因輒曲意從之云云
先生委曲遷就之意蓋可見矣李君既辭職乃延湘鄉曾敬貽君廣金繼其
任云此外則嘗延宛平郭秋坪君家驥任法文報譯事大興劉荔生君崇憲
上海李蘭舟君家整任俄文報譯事三君皆為館外譯員不能常有譯稿最
後乃延上海潘士裘君壽專譯法文報為東文報譯事則自始即延日本古
城坦堂君貞吉專任蓋館中諸人始終其事者特古城君一人而已。

餘年按此上所記皆非本年一年內之事蓋終言之。

時務報創始於是年七月初一日。月出三冊年出三十三冊終止於二十四
年六月二十一日。先後兩年間先生所著論凡十有三篇對於朝野上下苦
口危言日以救亡圖存之策相勸告。故其思致多噍以殺。其辭語多不加藻
飾。實皆極有關係之文字。亦即先生發表政見之文字也。使當時政府及社
會能稍稍採用其言。則吾國大勢或未至如今日之不可救藥。未可知也。茲
特將其篇目附列於下。亦觀指知歸之意云爾。

中國自強策上 中國自強策中 中國自強策下 論中國參用民權之利益 論今日中國當以知懼知恥爲本 爲人爲己不分爲二事說 以愛力轉國運說 論中國求富強宜籌易行之法 商戰論 論華民宜速籌自相保護之法 論膠州被占事 論將來必至之勢 論宜令全國講求武事

餘年按中國參用民權之利益一篇刊于時務報第九冊爲先生特別發表意見之作報之言民權蓋自此冊始先生之提倡民權亦自此時始矣茲將全文照錄如左

中國之言治者曰以君治民而已至泰西而有民主之國又有君民共主之國中國之儒者莫不駭且怪之雖然何足怪哉古之言治者莫不下及於民是以尙書洪範曰謀及庶人呂刑曰皇帝清問下民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朝士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吏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國人皆曰不

可然後去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其他見於經典者不可僂指數是古之爲國未嘗不欲與民共治也顧或患權之下移不知君民共主之國凡國有大事下諸議院議院議之斷之君而行之官君有不同可使復議議不能定可更置議員是大權仍操之君或曰用民權則桀黠得志豪強橫行亂且未已不知民但能舉俊秀以入議院而不能肆行己志議員但能議其事而不能必其行何肆橫之有或曰權在上則聚在下則散散不可以爲國不知議員人雖多必精其選議雖雜必擇其多選精則少謬誤之論擇多則願行者衆是三者皆非足置慮者也且夫居今日而參用民權有三大善焉蓋從前泰西君權過重故民權伸而君權稍替中國君權漸失必民權復而君權始能行何則中國雖法制禁令號出於君顧前代爲君者深恐後世子孫不知事體或有恣肆暴橫之事故再三申之凡事必以先代爲法毋得專擅改易故舉措一斷之例大臣皆奉行文書百官有司咸依故事爲斷而熟諳則例之吏乃得陰持其短長故國之大柄上不在君中不在官下不在民而獨

操之吏吏志在得財傳子孫初無大志故勸利營私叢弊如毛良法美意泯焉漸滅且不特此也君獨立於百官兆民之上則聰察不能下逮而力亦有所不及是以會計隱沒上勿知也刑獄過差上勿察也工作竄蔽上勿聞也屢戒徇私而下之用心如故屢飭潔己而下之貪賄如故屢飭守法而下之作弊如故詔書嚴切官吏貌若悚惶而卒之無纖毫之悛改猶得謂之君有權乎惟參用民權則千耳萬目無可蒙蔽千夫所指無可趨避令行禁止惟上之從雖曰參用民權而君權之行莫此若矣且夫民無權則不知國爲民所共有而與上相睽民有權則民知以國爲事而與上相親蓋人所以相親者事相謀情相接志相通也若夫君隆然若天人民蕭然如草芥民以爲天下四海皆君之物我輩但爲君之奴僕而已平日政事舉措漠不相聞一旦變故起相率委而去之但知咎君之不能保護己而不知纖毫盡心力於君惟與民共治之國民之與君聲氣相接親愛之心油然而生故西國之民見君則免冠爲禮每飲酒必爲君祝福國有大事則羣起而謀其故蓋必使民

共樂民然後樂其樂使民共憂民然後憂其憂必然之理也若夫處今日之國勢則民權之行尤有宜亟者蓋以君權與外人相敵力單則易爲所挾以民權與外人相持力厚則易於措辭西人與中國互市動輒挾我國君之權力以制我之民中國欲拒之則我之權不足欲以民爲辭則中國久無民權之說無可措語是以增訂條約不謀之民而輒許之索租界索賠款亦不謀之民而輒與之其他一切有損於國有損於民之事皆惟西人所欲應之如響有司奉令承教爲之惟恐不速於是民讎視西人之餘轉而讎視有司夫天下之權勢出於一則弱出於億兆人則強此理之斷斷然者且夫羣各行省之人而使謀事則氣聚否則散使士商氓庶皆得慮國之危難則民智否則愚然則反散爲聚反愚爲智非用民權不可夫豈有妨害哉吾見古制復則主權尊國勢固也見光緒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時務報

右文發表後閱者咸相顧眙愕謂不意謹厚如汪某乃能作此大膽文字也梁星海君與先生爲至好視先生如弟亦作書責先生願不欲拂先生

之意乃特以諛諧出之錢塘夏穗卿君曾佐不以言民權爲非是而以爲此時提倡民權尙屬太早其後曾致書先生有云民權之說衆以爲民權立而後民智開我則以爲民智開而後民權立耳中國而言民權大約三百年內所絕不必提及之事云云然先生亦未嘗不見及此特意在採時以爲欲振興國是實非提倡民權不可所謂言豈一端夫各有當者矣。當時務報初出時先生主持其事極爲艱困蓋彼時吾國新敗於日本吾國之貧之弱已無可諱言願以習於自尊之故一言及各國之若何富若何強口雖不能爭心實不謂然若進而言各國何以能富何以能強則尤爲人所不願聞若再進而言吾國宜痛革舊習師法鄰邦以期馴致於富強則更掩耳疾避惟恐不及矣故報紙初出謗言日至訶斥百端殆難忍受同人書札往還咸以戒慎恐懼相勗抑亦鑒於驚世駭俗之論不可以持久懼其將一蹶而不可復振也諸人之意殷拳可感而先生處境之危險亦可見其百一矣茲將當時諸名流來書摘錄數則於後以志梗概（

諸人來書以姓之筆畫爲次)

達縣吳鐵樵先生書

南皮

謂張孝達尙書後同

閱第五冊報有譏南京自強軍語

及稱滿洲爲彼族頗不懌此層卻是卓如大意處

樵知必力阻之吾輩議

論當思非其時非其人不可發也此時此人當受之以漸聲聞不可以甚

薩行告之况佛法耶以後此種吹求恐天下發之者尙多我輩羽翼未豐

斷不宜犯此大陣倘

樵

在申必力阻之卓論誠快刀砍陣而此間譏之者

亦不少

詰年

按梁君所著變法通議三之一總論篇有金陵自強軍所聘西人半

屬彼中兵役而攘我員弁之厚薪等語以是頗忤張尙書之意

錢塘汪伯唐先生書

此事(按此指報言)譬如慈母之保赤子當令其

親愛不可使有疑畏當生吸力不可生阻力否則成之甚難敗之甚易稍

稍跼不住則後之人更無所措手矣二十二年六月初九日

又書 奉勸諸公不必作無謂之譏評於一切犯忌之事尤望檢點勿以

牛毛細故致令依違不定之新政自我而掃除淨盡也二十二年八月初

四日

又書 前屢函請諸君格外留心慎言實以當時條奏大率議准頗有欲動之機誠恐言之不慎一滋物議則各事停擺無成事之功轉得敗事之咎故特爲諸君盡力言之二十二年九月初十日

長樂高夢旦先生書 責報民權一篇及翻譯美總統出身歐洲黨人提倡民主各事用意至爲深遠惟風氣初開民智未出且中國以愚黔首爲常一旦驟聞此事或生忌憚之心而守舊之徒更得所藉口以惑上聽大之將強遏民權束縛馳驟而不敢稍縱小之亦足爲報館之累鄙意此等事可以暫緩論議出之以漸庶不至傾駭天下之耳目也

又書 中國之患在於事權無屬故百事廢弛非伸民權卽君權亦無所寄惟此等議論措辭不可過激卽如足下所論中國參用民權之利益麥君所論中國宜尊君權抑民權等篇出之以委婉便足動聽闢韓一篇鄙

意大不以爲然所論君臣一節尤不宜說破變法之事久爲人所不喜內有顧瑗楊崇伊外有李秉衡譚鍾麟皆以排斥異學爲己任君臣可廢之語既爲人上所不樂聞則守舊之徒將持此以譖於上不獨報館大受其害卽一切自新之機且由此而窒貴報風行至廣關係至大舉措不可不慎也

又書 闢韓篇原議 非以其言之不軌於正也所以云云者以中國民智未開既不足與陳高深之義君權太重更不能容無忌諱之言無益於事徒爲報館之累且並變法之可言者亦將不得言矣

給年 按闢韓篇係侯官嚴幾道先生所撰

番禺梁星海先生書 弟處華夷紛雜之區耳目已淆品類尤夥望堅守初心常存君國之念勿惑於邪說勿誤於迷途此時神氣清明幸時時以此自警豈獨吾黨之幸哉

長沙張伯屯先生書 報中論政一節更求斟酌中國向不講道理諸公

袞袞吠聲吠影是其長技危行言孫尙望三思否則恐蹈強學會之覆轍也

仁和葉浩吾先生書 此間因第四期報中國自強策三篇頗有警論弟之勸兄多譯實事少抒偉論亦略有先見然此中亦大有分別大約南皮是鑒於強學前車恐若斯美舉再遭中折而旁觀附和增甚之言與無識浮議之騰遂成市虎在吾兄救時心切歷數病情其意甚仁然近日時彥之見尙祇見及有病當延名醫選良藥而未切見其病係何等巨證險候也乃公竟向其家人婦子明言其若何決死若何難痊則羣置爲不祥矣故弟欲兄之多譯報章是猶醫家方論不妨直告而家人則尙不欲明言也南皮勸阻之意其情極厚似亦不可過却在弟爲此議一望兄少爲委蛇無令大局中裂又望兄多採方論則病家或一旦發死馬當活馬醫之想事轉有濟亦不可知總之與其決裂於旦夕不如求全於未然之爲得計而吾黨存心則仍百折不撓共濟大局他人不足懼而過拂他人則又

有可慮行事固欲堅又欲能忍堅而不忍則折斷無存矣

無錫裘葆夏先生書 頗聞長安士大夫不以時務報爲然蚍蜉之憾正

自無恐但昨閱第四十冊麥君論及梁君放流云云非常之言似難與俗

人道也倘復有虞山之徒蹈間抵隙文致鍛鍊將如之何方今廟堂之上

支支節節仿行西法有識之士預決其不效惟報館大聲疾呼能收無形

之益萬一再蹈京師強學之轍則黃種一綫之生機絕矣鄙人私甚憂之

詒年按所謂第四十冊麥君論蓋指麥孺博君所著論中國會匪宜設法

安置篇也梁君放流云云則指梁卓如君所著知恥學會敘內有使易其

地居殷周之世則放巢流堯之事興不旋踵等語也

新化鄒沅帆先生書 此事願公兢兢業業爲之不願公轟轟烈烈爲之

轟轟烈烈必有阻之者甚或招禍某某是也身且不保又何有於開風氣

兢兢業業由小而大由約而博必可收闡然日彰之效懷精衛之心則可

奮螳螂之臂則不可也公近來進學甚猛十二三兩冊之論甚佳可不

虞炸彈矣此後議論一切忌諱須加審慎非不欲盡言也慮炸彈之傷我報館也

齡年按所謂十二三兩冊之論蓋謂先生所作以愛力轉國運說及論中國求富強宜籌易行之法也

善化瞿子玖侍郎書（時爲江蘇學政）大館之設意在覺世孤懷閱識極用佩仰破一孔之陋習開橫覽之遠模將使鄙儒皆知世務收效良非淺近惟有時議論恢張不能無矯枉過正之弊如所列知恥學會前序直斥至尊心何以安授人口實大率在此尙願少加謹慎留意選收既保令名亦全盛舉

齡年按梁卓如君所撰知恥學會前序內有越惟無恥故安於城下之辱（中略）托虎穴以自庇求爲小朝廷以乞旦夕之命等故瞿侍郎指謂直斥至尊也

附錄鄂督張尙書牌示 示諭兩湖江漢經心書院諸生知上海時務報

前經本督部堂飭發院生閱看以廣見聞但其中議論不盡出於一人手筆純駁未能一致是在閱者擇善而從近日惟屠梅君侍御駁關韓書一篇最好正大謹嚴與本督部堂意見相合諸生務須細看奉爲準繩切切特諭

詒年

按是時更有一事足述者時務報第八冊梁卓如君所著論

變法通議三之

二輪

有云昔同治初葉恭親王等曾請選編檢庶常並五品以下由進士

出身之京外各官及舉人五貢等入同文館學習西藝給以廩俸予以升途（中略）乃彼時倭文端方以理學名臣主持清議一時不及平心詳究遂以用夷變夏之說抗疏力爭遽尼成議（中略）文端之言其誤人家國詎有涯耶又第十冊梁君所著論變法通議三之論學會有云學會之亡起於何也曰國朝漢學家之罪而紀昀爲之魁也（中略）紀昀之言曰漢亡於黨錮宋亡於僞學明亡於東林嗚呼此何言耶（中略）吾不知小人無忌憚之紀昀果何惡於李膺范滂諸賢而甘心爲十常侍蔡京韓侂胄魏忠賢

阮大鍼之奴隸也此二文發表後頗膺衆怒蓋倭文端固彼時清流所推
崇紀文達則自乾嘉以後久爲漢學家之領袖而紀之後人香聰先生鉅
又適在張尙書幕中也梁星海君及吳鐵樵君曾舉以告先生梁君並
答先生之不加檢點云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 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七年

十月德國因曹州天主堂之教士二人被
殺派軍艦三艘突入膠州灣奪據砲臺

先生年三十八歲四月與同人設立務農會發行農會報

六月與同志諸人創辦戒煙足會暫設于時務報館內

十一月與同人設立蒙學公會發行蒙會學報

詒年 按以上三會事實均詳著于卷六事業彙錄內

是冬德國有藉口教案奪佔膠濟之舉先生聞警知此事關係至巨近之則
爲前年代索遼東之果遠之又爲將來瓜分中國之因故秘密探訪不遺餘
力詳記其始末於筆記中茲爲移錄如次亦吾國交涉史中至可羞忿之一

巨案也

東省教案係十月初六日鉅野盜殺兩教士十三日德使海靖由漢口電告總署次日許侍郎又由柏靈電詢時東撫猶未報也十五日乃來一電謂此案已勒限嚴拏懸賞通緝朝廷責其輕忽旋派毓賢錫良二人馳往查辦

二十夜北洋忽來一電謂德兵已在膠灣登岸逼我駐防章高元於四十八

點鐘內退出過期即當敵軍辦理有人謂是夜合肥即往俄東撫電亦至並使署商其故可想見矣

請調兵募勇朝議允之次日即但謂不可輕開釁端

於時警電送至人心惶惶電令許侍郎促外部退兵催海靖返京婉商又電令北洋俟海過津時邀與理論詎海歸而不欲與北洋見也堅辭之時章已退至滄口德則駐兵青島相距有數十里云

海至京二日即來總署未來之先許已電復謂德主已給全權與海一切當由海爲之在德無可議論

海旋送一照會來索辦六款一東撫革職永不敘用二償濟寧教堂銀聞係舊案

并賞匾額三懲凶給恤四應許嗣後永無此等情事五山東如有製造鐵路礦務先准德國承辦六德國辦理此案由中國償費

正在將照會傳觀而海使已到衆皆謂我國並無失和之意已飭疆吏約束兵勇因責其退兵海謂此時正是機會又謂事由外部主持然許電固云外部無權也

于是又電許速商外部并電各駐使告各國無信新報浮言法乃曰宜速了結免生枝節日本亦曰德久踞膠大局攸關衆皆不利其他無所言然俄則兵艦十六隻已赴膠州矣

海一去不復來而德兵又逼章遠退威之不移乃辱之辱之不動乃困之詢諸海未復也

許電至云外務部傳德相言中國朝廷之所允行外省大吏多不奉命此次須駐兵防護以觀後效北洋又電告章已被德牽至青島留之不返

時德兵已入膠城去退張遍張告示謂海口稅務彼當經理又言將往高密又

向高牧索大車二千輛東撫電民心惶懼衆兵忿激恐變生意外

於是又詢諸海海復文至千有餘言大意謂李秉衡與洋人不睦各國共知此事由來蓋非朝夕因歷舉教堂之被劫教士之受侮與夫州縣之漠視官紳之汙蔑而總之曰事非偶然實由唆使東省大局損壞中國無力整頓故不能不自行辦理云云十月初十日至十一月初二日之情形如此

附錄德國統兵大員告示 管駕東方海面德國兵船水師提督棣 爲出示曉諭事照得本大臣欽遵本國大皇帝諭旨領兵上岸將膠州灣一地並海岸左近羣島等處全行駐守欽遵照辦所應駐守界址開列於左

計開 西邊直線自海岸起至東山止離膠州灣水漲時水面十八里之處從此往北至大坡屯兒稅卡緯線後至膠河大德二河匯流之處往東至海岸及勞山灣中央之處

東邊一線自北邊至勞山灣中央往南至加帝廟島岸以及炸連島等處南邊一線自炸連島至笛羅山島之南首從北至海岸西邊二處相連之處

以上等處該歸德國駐守茲因山東省有德國教士被殺之事應向中國昭雪案本國所欲昭雪當收該地爲質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青島口等處地方各色商民人等知悉爾等仍照常安分營生不得輕聽匪徒煽惑謠言查德國與中國睦誼素敦前日中失和之時德國曾極力救援以示鄰好之心現兵上岸並非與中國爲仇爾不必猜疑且德國官民自應保護善良俾得承平無事所有滋事匪徒必照中國律例從嚴懲辦倘有兇徒敢將該處德人謀害者卽歸德國軍法嚴切審辦是以本大臣再三勸勉爾等須知凡事歸德保護不得抗拒倘不自量力故意抗違不但無益從茲招禍但德國駐守之處凡中國一切官員仍以循分供職認真辦理向後如有稟報等事及不便自定之案該員等應呈德國巡撫住軍門衙門總兵官察核辦理至買地賣地等事非德國巡撫允准不行凡此務宜凜遵切切特示

大德國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大清國光緒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二十六日德兵五六百由塔埠口上岸直抵膠州署索地并貼示膠灣各口
關稅應歸彼徵收二十七日仍回青島

又德使索款六條一須革東撫永不敘用二淮安教主任在濟寧設教賜與匾
額三嚴辦教匪并賞恤銀四自後中國不許有此等事五東省如開鐵路鑛
務儘德人承辦六此案辦結所費由中國賠償云譯署已電許使切實辦論
章鎮園因在島擬托俄提督轉請釋放并懇俄出為調停 十月二十九日

報告

初四日德又貼示限我軍一點鐘內退出女姑口七十五里又有德兵數百
人至卽墨不知何事

昨夔帥(按謂北洋大臣王文韶)請旨作何辦理奉旨著章營退紮烟台歸
東撫調遣

又聞德向禪臣洋行匯銀三十萬至膠為買地用

合肥電許使告克虜伯出為調停 十一月初八日報告

俄許德佔膠州德許俄權韓事 十一月初九日報告

巴蘭德密告許使已代商外部請速照允六款否則恐釀大禍 同上

至二十四年中德膠澳租約既訂立先生乃論列此事之始末痛斥大臣之誤國其全文如次

丁酉之冬我山東膠州之盜戕殺德國二教士於途中朝諸大臣方聚謀所以弭變之策俄而德水師提督遽以兵船闖入膠州灣脅奪膠州而據之我與德使臣往返商辦卒許德租膠州九十九年爲期賠恤教士二十萬蓋因盜殺教士而割地又未嘗一戰而卽割地皆始於此辱未有如此甚者痛亦未有如此甚者前釁未已後患方滋然而我國士大夫咸曰自乙未與日本訂約以來我國勢力愈爲外人所窺而地方官又不善先事預防匪盜內起強敵外乘其運數使然歟汪子曰嗚呼是我治外交之大臣相與拱手而奉之也又靡日積月遷延醞釀以成之也何以言之德之甘於首禍也其果因教士之役而始然歟抑其先已有見端歟夫德與俄法爲我爭遼東於日本

也俄法咸得大利於我而德無聞焉然則德之不能釋然於我抑可知矣吾聞德使臣嘗以是請於我譯署王大臣王大臣不能對但權詞謝遣之已而德又請福建之三沙於我當是時王大臣苟知失計於俄法則必思所以處德夫德之不可以術羈而說給也豈待智者而始知哉而我王大臣咸蓄縮不卽爲計如是者累數月使德積怒蓄怨於我致釀成膠州之巨禍此不能不爲治外交之大臣咎一也山東巡撫李公清正有餘才識不足平時措論以不談洋務爲要術以得罪外人爲至計迨禍機猝發李公無術抵禦但云如有兵禍請自任之而已前西人久爲我慮之見萬國公報而當事不察方倚爲柱石使久處海疆此不能不爲治外交之大臣咎二也我之兵力微不足禦德固也抑思德之兵船可過印度洋者僅三數艘德之兵船來至我國須兩閱月夫德人乘此小隙遽發大難其欺藐中國實已至極我如毅然絕彼使臣宣其無禮之狀於各國且告以必不得已之故以示將舉國致死於彼則與我同禍福之國必將起而助我或謂我積弱如何足給西人不知惟新

創之後正宜竭力自張以示不測且民惟無用用則上下張奮九敗猶冀一勝不用則氣日餒心日弛必日割以至於亡是則必戰之故一言可決卽不能然不如聽其自佔而勿遽與訂約也蓋戰而割猶勝於不戰與而不訂約猶勝於訂約而與而王大臣漫不加省事事聽從如響應聲但願偷目前之安不慮貽日後之戚此不能不爲治外交之大臣咎三也今德事未已英俄諸國繼起迭至大禍之來未有窮極我王大臣弭患無術善後無方而當事者身當大咎惟自歎遭逢之不幸苦規避之無策其所以報國恩謝天下者惟涕淚數行而已豈不哀哉

其尤可駭怪者又有四端焉夫詢謀僉同古有明訓今縱不能開議院集衆長然外訊疆吏內咨賢達旁及使臣亦豈不可乃當事者守諱莫如深之謬說凡外人需索之端及交涉中變幻情形咸秘不使人知維時我新簡使德大臣呂公停驂滬上迴翔未去然則和戰之機宜豈不當使彼參與乎而所有消息絕不相告惟日催其進發而已甚至疆吏數千言之電奏亦置不復

方謂耆臣碩輔必有深謀妙算足以雪國恥而解敵氛者已而租地賠款仍尋曩轍斯可駭怪一矣當茲主憂臣辱之時宜有臥薪嘗膽之象雖在與國猶廬胥亡齒寒之憂卽茲黎庶亦懷棟折榱崩之懼以草野竊窺必有日不再食憂形於色者乃聞中朝顯達唯諾如恆芻豢不撤憂患積中而趨踰無改外侮疊至而鐘鼓猶懸不知者驚其度量之過人其知者識其家國之無意其可駭怪二矣夫天下縱有不洽之證爲人臣子者斷無坐視之理前車旣覆則更端可也自忖不能則避賢可也乃當事諸臣惟思諉過於從前不思彌縫於事後上者以互相諉卸爲工下者以仰窺意色爲事推原其意蓋謂獨建一策而身執其咎不如與衆上下而共分其謗非以自祈速死爲智卽以獲援大國爲忠其可駭怪三矣以德之要求如彼以我之允從如此主其事者卽幸逃大責亦宜引爲深恥乃風聞中朝諸臣互相容恕方且謂論辯之尙工欣調停之有術蓋不能轉禍爲福而尙欲諱過爲功是非心術之盡喪卽疑狂惑之失度其可駭怪四矣由是觀之今日之患不在外侮而在

內治不在草野而在政府內之則持祿養交傳爲祕訣外之則從與迎合習爲固然聚數千百庸瑣之徒而一二人爲之魁將使吾四萬萬之生靈數十萬方里之幅員日漸月減以至於盡我民聞之能不深痛乎

或曰膠事既定辱國喪地貽後來之口實啓無窮之窺伺且風聞德人以我國未盡允從尙有挑剔然則我當國之人茹痛如此其必盡改善轍幸新百度乎曰奚其然奚其然夫柄國之人治外交則甚拙欺明主則甚巧問一心則不足遏衆口則有餘夫所謂辱國喪地云云者自吾儕觀之則如是耳若彼所聞於上者豈如是乎彼不曰辱國也必曰我之待德本當同於英俄然則德既求所應求我自允所當允矣彼不曰喪地也必曰租界屆期即可見還然則固可以久假不歸之虛券作爲到期歸還之實事矣明知此案一定必永爲規式而猶必曰以外不得援例而不知日後各國之援例自若也不能獲各國之公議則必曰不願別國干預而試問從前之許人干預者何故也且向來奏此數事雖事已破裂必言久經料及以見其明言再三辨駁以

見其力於所駁之小節則張皇詞語以示盡力於所允之大端則遷就字面以期掩飾並當言取旨於上以示事非由己遂使國事百敗而藏身甚固心術盡喪而文則周密以虛詞示謀國之忠以美言作文過之具使在上無可責之罪旁觀無可指之疵且於辦結本事而外再奏行一二小事卽足以告無罪於天下矣曰如是不將見惡於外人而何以未嘗爲外人所瑕疵乎曰外人何肯然夫外人者固將同心協力以安彼而使己長執權於亞東也見光緒二十四年二月初一日時務報

十二月先生與湘鄉曾敬貽君廣益遊日本徧歷東京橫濱大阪神戶長崎等處匝月而歸

謫年按先生此行用意至遠於采訪政治風俗而外兼寓有與其國之朝野名流聯絡聲氣之意義非尋常遊歷之比事前曾與梁卓如君往返商酌(時梁君在湖南)茲將梁君來書列後

東行事弟亦刻不能忘惟前往之人必須極老成慎密鎮靜者乃可意中

之人實無幾兄自往則弟以爲不可因不可輕於一擲也然今日實到山窮水盡之時更雍容一刻不知又作何了結此惟兄相時而動若此信到時而德事尙未了則往後之變殆不可問兄或以春初姑往一觀亦未爲不可惟切須慎密無待多屬

汪穰卿先生傳記卷三 年譜二

弟 詒 年 纂 輯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 西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

二月與德國訂立膠澳租界條約許以膠澳租界與德國又許德國建築
 膠濟鐵路又許德國在鐵路三十里內開採煤礦又許山東省內如欲
 招致外人開辦各事應先儘德國承辦 三月與俄國訂立旅順大連
 灣租借條約許以旅順大連灣租與俄國並許俄國由二十二年起准許
 建造之幹路某一站起至大連灣或至營口鳴綠江中間沿海較便地
 方築一枝路 四月與英國訂立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許以九龍租與
 英國之處 五月與英國訂立租用威海衛專條許英國在華北得有水師
 台宜之處 降詔將變法自強之意宣示中外大小諸臣令自王公以
 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 七月諭揚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
 均賞加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 參預新政事宜 降詔將設行
 新法之意布告天下
 上下同心以成新政

齡年按本年自四月以來除舊布新之諭旨幾於史不絕書然自入月
 以後則已一例推翻其間有未停辦者亦復有各無實在若存若亡之
 間故不復詳記

給年又按是年所推或停辦之新政至
 二十七年以後復又以次施行詳見後文

八月帝病疾甚重太后重行臨政 諭飭各省名捕康有為梁啟超殺
 康廣仁楊傑秀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等六人此外革職者二人永

不敬用者八人。名捕並籍。後家產者二人。永遠監禁者一人。

諭年按三十年五月。太后降旨。戊戌案內各員。曾經革職者。俱著開復。原銜。其通飭編拿。並現在監禁及交地方官管束者。一體開釋。

十月降諭。翁同龢即行革職。永不敘用。並交地方官嚴加管束。

諭年接翁尚書先於是年四月奉旨開缺回籍。

是年。月法國一兵官為廣州附近辦匪所戕。法國因派兵艦入據廣州灣。

先生年三十九歲正月與同人創設東文學社于上海之新聞路梅福里

三月復設時務日報館於上海時時務報已風行一時然月祇三冊又專以提倡變法為主於時政鮮所論列因復糾合同志集資創辦日報以記載中外大事評論時政得失為主暢所欲言無所避忌初時經費支絀規畫撰述皆先生一人任之日則出外咨訪夕則篝燈握管忘其勞瘁然以紀載詳核議論平正漸為士大夫所重視銷行日廣規模亦日拓矣

諭年按時務日報第一號之論說題為論設立時務日報宗旨先生所自

撰也為移錄如下藉以想見先生之懷抱

嗚呼上下之壅蔽人心之頑固有如吾國者乎去年膠事亟國事安危在呼吸時東友某君特航海來吾國至上海則詫曰德踞膠州吾國上下議論若沸而處其國者聲色如故酬燕如故問膠事或不知或知之又不悉又若不相關何若是歟至膠州則又詫曰吾以爲膠民晏然若處樂土何又若是歟嗚呼吾人心之不動患在無以動之也今若是豈有冀於後歟日報之制仿於中國之邸抄而後盛行於泰西又大變其制能通消息聯氣類宣上德達下情內之情形暴之外外之情形告之內在事者得愬艱苦於人僻處之士不出戶庭而知全球之事顧其利或全或偏或有利不能無弊然要之利勝於弊於撤壅蔽闢頑固力甚大而效甚捷譬之隆冬始春百草枯枿蟄蟲咸俛震雷一擊而蟄者起枯者茁兩國交綏戰士懈怠鼓聲一振而士皆奮發悉力致死然則處今之世而欲使吾壅蔽頑痼之俗一變而洞徹而憤厲惟日報宜也顧或謂今上海已有申滬新聞大公蘇五報而天津有直報國聞報漢口有漢報長沙有湘報福州有福報廣州有中西博聞報香港有循環

維新華字環球四報意事無不舉論無不周何用贅爲不知聞見患其不博論說患其不參博則虛實可相核參則是非可相校固不以複出爲嫌也夫如是故海上同志復集款設立時務日報出其所得告當途並陳其一得之愚海內賢人君子其亦矜其志而許之歟若夫市利之誚不潔之嫌吾知免夫吾知免夫

附時務日報章程 本館糾集同人創建茲舉一切體例章程較他報稍異茲特申明於左願海宇君子鑒之

(一)本館之意在轉圜時務廣牖見聞論說之文務取遠大精確篇章但求簡賅毋取冗長卽所登新聞均擇緊要有徵之事凡郢燕市虎之詞概爲嚴刪 (二)本館重在采譯西報凡緊要新聞及有益之論說章程悉行摘錄 (三)現在風氣大開公司局廠林列惟辦理情形局外無從窺測本館擬逐細探求以餉究心時務之人 (四)本報另立專件一門凡奏疏章程條陳等件之關於時務者無不廣爲搜錄以資考證 (五)各處如有異常緊要

之事均令訪友卽行電告俾閱者先睹爲快 (六)報紙分爲三層俾閱者少省目力句讀加點以清眉目 (七)首頁開明目錄告白分別門類以便檢覽 (八)各處訪友雖已訂定惟處事不厭精詳凡沿江沿海各埠及各都會有才學識兼優之人願襄助爲理者請將新聞隨時寄示如能入格卽可添訂 (九)事貴集思廣益尙有挂漏未妥之處尙幸諸賢匡其不逮如有崇論偉議見示者本館亦爲采登(餘略)

討論 (一)如有仿製或創製之物請卽函告本館卽可託人前往試驗如確當代登報表揚 (二)如有新撰新譯書籍亦請送至本館當酌爲登報 (三)如有已開譯書籍及創意欲撰之書亦可告知本館登報以免重複 (四)如報中登事錯誤請隨時指正 (五)如有不愜意於報中所言者請隨時函示 (六)(從略)

按時務日報初時由先生與湘鄉曾敬貽君廣銓及族兄仲虞君大

集資設立出報不久仲虞君卽退出不復與聞報事又其後則敬貽君

因置身政界南北往來無定於報事亦不常過問故先生實始終其事中間雖曾一度退出終以主持無人遂仍引爲己任云其銷路則初時不過三千份及四明公所事起驟增至數千幾及一萬至八月政變後又縮至數千直至庚子夏秋間北方拳匪肇衅始復增至萬餘云

齡年

又按是時上海之報紙最流行者爲申報及新聞報皆用微帶黃色之薄洋紙印刷俗所謂有光紙也其紙頗薄止能一面印故一面有字一面無字其行款仍用書冊式每行由首至末均一直到底約計四十字左右無有覺其不便者先生創辦時務日報乃仿照東西文報格式兩面印字每面劃分四版每版分作二欄每欄計三十六行每行計十八字行短而字不多不致傷閱者之目力其便利實爲不少然閱報者習於申新二報反以時務日報爲不便卽館中人亦多異議先生與曾敬貽君毅然不爲動久之習慣如自然遂又以此式爲便利後來之報紙大都沿用此式又逾多年申新二報亦遂改用此式矣然當其初則衆口譁然不以爲是

也改革之難卽此可見一斑

四月經君聯珊創辦女學堂于上海之高昌廟桂墅里先生力助其成

詒年

按此與東文學社之事實亦均詳著于事業彙錄內

五月居上海之法人有強奪四明公所義塚事甬人之旅滬者大憤起而與之抗先生始則指導之使表示不可奪之義繼則裁制之使勿有逾分之舉一於報紙發表其意見以是甬人雖全體一致與法相爭而自始至終未嘗踰越範圍法人亦曲意讓步皆報紙之力爲多事後先生以爲此事之起實由中外情誼隔閡所致懲前毖後謂宜於法租界公董局中增設華董庶足以通彼此之郵而銷患於未萌因上書江海關道蔡和甫觀察論其事全文已刊入書牘輯存內茲不錄

詒年

按先生當時雖建公董局中宜增設華董之議然迄未實行直至民

國三年法人要求推廣新馬路區域上海交涉使因以增設華董相要遂於公董局中增設華董三人十八年又加二人合爲五人公共租界亦自

十七年起於工部局內增設華董三人二十年又增二人

詒年

又按上列先生致書上海道蔡觀察事其書之底稿今尙留存故據以入譜以後所列上各省督撫及政府之函電亦皆以存稿爲根據其無稿可據者則雖知有其事亦概付諸闕特發其凡于此

六月奉諭將上海時務報改爲官報派康有爲督辦先生奉諭後以時務報既奉旨改爲官報則時務報名目自非草野所敢擅用因卽改爲昌言報一切體例均與時務報一律其後八月又奉諭時務官報無裨治體徒惑人心著卽行裁撤昌言報亦以銷路銳減經費支絀出至第十期卽行停辦時務日報亦同時改爲中外日報

詒年

按先生彼時於報端刊一廣告表明將時務報改名昌言報之故有康年於丙申秋創辦時務報延請新會梁卓如孝廉爲主筆之語不意因是忤梁君之意遽作一長文痛加駁詰騰布遠近蓋由梁君壯年氣盛不暇思索所致其後梁君蓋亦有悔於厥心故自戊戌八月出亡後嘗屢致

書先生通殷勤修舊好茲爲選錄二通如次亦可見先生與梁君交誼之經過也

梁卓如先生來書 到檀後得第二書領悉一切兄之相愛語語肺腑讀之猶恍憶南懷仁里夜雨一燈兀兀對坐時也所示做事不可太高興一語誠中弟之病根當日三復之比年以來屢經挫折於世途上勾當閱歷日深自問頗較前者略有增長若得與兄他日相見或亦許其非吳下阿蒙也廢立詔下舉國震動而上海一隅義聲尤烈逆謀稍斂皆賴此舉兄與諸公提倡之功不在禹下但此後我輩責任日益加重非片紙空文可以謝天下也光緒二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由檀島發

又書 天道無知人事無常戎戍別後豈料其合并之難至此哉嗟夫走非木石能不神馳哉回鑾後泚沓如前想前途大業必非可以望諸老朽之輩吾儕雖屢試屢挫但厲歲寒勿衰其志而已想兄近亦深精進中外日報之婢直實可驚服前者清議論說尙當退避三舍也光緒二十八年

二月十五日在日本發

詒年按以上所列已成陳迹今因近人所著書尙有引用梁君之文以爲資料者故爲追述其大略

九月元配王宜人以肺疾卒先生伉儷至篤悲不自勝然常日治事如故不以是而廢弛也

是年湖南巡撫陳右銘中丞寶箴舉先生經濟特科先生未應八月政變後是科亦停罷

詒年按陳中丞荐舉先生事未知在何月故紀於是年之末

詒年又按檢閱先生遺存之書札稿內見有是年六月致高夢旦湯蟄仙二君書均有現開維新總會諸事完集益無暇時之語知當時有創辦維新總會之舉惜此會章程已無可考故宗旨如何辦法如何不得而知私可付諸蓋闕之列

又續於遺稿中見有致日本近衛篤磨 大隈重信 犬養毅三君公函

內言某等聞大名久矣輒以未獲躬侍左右暢聆偉論爲憾敝國人遊貴國歸者咸述從者睠懷時局慨然以振興東亞自任凡在同洲罔不仰企某等不敏常以交鄰之道互相質證僉謂欲聯日清爲團體必從學會入手前聞從者於亞東協會事宜殷殷提倡不遺餘力感佩同深某等近亦熟思互商立一學會名曰正氣本以友輔仁之旨寓人貴自立之思立會以後來者頗多伏思從者於日清交誼素抱熱腸因特奉上章程口冊敬乞俯賜覽觀並懇有以教之云云閱此書稿知當時有正氣會之設立爲與日人聯合聲氣之機關惜章程已不存年月亦無可考特爲附志於此

○○附錄糾正南海康先生傳諸書

汪詒年撰

近見東莞張伯楨所著南海康先生傳（以下簡稱康傳）內有云其時適上海時務報汪康年虧款甚巨云云張氏此語不知何所根據考當時原有一種謠言謂先生虧空八千金先生視爲不根之談置之不辨及至二十四年戊戌夏則言者愈多京城尤甚幾於衆口鑠金視爲實然先生乃

撰一廣告布告遠近士大夫茲將其中重要一段節錄如次

(上略)館中所收之經費以捐款報資二者爲大宗其餘均爲數甚微捐款除隨時登報致謝外又於每六個月所開之收支清冊將實收之數詳細開列試問助資諸君有已付款而未登報者否使此八千金之款康年取爲己用匿不以報則彼助資諸君何爲默不一言至於所收報資亦已兩次開列寄報收款清單表供人檢核大約除所託非人被其乾沒或其人不善經理以致報費無著又或相距較遠尙未收到外其餘卽已盡數列入表內使康年所侵匿之八千金或取之報費則必有曾付八千金而未獲列入表內者矣蓋亦就代派諸君而一問之乎收款之鑿鑿可指旣已如是則必支用之帳或有不實而後此八千金之數乃可融入其中而使人不覺然自丙申初秋以至今夏(指戊戌言)計共用七萬二千餘元又二百兩其用之也有其時有其人并有其籍且舊年以前姑不置論今歲上半年計共用一萬八千餘元內除薪資印報費寄報費暨還代派處

各款共一萬四千八百餘元外其餘房租飯金各項零用都共三千二百餘元以半歲七月除之計月用四百五十餘元其爲款歸實用確鑿可知更何處容此八千金之虛數乎(下略)

觀於上列廣告所言則虧款甚巨之說其爲當時挾有嫌隙憑虛臆造之謠言不辨而自明乃康傳猶從而述之毋亦有未合者歟

康傳中有一語尤爲奇突據言先生許於上海縣引捕役赴大同譯書局及梁先生家逮捕云云夫先生彼時與康梁諸君誠有意見然以先生之風誼而論則乘危下石之舉決然不爲此固可斷言者康傳於敘述政變亡命千端萬緒之中忽插入此語不知何意且張氏亦不思爾矣大同譯書局是否一僻陋之書肆梁君所居是否在荒僻之鄉鎮乃待人引導耶又如果有此事則梁君事後方當視爲賀首之仇切齒腐心之不暇顧二十五年夏間章太炎君東遊訪梁君於東京梁問章曰穰卿果何如人章曰洛蜀交訐而終不傾入章蔡視木居士何如耶此章君特作書以告先

生者而二十六年二月梁君至檀香山二十八年二月梁君在日本均有書與先生通款曲見上頁使先生所爲果有如康傳所言梁君非健忘者肯作爾許殷勤耶則康傳之爲誣辭可不待言而明所不解者張氏撰康傳義在信今而傳後顧乃摭拾譌言不加刊削豈以爲先生脫離塵世亦已有年可以稱心而言不懼駁詰耶史 有言秦人不死知苻生之厚誣蜀老猶存識諸葛之多枉振古如茲匪今斯今矣

詒年復又見常熟錢仲聯君所撰黃公度先生年譜（以下簡稱黃譜）亦根據康傳有汪穰卿虧款甚巨之語復又繼之曰穰卿乃私改爲昌言報抗旨不交云云按當時御史宋伯魯奏請將時務報改爲官報（按據張撰康傳則言由康君草摺交宋伯魯上之并請飭梁啓超專辦此事）奉旨令總理大學堂大臣孫家鼐議奏旋於六月 日奉諭將時務報改爲官報派康有爲督辦其事先生見電傳上諭後即將時務報停辦一面電催康君來滬主持正是遵旨辦理何云抗旨不交一面即另辦一報因論

中有各報體例(中略)中外時事均許據實昌言之語故定名爲昌言報是將時務報交出爲一事另設昌言報又爲一事何云私改此不可解者也戈公振氏中國報學史紀載此事備錄先生呈兩江總督之全文以明此事之原委而黃譜乃斷章取義僅載呈文之首段以爲抗旨私改之佐證而於後半段辨正之語則置而不錄未詳其故

諭年

又按私改爲昌言報及抗旨不交二語蓋發於康君康旣以此二語電告江督並有望禁發報等語江督卽據以電奏奉旨令黃遵憲於道經上海時查明原委秉公核議是其事尙在聽候核議之中顧康君則已徧電各督撫請爲禁發各省頗有奉行者江西藩司翁方伯卽已札飭德化縣傳諭派報處福康輪船公司有不准發售昌言報尙有抗違立即究辦之語然江督批先生之呈文則有該進士遵卽就原辦報館另擬昌言報刊印發售尙無不合應准照辦之語則先生之是否抗旨是否私改當可不待辨而自明矣康君又電致蘇松太道有商孫中堂令請禁發昌言報

並有無干參辦之語先生乃請命於孫中堂旋接覆函有弟意康水部處此必有一情至義盡辦法接來電水部電致上海道有奏參封禁之語此水部之言弟並無此語宜分別觀之云云據此則抗旨不交私改爲昌言報之語全出自康君之口卽原奏之孫中堂亦不以爲然矣

上列虧款甚巨及抗旨不交二點黃譜中業經改正然未改之本散出者已不少恐後人不察信爲實然故復詳辨之如右

此外更有當附帶糾正者當時務報奉旨改爲官辦時梁卓如君曾撰創辦時務報原委記一篇幾及三千言戈氏中國報學史中曾全行錄入黃譜遂有道經上海因主張時務報舉董事幾與汪穉卿決裂之語亦節錄梁文以爲佐證按梁君此文係一時稱心而言之作本不可爲典要先生彼時不欲盡情指摘有傷雅道又不欲彼此辨駁貽笑外人故僅作創辦時務報原委記書後一文寥寥數百字登諸各日報茲爲照錄如次

昨日讀本埠各報有善友新會梁卓如孝廉所撰創辦時務報館原委記

洋洋數千言於康年辦事立言之錯謬鍼砭備至康與卓如訂交於庚寅年兩人交若兄弟自開報館以後尤覺親密但以學術不同加以構間致漸乖異此記所言是非得失尙待公論康年既不欲毛舉細故以滋筆舌之煩尤不敢力爭大端以釀朋黨之禍蓋恐貽外人之誚兼懼寒來者之心良以同志無多要在善相勉而失相宥外患方棘必須惡相避而好相援此則竊願與卓如共相勸勉者也竊意卓如素講合羣之誼其所撰文字於中國之自相胡越自相魚肉皆疾首感額而道之似不至以一時不合遽爾形諸筆墨見諸報章又此記中節外生枝離題殊遠其所言皆與從前實在之情形卓如歷來之信札諸多不符姑以近事言之康年六月十三日卽電致康工部云電悉公辦報甚善乞速來十九日又發一電云時務報奉旨歸官康不敢擅擬請公速來二十二日接康工部信後當時卽發一回信去備陳一切卓如在京斷無不知之理何以告白中竟有旣無回電又無覆信之語則此告白是否出卓如之手尙不可知是以暫置

諸不辨之列庶於我兩人平日相待之交情相許之志願不致乖違特附書數語於此以釋羣疑

右文發表後梁君並不答覆是則梁君原文之不足據固可知矣後人不當更引其說也

詒年按右文所述之事至今已四十年後死者誠不宜激已靖之波揚久

燼之燄然戈氏書頗有名於時黃譜冠於人境廬詩草箋注之首流傳必廣誠恐閱者誤信其言或致疑於先生實不可以不辨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 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

四月張爾毅南下獲括野賦十月與法國訂立廣州灣租約七條許法國得將廣州灣租爲停船棧煤之所並許法國得在廣州灣地方建

造鐵路電報等 十二月立裁辦之子博儀爲大阿哥

先生年四十歲在上海主持中外日報館事

十二月立大阿哥之詔既下中外譁然慮將有不測之變時惟江督劉峴莊

制軍坤一致電榮祿力爭有君臣之分久定中外之口難防坤之所以報國

者在是所以報公者亦在是等語先生維時特於報中發抒其意見更竊語人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恐尚有禍接踵而至也至次年不幸而言中矣光緒二十六年庚子 西曆一千九百年

五月以拳匪滋事我殺武員燒毀電桿鐵路論防嚴拿匪首解散脅從

詭年按拳匪一役蓋由多數昏庸謬妄之人集合而成其初本祇十百無賴迎合羣衆心理以扶清滅洋為號召博取無識者之擁附求遂其掠奪之大欲不幸而有與我民有宿怨之多數人信其實有降神附體之能力欲藉以洩忿而報怨又不幸而上至宮廷王大臣下至上大夫平時不懌於外人或有積隙於外人者忽思藉若輩之力欲一舉而艾夷之以為快其始尙冀其事成又恐其事之不成就故為實與而文不與之計迭下張皇等勢之詔稱之曰拳民而以持械尋仇殺人放火等回之語且迭見諸皇皇諭旨皆由首禍諸人乘間矯造著令提出消除故除降諭言夏間所頒諭旨皆由首禍諸人乘間矯造著令提出消除故除

第一次嚴拿匪首解散脅從之諭旨外其餘一概不錄

日本使館書記官杉山彬被殺 各國聯軍攻據大沽砲臺 德使克林德被殺 六月各國聯軍佔據天津 七月殺許景澄 袁昶 又殺徐用儀立山聯元 授李鴻章為全權大臣電准李鴻章便官行 停戰 各國聯軍入京 皇太后與皇上出京 復諭准李鴻章便官行 事不為遙制 湖北破獲在漢口預備起事之自立會 八月太后與 皇上至山西 俄軍占領黑龍江省城 閏八月授奕劻為全權大臣

會同李鴻章妥商應議事宜 九月太后與皇
上至陝西 直隸藩司廷雍被 聯軍統帥鎗斃

先生年四十一歲在上海主持中外日報館事

是年拳亂驟起京津間既已戕公使攻使館而京外焚教堂殺教士之舉迭起環生直有銅山西鳴洛鐘東應之勢外論譁然對於吾國幾無恕詞先生獨著論力斥邪民之釀變政府之禍國然推本於人民信拳之心理排外之緣由以百十無賴之猖狂而能於不崇朝之頃使從之者如歸市其故豈曰無因以見其咎不盡在吾國西人之曉華事通華文者見先生此論甚以爲然轉相傳譯公論始稍出焉先生復又力屬譯員凡西文報內所載西人持平之論必須譯出以徵癘結之所在故中外日報此類之言論時有譯載特爲摘錄數則如次

(一)英相沙侯於某日在英國傳教會大會中言曰外務省深不愜意於傳教之人詳觀往事傳教者往往以身殉教從未聞一遇艱難卽請領事干預或請砲船保護此次中國之事確係傳教者所致(中略)故我勸諸

君以後傳教不必過於踴躍總以謹慎爲主云云譯字林西報所錄倫敦
二月二十二日來書

(二)前駐印度總督古爾遜所著教士論云華人之從教於涉訟等事每
得分外之益以致民教更積不相能一如南印度之入教即可謀生 又
云遇地方有所舉行教民皆不出公費則平民出費益重亦積仇啓衅之
一端 又云國政之交涉幾盡在教案中凡足以啓衅者首宜力除之否
則亦不必多方裁抑之(中略)然仇怨日深卽恐有全敗之一日至於教
士遇害以錢抵償交際之道一至於此亦可憐矣 又云教士之品行爲
禍福之所倚最關緊要奮發有爲非傳教者之所宜慎選教士係英美教
會之責也教士亦必自愛兢業從事以防後患則庶可矣

(三)西曆八月十日字林報載奧京某報云近日中國北方之事實因歐
洲各國往往無理干預且有意蠶食中國疆土中國忍受折磨爲日已久
故一旦起而爲難也(中略)中國之痛恨教士隱忍有四十餘年矣卽以

近六年而論亦無日不覺洋人之漸食其肉也又何怪其乘機滋事思有以脫去洋人壓制之痛哉亂平之後各國其慎思所以待華人之法而勿蹈前四十年中之所爲則庶幾乎可矣

(四)法人包和爾君在比斯大會場中言曰此次中國拳匪之亂其故厥有三端一因教士中不免有狂妄者而各國使臣復助之向中國爲難二因歐人在中國者虐待華人三因歐美兩洲富商在中國專利爲華人所忌云云譯十一月十四日字林西報轉載西十月十四日英泰晤士報

論年

按以上皆庚子年歐洲人之言也再等而上之則同治十一年法國駐北京天主堂副主教樊國樑曾有言云天主教之在中國猶中國之有喇嘛專行其教並不干預國政卽法國現行事例亦是主教者管教地方官辦公事兩不相侵又云教中規矩凡涉訟及不守本分之徒向來斥絕不收(中略)於不守法之人隨時驅逐出教云云(見孫竹堂書牘輯要)是知西士之傳教原有一定準繩徒以後來教士意在攬權地方官意在

省事遂致愈趨愈下不可收拾耳然自庚子以來民教相爭之事遂覺日漸減少教案二字幾可成爲交涉史中之名辭實由拳亂後教士既迭被指摘亦自知曩昔所爲徒以結平民之忿怨爲傳教之不利由是不復爲募民所利用又漸知轉變計劃從上級社會下手於是以向來著名排外之省區全國仰望之華胄亦且毀家以資助教堂捨身而爲教服務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教民與非教民漸覺尠所齟齬識者於此可以知世變矣

論年 又按我國自通商以來教案層見疊出國民之因而被殺戮者不知凡幾國幣之耗於賠償者又不知凡幾至於拳亂一役遂爲最大之犧牲亦爲幾於最後之決裂而考其亂源則可以三言蔽之曰教民恣橫而已

曰教士庇護而已

按教士亦有公平者教民亦有安分守己者此特就大概言之耳 曰平民積忿而已

初不意星星之火遂致燎原也當時夏穗卿君在祁門縣任內迭有書致先生評論此事以身任地方官之人述身所經歷之事其所言自屬忠實凡教案之起源蓋不出二書範圍亦可知歷來各省疆吏及地方官於鎮安

及消弭之方法固實有所未盡也特爲照錄如次

教案之起絕非由民智不開說者謂愚民疑教堂中有採生折割等事因而起釁云云不知吾民從來不因公憤而自冒險疑則有之而鬧事斷不因此大約起事之由總由詞訟而起先有無賴之人自知不容於衆歸教以求庇護既已歸教則種種作惡逾於平日亦不必果有大事但同一買物而教民可以減價同一借債而欠教民者不得不完教民欠者不能索取此等事甚多不能悉數鄉愚無知此等細事無不計校積久遂成釁隙迨既有意見則尋常一打架口角之事若民與民爲之事過卽忘若偶爲民與教則分外認真及訟之於官而教士未有不橫身干預亦不得以此罪教士因教士若不干預詞訟則可以無一教民也教士何以對教會乎）若州縣欲持平則事必聞於上官上官無不奉教士之語者卽使其理甚明萬難倒置則壓擱不批（此習峴帥最甚）中國之地方官豈有爲國爲民之義既見上官風旨如此自然袒教抑民不遺餘力矣彼小民者

冤憤無可伸自不得不自行報復而又有無數窮極之人欲搶教堂以自救兩者合而教禍成矣教禍既成其後終歸大加殺戮如此則仇怨愈積而歸教者日多蓋幸而民智未開尙疑受教後有奸汗挖割之事尙在徘徊耳若知教堂中無此事則必至無一不歸教者也說者又謂教雖外國之教民仍中國之民此語非也蓋教民絕無一信其宗教而歸之者皆爲詞訟起見耳既已歸教有教士庇護可以不服國權則一國而有二種民矣夫今徧地球之國家一國之中可以任民信用何教宗不能任民信用何律法也(以上均就至平和之情事而論尙有大非情理者不在此數)設總教務處一事不啻奉內政之全權歸於羅馬教皇之掌上其弊大矣(耶穌教不甚有弊)然其他竟無辦法即使設立專條不過好看話耳斷不能實施蓋教禍一端乃我滅種千萬因中之一大因也

又書

敝地

按講
門

六月間西鄰景德鎮鬧教

隔百

東鄰屯溪又忽來難民

千人於是邠人亦有躍躍欲試之勢先是此間無教民三年前有人

廖姓

於縣試場外獲傳遞之人送官辦之而諸官則以欲辦此人已先有關防不嚴之失遂坐廖姓以誣告而重辦之廖自獄中逸出逃至屯溪不知所向遇人勸以入教遂入教焉此爲邑人歸教之始去年又有典當失火照例典當自己失火照賠十成被人延燒則賠半而此當實自己失火當賠十成行賄於官乃令賠半而此當中所質物皆窮人之物不能吃此大虧乃聚衆訟之官則大怒嚴辦來訟之人衆無奈又逃往入教至四百餘人此二役教諭曹笙南實主張之以故教民均與曹不合當西東鄰之告警也曹欲藉此以絕教之根株將傳分送并備云云乃逼鄙人以嚴辦教民鄙人謝不能曹乃上言於各上官言鄙人之縱教又慫恿百姓以殺教爲言土人皆以爲然數日之間訛言四起大書揭帖云奉旨仇教等鄙人觀其情勢不可強爲乃陰遣教中人挈眷遁去度其去遠乃聲其罪而責之於是民氣始洩教民始全近日可無事矣惟曹公尙在則地方終不安也

詒年 又按先生後來于芻言報及所著之筆記中曾各有一則與辦理教案最有關係并爲移錄如次亦以見先生之最注意此事也

議員中有言及民教之事者此今日內政中一要務也按庚子之役非特吾國憬然以爲大戚卽各國亦深知釀患之所在而爲懲前毖後之思聞英公使特飭各處教士不得干與公事法使亦飭天主教士不得用前時中國所定教士亦得以等級與中國官場相對待之禮然此二事吾國官場乃多未知能設法廣播之使知兩教教士之地位於事亦有益也見宣統二年十月二十一日芻言報

某年（在辛丑之後）英國公使特行文各處領事由領事轉飭各教士略謂教士干預詞訟本于例禁令特重行申告以後有民教訟案教士不得再投函地方官屬託抑勒倘有此等情事一爲本公使查知卽當驅逐回國 又某年（在庚子以前）總署以法教士之運動奏定教士名位與中國地方官署對待階級是年（亦在辛丑之後）法公使亦飭各教士將此例廢除此二

事吾國外交界或有未知故特著於此 按庚子之禍本於民教不和者大半各國亦深知其故故英法公使均有此等公文如此則官吏辦事可稍自如矣惟是民教失和之故官吏逼勒教民肆橫民人誤會皆有之各地方官得此機會正當以公平從事絕不可有偏袒之見平民與教民亦彼此坦懷相與勿稍挾猜疑欺壓之心斯可矣見汪穰卿筆記第二卷

五月北方拳亂既盛南方亦岌岌可危先生甚憂之特至湖北以勦拳匪効政府之說上諸張孝達制軍又至江寧託人將前說上諸劉峴莊制軍既而李少荃傅相至上海復聯合同志上書傅相請即率兵入都以勦匪為媾和之根本惜均未見採用

諸年按七月中先生復又至江寧欲與同志上書劉制軍力陳宜即舉兵入都護衛兩宮因以彈壓西兵主持和議旋因為時已遲不及上達而止其詳見書牘輯存所載上劉制軍書內特附記於此

是月聞英與諸國將遣兵輪入長江保護僑民先生以為此時欲靖北方非

先保南方不可欲保南方非先與各國切實訂約使中外相安不可遂有贊助上海各官紳商請兩江兩湖總督委派江海關道與駐滬各國領事訂約互保東南之舉約款共九條為照錄如次

一上海道台余現奉南洋大臣劉兩湖督憲張電示與各國駐滬領事官會商辦法上海租界歸各國公同保護長江及蘇杭內地均歸各督撫保護兩不相擾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產業為主 二上海租界公同保護章程已另列條款 三長江及蘇杭內地各國商民教士產業均歸南洋大臣劉兩湖督憲張允認切實保護並移知各省督撫及嚴飭各該文武官員一體認真保護現已出示禁止謠言嚴拿匪徒 四長江內地中國兵力已足使地方安靜各口岸已有各國兵輪者仍照常停泊惟須約束水手等不可登岸 五各國以後如不待中國督撫商允竟自多派兵輪駛入長江等處以致百姓懷疑藉端起釁燬壞洋商教士人命產業事後中國不認賠償 六吳淞及長江各礮臺各國兵輪切不可近臺停泊及

緊對砲臺之處兵輪水手亦不可在砲臺附近地方操練彼此免致誤犯
七上海製造局火藥局一帶各國兵輪勿往遊弋駐泊及派洋兵巡捕
前往以期各不相擾此局軍火專爲防剿長江內地土匪保護中外商民
之用設有督撫提用各國毋庸驚疑 八內地如有各國洋教士及遊歷
各洋人遇偏僻未經設防地方切勿冒險前往 九凡租界內一切設法
防護之事均須安靜辦理切勿張皇以搖人心

諸年

按王蘧常君所著沈寐叟先生

曾植字子培
晚號寐叟

年譜有云公痛北事不

可掇以長江爲慮與督辦商約大臣盛杏蓀府丞

宣懷 沈濤園中丞

翰慶

汪穰卿中書

康年

密商中外互保之策力疾走金陵首決大計於兩江總

督劉峴莊

坤一

來往武昌就議於兩湖總督張香濤

之淵

而兩廣總督李

少荃相國實主其成云云觀此可知當時立約互保之原委

諸年

又按其時北方固已糜爛不堪卽南方各地亦蠢蠢然有乘機竊發
之勢卽就省會及商埠言市民之傳說大都表同情於拳匪思起而效其

尤假使各國軍艦磨集長江各地風聲四起訛言繁興莠民從而和之則大禍可以立作全國將無一片乾淨土不可爲國矣故立約互保實爲不得已之舉先生參預此事不欲爲人所知故中外日報直至約款訂定後始行宣布云

六月浙江西安縣暴民聚衆滋事知縣吳筱村大令德浦正在國防局籌議防務忽被暴民指爲通匪縛送道署囚諸簽押房旋又拖至大堂外羣刃交下置之死地眷屬幕友家丁等被害者三十餘人僅其母某太夫人及其繼室冉夫人并一幼子幸免於難先生與吳君爲至好聞信大慟急遣人至衢密訪其遺族其後吳夫人奉姑扶柩回川過上海時先生特爲之盡力迎護云

詒年按土匪作亂事所恆有至如西安之禍官非獨夫民固烏合乃至倉卒被害闔署併命斯真千古之奇慘當世所希聞者矣事後吳君之夫人曾詳述始末向浙撫呈訴以吳君與先生交誼至深而受禍又至酷故特

將呈文全錄如左

竊氏夫西安縣知縣吳德瀟於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中旬因鄰邑江山縣屬土匪起事衢州郡城聞警鎮道本府皆深居不出氏夫以責司守土竭力籌防是月十九日縣屬南鄉民團送匪二名到縣氏夫訊得確供面稟道府請立予正法以遏亂萌道府拘泥不允氏夫以匪氛逼近再三稟白始准懲辦一匪二十日早間民團復送匪三名晚間又送匪十一名起有火藥一擔刀槍鐵標暗號竹牌及紅黃布旂各一面上有太極圖并中和歸一印文氏夫立即研審內有劉開元等數人確係匪黨頭目直供不諱當錄供面呈道府請將首要正法道府仍以專擅爲嫌其時警報迫切氏夫慮久稽生變反復陳請尙爾游移直至二十四日傍晚得江山縣失守之信氏夫又復力陳若再不將首要正法必釀大患日後專擅之罪情願一人承擔道府慎重人命始准正法三匪卽於是夜會營將准殺之三匪緹出縣署經城守營都司周之德在縣署照牆邊處斬訖此實氏夫力請

辦匪之確據不知周都司因何挾嫌且欲矜已長以炫於衆於斬犯後忽在街市場言這幾名匪犯縣官本不肯辦是我強要殺的縣官原欲在城外殺使匪徒來劫法場所以我押出縣衙門口就殺了又說今日我亦甚險縣中家丁親兵都帶有刀我若隨從兵少幾乎亦被殺矣當時街市人人聽聞致啓團營誣疑之漸此道府拘牽例文優柔寡斷都司妄言釀禍之根由也先是二十一日晚間西門地保鳴鑼聲言江山土匪已至南門人心異常驚惶團紳倉卒登陣氏夫卽速上城查看城外安靜無事該地保旋送一奸細當訊係本城染店夥計立傳該店主認識取保釋放以地保造謠驚衆貪功妄拿將其答責又面告團紳嗣後城垣則各守各段街市則各清各段不得錯亂驚擾以專責成而便稽查此氏夫責斥地保實爲平謠靖亂力籌防守起見詎該團董等不明是非不察真僞往見道府捏稟惑聽反以氏夫爲非氏夫是時仍以守土爲念因復獨任其難黽勉部署及二十四日晚間會營誅匪之際先卽一面督團上城防守並飭將

附郭房屋拆去堅壁清野勤勞終夜甫至二十五日黎明卽赴府稟商集紳籌防詎家丁李升及上街買菜之廚夫宋元先後爲水亭街周王廟團勇細綁指爲放火奸細該地保卽鳴鑼集衆沿街吆喝縣官通匪已將縣署放火奸細拿獲等語頃刻合城傳遍因是民人莫由別白氏夫適由府到城隍廟團防局團紳羣集本府亦到尙未籌議忽報稱獲有奸細李升宋元均係縣署丁役氏夫吩咐我卽隨同道府審訊如果通匪定卽嚴辦斷不回護等語話未說完突擁入團營多人各執刀械將氏夫細綁當有跟丁高福上前護衛立被該團營亂刀將高福戳死洪本府目覩亂情一言不發乘轎赴道署團營亦將氏夫抬送道署道府情急聞係向亂黨磕頭求情始將氏夫釋縛送道署簽押房內道台卽請鎮台議事當喻鎮到道署時亂黨各散乃喻鎮片刻卽行亂黨復聚鮑道台遂以西安縣辦理不善貽誤地方着卽撤任牌示並委員到縣摘印旋將拿去之縣署親兵四人連被細之家丁李升一名道府俱不問供卽令周之德由道署細出

處斬內有親兵游三鑿係周之德所薦由周之德臨斬釋放其廚夫宋元仍在道署細押於時城中大亂道府任聽團營肆行無忌鎮台亦不發一兵彈壓亂至酉時該團營復擁入道署逕將氏夫拖至大堂外亂刀攢死此氏夫吳德瀟被團營亂黨誣以通匪慘遭殺害之實在情形也當二十五日黎明氏夫赴府後突有無數身穿號衣亂黨及本署書差闖入縣署將氏夫子以槩以東次孫恕昌並幕友七人官親二人家丁八名凡二十人細捉分送道府僅有征席洪翰臣係本府堂姪先期經府署接去毫未受驚該亂黨復擁入上房將氏姑今年七十八歲竟敢從牀上拖下書差說是老人殺之無益始得釋放猶將金釵拔去氏姑年老經此慘變現已人事不知氏及女眷幸身換破衣躲入廁房等處得免辱戮署中帳房上房公私銀物抄搶一空暨將氏子以槩以東次孫恕昌幕友蕭欣園張熙農章墨臣魯寶齋余子威官親汪伯華張少連家丁江福等二名共十二人送交道署章墨臣魯寶齋越道署墻壁逃脫外至二十七日鮑道台將

以槩等十人及前拿之廚夫宋元計共十一人送交團防局一併殺害其送府之幕友金倬夫何勉齋及家丁葛升等五名計共七人業經釘鐐收禁於二十八日洪本府復送交團防局卽在府署前亂刀戳死尙有家丁李鈞聞亂赴府探信被門役推出潛匿幸存活口其餘被團營搜殺者復有家丁七名以及二十五日被殺之親兵三名家丁高福李升統計印官被戕之外先後屠殺至三十命之多並是無辜全遭慘毒人數確鑿天理難容此又氏子及孫並合署慘被殺害署中被搶之實在情形也逮氏夫被害後道府連日派人來搜火藥典史將簽押房等處地板撬開搜無火藥等物周之德大兒子復將書房物件擄掠罄盡其餘各房無不搜到物件係一穿藍開氣袍人吩咐挑往府署至此署中一物不存矣旋復有人用本府封條將氏等封禁上房不准出入此又事後抄掠封禁之實在情形也(下略)

給年 又按吳夫人未具呈之前錢塘縣沈劍英大令先已代爲呈訴其呈

首敘述吳大令疾惡如仇見怒羣小之情狀閱之令人悲憤并爲節錄於下以補吳夫人呈文所未及

(上略)近十數年來積習相沿風氣日薄城鄉各處以敲詐爲生者名曰辣腿隨在皆有家主嫉惡如仇密派拿獲從嚴懲辦雖於地方有裨而無賴棍徒不無忿恨西邑民間好訟實由胥役從中舞弊藉端需索以至積案甚多家主力除積弊隨到隨審隨結使胥役無可施其伎倆偶有需索立予嚴懲胥役亦不無怨懟餘如勸辦積穀講求農務創興樛繭稽查保甲等事無不實心實力認真舉辦初不料以此賈禍也(下略)

閏八月先生因事至南京江督劉峴莊制軍忽誤信蜚語疑先生有異圖遣一武員率兵至先生所寓之客棧閉門大索幸先生先已得訊急微服出通濟門附內河航船由句容丹陽經常州達蘇州改附小汽船至上海事後始知劉制軍既索先生不得復派數十人至下關遇有登汽船之旅客均加以窮詰期於必獲云先生後致書劉制軍辨明其誣劉制軍亦知爲人所誤其

事乃已

始年按此事至奇先生後亦知蜚語所由來以不欲多取怨於人故不復請當道究治嘗舉以告人謂生平所值傾險排擠之事不一而足惟此事則絕無蹤影止可謂之笑話云後又有人勸先生作避地之舉免受危害者先生以死生有命辭之

始年又按先生致劉制軍書已刊入書牘輯存內茲不錄

十一月母關宜人卒宜人自甲申年大病獲愈後精神康強視聽不衰先生常日在外治事而晨昏定省凡所以娛母者無不至至是以微疾卒先生哀痛盡禮一如壬午居憂之時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 西曆一千九百〇一年

正月降諭懲治首禍諸王大臣計正法者三人賜自盡者三人斬監候
發往新疆永遠監禁者二人斬監候業經病故或自盡免再置議者三人

始年按去年閏八月即已降諭懲治首禍諸人然不能滿外人之意
故十二月及此月復行降諭二次將罪名遞次加重始將此案結束

四月諭開經濟特科 派醇親王載澧為頭等專使大臣往德謝罪
 停止找害外人之額 天太原地方鄉試五年府縣城鎮均停止文武
 小試五年 五月銀部親王為總理設會辦大臣一員尙書兼
 理各國事務 衙門為外務部親王為總理設會辦大臣一員尙書兼
 會辦大臣一員侍郎二員 七月定考試改策論及四書義五經義
 廢除入殿文停止武科鄉會試及生童考試 八月諭將各省所有書
 院於省城改設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改設中學堂各州縣改設小學
 堂 七月奕劻李鴻章與十一國公使訂立和約十一款 一派醇親
 王至德表示惋惜之意並在被害處所建立文牌坊一座 二懲辦首禍
 諸臣又昭雪被害諸臣並將被事地方停止文武考試各五年 三派
 那桐至日本表示惋惜之意 四請國被行贖及挖插各墳塋建立七
 塔雪侮之碑 五禁止軍火進口 六償款四百五十兆兩 七
 劃定使館專界 八九允將大沽砲臺及由北京至海濱有妨交通之各
 砲臺一律削平 九允諸國留兵駐守由北京至海濱之通道 十將
 改通商人民懲辦罪人停止考試戒飭官員之上諭依次張貼 十一修
 衙門為外務部並通各國使臣一月見禮太后與皇上回京
 溥儀大阿哥名號立即出官

先生年四十二歲仍在上海主持中外日報事

是年春初北京全權大臣方與各國公使磋商和約條款而俄國忽逕自開
 出歸還東三省約款十二條交與我國駐使楊儒隨後又移至北京逼我全
 權尅期畫押第一款云將滿州全行交還中國吏治一切照舊而於兵權財

權則隱而不言第二款云留兵一股至地方平靖為止則是還地而不撤兵較之不還地其害更甚第三款云如遇變急留駐之兵全力助中國彈壓陽爲示惠於中國陰實恢張其兵力中國須聽其壓迫第四款云中國允於路工未竣及開行以前不設軍隊他日設兵與俄商定數目後改云中國應與俄商定滿洲兵數及駐兵地方如是則中國之軍政須聽命於俄國第五款云凡將軍大員辦事不合邦交經俄聲訴卽予革職後改云卽予調離滿洲如是則吾國守土大員須仰承俄國之意旨第八款云連界各處如滿蒙及新疆各處礦路及他項利益非俄允許不得讓他國或他國人非俄允許中國不得自行造路後改云中國在滿洲全境內如未與俄先行商明不允他國或他國人造路開礦及一切利益如是則東三省之路礦將爲俄國所壟斷第十一款云關於鐵路之賠款可與公司商定將全數或分出若干以他項利益作抵如是則又爲異時要索額外利益之張本約稿傳至上海有識之士咸知此約一立必兆瓜分之禍立致無窮之後患然無有起而爭之者

先生獨與蔣性齋智由召集同志開會演說力陳俄人之無理此約之斷不可許激昂慷慨聞者動容既復騰電中外苦口相爭又於報端暢陳其義西報亦爭相轉載其時江督劉制軍鄂督張制軍亦發電力爭英日諸國亦嘖有煩言俄約遂暫得延擱

年按同時先生又上書兩江劉制軍兩湖張制軍兩廣陶子方制軍模

請爲力爭其全文已刊入書牘輯存內茲不錄

齡年又按維時族兄伯唐先生大變方以戶部郎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章京供職陝西行在亦代桂大臣春草奏上陳於俄人要求各款痛加駁

斥力陳其不當允許不必允許之故當國者卽據以電告議約大臣令與

俄使力爭云兩先生之所見蓋大致相同也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 西曆一千九百〇二年

正月諭飭裁撤河東河運總督又諭飭裁撤詹事府通政司三月
與俄國訂立交收東三省條約四款第一款爲允將東三省各地關

及在路辦事各人并允保護在東三省之俄國各人並各人之事業鐵路

人即允將在東三省所駐之軍陸續撤退第一次撤退威京其餘西南段及遼河所駐各軍並將各鐵路交還中國第二次撤退威京其餘各段及吉林省內外俄軍第三次撤退黑龍江之俄軍第三次款為俄兵未退之際中國駐兵之數目及其處所允與俄國兵官議定兵數應添應減隨時知照俄國第四款俄允將前所佔據並保護無庸請他國保護民處各路交還中國中國允此一此路專由中國保護無庸請他國保護修養並不可准他國佔據俄國所立合同辦理二此路修養必確照俄與英國前所定約及與鐵路公司所立合同辦理三此路修養或藉端經理此路三日後在東三省南段修鐵路或修枝路並在營口建造橋梁遷移鐵路盡頭等事應彼此商辦四俄交還此路所有營口修及其養路各費由中國與俄國商酌價 八月與英國訂立通商行船條約

先生年四十三歲仍在上海主持中外日報事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 西曆一千九百〇三年

七月設立商部置尙書一員侍郎二員八月與美國訂立通商行船條約十七款又與日本訂立通商行船條約十三款兩江通商督撫光憲奏上海愛國會社提倡革命已飭拿禁諭飭沿江沿海各督撫嚴密查拿懲辦 十二月以日俄失和開戰頒行局外中立條規

先生年四十四歲仍在上海主持中外日報事

三月續娶陳宜人宜人為溧陽陳介人先生前女年逾三十未嫁有巾幗丈

夫之譽先生聞其名娶焉某月遂偕陳宜人往日本遊歷

五月上海有蘇報之獄既將報館封閉又拘獲章太炎君炳麟鄒丹鳳君容

諸人將解入城中歸華官自辦而租界諸領事執保護政治犯之例堅不允

從遂就英租界會審衙門內設特別法庭而由江寧奉委來上海拘人之道

員某君遂與被拘之章鄒諸人同受審於英領事及會審委員之前先生以

爲辱國喪權莫此爲甚遂致電樞府密陳轉圜之策略言此事先誤顛預繼

誤操切竟鬧成公堂對質失權受侮流弊無窮且恐被告狀師必將百端指

斥不久且騰播全球爲辱已甚竊謂宜由朝廷託辭寬大詔予輕減不復根

訊僅命暫禁租界庶稍冠冕云云惜政府未能從也先生復作書上諸呂鏡

宇尙書海寰議商約事駐上海申論其事全文見書牘輯存內茲不復錄

光緒三十年甲辰 西曆一千九百〇四年

五月裁撤粵海維安兩關監督及江寧織造十月與葡葡牙國續定通商條約二十款十一月裁撤雲南湖北兩巡撫十二月裁撤漕

運總督改設江准巡撫

先生年四十五歲入京補應朝考授職內閣中書

按先生自光緒二十年後久已絕意仕進至是擬設報館於京師將以救亡圖存之計效昔賢之強聒不舍爲政府作忠告又以無因至前恐被人疑議故有補應朝考之舉先生前時曾有書致鄒沅帆君略言北行非弟所願以漠然不動之大臣難與言事也然此等事尙不盡心何者方應盡心乎故千回百轉仍有欲去之勢云云此時蓋猶此志也

齡年 又按先生自是年起時往來北京上海之間以無大關繫故不瑣述三月有德國商人榮華洋行欲由上海浦東至浙江乍浦海口再由乍浦至杭州湖墅造一鐵路私與浙江巨紳之子弟立合辦之約具名者爲錢錦孫朱燮徐文翰顧浩袁榮叟許寶樞諸人舉沈守廉爲總理預備籌款五百萬兩中外各半已在部具呈然列名諸人皆承襲祖父餘蔭並非從事實業之人安能與德人合貲興辦大工且由湖墅至浦東一水可達又無大宗出產需鐵路爲之轉輸德商欲造此無利可牟之鐵路其意何居先生時在京得張菊生君書極言其不便乃言諸在京同鄉諸巨公告諸部中力陳其不可

行其事始已

是年杭州水陸寺住持僧因故棄寺遠颺杭紳方議將寺改爲兩浙尋常師範學校寺僧聞訊遽糾合白衣寺僧松峰理安寺僧澄裕潛懇日本本願寺僧人將寺外匾額改名日本釋氏學堂先生以水陸寺爲地方公產今以可廢之寺院改爲有用之學堂若聽其託庇於日本本願寺在日本既可借教以伸權將來杭城內外六百餘寺屋寺產必漸爲日本所有而各寺僧徒亦必漸爲日本人之教徒主權既失交涉更繁不能不防其漸因特聯合京官具文呈部請爲照會浙撫咨明日本領事杭中寺院係地方公費建設不得爲日僧占有藉遏刁風兼弭禍萌云云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 西曆一千九百〇五年

三月裁撤江維巡撫改設江北提督 四川巴塘番人戕斃駐藏幫辦大臣鳳全 六月派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分赴東西洋各國考察政治 裁撤廣東巡撫 七月續派紹英出洋考察政治 諭自丙午科爲始 裁撤一律停止 各省歲科試亦即停止 裁撤奉天府尹兼巡撫事 又裁撤奉天府府丞 八月考察部置尙書一員左右侍郎各一 狎發載澤紹英受微傷 九月設總警部

員 派其亨^才 威澤前往各國考察政治 十月設立考察政治館
謝飭嚴禁革命排滿之說如有造言惑衆即嚴賞密拿盡法懲治

十一月設立學部置尚書一員侍郎二員 與日本訂立新約承認
日俄和約內俄國讓與日本關涉中亞各事又訂立附約十一款

先生年四十六歲是春有美國人倍次忽有承辦全浙鐵路之創議在上海
一部分之浙人頗有受其運動爲之盡力者經在日本之留學生及在京在
申之官紳合力抵拒其事始已旋公同商議謂浙江商埠繁盛非急起直追
籌款築路不足以保利權時先生適在京各京官遂公舉先生及沈淇泉
張菊生^{元濟} 孫霽人^{問情} 三君爲代表由先生持公函至上海會同沈張孫
三君邀集上海諸紳商聚議多次公同推舉湯螯仙^壽 爲浙江鐵路
總理劉澄如^{錦藻} 爲副總理復由浙省京官具呈商部請旨允行是爲
商辦浙江鐵路成立之始

九月忽有杭人連文澂^橫 散發傳單誣先生與張菊生^{元濟} 夏穗卿^{曾佑} 葉

浩吾^翰 三君借外款辦理浙路經先生具呈商部請電飭蘇松太道查究

其後復又呈請催究略言^{康年} 等前於九月間因連橫妄出傳單捏詞誣讎

貽害鐵路大局呈請澈究反坐在案業蒙鈞部電致蘇松太道查究詎料連橫輾轉推託既不將實在憑據交出又不肯自認誣捏致令局外之人咸不能知曲直所在惟是連橫此等舉動實係有意損害浙江鐵路大局若聽其含混必謂康年等心虛畏懼發露故不敢呈請傳伊至公堂審究而僅以勸解了事如此則益得逞其煽惑伎倆且使全浙之人咸懷疑阻不特康年等心跡不能明白且於招股等事大有妨礙夫天下之事莫患於是非不明曲直不分尤莫患於主持者徒懷苟且調停之見不肯着實剖晰使凡事皆墮於昏闇之中致有理者以誣讎而不得自白而無理者轉以躲閃而得以自遁此事關係實非淺鮮敢懇鈞部再電致蘇松太道立傳連橫即連文徵至道署與元濟面質虛實如果實有憑據則康年等萬不敢逃憲典倘係虛誣連橫亦不能不任其責云云旋奉批云此案如果連橫有誣捏情事實與浙省鐵路名譽大有關係虛實均應切究除再電催滬道迅即飭傳審質外仰即遵照云云然其後連橫迄避不到案冀避免誣捏之咎此事遂未能澈究

汪穰卿傳記卷四 年譜三

汪詒年纂輯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 西曆一千九百〇六年

正月三紅西南昌縣知縣紅召棠在天主堂自刺致激勳公憤二月法
 教堂真被殺死教士六人又誤毀英國教堂一處死教士夫婦二人
 各省學政改設提學使司 忠君尊孔尙公尙武尙實五事 四月裁撤
 前訂之約列入約後作為附約 七月降旨仿行憲政先從更張官制
 釐定法律入手又廣興教育清釐財政整頓武備普設巡警為預備立
 憲基礎 八月降旨厲行禁烟限十年以內革除淨盡並令政務處妥
 議禁吸禁種章程 九月更定官制軍機處外務部吏部均照舊巡警
 部改為民政部併入學部仍舊兵部以財政為陸軍部以練兵為太常
 寺改為大理院工部併入商部改為農工商部辦理刑部改為法部大
 入其海軍部及軍諮府未設前暫歸陸軍部辦理船政路電線郵政應
 寺設為大理院工部併入商部改為農工商部辦理刑部改為法部大
 設專司名為郵傳部理藩院改為理藩部除外務部堂官員缺照舊外
 各部均改設尙書一員侍郎二員都察院改為都御史一員副都御史
 二員又增設資政審計二院
 日本歸我營口訂立交收條款

先生年四十七歲八月學部奏派一等諮議官八人二等諮議官二十五人
 先生預焉茲將名單及照會附列于下

名單 太常寺卿劉若曾 前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陳寶琛 三品
卿銜翰林院修撰張謇 候補四品京堂鄭孝胥 四品卿銜湯壽潛
新疆布政使王樹枏 湖北按察使梁鼎芬 直隸候補道嚴復 翰林
院侍講丁仁長 河南道監察御史趙啓霖 翰林院編修王同愈 翰
林院編修繆荃孫 翰林院編修胡峻 翰林院庶吉士譚延闓 內閣
中書汪康年 分部員外郎陶葆廉 候選郎中蔣黼 吏部主事陳三
立 戶部主事谷如墉 刑部主事孫詒讓 光祿寺署正羅振玉 河
南候補道韓國鈞 黑龍江候補道宋小濂 湖北候補道錢恂 候補
道熊希齡 直隸天津府知府羅正鈞 陝西鳳翔府知府尹昌齡 湖
南候補知府葉景葵 候選知府伍光建 浙江淳安縣知縣屠寄 前
安徽祁門縣知縣夏曾佑 直隸候補知縣張一麇 湖北試用知縣胡
玉縉

照會 學部爲照會事總務司案呈八月十二日本部奏派一等二等諮

議官一摺奉旨依議欽此查各省士習民風所在不同而學務之得失利
 病因之本部耳目心思誠有不能周徧者若欲挾其病根去其壅塞諮議
 官其樞紐也此次奉派諮議各官才識久著其於地方學務情形尙希據
 實直陳毋少容隱曩者風氣未開辦理學堂種種棘手遷就實多今科舉
 已停欽奉明詔爲憲政之豫備薄海喁喁從風鼓舞教育之趨嚮亦當隨
 之而轉移其從前學章有無窒礙應如何審察中外情勢變通盡利之處
 務望詳細條議以裨損益折衷讜議忠言固本部所願敬聞也相應恭錄
 諭旨鈔黏原奏請煩欽遵查照辦理須至照會者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 西曆一千九百〇七年

三月諭將盛京軍改爲東三省總督兼管東三省將軍事務奉天吉
 林黑龍江各設巡撫一缺旋諭三省巡撫各加副都統銜 五月安徽
 巡撫恩銘被徐錫麟鎗斃 七月改考察政治館爲憲政編查館 八
 月命汪大燮使英于式枚使德建壽使日本均充考察憲政大臣 諭
 飭設立資政院 九月
 籌辦各省建設諮議局

先生年四十八歲先生自光緒三十年後卽往來于北京上海之間以中外

日報事委託他人攝理至是年乃復設京報館于北京先生之意以爲報館與政府距離既近則見聞自較確實不致有捕風捉影之弊而遇有應匡救應警告之事報紙甫經刊登易一時卽聞于政府冀可收從諫如流之效不致有坐失時機之歎較之設在外省之報紙雖言之力竭聲嘶而政府仍不聞不見者其效力實有大小之殊故毅然有京報館之設茲將先生所撰京報發刊獻言移錄如次

京報發刊之首期不佞謹弁言其首曰吾國自古無有以一人之言而得傳布於天下者天子之言尊矣所播遠矣然猶僅達於各部之長官而止惟本朝之騰黃乃克徧於直省人人之目然猶有官吏之阻格淹滯弗能究也至於匹士大夫之意見欲藉筆札以流布於上下遠近匪惟前無此例抑亦形勢不便也海通以還林文忠魏默深先生時譯西書西報以餉海內於是吾國人始知各國有日報同治間香港始出循環日報同光之間上海始有匯報已而又有申報顧或開自外人或吾國人以日報爲商業之一種姑試爲

之固無正當之主意也旨趣既淺力亦薄弱甲午大創於日於時上下頗知自危報界精神亦由之一振海上旬報日報先後出版者十餘家其餘則惟廣州杭州漢口天津有之然有力之報猶多假名於外人且無敢設於都城之中庚子聯軍入京國家受奇辱於是日人始設順天時報已而北京報京華報中華報先後成立其餘白話報及彙錄各報者都凡二十餘家或起或仆不可殫詳顧報章雖多然於時事多未敢深論論之或輒致殃咎士之欲以言救人國如是難也雖然苟以己身為與國無預則已耳苟尙自知其身爲本國之人也則死且不可避奚有於殃咎夫今日時局之危災患之繁舉國皆用爲憂念而稍有智識者乃怠逸之是務禍害之是懼雖於計爲得如本心何古語有之曰堂上不糞郊草不芸白刃在前不救流矢處今之時合同志結團體力糾政府之過失以弭目前之禍猶懼晚也遑恤其他然則假發言論之權以盡己之天職抑亦無惡於天下歟若夫以昭昭白日之心發慷慨激昂之氣言之急無隣於詭言之平無近於阿通上下之意乎彼此之

情理所與者必以言助之雖百訾不餒理所否者必以言阻之雖彊禦不避固將奉以始終勿致失墜謹誌數語用譖知者見光緒三十三年二月十五日京報

讀先生之獻言而先生特於輦轂之下官僚威權極盛之地設立報館之深意昭然若揭矣其後蓋時時於報首闡發此意至於再至於三不以爲繁也例如論報館挂洋牌之不可有云（上略）諸君以爲吾國今日處若何地位乎蓋累卵不足喻其危而沸釜不足比其慘矣吾意政府及社會速警醒速改革掃盡舊態力建新基猶懼晚也且東西各國人士咸其國事爭走中央觸禁網捐糜而不悔者幾恆河沙數而吾國志士之於京師乃疎之甚吾意政府惕然於是宜誘使來盡聚京師共謀所以存吾國者若吾報之偶發一直言訐一穢蹟抨一宵人乃一極細微不足指數之事而吾若遽引爲大懼皇皇然將託之外人不獨自示畏縮且適表明政府必無容直言獎氣節之美德又示各省及海外諸同志必不可復至京師吾雖懦更敢爲是乎且如

是則永與政府相抗相隔而遠於吾所欲爲愈遠而上下新舊滿漢之間相離亦益愈甚吾故毋寧兢懼以俟之也不然吾豈不知吾國報館進無法律之保護退無社會之後盾敵之勁而得援與我之孤而無助蓋相去萬萬然度政府之必不如是而自怯之轉以阻人志意也吾故期期不敢假使政府不顧一切而毅然託辭焉以殄滅一報館以昭示政府無顧慮禍難之思無實欲振興之意無欲親天下人士之心是則自欲斬刈新機殲刻國脈嗚呼既如是矣則一報館之存滅一人之生命實可在不足計數之列則又何必屑屑爲此乎吾故謹書之以告力能封報館者節錄光緒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京報

又如論朝廷宜激厲國民多設報館於京師有云正言至則邪言日遠邪言至則正言亦日遠政府者宜多方羅致使四方之有懷欲陳者悉趨而麇聚於京師而上之於朝廷使全國人心皆以京師爲依歸而朝廷亦得聽採之益孟子所謂夫苟好善則人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是也（中略）

今使四方之奇人傑士莫欲至京師而散處於山巔水涯或遠適異國而各爲其所欲爲如是則京師謂之空無人焉可也不特此也奇人傑士之蹤跡不向於京師則必背於京師蹤跡之向背卽心跡向背之符也語曰日親日近日疎日遠於人有之於地亦然疎遠則關係少關係少則隔礙生隔礙生則疑慮積疑慮積則讒慝滋長怨讟繁興一切非意之事皆由此而起此必然之效也（中略）

今驟而欲使國之雄傑盡萃於輦轂之下勢實有所不及若以富貴爲招則來者皆志在祿精而於國家無與今士之至都者不爲官則爲學堂教習否則以考試無他目的也然則不如縱令靜整宏遠之士以報館之名使首建論議於都中而布之四方使都城與各省互相開引而妄謬欺蠹之官吏亦有所憚而不敢肆以士招士則士至以言招言則言亦至士至言至則天下之人心皆至如是則朝廷之勢不孤而國事亦有所倚矣

今縱觀天下未有敢以都城爲事者也而偶有一二人焉不顧一切而欲以

所憤懣發爲論議貢之朝廷語之切直未及海內外各報十之一也其揭發
姦弊未及實際千百之一也然未及二三月已上下震怒誣謗繁興傾危之
士方欲以術中而去之而僉壬劾奏大臣亦輒用此爲說務使躬履正直之
士皆將固絀其口不敢復投足於此夫人之情處安樂甚易履危苦極難人
何爲不舍危苦就安樂雖然竊爲吾國之前途傷也

千金買骨則駿馬至毀卵殺胎則鳳驥不集故有國者必慎其所以招也今
天下方睽離怨疾而政府乃猶大示惡怒於一二依戀未言之人使之驚懼
駭怖使觀望之徒益用此爲戒吾不知政府所以爲國者果何如也縱言論
釋羣疑親附天下之士是在今日之政府節錄光緒三十三年五月十二日
京報

論年 按先生嘗上書于瞿子玖相國略言近來風氣趨變宜速定報律令
准民間開設報館如有不協皆以報律從事一面知照各國公使無論何

國人在我國界內辦報皆照律辦理如此則報館多多則彼此相角而是非以辨晰而愈明又凡欲設日報者可不必掛洋牌而忠於國家之論可日益多否則麇聚於京師者皆各國之報皆各國之議論貽害伊於胡底此書上於何年無可稽考與前數論之意義大致相同特附錄於此

又如聞奉天通報停閉感言有云吾今請以數語告奉天官場曰與其使外人之報陸梁於吾國中也與其使反對政府之報跋扈於海外也則無寧使吾國人之報敢侃侃正言於吾國中之爲愈也（中略）

諸公亦知今所處何時乎今所爲何事乎以時局之迫如彼以事勢之難如此獎勵敢言鼓動民氣爲己後援猶懼晚也何爲必摧折之勦絕之使吾國人噤縮而他國人轉得大放厥辭乎

諸公固甚患昌言革命之報猖狂於海外矣以爲近數年來患氣之張實由於此然何爲不速鼓國內之民氣使得以正理自伸則彼狂怪之論自無由

而入乃於稍敢言之人動加疑忌或思治以罪如是豈非驅使入於彼黨乎若夫外人設報吾國之大病度諸公尙未之覺蓋報者全國人之指南若吾國無足爲人信仰之報而外人乃入而主之則日浸月灌吾國之耳目將盡爲外人所移易其力實甚於火礮百倍諸公乃縱任之而於吾國人之報則頗加震怒焉何也

夫吾國今日之空然覺無人焉者何也上無名賢碩德以表率朝右下無端人直士以風厲末俗也夫國之有士如山之有虎豹望而使人畏之而吾國士氣萎靡無有能發揚志節者上之人苟知以是爲患而從而扶植之許各自發其言論採其可用而寬其過失夫亦所以養成士氣也（下略）節錄光緒三十三年六月十九日京報

讀以上諸文而先生盡力於報紙之志願亦可見一斑矣

京報出版後先生所著論說蓋日以救亡圖存之計略向政府及國民灌灌

而道其最切實之諸篇如曰論吾國爲無政府之國曰倫安爲貧弱之原因
曰論吾國今日人心之大病曰書越南人巢南子海外血書後曰日法協約
之深意警告政府曰論西報之言警告政府與國民曰論高麗告中國曰再
論高麗告中國曰三論高麗告中國是數篇者大聲疾呼莫於中國前途或
有萬一之挽救而惜乎其言之不見用也。

京報成立未久卽以伉直敢言之故擢政府要人之怒蓋是時當國者慶王
奕劻以宗親領袖樞府握權既久政以賄成瀆貨無厭光緒三十年御史蔣
式惺發其曾以私財一百二十萬金存諸匯豐銀行旋派員查辦坐蔣以奏
事不實令回原衙門行走

按前朝故事樞府政事決於領班王大臣漢大臣
中雖有不直其所爲者亦不能事事與爭臺諫

有彈章亦終
獲咎而去

是年則有段芝貴獻歌妓楊翠喜於其子載振之事而奕劻亦

於其生辰收受段芝貴壽禮十萬兩段遂得以道員躡署黑龍江巡撫樞臣
中如瞿相國如林侍郎皆力爭其不可而不能得先生首於報紙發其覆御

史趙啓霖旋亦具摺糾劾奕劻自知不容於衆論遂降旨追停段芝貴署撫又由從載振之請開去各項差缺以掩耳目而趙卒以污讎親貴重臣得革職之嚴譴先生迭於報端論其事一論朱寶奎段芝貴之罷斥再論趙啓霖之革職三論載振之開除差缺言之不足又長言之諸宵小遂銜恨刺骨咸欲洩忿於先生矣

事機違會一日慈禧太后以奕劻病假偶以繼任之人詢及瞿相國此語轉輾傳說爲英國倫敦時報訪員某所聞遽發電告知時報卽日發表顧駐京英使反無所聞遂探諸外部且問奕劻所由黜退之故英使非有所愛於奕劻特幸其昏庸貪黷足供彼之利用而已事聞於慈禧遂又以漏言之故不慊於瞿相其時直督袁世凱與奕劻素相比附世凱之黨皆因奕劻以進得徧布朝列聞奕劻有被黜之訊大懼遂斥重金賄言事者乘隙傾陷瞿相以圖自固其彈章舉暗通報館授意言官陰結外援分布黨羽爲瞿相罪所謂

暗通報館卽指京報言授意言官卽指趙啓霖言陰結外援卽指倫敦時報言也疏入奉旨令孫家鼐鐵良查明具奏願又不俟奏覆卽下諭令瞿相開缺回籍次日奕劻內不自安復具疏乞休以揜觀聽果降溫諭慰留焉旋孫家鼐鐵良奏遵查各節請無庸置議報聞而已

餘年 接近見國聞週報第十四卷第五六期紀光緒丁未政潮事甚詳足與上文所言互相發明特爲移錄如左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政潮亦清季一大事也慶親王奕劻自繼榮祿而爲軍機領袖直隸總督袁世凱深與結納爲其謀主於是北洋遙制朝政其權力之偉更遠過於李鴻章時瞿鴻禨以才敏受知且有清望簾眷亦隆與奕劻同直樞垣遇事每有爭持對北洋則時主裁抑由是奕劻與之積不相能世凱尤憾之而清議以奕劻貪庸世凱跋扈多右鴻禨此爲丁未政潮之張本

三十二年丙午議改官制世凱奉命參與欲乘機行責任內閣制俾奕劻以總理大臣握行政全權鵷機知其意隱沮之言路亦陳其不便孝欽采鵷機之議仍用軍機處制世凱大失望益銜鵷機

翌年丁未三月東三省設督撫以徐世昌爲東三省總督并授爲欽差大臣兼管三省將軍事務班居各督之首奉吉黑三巡撫則唐紹儀朱家寶段芝貴也四人之膺簡慶袁之力北洋勢力愈伸張而芝貴以直隸候補道驟署黑龍江巡撫速化尤可驚輿論爲之大譁初奕劻子貝子銜鎮國將軍載振以按事東三省過天津芝貴購歌妓楊翠喜以獻至是其事聞傳焉新授四川總督岑春煊入覲道出漢口突於是時入覲孝欽念西行護駕之功溫慰備至留京補郵傳部尙書未到任卽面參郵傳部左侍郎朱寶奎革職黨於慶袁者也並屢爲孝欽痛言奕劻貪贖誤國請予罷黜慶袁已大震而御史趙啓霖復抗章嚴劾段芝貴獻妓載振並十萬金賄

奕劻諸狀命罷芝貴署撫派醇親王載灃大學士孫家鼐按其事以世凱等巧爲彌縫載灃等亦懼開罪奕劻等未肯深究四月以所參不實入告奉諭革啓霖職（當尙未覆奏御史江春霖亦上章論列案結後又劾王大臣查案疑竇頗多都御史陸寶忠御史趙炳麟均論救啓霖）載振不自安乞罷遂准其開去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農工商部尙書等缺及一切差使孝欽蓋亦不能無疑於奕劻父子也

慶袁以瞿岑相合林紹年助之均爲清議所歸非去之不能自全力謀排去之道乃由奕劻以獨對施其技是月春煊首外簡兩廣總督（廣西人例不補授兩廣總督春煊前曾署理今乃補授此缺非故事也）擴出國門紹年繼奉補授度支部右侍郎之命俾罷樞直（紹年曾署郵傳部尙書係臨時性質此次補授度支侍郎當解機務故卽奏請開去軍機要差）鴻機於孝欽前力請留紹年於軍機以資贊襄孝欽可之降諭無庸到

度支部任仍直樞垣而春煊以專督之簡大出意外引疾懇辭奉諭岑春煊病尙未痊朝廷亦甚屢念惟廣東地方緊要非得威望素著情形熟悉之人不足以資鎮懾該督向來辦事認真不辭勞怨前在該省籌防一切深合機宜是以特加簡畀務當迅速赴任通籌布置安良除暴消患未萌該督世受國恩當茲時事艱難自應力圖報稱勉副朝廷倦懷南服綏靖巖疆之意毋得再行固辭云云始怏怏出京陸辭時猶以朝政爲言孝欽意亦尙惓惓云

五月鵷機突以翰林院侍讀學士惲毓鼎奏劾罷斥上諭云惲毓鼎奏參瞿鴻禨暗通報館授意言官各節著交孫家鼐鐵良秉公查明據實覆奏欽此同日硃諭云惲毓鼎奏參樞臣懷私挾詐請予罷斥一摺據稱協辦大學士外務部尙書軍機大臣瞿鴻禨暗通報館授意言官陰結外援分布黨羽余肇康於刑律素未嫻習因案降調未久與該大臣兒女親家託

法部保授丞參等語瞿鴻禨久任樞垣應如何竭忠報稱頻年屢被參劾朝廷曲予寬容猶復不知戒慎所稱竊權結黨保守祿位各節姑免深究余肇康前在江西按察使任內因案獲咎爲時未久雖經法部補授丞參該大臣身任樞臣並未據實奏陳顯係有心迴護實屬徇私溺職法部左參議余肇康著卽行革職瞿鴻禨著開缺回籍以示薄懲欽此語意殊牽強支離蓋不過藉毓鼎一參而行其處分耳（孫家鼐等旋奏遵查各節請毋庸置議報聞）奕劻之所以施其媒孽者據聞乃以戊戌舊案動孝欽也至七月罷春煊兩廣總督同日出紹年爲河南巡撫政潮乃告一結束矣

丁未政潮之經過大致如上述近發見世凱是年四月致兩江總督端方親筆秘札一通爲關於此次政潮極可珍之史料其文如

端年按袁世凱致端方密札已用西法攝影鑄版附印於後故不重錄

密札第一頁

午橋四弟大人閱^上中^西問奉
後三月廿五日四月初^日兩次
惠函拜聆種種切大謀此來有某樞
晤許引進孫為布置台諫大謀者
始羣伏愆愆老老枝因探形甚深
幸去老年時厚定報以多助得求
以中外夾攻之元伯軒商人甚出力

密札第二頁

上怒乃解而聯合諸塔果泉公有
力焉十二日大老獨對怡定議選出
上先照達^外表表
公舉孫金春老老老老
上祈說明^此為^是起大謀既老老
望孫公必將又路一步為孫計否
致此北來電都作說數月明此心

密札第三頁

遠志將來用此步大謀不啻若
二○尔言諸及亦有對付之術
伊者漸輕勢大表也託為余不
以尔來為愈也舉亦遂^{鄭張}
上均不以為然人得藉口其推執大
要排弁此序為踪跡計因白大中
信亦速傳信尔亦人言亦恐後

密札第四頁

此黃鶴一書矣兄大有志志甚大
謀或亦速來代信出信同受
國厚恩何敢任其財緣此有公始
任學於此法全商美然由于某極
家弄現已釋然然花博妙出老
快不託物同則中或不甚穩可人
心未信其丁也出老也厚運亨

密札第五頁

雖明白閱過深久學德遠者推
 翻之所人皆代密今實為第一
 而官聖明必不鑿及若輩行不
 是邪勿為其所惑
 名在祈叩
 付由
 孫建林已所談極詳甚佩！

蓋年按右密札五頁中
 多隱語非個中人不能
 解閱者須詳閱下文庶
 于彼時內外句結之情
 狀可以了然

此札由端方家流出現藏章行嚴君士釗所觀此奕劻以危詞聳聽卽謂瞿岑輩謀重翻戊戌舊案請太后歸政頗顯然矣人得藉口云云蓋不啻自道耳此最爲孝欽所驚心動魄者瞿岑眷隆動搖匪易以歸政爲說實排擠之妙訣也瞿岑戊戌前皆嘗與康有爲梁啓超款曲鴻機於辛丑間猶力舉康梁並請解黨禁孝欽雖不憚而未疑有他不之罪也及是京滬及海外報紙斥奕劻者與言官所論若出一口奕劻輩遂持以聳動孝欽大抵以瞿岑外結黨人報館主謀在歸政爲詞浸潤旣行乃借題以發之矣

札中所云某樞指鴻機大謀謂春煊大老謂奕劻則隱語也伯軒爲世續菊人爲徐世昌果泉爲誠勳蘇龔爲鄭孝胥張蓋張謇育公謂載振（字育周）武進謂盛宣懷

春煊四月十七日授兩廣總督與札中所敘十六日奕劻獨對事正相吻合（紹年十八日授度支部右侍郎十九日命毋庸到任仍直樞垣）至云

同班中或不甚穩蓋微示鴻機將去矣（世傳孝欽曾於鴻機獨對時甚露不滿奕劻之意鴻機因請解其機務俾保晚節孝欽領之鴻機門人汪康年聞其事旋外報載奕劻即將罷直消息孝欽怒鴻機洩漏奕劻調知於是鴻機被參罷斥矣此說頗盛傳也奕劻於鴻機罷後即自請罷直蓋試探之意雖懿旨慰留而命載灃入軍機以分其勢載灃分較親惟庸懦不能與抗衡耳）

方段芝貴暨奕劻父子之被彈也道路沸然多謂奕劻宜出軍機春煊宜代世凱督畿輔世凱所謂兄久有去志甚願大謀或武進來代云云蓋得意語亦痛定思痛之語耳盛宣懷與世凱交惡世凱對之亦甚有虞心也至謂大老心地厚道事理明白聲望遠著當今實無第二云云則慶袁交誼深固奕劻甘爲傀儡世凱利用之其作此言自無足怪趙啓霖輩直爲聲震一時而謂預爲布置羣伏響應云云亦見政敵口吻

春煊入覲時面懇開四川總督之缺並微示願留京之意孝欽即曰你的

事總好辦又指德宗而語春煊曰我常和皇上說當年若無岑春煊我母子安有今日遂授郵傳部尙書其承眷如是迨動於奕劻之危詞屏而遠之而猶有念舊之意春煊行至上海聞鴻禧出政府意頗遲迴因稱疾不遽赴鎮其後決仍蒞粵矣而開缺之論驟下蓋又被中傷也慶袁以春煊雖眷漸輕勢大衰而身膺兼圻重任巖疆開府勢猶足慮且東朝對之並未決絕宜更爲斬草除根之計據聞係遣其黨僞爲梁啓超（一說康有爲）與之同在上海時報館攝影（或謂卽端方承旨所爲一說蔡乃煌）由奕劻呈諸孝欽以爲佐驗孝欽果大恚遂罷春煊且謂彼負我我不負彼也

國聞週報又附錄林步隨此札跋文可資參證茲錄於次
西林之入都也面劾慶王貪黷詞甚激切臺官江春霖趙啓霖又先後抗章彈其父子而汪舍人康年主京報譏詆尤力士論譁然和之上亦頗爲之動一日慶王以疾乞假文慎承旨太后慨然謂奕劻年老設遂不起爾

試思誰可繼其任者文慎請依故事用近支宗親因舉醇王太后領焉此事爲慶王及袁督所聞袁慶素相結朝士趙炎以圖自貴者京津之間交午無虛日聞之大恐西林掌郵部未履任卽劾罷侍郎朱某到部以後又嚴汰冗濫旗員趙侍御彈貝子載振雖獲罪而載振卒不敢戀棧初北洋候補道段芝貴進女伶楊翠喜於載振穢德彰聞袁實陰主之遂得驟簡黑龍江巡撫文慎文直皆侃侃以爲不可而慶王已納其賂悍然不顧也詎意卒爲臺垣所論劾而罷若輩旣自危追求其故以西林素爲文慎所厚漢大臣中兩公皆得太后旨非兩公聯翩去位若輩不能安枕又以江侍御汪舍人爲文慎門人趙侍御爲邑子疑彈章必文慎授意於是密爲傾陷之謀以事報復首以文慎與西林意在復翻戊戌前案排去北洋謀歸政爲詞其詞危聳且依約附會頗有跡象最足中太后之忌文慎嘗自恃得君密請赦還康梁至於再三積前後事遂頗有疏疑之意矣是日慶王之獨對蓋卽密陳此說先去西林使復督粵文慎忠而忘危竟未之覺

也事後朝士始知之今觀袁與端手札中果有大老獨對遣出西林及某樞不穩之言並所進排斥北洋謀歸政之說亦具在焉不啻俯首自承此事本出密謀外間雖能揣知其情初無佐驗及見此函和盤托出遂成千古信讞矣

說者多云汪舍人洩漏文慎奏對之語以致禍其實當丁未春夏之交慶王眷已稍衰觀西林之留京載振之開缺朝士已微知之無待於洩漏此蓋若輩中傷之計已售持假某詞臣一疏撓暗通報館一事以爲發難之端耳文慎忠謹素著得君最專豈有倚信七年之久忽因漏一言而獲罪况文慎之與慶王不協上意亦非不知之耶某詞臣此疏出侍郎楊某手筆先欲賄臺臣上之皆憚清議無應者繼重賂某始得上焉其事宣傳輦轂士庶無不知者文慎罷相出都之日由部備專車朝士赴車站送行者甚衆而楊某亦與焉趨踰之際忽悚然却行數武見者愕然稱異云
袁督初求媚於文慎無所不至嘗自言當修門生之敬文慎拒之繼又請

爲昆弟交亦不納是時京師權貴家有婚喪輒由北洋公所委員供應帳
歛之費已成事例乙巳文慎爲次子授室援例以請復進賀儀八百金皆
謝却之袁旣絕意於結納不得不謀排擠矣

丙午議改官制袁入京主張最多全案幾皆其一手起草文慎與司核定
隱操可否之權袁亦知之曾密請先示意旨文慎陽爲推讓袁不疑也及
奏上竟用文慎言不用內閣總理制而令軍機大臣不兼部務於是鹿傳
霖榮慶鐵良徐世昌一日並罷文慎與慶王獨留袁大驚愕失所望而朝
列亦自此多側目不及一年遂不克安其位矣文慎與袁齟齬一在北洋
創辦印花稅一在北洋新兵歸陸軍部直轄而官制亦其一皆意在削袁
之權也七年之中雖未嘗大行其志而獻替實多清史稿本傳云持躬清
刻以儒臣驟登政地銳於任事頗得其實也

論年按先生設京報於京師意以爲害馬不去則良政治不得而建立故
對於奕劻搏擊最力固謂巨憝旣去而依之以爲奧援者將無所恃以藏

身庶幾朝列清明時局猶有可爲也不意後來適得其反奕劻之祿位既自此愈固無人敢與爲敵袁世凱之勢力亦自此愈恣橫大有舉天下莫余毒之意時事固已無可言而先生之希望亦遂無絲毫之存在矣此事關係至巨故特詳敘其始末并援引國聞週報所載以爲佐證

是時有識之士咸爲京報危且爲先生懼然先生初不爲所懼時則奕劻諸人方嗾使其所謂機關報者顛倒是非大肆其邪說以與先生爲難其言曰政界諸公餽儀物贈婢妾不過個人交際之常何爲紛紛論說攻訐個人之私事至再至三而不憚煩也先生則作論以斥之曰報施者個人交際之常然卽以個人而對於社會亦有報施之道政界諸公乃以己之祿位爲在上者之私以施己卽不得不私以報在上者利其私以報也於是不問其職守之盡不盡而惟較其所報之厚不厚在下者旣識其用意之所在於是先圖報而後望施使其所施之從而加厚遂致國家之祿位成爲報施之品物社會公共之政府成爲個人交際之私界矣夫人未有不好利者也一人倡之

而所獲甚厚則必有十百千萬人焉以則效之且必後勝於前以博上之所歡此優於彼以投上之所好千方百計以搜羅之乘間投隙以獻納之金銀也珍寶也均可以儀物概之美妓也女伶也均可以婢妾概之而所費之資亦層遞而加增始則一獻納僅數千百金焉已而數十萬金矣然試問此餽贈之資從何而出乎則曰舉債從何而償乎則曰得官得官之後應得之祿入必不足以取償也則惟有虧蝕國家之帑項敲吸小民之脂膏耳且近更有舉及外債者矣外債之取償必許以特別之權利是直賣國耳則其貽禍於社會豈淺鮮哉即曰或有斥己財以爲此者然投本必計利吾決其效果必與舉債者等

至就收受者一方面言之似專係個人之私事矣然既收受之則始也不能問其能勝職守與否繼也不得問其能盡職守與否終也明知其放棄職守甚至貪贓罔法亦必設法包庇以留彼我餘地是餽贈者之貽禍於社會皆收受者之有以縱之焉且即謂無損於社會而就個人私德言之則政界諸

公亦不得有餽贈收受之行爲焉夫既投身政界則皆有執行政法以治人之權者也治人者必先自治治人而不自治不但無以服受治者之心且恐其識力瞽亂倒行逆施而有所不顧故非政界人而有私德之失則實爲個人之關係報章可不必干涉政界諸公而有私德之失則已爲社會之關係報章萬不能不爲糾正以其與社會有間接之利害不得混合者然亦不能割分焉按之法律有個人得爲之事而爲政界諸公所不得爲者職是故耳卽就自由而論個人未入社會則可爲適意之自由既入社會卽當爲守法之自由守法之自由而可以國家祿位爲人已報施竟與與受同科之定律顯相違背也哉矧政界諸公既有執行政法之權必先有辨明法律之識知法犯法律有明訓故一有餽贈收受之事臺諫必具摺揭參朝廷必委人查辦而犯法者必運動查辦之人爲之彌縫掩覆如予所言則竟可愬置而不問直認而不辭焉用此紛紛爲乃必使報章於此絕口不道方稱爲完美則報德何在報識何在監督政府者何在謀社會公益者何在鄙人不敏所不

敢知己（下略）節錄光緒三十三年五月初五日京報

又論政界之趨勢謂社會當舍私意持公論其言曰（上略）今之層層焉輦感相告以政界風潮爲言者其果出之何意乎爲其所黨耶憫其見敗耶爲一己地位之變動耶爲政界運動之易方耶吾甚歎吾國人對此往往捨是非得失之正而本於一己之好惡或由於一人之利害斷言之曰非爲己之私卽爲人之私耳夫既已私矣則必造作種種言說以簧鼓上下之人心使朝廷之賞罰社會之毀譽皆失其正而後快於厥心慷慨直陳者可謂之密承意旨立身爲國者可謂之自謀優地甚至不斥宵小之乘機竊位而反斥據實糾劾者爲紊亂國是不斥奸蠹之壞法亂制而反指舉直措枉者爲用舍靡定不特形之口舌也且有報章爲發表焉欺朝廷欺社會而社會於此亦大率吠影吠聲各於其黨各從所好於是一事而論者且二三其說焉嗚呼如是而欲定立憲之基礎得乎

吾故謂政界趨勢之所定關於朝廷者半關於社會者亦半吾甚願繼自今

吾社會中有志於是者先舍其利害之私繼舍其意見之私終則舍其好惡之私而一切朋友情誼之私皆不與焉宗旨正矣則博其聽採精其審察公其評判然後慮其方法立憲之基礎其在是乎往者已矣吾不能不冀夫來者節錄光緒三十三年五月初十日京報

又作論以直斥某報曰（上略）報者監督政府者也監督社會者也其立志至尊其處地至崇其握權至高其力之所至至普遍迅疾雖然報館則獨可無監督乎報館而無監督則凡姦慝僉壬皆得借以濟其所欲將以其傾邪不正之言誣惑社會簧鼓人心不特此也又將借社會之力以成己之所志而去己之所忌則報之爲物乃反以禍人家國矣

國家何謂治何謂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是之謂治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是之謂亂有道之時是非明公私辨人無回曲直道常存邪枉之言不足以惑衆不敢肆然出諸口不敢宣諸大庭有敢於冒不韙者將爲社會所排斥不得齒於士君子之列無道之時則反是其最甚者蕤言敢公然布於衆而一

時所謂正直人者反切切私語於室中其區別乃判然若是

今日之事亦可戚之甚矣處監督政府監督社會之重任輒明目張膽敢爲回邪之說指鹿爲馬反黑爲白以大亂萬衆之聽聞方且磨牙礪爪鳴其得意魑魅現白日而豺虎號通衢務使人心中剷除是非二字然後快蓋其陰有所倚而亦揣無人敢爲反對故如是也

嗚呼曩然孤立於羣枉之中而欲厲其百折不回之氣矢其至死不變之心使是非正而公私辨以徐伸其作民氣振民心定民志之大願其何以自存立乎嗚呼是在不死之人心是在長伸之士氣節錄光緒三十三年五月十一日京報

右文數篇陸續發表後仇視京報者乃愈甚必欲傾覆之而後快先生亦知其然故有上下震怒誣謗繁興傾危之士方欲以術中而去之而僉壬劾奏大臣亦輒用此爲說之語（全文見前第五頁）然終不以是自餒發言伉直如故七月十七日外城巡警總廳忽以一紙公文勒令停閉文中亦不言其

理由但言奉民政部諭京報館著於本月十八日起停止出版云云於是京報遂告終矣海內志士咸爲悼歎梁星海君時在湖北作書唁先生有髮指皆裂心傷涕零之語則當日正人之重視此報蓋可知也

先生是時於中外散法營利諸人亦列舉其非抨擊不少寬令可考見者如曰論粵督限制報館如曰論駐使固請仍用舊制之非如曰論札派黃開文爲東三省森林總辦事如曰敬問東三省借外債四千萬之理由是數篇者皆足使被論諸鉅公切齒腐心不已或有以惡直醜正實繁有徒爲先生諷者先生悉不之顧此亦京報早被傾覆不能持久之一端也

是年五月皖撫恩銘被人刺死先生蓋甚不以爲然作論以非之其文如次取不適之事不深慮其難貿貿然此勸彼勉以爲有如是之事則國頓興否則亡嗚呼是何所見而遽操如是之論歟吾國政府闇於時勢鈍於機宜拙於應付吾民之起爭之爭之不得而固爭之宜也若夫出於暴動成於流血甘爲戎首而使亂機由是而發禍患由是而滋且也無有要求之目的無有

讎殺之主名若曰是有權者是有責者吾殺之則足以震動全局且以成己之名是其所爲有如歐洲無政府黨者徒亂秩序擾治安是在歐洲且不可而吾國少年欣欣然慕之前日遂演此慘劇於皖省嗚呼吾國在位之人方病疲軟畏葸矜而導之強而就之猶可也急言怖之則反而却走深閉固拒而不敢復與天下有志之士通問訊則必愈隔絕愈廢弛愈衰頹而國事愈無可希冀自戊戌以來朝廷之於國民方近而遽遠欲前而忽卻者屢矣而考其故則大率由新黨急於自用不肯稍忍須臾引之過甚而遂至相絕嗚呼吾國所處之地至危而可如是歟（中略）且如是則上下愈相疑疑則上下不敢用度外之人行度外之事探度外之策必至人才無一登用新政無一舉行上下坐以待亡而莫或拯之也嗚呼是豈爲之者所及料歟是不明於中外異情彼此異宜而貿然爲之以召禍於當時遺憾於後世如是亦何爲歟節錄光緒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京報

先生自始卽提倡遊學日本之說其論政治亦時時以效法日本爲言蓋以

爲日本相去較近本爲同文之國往彼就學自屬便利且日本以變法而自強尤爲吾國所宜取法也故時咸以先生爲親日派然先生於中日之交涉凡有損於中國者必隨事指摘不稍寬假如曰論日本要求在奉吉內地雜居之誤如曰日本公使覆外務部言撫順煤礦事駁議如曰論日本僧人至中國傳教之非固於中日交涉甚有關係之文字也

論年按京報創始於是年二月十五日迄於七月十八日始終僅五閱月然先生於此報用力至劬且影響亦至鉅故特爲詳記之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 西曆一千九百〇八年

七月諭飭查禁政聞社事辦社員八月憲政編查館資政院奏呈憲法大綱又奏呈議院未開前途逐年籌備事宜清單十月帝崩 慈禧太后崩 授醇親王載灃爲攝政王以醇親王之

先生年四十九歲在上海主持中外日報事是年夏江蘇新兵有在崑山夏駕橋捉賭鎗斃平民之事事後地方紳士二三十人具呈爲新兵辨誣中有前山東沂州府知府丁立鈞然先生固與丁君相識稔知其逝世已久遂於

報端發其覆未幾有電致報館謂爲丁之兄立盞之誤然人名容可誤書顧以逝者之頭銜加諸生人則實爲曠古奇聞未幾而丁立盞有親筆信致報館則謂鄉居多年從不聞外事新兵捉賭事固不知夏駕橋在何處亦不知更無列名公呈疊發電報之舉云先生更於報端發其覆以爲丁君之名既出於假託則他人之名能否免於假託殆不言可知而新軍之鎗斃平民應否予以辨護亦不言可知而主持新軍者遂怒矣至六月有某君以論稿投報館題爲金陵十日記極言南京軍政警政之腐敗某君固先生所素稔其文亦剴切動人先生遂援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之例爲之刊於報端於是南京軍界警界咸大怒遂激怒江督端午橋制軍方電致蘇松太道蔡伯浩觀察乃盛氣詰責蔡君與先生本舊交且於報館亦向有股分至是乃以股東及行政長官之資格手具一稿屬曾敬貽君交與先生屬爲照式繕寫其稿約分三款一承認前所登之論說實係錯誤二此後報中不得有譏評南北洋之論說三報中記事如有損及南北洋之處須先將稿交彼閱看先生

堅不允曰此腕可斷此稿不能照繕也紛紜許久蔡乃屬會君向先生聲言欲卽飭租界會審委員將報館發封並以已用印之公文相示繼又言欲先生將報館讓出交彼派人辦理先生不得已遂於七月中旬將報館讓出於是竭羣策羣力辛苦支持幾及十年之報館遂於此終了矣蔡自攫得報館後接辦者非其人成一非官非商之報銷數遂一落千丈敷衍三年至辛亥年終遂停版

宣統元年己酉 西曆一千九百〇九年

二月降諭明白宣示一定實行預備立憲維新圖治之宗旨山徐用儀特設各省清理財政監理官三月諭將庚子年被罪之宗立山徐用儀許景澄聯元袁鏡予蓋五月開復翁同龢原官七月與日本訂立吉長奉海陸軍大元帥未親政前由攝政王代理七月與日本訂立吉長鐵路借款合同又訂立安奉鐵路合同又訂立東三省五案條款願和國入品茹副承麟總教自盡預備建疏上攝政王九月各省諮議局開幕其產鹽省分各督撫均撥為會辦鹽政大臣行鹽省分各督撫均兼會辦鹽政大臣會奉諭不准諮議局議員呈請速開國會奉諭不准

先生年五十歲某月與湖北王侃叔君 慕陶 合力創設海外通訊社先生在

京主其事其歐洲方面之事則王君主之（時在比國使署）

前年按吾國自海通後從無向各國宣傳之舉亦不知有所謂宣傳與各國報館並鮮有聯絡故各國報紙所載中國之事非得諸教士之通函即採自各類人之報告於吾國例多醜辭一旦有事發生無論大小他人之騰布於各國者若宣言若電訊率皆直彼而曲我是彼而非我而我乃無所憑藉以宣布其實在情形是他人有喉舌而我無喉舌也事實上之失敗固不待言即欲得輿論之扶助亦不可得先生深悉其癥結謂當力挽其弊王君亦甚表同情於是有海外通訊社之設凡朝中政治國際交涉之應向國外宣布及申說者率由先生具稿寄與王君最重者即發電相告王君得訊即轉達各國報社亦深得各報社之重視爭相登載暗中獲益實非淺鮮茲將先生致各督撫之公函照錄于下藉可見此事之原委竊維各國辦理外交所以能應變不窮鮮有敗事者非特其見識之遠制裁之精佈置之密也於各種方面尤必布設機關既以考察各國之趨向亦使

本國與他國交涉之事先以其事實宣之於各國使各國瞭然於兩國是非曲直之所在如此則萬一事有變動於各國剖斷上猶可佔一勝着而我亦有執以辨白之根據其法或託之本國之報或託之他國著名之報要以能使多人信服爲主我國初未計及於此故遇交涉之事各國無有知其真相者或反據反對者之報告以爲評論於是有我直而人以爲曲我是而人以爲非卽各國報章載我國政務大率道聽塗說甚且肆意誣讒今年有比國使館隨員王君慕陶創設通信社於北京通信社者亦歐洲報館之一類而實握各報之樞機大率社中不自出報而專探重要消息售之於各報既得信用則各報卽據以登載吾國於歐洲無發布消息之地各報館遇有疑難之事亦苦無從研究故王君此事大爲報界所歡迎開辦不久卽已風行俄美兩國之大報館且逐日據以發電前者口口路事起初時口口人撰一論以英法德等文譯登於各國報章各國人專看一面之詞謂我國不依條約口口不得已用強橫手段咸直口而曲我逮王君得此事實情復撰一文辨

正令社中所延英法德各主筆譯成各國文字送
輿論始有知口之恃強無理者各報著論警議口
社專爲外交而設從前各省有事各國報章往往
行登報致反爲他人所先甚至曲直倒置茲特託
事如貴省遇有交涉事件敢請於事起時卽飭所
卽當隨時轉達北京本社至如何交涉如何結束
真倘遇重要之件函寄萬恐不及卽請發電詳示
庶得佔先登報此係爲便利交涉起見特行函
盼

附錄王君說帖 竊維縱橫捭闔爲外交惟一
古代則舌辯之士間諜之使今復重之以報館
此種機關則以上二者將無所施其技徵諸各
去歲德法在加沙白郎加之交涉德政府先宣

德之各報法報卽從而駁斥之德報再爲辯論法報復加駁議彼此相持甚久兩國政府尙未直接交涉也迨法政府接受德政府之公文時則已與德報先時所發表者詞意略加改易蓋兩面皆洞悉其心理及意見詳審利害以爲迎拒困難之點自易解決且政府與政府間不至大傷感情並可於同時各出其手段爲各方面之運動以民氣爲後盾以與國爲聲援離間其同盟借助於輿論凡此種種皆非有報館及通信社爲機關雖全智全能之人無從着手也中國報館對於政府無絲毫之助力向與各國旣無交通則於外交無能爲役固其所也此固由於辦報者之幼稚而漢文艱深譯讀不易又實爲最大之原因故無論以如何之民氣如何之議論絕不能於世界有所影響論者亦知辦西文之報爲不可緩矣然以東方人談歐美事鮮能得其真相卽借材於旅東之歐美人相離太遠仍多隔膜世界大勢瞬息萬變固非日與接觸不能得其情僞措詞鮮能得當且購閱者僅旅居中國之歐美人爲數有限於大勢毫無關係將謂設

西文報館於歐陸乎以歐美報紙之發達東方人驟辦一報決難與之相競銷路不廣勢力卽微所費旣鉅收效極寡且萬難於同時徧設報館於英俄法德各國偏重一方卽使得力亦不足爲全局之運動查歐美日本於報館外有所謂通信社者率皆政黨中人所組織故能與政府及政治家密切消息亦最靈通而確實各報皆恃通信社爲新聞之機關政黨亦卽持此以操縱各報英之路透電報法之哈瓦司電報德之俄爾佛電報俄之聖彼得堡電報本國政府皆有絕大之補助費其用意可知此外有專就一特別地方通信者如德人之非洲通信社英法報皆採用之奧人之近東通信社歐美報皆採用之蓋各報於遠方情事探訪旣難其人電費爲數又鉅決難與專門之通信社爭勝其不得不借用者勢也近時全歐於東方之中國日本尤爲注意然尙未聞有通信社之組織則以中日兩國文字語言歐人視爲畏途且其新聞探訪不易非與兩國之政府及政治中人接洽深密不能得其端緒故遲遲而有所待耳此時正爲絕好

機會今不速圖必爲日本占其先著否則歐美人亦終必圖之機關爲他人所把持後此雖欲設法不可得矣其自抵歐以來卽假中國各報全歐通信員之名義與美法德俄奧意荷比西班牙瑞士等國之大報往還數年之間已徧識各國之政黨及報館重要人物於此中之窺窺各國之機關政黨之派別邦交之離合皆能深知其故今年閏月始以私人出面創辦遠東通信社於比利時京城漸次推及倫敦巴黎柏林聖彼得堡維也納海牙等處所有開辦經費均係自行籌集並由前出使大臣李盛鐸及南北洋東三省總督暗中資助迄今成立已八閱月頗能得歐洲各報之信用計與交通之大報已不下九百餘家近來歐人議論對於中國情形誤會之處漸少如前此澳門劃界之交涉哈爾濱之交涉南滿洲鐵路之交涉皆能發抒公論不似前此之毫無邊際一聽旅居中國歐人偏執捏造最近口口口口交涉口口問題交涉均能轉移全歐輿論爲我左袒口口真相全露輿論不容因而退讓則言論之勢力可想見矣頃已由外

務部密奏存案並允津貼經費四分之一惟此事於有交涉省分關係亦大倘能得各省協助並與外務部聯絡一氣暗中主持指示一切則於外交上必得效其涓埃之助卽於辦理諸新政亦均有裨益也茲將用意所在及效能所及者謹縷晰陳之一世界強國多在歐洲故外交之重心亦在歐洲日美偏處一隅雖稱富強亦不足以左右全局則欲設置外交機關自以歐陸爲最亟比利時京城居歐陸之中心又爲完全之局外中立國各國報館重要訪員國事偵探萃集於此誠以探英法俄德之秘密惟此地爲適中亦惟此地爲最便近年各種公會率開於荷比瑞士境內蓋各國皆已默認此三中立國爲國際盤旋之中心矣二在東亞之獨立國惟中國與日本歐美欲保東亞利益或擴張其勢力範圍必於二國之中連合其一惟既與日本連合則對於中國必成反對既與中國連合則對於日本必成反對此爲勢所必至年來歐美重視日本雖以兩次戰勝亦其各報運動吹噓之力故日本於各強國幾無一不有協商或同盟者也

然歐人忌日袒中者甚多使吾苟有機關傳遞各種新聞漸次設法巧爲抑揚未始不可稍爲轉移因時乘便爲約縱連橫之計則不至孤立於世界矣三英法德俄論中國事多至失實非彼妄爲嘲詈實亦未知底蘊情形隔膜故爲此影響之談耳倘在歐有一機關時與辨論於理論上亦可挽回不少或卽在其本報俾其更正或運動與彼反對之報以駁詰之最後俟通信社勢力擴張聲譽大起之時再由通信社出一法文報專爲政府發布意見及譯載致各國之公文是亦不難追蹤於歐洲各國用報作外交之機關也且通信社既有聲望則此法文報亦相隨而起與毫無根據冒昧辦一西文報者正未可同日而語且法文爲全歐外交通用之文字尤爲事簡而功倍故不必徧用各種文字也四中國各報反對政府其最足以挑激民間浮論者惟於外交方面爲最易使政府運動報館則費力而無效蓋報受運動則失價值且其言論無論如何有理民間亦不信也若示意由歐洲通信社函告則其原委措詞自易詳細剖晰誤解自絕

各報不得不登載民間不得不信任政府無壓抑言論之名無運動報館之嫌而收解釋疏通之實效矣五既有通信社之機關則研攷各國外交上之大勢偵探各國外交上之秘密均易從事其重要緊急者則用電報其普通浮泛者則用函稟隨時隨地由通信社報告知己知彼因應較易爲力各國外部於此項秘密費銷耗至大有通信社則此項費用可省而收效相同矣六在外交以外者亦可得報告之益如關於軍事則各國作戰之計劃及其預備之方策改良發明之意見日異而歲不同至宜留意關於財政則各國都城銀根之漲落國債利息之上下財用之盈絀稅則之增減尤爲整理財政所必須者有通信社爲機關亦可隨時分類報告以爲兵財二者之參攷矧現當百廢俱舉力行新政之時所需調查事件必較往日爲繁倘事事派員攷察糜費何可勝計有一常川駐歐之機關則情形熟悉聞見廣博有事飭其調查必能稟報詳明以上皆就其大者著者言之至於無形之利用潛隱之勢力又非筆墨所能盡也總之無事

之時可以得報告調查之益有事之時可以爲折衝禦侮之助一舉而數善備計蓋莫便於此可否仰懇派人接洽函電往還暗中主持一切則言論記載有關係者庶不至有所歧誤惟辦法仍以私人出面即使將來與他國有抵觸之處亦不至牽及政府(下略)

茲又將王君迭次致先生書摘錄數通如左藉可略見辦理之一斑

宣統元年 月 日來書(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到)遠東通訊社現重新組織刻已就緒局勢較前略爲擴張交通亦更靈活於俄則離日交於英則說以利益於德則誘其野心於美則激以榮譽皆分道設法有效與否雖不敢定然於日本在歐之外交必有所牽制亦未始無涓埃之助

此次西藏事外部有電來通訊社爲發表輿論甚贊許中國尤以派兵一節爲外交上之勝利

宣統二年二月十八日來書 日來因西藏事函電甚忙輿論上大得助力 開平礦事當擇要宣布

同年西曆五月十一日來書 遠東社極發達信用亦日見堅固現方擬創辦一法文雜誌當愈增言論之勢力此時譬之有外交而無甲兵終不痛快也 英王薨後英政治更動搖愛爾蘭黨勢力最大可以左右兩黨之間彼黨最反對日英同盟者也遠東社交通愛爾蘭黨之報最多此次可以利用矣 法人現發起一最大日報每日出十六版當爲全歐第一大報其中有一版專記遠東事陶欲與之聯合而以遠東社記者握其記事權將來可望爲完全之機關也

同年西曆五月十一日致熊秉三書 遠東社在歐方大發達勢力倍張歐美各報登載中國事件幾十倍於前最近西藏問題粵漢借款問題錦瓊借款問題東三省日俄問題湖南饑民問題頗收輿論之助

同年 月 日來書 (七月初十日到)前日英巴黎時報訪函毀詆中國太甚屢次與之辯論卒得其著論謝過然其語外仍含微諷此吾本有可議諱之不能也 巴黎時報在歐陸之聲價實重於太晤士得其篇

首之論文至不容易此次得其標題勢力大增轉輾抄傳徧於歐陸

同年西曆七月二十四日來書 今歲萬國雜誌公會開於比都各國皆

有代表到會陶因法文雜誌及通訊社關係本為其中會員後復蒙派為

國家代表到會後會長提議請組織一中國新聞常會以便接洽陶即以

通訊社各友及法文雜誌各主筆組成而以兄及朱季貞黃遠庸陳冷血

四人介紹入會 此會成立後可以與萬國記者接洽歐美大國無論矣

如土耳其波斯以及南美各小國均有人到會此會分雜誌記者及日報

記者二部今日為雜誌記者集議下星期則日報記者集議也

附錄熊秉三君致先生書 遠東通信社事王侃叔曾以相託弟以彼之

機關太少難望敏活乃函請四川廣東湖北吉林黑龍江浙江各省督撫

資助得復函已允每年津貼款項既有所恃乃設上海奉天等處通信社

以與歐洲相接聞北京係我公辦理通信社事未悉經費果有若干如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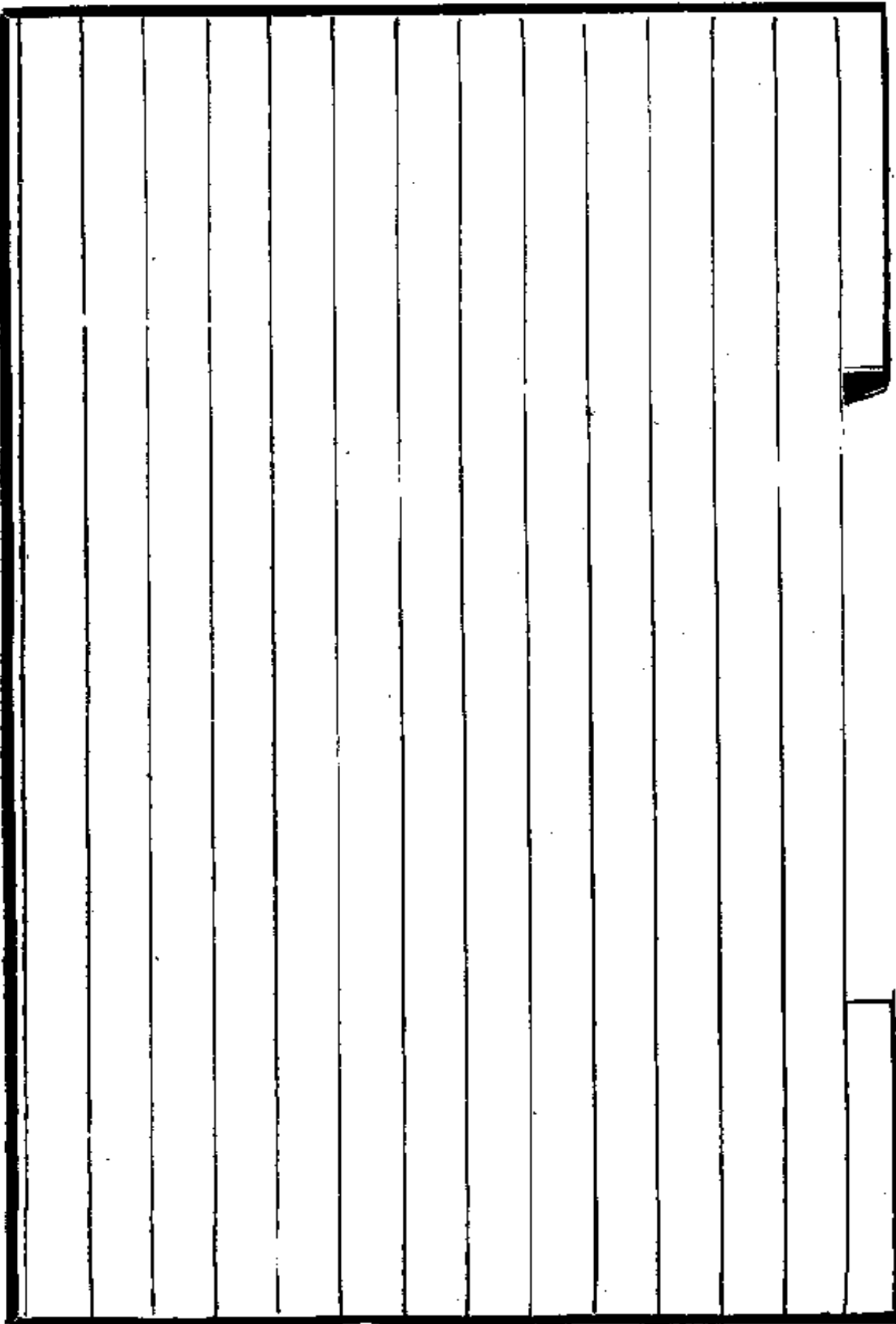
不足弟可撥助乞將尊處情況迅速見示并擬一預算經費以便設法撥

濟此後各處通信社統一章程尙望擬一詳章上海業經派員承辦奉天亦在議設茲將草擬簡章呈閱弟事太忙無暇及此所以求我公等切實籌畫弟力所能及無不效勞也

齡年

又按海外通信社之組織始於何時無可稽考觀王君宣統元年

月日來書有遠東通信社現重新組織之語當創始於宣元以前矣大約至三年因經費無着遂即停辦



汪穰卿先生傳記卷五 年譜四

弟 詒 年 纂 輯

宣統二年庚戌 西曆一千九百十年

正月西藏邊疆喇嘛乘夜出奔降論革去喇嘛名號 廣東新軍肇事

與官兵大戰槍斃百餘人陣亡十餘人餘衆悉解散 二月汪兆銘謀

堂審攝政王未成被獲 三月湖南省城城民滋事焚毀巡撫衙門及教

路總理楊壽椿奉諭革職不准于預路事 八月因各省督撫電請速頒

憲法組織內閣開設議院又各省諮議局均呈請速開國會特降旨改

設一月設立海軍部置大臣副大臣各一員 十二月英俄裁撤陸軍部尙書侍郎

先生年五十一歲十月設芻言報于京師是報月出六紙撰著編輯校對發

行皆一人任之時先生患膈疾已久或勸其勿自苦先生笑謝之曰吾卽以

是爲療疾之藥耳茲將是報第一期之小引附錄如次藉可知先生創刊是

報之深意

閉戶養病胸歷年歲耳目所觸時復刺心欲吐之耶於事何敢欲嘿之耶於

心何忍姑藉小紙抒我寸衷名曰芻言義同獻曝深愧析薪之無力差異銜碑之不語若夫知我罪我吾寧恤焉

例言 一本報義取詢於芻蕘之意名曰芻言報 一本報以評論及記載舊聞供人研究爲主不以登載新聞爲職志 一本報間亦將前數日各報所登最重要及最刺心目之事摘要登載以資警告其新聞情節爲各報漏登者間爲補入 一本報每期報紙分爲八小葉又分爲內編外編內編之目有諮告鍼詰評論辨說記載研究皆關涉時事者也外編之目有調查雜錄事案文件掌故雜考證則或不盡關時事矣破碎支離大雅諒諸 一本報不登告白然如有人以家刻私刻書籍無論舊書及新編譯之本又無論叢書單行及刻板石印排印並不論賣品非賣品均可送登告白惟官局商家所印則不在此列 一我國固有及新出之天然品製造品各省陳列略見一斑惟各處苦未盡知茲本報定一例如有以物品及價值函請登報者卽當送登告白不取分文惟物以合銷爲貴價以實在爲貴至望鑒及爲荷

以上兩條所載如將來彙訂成書時仍編於後以廣流傳 一本報因近來各報立論或有失之偏宕之處亦有但言此一面而未言彼一面者又有因外交及種種因由當時未便揭載日後亦未及補正者然各地研究之人或因而有誤會甚至滯於聞見而智識不能增長心思不能圓活殊於實際有害故時因管見所及隨事說明或併爲糾正竊不自揆敢附爭友之列閱者諒之 一閱報諸君如有時論或以平日有關政治社會之事見貺則敝報極所盼望蓋敝報雖期疏而紙小然將來必將逐期所出之報彙訂而爲書故記載頗有關係也 一本報爲事既簡需費無多故並無籌款之事亦決不以報之名義與人通函特爲聲明 一世界之事變無窮一人之精力有限議論既難免舛誤記載尤不無失實大雅君子匡所不逮則幸甚矣

論年按先生發行芻言報其眼光至爲遠大其言論初不爲一時而發而於朝野上下各方面則固有深切之警覺與糾正彼時清廷稅政若不恤人言造成皇族內閣也若政以賄成公然以官爲市也若大借外債不顧

其後也先生固已隨事指摘不稍隱諱矣彼時士大夫又有一種流行之風氣對於外人率主張用強硬政策也又由於至深且久之習慣不尙氣節不重廉恥也又有如學生不受管束也軍隊不服從紀律也先生尤訟言攻之不遺餘力至若關於民德之問題關於民生之問題則尤至再至三反覆討論實爲立國根本所關千古不磨之文字矣上列諸論已編入遺著中顧流傳猶未廣擬更擷其精粹勒爲一編公諸當世垂諸永久焉

論年 又按當時章一山君復致書先生云現今一班輿論係隨報紙爲轉移京朝大老又以報料爲經濟自責報初出而所聞議論中有平正通達按切時勢者察其根據所在皆出貴報故望貴報多銷一分則我國多一分公論亦挽回世變之要也

又嚴又陵君書云芻言報出讀其議論如渴得水如癢得搔果社會尙有一隙之明得賢者苦口藥言略以挽頽波制狂吠則真四萬萬黃人之福

耳(中略)速觀足下言論則朝陽鳴鳳出諸羸病之夫毅然與怒潮惡風相抵拒又心平氣閒犁然意盡故不覺面發怍而首至地耳

又林萬里君書云近今言論界較之從前祇見其退化既不能造健全之輿論反隨不健全輿論之後相與附和雷同只思博人歡迎推已銷路而是非之真從未顧及報館記者既無經驗之可言又無學識之足錄其迎合社會心理揣摩社會風氣無往而不用其滑以此而言辦報誠至可哀矣大報獨闢蹊徑爲全國報界之明燈時對同業下其棒喝下走嘗謂世界有專制之政體則有盧騷孟德斯鳩以倒之今大報可謂報界之盧孟矣(下略)輿論獨無盧騷孟德斯鳩以倒之今大報可謂報界之盧孟矣(下略)觀以上三書則芻言報之價值略可知矣

宣統三年辛亥 西曆一千九百十一年

三月署廣州將軍孚琦被革職槍斃 廣州華黨毒擊督署死者數十人總督張鳴岐辭免 四月頒布內閣官制 宣布幹路國有政策論
飭度支部傳兩江總督擬收回商辦幹路辦法以端方充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 訂立粵漢川漢兩路四國銀行借款合同 五月湖南

川反抗幹路國有政策并聲明湘路力能自辦不甘借債降旨不准會力
 陳親貴不宜充內閣總理置不省六月直隸諸議局復力申前議請
 另行組織內閣降旨黜陟百司係君上大權議員不得干預閱六月
 廣東水師提督李準被革黨槍傷之以七月川民續開保路大會川督
 拘諸議局局長蒲殿俊多人將殺之以示儆川民萬餘人赴督署請
 釋放被毒斃數十人川省本城及鄰縣民團數萬人圍聚城外電飭川
 督趙爾豐分別勦辦並嚴飭新舊各軍及時撲滅又飭端方帶隊入川
 務須申明紀律並飭沿途曉示居民起用岑春煊前赴四川會同辦
 理勦撫事宜八月湖北革命軍起事推黎元洪為都督起用袁世
 凱為湖廣總督以岑春煊為四川總督九月廣州將軍鳳山被革黨
 毒斃資政院劾奏郵傳部大臣咸宜懷建法侵權激生變亂降旨咸
 宜革職永不敘用以袁世凱為欽差大臣統制各路軍隊不再以親
 罪已取消內閣暫行章程俟簡賢得人即命組織完全內閣不再以親
 貴充國務大臣既往論開黨禁自戊戌以來因政變獲咎及犯政治革命
 嫌疑者悉裁其既往論開黨禁自戊戌以來因政變獲咎及犯政治革命
 舉各部大臣十月署領川督憲法信條擇期宣誓袁世凱內閣成立推
 王辭職十一月諭勉期召集臨時國會公決政體民軍代表在上海開
 議和局

為臨時
大總統

先生年五十二歲是年清廷有更改中外官制設立責任內閣之舉先生亦
 甚注意其事故芻言報中言之不已又再三言之至于今日尙可見此舉之

甚有關繫也特爲擇錄數則如次

凡變法必須具決撒手段方可有成若敷衍此又周旋彼雖萬年不能變矣
今欲立責任內閣而三人駢然並列欲以內閣統各部而各部仍欲直接奏
事欲使各省直隸內閣而各督撫不欲失向來之威權清理財政則但能略
減成數而冗費冗員不肯用辣手淘汰如此爲之亦何貴變法歟見宣統三
年四月初一日芻言報

今年吾國最重要之事其在改定官制歟此事範圍至大內容至複雜非一
時所能盡惟最要者則在中央集權及各省分治之說也太偏於中央集權
則勢必不能舉且各省權力頓減督撫之氣概纔如道府不足鎮壓一切於
內政外交有無數窒礙之處太偏於各省分治必至省自爲政各不相顧且
漸成藩鎮之狀態故欲斟酌二者之間有其利而去其害方足鞏固吾國之
新基礎也見宣統三年正月初六日芻言報

今者改新官制內閣之於各部中央之於各省督撫之於各司之權限皆極

困難問題也前二者人皆知之其後一事則人或未知者蓋不使督撫得干預各司之事則一切呼應不靈且亦無以統率各司塊然居其上若綴旒然若各司之事而皆稟命於督撫則各司適爲督撫指揮之人與舊日司道之於督撫何異且如是則各司皆無權而仍須擔承責任則事必不行此事亦極宜斟酌也見宣統三年二月十一日芻言報

內閣總理大臣者卽相也古則宰相之職至重且必以一人肩之春秋時列國必有相（中略）政事得失咸相任其責國之安危榮辱咸相肩其任秦漢以後君或下侵相之權又或引詞臣小臣以奪相權又或以外戚閹宦而爭相權惟至本朝則一切皆皇上親理軍機但如書記官近數十年來雖亦有須參預之處然弄權則有餘執權則不足遂致以堂堂大國而規模反不如春秋之小國甚可歎也

至若親貴不得干預政事其說則明著於中庸所載孔子對哀公語矣孔子言治道莫備於對哀公之言九經九經一修身二尊賢三親親而言親親之

事不過曰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絕不言假以事權蓋親親之道不過如是而止必不能以要職重權煩之致反於親親之道有礙聖人之言固推行百世而無弊者也何今竟併此忘之歟見宣統三年四月二十一日芻言報

吾國二千年獨立於世界古昔聖哲垂訓立教所以植國基限君權者其事至多卽如古人有言曰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此語之範圍君上至矣故天位天祿皆與天下共之無能自私也自古及今無有言權要之官專歸皇族握把者縱有一二破格爲之然上之則不能垂爲法制下之則不能著爲學說隋文帝怒楊素曰我是五兒父若如公意何不別置天子兒律以周公之爲人尙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以是觀之皇子與庶民蓋齊等也而頃者忽以大權屬之貴族此何說以自解乎見宣統三年五月十一日芻言報

專制改爲立憲頭緒千萬大要必爲改良政法也然以吾觀之則更遜於前何則從前軍機中無親貴也夫軍機大臣不過備顧問宣詔令才抵一書記

長而親貴尙不得爲之今之責任內閣則古之相也而乃以親貴爲之何敢
從前各省兵事屬提鎮財政吏治屬之藩司刑名屬之臬司學務屬之學政
雖機關未盡合宜然督撫僅能總其事而不能有其權（中略）今中央集權
之說悉以此諸權收歸於部於疆臣固多不便且有於勢實不可者而如疆
臣之意則直欲併兵權財權及各種權而有之是直如列國矣各國聯邦尙
未有如是者節宣調劑吾甚望諸定外官制者見宣統三年六月十六日劄

言報

向之病舊法也曰凡國之政法當由中央直達於各省之有司故一氣貫注
一國如一身也吾國則不然凡事由縣達諸府由府達道由道達省之督撫
司道層層節制而成足以相牽制至中央有命令則下督撫以遞及州縣而
咸可阻閣且從前之制各司由朝廷特簡其不職被劾朝廷或派人查辦不
必盡如其言也而督撫有大過惡各司可聯名劾之故督撫於諸司無全權
而兵權則尤輕以有提鎮也今聞新外官制各司全轄於督撫如屬吏隨時

可劾罷每省四面有四道道之待屬官與督撫之待各司同其下爲縣縣之於屬吏亦同於督撫道如此則督撫提挈一省之權蓋與一國無異較之從前之督撫殆有甚焉其於行政之道果有合歟其於中外相維之故果無弊歟敢以質之議官制者見宣統三年六月二十一日芻言報

詒年按彼時宣統冲齡踐阼醇親王以天子之父膺監國之任初無弘濟艱難之略三數親貴乘機竊位盤踞要職造成皇族內閣其行事則方假借立憲之美名以塗飾天下之耳目先生危之久矣故迭論之如此

今有一事至要至切近而又至易非若定官制立責任內閣頒新刑律開國會之煩難也是何也則凡新簡督撫及行政長官不可使因簡放要任而增巨大之債務也蓋債務增不特籌還有礙於事且以負債之故須分心於無益之地而因債主之多復須位置其私人則害於事大矣此事惟政府能處分之往者不可諫矣來者其猶可追見宣統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芻言報

詒年按彼時政以賄成懸價售官殆已公言不諱官愈大則索賂愈多其

害於而家凶於而國皆所不顧矣故先生特以爲言

詒年

又按王君蘧常所撰沈寐叟先生年譜言時疆吏多以賄進公獨未嘗有餽遺達權要故三年署藩不得真除云云此亦爲彼時賄賂公行之證以詒年所聞則沈譜所言尙是婉曲之辭實則某巨公遣人索賂於沈君許以真除且賂以如能過於所索則不久可坐致封疆沈君拒之甚力又知既拂其意必被中傷故卽毅然乞退云

詒年

又按金息侯君舉所著光宣小紀有云錫文誠公自聞武昌之變頗自奮發廷議以公督陝召見決策而樞要索賄八萬金公作色曰生平不以一錢買官况此時乎竟改授熱河都統謂備北狩而公預保張錫鑾爲晉撫聞致賄四萬竟先得赴任值此日此勢當軸猶忍索金真全無心肝者矣讀此數語彼時政府貪婪昏愚之情狀可以想見宜先生特切實言之也

二十三日奉諭旨不許再請短縮國會年限意喧譁之徒必且念念顧以吾

思之則朝廷實欲力行憲政九年預備已極困難何況又提早至宣統五年國民而果有實事求是之心則方宜忱於預備之無實而不應冀其進行之過驟何則天下事至繁踴斷不能一蹴而幾若謂國會朝開國勢夕振此語但可給三尺童子蓋以吾中國現狀非上下皆從實際下手而持之以五十年之恆心必不能以見效而今者上下皆持速化之見一若逡錄章程改換名目已可達希望之目的者是真吾所不解也

彈劾政府再彈劾政府或曰嘻逢怒甚矣或曰陰陽薄而雷雨作事其濟矣顧余別以一種眼光觀察之則余憂乃未艾也夫當國家屯蹇之時朝廷深以爲憂也而將下交於國民而志士起而應之激動國民之愛國心以濟國家之事若朝廷怠忽其事而國民奮然而起志士起而應之以要求朝廷以改政體而振國勢吾國於此二者不知居何等也至若憂國之士奔走號呼縱不能上下交孚而非有以喻乎上即當有以喻乎下所謂信而後諫信而後勞其民也今諸君子於此二者果占何等歟若夫政體改易之實際自皇

室至國民所得之苦樂今之主持之者果皆能令其澈底洞悉不至遇事檢章同於曩者之動查例載歟至於非常之事將使搖蕩河岳震動世界則事中之人必有平時爲天下仰重身繫安危而名徹四遠者撐拄其間如是不特億兆倚爲輕重卽在位之人亦不敢稍存忽視之心今豈已有其人歟然則今之所爭正不在彼而在此也見宣統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芻言報

無國會則國虛無政黨則國會虛此固然矣雖然國會之不設可責諸社會可爭諸政府若無政黨則必不能號呼以求之也有黨魁斯有政黨矣有聲望資格足爲黨魁之人斯人奉爲黨魁矣黨魁之質料不一然而有必要者數事忠義奮發不顧其身也魄力雄厚能包含一切也至死不變屢躓不悔也宗旨一律無更變也誠實不欺無虛僞也如此則人皆欲助其成雖欲不爲黨魁不可得已若夫自命魁傑而以私黨之心謀國以把持之道營業外清內濁以所得不正當之金錢起家而乃以新自標心跡奇詭忽則欲以保全政府爲目的忽又乘亂稱兵爲至計如此縱以權譎之術得私人之推戴

而後亦必覆夫取散漫癱軟之國家而欲使之振作此大事也非可憑虛架空爲之也不憚時艱不顧身危出而任天下事此實事也非可點染烘託出之也從事國會者其審焉見宣統三年四月二十六日錫言報

論年按其時政府之不可救藥既爲人所共知矣而所謂國民者又日以速開國會聒於政府願既無衆所共戴之黨魁卽無主持國會之政黨則卽使立開國會其又奚益與政府相爭者殆未之思也故先生又論之如右

四月清廷宣布幹路國有政策一方面議將商辦幹路收回一方面卽與四國銀行訂立粵漢川漢兩路借款造路合同於是粵鄂湘川四省輿論大譁先後開會集議起而力爭並以路亡國亡之說相恐動勢非推翻國有政策不足以平衆忿願其勢乃不可行先生有憂之特於報端發爲持平之論不附和衆議以博浮譽不掩沒事實以期補救今日讀之尙足見先生之苦心也爲類敘之如次

或曰鐵道民有之說君力持此說乎余曰吾無以言也夫所謂民有者謂其招股商辦也今各省皆於未招股之前舉紳士爲總協理而學界中人爲之羽翼後卽招集巨股而前之總協理盤據如故也雖有股東會不能伸其意見也是則於商辦二字不合矣鐵路者商業事也旣云商業除招股外無第二策也顧何以租股穀捐米捐之紛紛乎是又於招股二字不合矣况各省籌款難不能動工者其總協理以下坐耗薪水如故也籌款易者則爭角劇烈糜費尤甚於是七八年之久集款一二千萬僅成路一二百里者有之集款數百萬僅成路數十里者有之而用人之冗濫採辦之侵蝕與官辦無異夫如是吾安能主持民有之說乎曰不主持民有則必主持國有之說矣曰鐵路國有此於體勢應然也雖然吾亦不敢主持也蓋今之奏鐵路國有者卽是改紳辦爲部辦實則借洋款辦也以路事之要財政之困借款造路孰曰非宜顧必款無濫支工無虛曠行車收入莫敢侵漁如是則可以每年溢利歸還借款雖然此可得之吾國官場乎官場覩大利所在必百端謀朘削

之必使大半入己之囊而後已如是則路之所入永無餘存路款無餘則借款不能還或別借他款還之而新舊各債如塗塗附而吾國且亡於債吾故亦不敢主持國有之說也見宣統三年五月初一日芻言報

幹路收爲國有各報所大詬病然幹路國有本爲應然之事特於既許商辦之後驟然收回不能令人無望耳雖然朝廷於此亦出於不得已也吾國人惟當注意於收回後之法曉曉爭此殊無謂矣且各報於各省用款之虛糜權利之爭競成路之無期何不一詳論之而策其究竟乃徒以阿徇數十百人之所謂輿論以爲得計國事其何賴矣租股數捐本非籌款之正當辦法不能不謂之病民特民不能言耳皖之米商曉曉者屢矣川民之困於此去年京中各報已書不一書謂民之樂從殆不可也至於民力今已盡矣浙稍殷富而竟不能續繳股款然則情形已至強弩之末矣綜觀各省大率辦事之人少而因以爲利者多卽有一二盡心於是者非爲人擠去卽忿急而死總之歸國有借款而辦或有完成之一日若劃省紳辦恐百年無成以無款

則辦事人坐糜薪水款多則人人涎金而起相攘奪也

借款辦路一事今皆集矢於盛尙書顧不聞南皮之事此已久乎或曰此草約也廢之易易耳噫草約而隨意可廢則何必訂草約且草約之訂前後年餘中更數變磋商校勘舌敝唇焦而謂肯一旦棄之乎此等事不能施之齊民而謂能施之國際交涉乎又況若吾國之與英德法諸國乎世人徒知以從前贖回粵漢鐵路及山西福公司安徽銅官山礦爲說抑知七百萬也二百七十萬也二十餘萬也吾之受虧損甚矣吾國人徒知得於此而不知已失之於彼亦可謂暗矣況彼之肯如此以未獲利也假使已獲利則彼必不肯矣吾國人不肯深究事實而易視一切吾不知吾國人何如是殘也

前者格殺勿論之廷寄大爲各報所詬病夫以表面言之則國家奪民之利益而又以嚴重之語爲壓制誠不能無譏顧試讀上文則固指暴動言也民爭地方之事而至暴動若不以強力制之則將任其撤衙署劫倉庫致釀大亂乎惟此事本不當入之廷寄中廷寄但言已定政策民間不必妄爭可矣

若至暴動則警察自有應當之辦法不必逆億而言之也至各報摘出此語爲詬厲如出一轍使不知者見之類似有意挑激民間使怨恨國家者是亦不可以已乎至某報以朝廷此次對於川人厲對於湘人平謂爲不敢於強而敢於弱一若欲各省皆起與朝廷爲難者良所不解見宣統三年五月十一日芻言報

近來之事有甚不可解者各報詬國家將幹路收爲國有及借洋款至矣願於各省辦理不善何不一及川之喬湘之余各報皆大以爲詬病也今乃並不論豈以前承辦者如此以後決不至如此乎鄂湘集股甚微旣不能籌於前豈轉能踴躍於後乎房捐租股非民所樂時見於報非可掩飾也粵得股二千餘萬善矣然何以七八年之久僅成路百餘里乎借款之事起於張文襄亦出不得已也草約久訂不能撤廢報館中人不應不知也而乃爲種種誣讒之語非欲激成政府與民間決裂之局乎假使果因此而起亂端豈於該報獨有利益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見宣統三年五月二十六日芻言報

所爲商辦鐵路者以民間有殷實之商集資辦路也現已無款矣則何云商辦若借則何必商人又何得復名曰商辦按此事吾國上下皆未明白夫所謂商辦云者乃國家許本國之商人以此爲營業而路則當以每一路起訖之地爲一公司所造之路之起訖而非以省爲斷以致東與東面之省割一路西又與西面之省割一路也吾國人眼光乃不然不以此爲商業之事而以爲國家賜與本省人之大權利問其殷實之商人無有也問其能集股之有名望人無有也惟全省紳士中有權勢手段者盤踞其中而已由是生種種誤會種種爭競種種惡果今則有因路事而成大亂者有以借款辦路爲應然者繼此而往吾不知尙有若何變幻也見宣統三年八月十一日芻言

報

鐵路之幹路收爲國有其是非利害姑別置論各省紳商果不謂然向朝廷直捷辨駁可也知事已無可挽則思補救之方使款不虛糜將來清還較易亦可也且吾極知各商之斷斷以爭再三不舍者其宗旨固在存吾國而非

在亡吾國也今如粵之擠大清交通兩銀行湖南之擬停納租等事是直欲頃刻致國家於亡而忘國亡於己亦不利也且忘如此辦法轉與本來宗旨不合也昔有弟兄相爭者弟不勝而怒遽燬其積聚而不知兄不得食己亦從而飢死也且各省不知草約早定無法能翻悔又不知自前年以來四國至外郵兩部提不一提皆託故延遲以至今日乃反以爲舊事重提遂爲此自殺之事豈不大可怪乎見宣統三年六月初一日芻言報

近來吾國有至可怖之象焉則爲對於國家顯然呈抗拒挾制之象各國民間不悅其政府固亦時用強力爲要求顧一方面力爭於政府一方面又以保護國家爲心也今吾國乃不然例如幹路國有一事各省爭之猶有說也乃百計以求搖動大局旁溢橫出至如粵省必求擠倒大清銀行然後已而操言論機關者方恐其爲之不盡而歷舉湘漢大清銀行放存款項嗾使依樣轟鬧一若惟恐不卽亂者至政府不許電局遞爭路之電以民氣莫伸而爭之可也乃如川省因政府將撤換電局委員而相約抗拒且以新總辦至

必置之死地爲恫嚇如此直是叛民矣此等情態逐漸加甚則大亂成矣見
宣統三年六月十一日芻言報

鐵路之幹路收爲國有實言之則是將各省民辦鐵路之局面全行改變而
另易一種辦法也各報於此皆論不一竊謂與其競空言不如求實事實事
維何曰審察合同之辦法及減少費用而已減少費用以少用冗員爲第一
要義吾聞津浦之合同較京漢爲有斟酌而費用乃大增是何也冗人多冗
事多於是冗費多其害仍國家受之也故余以爲華官但須使司彈壓購地
可矣自餘一費之工程司如是則工速而費轉省也見宣統三年四月二十
六日芻言報

報載湘人爭路而龍君璋謂須知俄人在東省修路之狀我華民種種痛苦
不勝枚舉財產爲其所略房屋爲其所焚性命爲其所殺尙欲逞其強硬手
段奪我土地法人承修雲南鐵路築礮臺紮洋兵著著進行此可爲湘路之
榜樣者也云云按幹路收爲國有及借款造路一節其是非利害姑勿具論

若龍君之舉俄法爲說則不可不辨蓋法於滇俄於東清爲外人要求而得之路主權幾盡在彼德之膠濟日本之南滿亦如是故名爲交涉鐵路若其他之借款造路則主權全在我若京奉京漢何有路權落人手之事豈可以俄法爲說余甚恐今者既混爲一談則始之妄以俄法爲戒而以畏俄法者畏之萬一仍用借款則將誤以俄法爲比例而以讓俄法者讓之是將憑空使借款者爲路之主人翁豈不可慮見宣統三年五月初六日芻言報

借款自造鐵路一事也借款而卽由有債權者造路又一事也至若被要求而許其造路則更不同矣吾國人乃并爲一談而路亡國亡之說譟於全國不其怪歟 抑尙有打破後壁之言焉假使吾國善自爲謀綢繆謹慎雖借款無害也若夫上下相猜政法錯亂雖路曠尺寸不假手外人而一旦禍發則一切將全入外人之手所謂殺汝璧其焉往者也吾國上下其重思之見宣統三年六月十一日芻言報

六月學部招集京外教育家及本部執行教育人員開中央教育會於京師

會員共二百餘人先生預焉會長爲南通張季直君警副會長爲海鹽張菊

生君

元續

江安傅沅叔君

增補

部中交議者有軍國民教育諮詢案同時會

員提出者有唐蔚芝君

文怡

之提倡軍國民教育有王□□君

備文

之實行

軍國民教育先生曾擬一修正案呈諸會長其文如次

讀唐君提倡軍國民教育議於全國尙武一層極爲注意惟康年竊謂此事在精神不在形式在根本不在枝葉小學注意體育已足立尙武基礎若又於教科書中備列歷代帝王之勳烈名將之才略武士之勇敢游俠之氣概則人人勃發矣又告以強敵之憑陵兵氣之挫衄交涉之受困則人人忿激矣更惕以強權之日甚外患之交至滅亡之慘酷則人人惕懼矣夫習聞於武烈之故事而又加以忿激惕懼復壯健其身體練習其筋骸則人人具雄武之氣一旦使學習武事易耳且人之大患在無內心學問也政治也經商也無不以內心爲重軍事何獨不然今吾國之學堂已甚嫌其誼囂譁謙如更令其從事於打靶拳棒等事則神散而不聚氣洩而不斂馴至妄動於

家庭譁議於市府甚恐利未得而害先見且鄉鎮小學堂必多下等社會人家子弟習氣本不純良若更公許習此則將以佐其私鬥始而兩黨相鬥繼而兩村相鬥而掠市店鬧官衙皆勢所必至且既云普及則全國相同將來一片牽連互相聯絡禍患必不可勝言大部提倡此事自宜嚴定其鵠預防其弊否則一發難收地方官禁之不能縱之不可如何處之康年不敏實深愚慮謹議

會長得先生說帖後未即宣布也其後先生復於會中發表其意見其文如下

本會員於教育上素少研究不過對於這個軍國民教育上也有個意見要請教大家方才有入說我們中國現在危急非如此不足以圖存然而總要在精神上講究不能專在事實上講究這個議案通共六條都是辦法本員以爲總要歸結於精神方能有效譬如要練將十年八年才練出來了要練兵三個月六個月就練出來了雖練成了還要他能用號令能知團結方能

有條不紊要動則動要靜則靜現在我們中國的學堂情形言之真堪痛心各位試思現在我們中國的學堂那一個學堂的學生能夠遵守堂規服從命令這是各位所曉得的前天這個議案意思本是不错不過辦法有點不善

先生又云這個軍國民教育是與徵兵相表裏的徵兵之政到漢朝就很爲難現在英國其人民服從長上之性比中國大得很而徵兵之法猶且不能行

先生語未畢會員中有因先生所言聽不清楚請大聲發言者遂未竟所言而罷其後先生又自起一稿攜至會中託人代爲朗讀其文如次

前日在會中因軍國民教育事發表意見惜因病後之氣力衰微不能達其說今特將欲言之案寫出請人代誦乞諸君諒之

本會員衰病之餘本不應預此盛會但思現在大局急迫苟有所見何敢藏着不說况當此緊要關頭人人應該剷除成見互相補益所以扶病來此一

貢所見

軍國民教育現在自然最要緊但諸君熱心愛國切須先將各種現象看明方可下手軍國民教育是醫文弱的一種聖藥殊不知我國學生何曾專病文弱他們的氣是浮囂的他們的心是驕縱的總之是龐然自大不服管束試問如此性質若再教以武勇之事豈非火上加油藥是好的可惜他們還用不着此等弊端皆由十年以來不能注重小學所致而管小學之人一味屈從學生不在管理上用心以致全國學堂竟是一般弊病豈不可歎所以現在仍須各地管理學堂之人要用水磨功夫將學生氣質調習好了方能從事武勇否則未能學走先要學跳恐怕不妥

前日聽見有幾位會員說現在列強相逼日甚惟有趕緊令全國習武此是諸君但見外侮之可懼而未見內地人家子弟之一切情形况且辦事均有
一定的層次不將根基修好就想用揠苗助長的法子恐怕還要鬧糟

現在時局固然危極了然招架此事還是要仗外交依本會員之意則靖內

亂尤急於禦外侮蓋今日各國所以能不卽下手者以相持不敢先動耳若果動手則不特此等稍加練習之學生無所用之卽我新造之陸海軍亦安能一戰但是各國雖不卽動手若我國一有內亂則伊等借端保護爭先動手我國將全行糜爛因此之故我國各處紳士一面須作學生之勇氣一面又須防遏亂萌則所云軍國民教育更不能不出以慎重

本會員尙有一說若我國向來辦事果能做一件成一件卽不能十分圓滿却總有七八成的成色那就再加入軍國民教育有何不可所謂底子好了要如何便可如何現在各省略涉新政之事諸君想皆明白試問以如此雜亂無章之景象若不量其宜否驟然又添一種特別之事宜乎否乎

再教育是各種政務的一部分軍國民教育又是教育中一個題目所以說到教育要顧到各種政務說到軍國民教育又須顧着教育的全體倘將全體拋荒而注意一端豈不是糟極

諸君須知各處學堂通病道德懂的少中文能的少其餘學問亦敷衍而已

只有體操一事却都高興因爲此事有趣又不必用心之故既然如此學堂中還須叫此等學生懂教化肯用心方可再及其餘

須知本會員亦知軍國民教育是急事但須從根本做起又要有次序方能有好結果

先生又自跋其後曰按今年學部開教育會余名列會員中願以病後體孱不能往後聞會中方主持軍國民教育余以茲事有利有害萬一不慎一發難收則爲患滋大乃草修正案送會中數日未得消息而初七議及此事余乃扶疾往強爲演說累數百語即有人大呼宜大其聲方可此說乃大足窘余俄而聞會長對衆謂汪君前有修正案在此與今所言同其意無他不過謂不必打靶不必學拳棒而已噫此二語而括余之所言豈不遏抑太甚歟且不以余之修正案宣布余固無如會長何初九復至會則書所欲言請人誦之併誦前之修正案雖未獲諒於人願語則已達於同會諸君余亦慰矣然各報例於異己之言概不登錄故登此二文以質同志

緒年 按彼時學部及唐王二君惕於國難之嚴重國民之孱弱毅然提出軍國民教育之議案其意甚盛而先生願不贊成其辦法又按當光緒二十四年時先生曾撰一論題曰宜令全國講求武事刊於時務報中其目有六其屬於士民所能爲者一曰宜速自籌辦民團一曰宜設立聯武會一曰宜設立獎武會先生之主張尙武以救國其意固極懇摯也今於軍國民教育之議案乃持異論不知者幾疑爲前後易轍然使比而觀之則知先生之意固始終一貫特不欲使學問未成血氣未定之青年學子輕於一擲也

緒年 又按唐蔚芝君所撰先生傳末言辛亥之夏學部廣徵名流開教育會維時廢經之說已盛行先生力持正議謂讀經關係世道人心決不可廢侃侃爭辯衆人非之而先生願云唐君與先生同年至好且同爲會員語當不誣且以先生平時之論議及節概言之其於廢止讀經一案當必有爭議願今閱中央教育會全錄於此案贊成反對兩派之言論載之至詳

獨先生所言乃未之見則不解其故矣

蓋年又按是年閏六月二十六日芻言報內有一段云日前京津時報載劉君廷琛劾中央教育會通過小學堂廢讀經一節幸奏入留中不得逞其奸云云按讀經與不讀經此各執一理吾不能責該報也惟該報於此而遽以奸目劉君則大可商蓋主持不廢經無論如何必不能加以奸字之目夫開會集議而剖決其應行與否固許人之有異同云云似先生雖反對廢讀經之議然於主張不讀經者亦未嘗不許為有理此固心平氣和之言也

詒年又接近人王蘧常所作嚴幾道年譜言嚴君在中央教育會演說讀經當積極提倡又謂學校讀經自應別立一科而所占時間不宜過多寧可少讀不宜刪節亦不必悉求領悟至於嘉言懿行可另列修身課本之中與讀經不妨分為兩事蓋前者所以嚴古尊聖而後者所以達用適時云云蓋亦反對廢止讀經者然會議錄中於嚴君之演說亦未載知有被

其刪削者矣 又嚴譜中載嚴君答或人之言曰寒家子女少時皆在家塾先治中文經傳古文亦無不讀非不知辭奧義深非小學生所能了解然於祖父容顏總須令其見過至其人之性情學識自然須俟年長乃能相喻四書五經亦然以皆上流人不可不讀之書此時不妨先教風誦能解則解不能解置之俟年長學問深時再行理會有何不可若少時不肯讀一過則終身與之柄鑿徐而理之殆無其事云云嚴君主張讀經之意蓋盡於此數語中先生之意當亦不外乎此

節年 又按以今日學校課程之繁多時間之短促欲使學生徧讀諸經其勢萬有不能然竊謂孝經論語孟子及詩經之前半部實不可以不讀卷帙無多並不多占時間又大率理深而語淺但使教習善於講解學生亦不難領會此固民彝物則所寓不容不恭敬奉持者也自廢經之議實行後至今二三十年其爲害於人心風俗者實不爲不巨以節年所聞見則有前妻之子公然向法庭控其父匿其亡母之奩資不肯給彼者有已嫁

之女控其母霸占家產不分與彼者又有在外之遊子忽誣其年已五十之母爲有外遇議欲斷其奉養者人心之壞至斯而極彼主持廢經者恐不能不負一部分之責任也

詒年 又按是年六月二十六日芻言報有一文論試辦義務教育事爲列如次

二十四日京津時報辦學部試辦義務教育議案謂義務教育卽強迫教育既用強迫教育之法則絕非用勸導而用強力今乃標其題曰義務而冠其首曰試辦是學部大臣之宗旨恇恍未定也云云按報中所言極爲正當繩切學部大臣亦極是綜言之殆謂學部大臣不能放手辦事而有涉於紆徐躲閃耳顧其中有一至難之故焉則無論何處之州縣鄉鎮其地方公款足取爲小學之用殆無幾何甚有不能得十之一二試思一面強民間小兒入學一面無多數學堂可備無數小兒讀書之用則當事者可爲奈何况乎吾國入官之途太濫於是稍見秀異之人無不慶彈冠而去冗員盈於京外而

辦事之人乃大耗於鄉夫款既難足人又不敷則學部即欲用強迫之法各省官紳悉能按規則辦事而事之無濟一也如此則一面又欲行普及教育一面又須顧及籌款用人則使各地方主持教育之人徐爲布置積漸推廣而不能即時一概施行此殆有不得不然者歟

詒年按右論蓋亦作于教育會開會期內特爲類敘如右

七月川省驟起爭路之風潮其後乃愈演愈烈最先集衆開保路大會散布自保商權書商人罷市學堂停課未幾有糾合數千人聚集督署請電阻督辦鐵路大臣端方帶兵入川之事同日諮議局正副議長股東會長保路會會員有被川督拘繫幸免被殺之事川督又有鎗斃聚督署內外若干人復令騎兵衝突人叢死傷若干人之事未幾則川省城外有聚集數萬人四面圍攻之事川督則先有電奏川人意圖獨立並將約期起事幸先期偵悉將首要擒獲之事其後則又有電奏剿辦民團情形自言連戰七日擒斬甚多之事聲勢甚厲遠近惶駭此與後來之武昌革命不相關涉然人心既已

震動時局實受其影響先生實預知其可危故報端論之至詳茲爲全錄於下既以見當日之情事亦以見先生之苦心也

第一論 川省對待政府幹路收爲國有之事近竟釀成罷市馴致暴動洶洶之勢未知所止此事政府不於事前妥密籌備而猝然發令以致羣情驚疑及反對之形已成而不謀曉諭解散之法而惟以單簡強制數語而欲使川省亂機卽由此而化爲烏有是猶南轅而北其轍綜而言之吾國政界中人既不得不因大勢之所趨而行用新法然行新法而用舊手段固未有不僨事者也近事已急爲政府計惟有不動聲色速派川省所最信服之大員馳往慰撫將朝廷不得已之故剴切詳告商一妥善辦法是爲正理倘不此之務而惟思以嚴重之命令威嚇之舉動或禁止開會或拘捕首列之人則必致愈激愈固且適與反對者以彈毀之資料又畀匪徒以煽動之機會卽不至此而皆能如政府之望而人民屈於力而心則不服怨恨之心愈衍愈廣此在今日人心若離若卽之時尤爲可慮至此事所重尤在派往之人而

其人未必卽爲政府所喜然當此艱棘之時政府豈可再蓄私怨滋疑忌致誤大局政府以救急爲上必不至出此

尤所切戒者則當軸之人萬不可不詳籌對付之法而先內自相亂我國向來習慣於作事謀始之道初未研究發言者不深求可否而輒言之聽言者亦不察其是否而輒行之若事機稍順則必爭向人言自以爲功而此數人之徒亦各歸功其所推戴之人倘有不順之處則必速自脫於指摘而盡移其咎於人而人亦互相譏焉此等情形不特爲局外人所笑內旣疑貳則對付之法益形鬆懈甚至各求見好之方至此則或反爲局外人操縱而事局益陷於可悲之境故凡值此事勢則主其事者必盡棄同事之惡感而協謀妥辦之法至事已弭平然後取於事有礙之人謀一處理之方此辦事之常道也見宣統三年七月十四日鈔言報

第二論 川中之事吾輩至斷絕意念何則欲民氣之勝歟則聲勢滋長漸至四方響應於前途至爲危險欲官之勝歟則無論如何至少必殺人千百

是皆不知所云然而死者冤矣且民氣壅遏過甚一旦怨毒之發亦非國家之福欲其解散而就平和之理處歟則又處於萬不能之勢今乃聞有官兵屢勝之說此事已成無可奈何之局惟有一事忠告政府須知兵勝亂民已不爲榮若持鎗之兵而擊無鎗滋事之平民則尤爲不幸今無他法惟萬不可再開保案升獎無數文武官員至萬不得已亦惟將艱苦之下級員弁及兵役略與槁獎可矣未諗政府諸公以爲何如見宣統三年七月二十一日芻言報

第三論 川中風潮言人人殊電信不通故未由其真相各報所載亦大都得之傳聞固不能據以爲實也卽諭旨中言川人散布自保商推書一端國民公報且言係趙督之誣枉然吾意則如此大事趙督當不至以無爲有也况卽以該報所言而論該報不云乎鄧孝可要求趙督電阻端弗入蜀以端若來則川人必至倡獨立情詞憤激趙乃拘留於署中則獨立之說是否見於自保商推書吾尙未窺其原文不敢臆斷而其出諸鄧孝可之口如該

報所言則已無可掩矣夫鄧孝可朝廷之職官四川之士紳也苟不幸而身陷於爭路旋渦之中爲人民所推舉出而要求長官其立言應知大體宜如何審慎而出之豈可有如是狂悖之言哉宜乎趙督之拘留之也入見長官且有此狂悖之言則其憤激之時急不暇擇出署對於人民勢必更甚其辭而一般無知之人民見我所推舉之人所言如是其事必極正當一呼百和影響自易加以亂黨之乘機而起其不釀大風潮者幾希趙督之拘留之也未爲無見然吾意鄧孝可乃朝廷之職官四川之士紳當不至此吾深願鄧君之未有此言也吾深望該報之所載不實也見宣統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芻言報

第四論 前日恭讀諭旨宣布趙季帥電奏知川亂漸即弭平稍舒目前之禍惟趙電稱爲匪亂並謂官兵力戰七晝夜而各報則多謂抗拒者實民而非匪且並未持槍械雖各報亦有出入而與官電則大相逕庭竊惟此事民與朝廷爭一省之人與國家爭爲吾國千古未有之奇變若不速查明實在

情形有以平川人之心而釋遠近之疑則後患正未有艾合川督與各報所言觀之其爲在事始終咸良善之民不過後來愈聚愈多鬩闕不散乎抑匪徒乘機爲亂與良民不涉爭路者一種人鬧事者又一種人乎又或川中本已預備乘此而起彼此混合爲一乎又不然則川人本欲以平和解決激而橫決遂成暴動前後遂兩極乎更不然則亂事或全由拘押蒲羅鄧數人而起罪全在川督乎凡此皆應熟察審處必不可據趙督一電遽爲處分尤不可以力戰七晝夜爲川吏大功遽與以殊榮異賞也

雖然吾今者又不能不爲吾國言論家抱歉矣當幹路收爲國有之時中外各報並不審察各省路事實情且不顧及從前各報已將各路公司極力醜詆又力言川省路股非川人所願窮人持此路票無從轉售故益困苦復不將此次借款緣何根由有何歷史詳加查察惟見此事足以煽動人或可借端生發卽極力詆詬加以捏造於是盛大臣賣路也路亡國亡也九五之扣皆盛所得也抑知草合同訂於張文襄能忽然抹撥不認乎凡百借款咸有

折扣爲銀行專人管理及印票登告白之需非訂合同之人所能得也借款造路若京漢一路已完全歸我何所爲路亡國亡者此等淺近之理該報等寧不之知特以不過甚其詞則不能激動人心而逞其好亂樂禍之志也

且該報之言亦大逾界限矣夫民以不平之故而出於上下相爭則必有爭之道焉蓋所以爭者爲其事之失權利於外人也倘以逾越界限之故而公私喪失乃大逾於所爭則亦無情理之甚矣如粵之相約不用大清銀行鈔票已爲大逾界限而各報反從而揚之而罷市罷課抗租抗捐之說起殊不知此事實有萬不能中改之勢縱使朝廷畏怯亦無從屈從輿論蓋事基於七八年以前卽欲悔之而不能悔今乃爲此極點之煽動假一旦實行則直與作亂無異而影響所及將全國入於危險之域而吾國立陷於至悲極慘之境而吾國社會中人平時本不研究臨事惟有盲從不知其事之辦不到底又不知假使決裂則轉與從前之意志背馳今則暴動旬餘無端死者已若干人此等人孰殺之蓋直接則官吏殺之間接則不得不謂不擔責任

之言論家殺之矣

且謂今之閹閹者非匪人非亂黨可也而欲以良民待之則恐有所不能不憶前者饑民搶麵粉公司各報多謂饑民而暴動卽以亂民論不能責公司以槍械抵禦乎又不憶前此各報盛責張安帥不於饑民初暴動時嚴辦一二人致釀成崑山殺饑民千百之慘禍乎夫饑民搶掠謂之亂民爭路而聚千萬人四面團結抗撓一切獨不得爲亂民乎蓋聚集無數人妨官吏之行動阻社會之生活卽大亂之道也

夫報者主持輿論者也引導社會者也善則大局蒙其福不善則大局受其殃吾甚願吾國之言論家懲於前而有以慎於後也見宣統三年七月二十六日芻言報

第五論 川中之事旬日之間電信不通風聲所播人心疑駭而各報亦振其如椽之筆日日記載可驚可怖可悲可慘之消息迨至日來印證其說似無如此之甚也然究之爭路斃匪亂斃攻署圍城之舉出自民團斃匪黨斃

蒲羅之號召歟同志會之鼓動歟人民之聚集歟鄉團之自來歟抑爭路極守秩序民人並無暴動匪黨乘其機而起求逞其欲大吏張其事以告思掩其過歟此至複雜至緊要之問題非得有真實可據之消息遠處數千里外曷敢臆斷也

趙爾豐之電奏各報謂其出於一面之詞吾不敢謂其非也各報近日所載之消息與電奏多不符吾亦不敢謂其是也總之吾人今日而論川事此一方面之言固不可盡信而彼一方面之言亦未必皆確身未親歷其境欲求真實之情持平之論難矣然而有言論之責者固不可不詳慎也不可不公平也道聽塗說其事苟涉可疑則與其登載而不實毋寧缺疑之爲愈也尤不可略涉偏袒而信筆書之過愛新奇而率臆言之也

不納租稅宣告獨立不僅趙督電奏言之各報亦記之矣而近日各報則力指爲趙之誣陷川人之有無此言吾今未敢言也卽商榷書吾亦未之見吾深願趙督之所言有誤而各報之所載不確也然二十八日之國風日報初

一日之帝國日報尙有此類之新聞吾閱之不能無惑焉

國風日報曰川人確已宣告獨立其所舉之首領爲金某云帝國日報曰昨據川人家電云敘州嘉定城已破川人選出金某爲民團長招兵買馬節節駐防勢甚蔓延又郵傳部得川北官電局來電亦與此同據國風日報之言則川人宣告獨立且舉有首領其跡已不可掩矣據帝國日報之言則選民團長且招兵買馬節節駐防豈尙保路之可言況民團長亦金姓與國風日報合諒該二報之言當非無因也二報所載相合似尤足徵信然吾卒不敢信也卽還質之該報恐亦未能自信也故吾以爲此等大有關係之言仍應缺疑而不載也

日前之某人自殺某人被戕之消息均已不確矣吾且深幸其不確也各報亦當知其誤信矣然帝國日報前日尙言李穆勳被殺矣想亦無其事也吾深惟各報宜詳慎宜公平毋輕信道塗之言而有損報之價值也況事之所關係者匪細耶

不特此也尤有關係之大於此者如二十七日某報所言某國之照會一節姑無論此次川事並不排外無傷於外人見於外人之報告即使外人實有此照會政府亦必拒絕似不宜顯揭其事使遠近人心愈形惶恐反足以啓人民嫉外之念陷大局於至危險之境吾知該報必未暇一計慮也

夫我國之今年東西南北水火匪賊災異不絕於書正民不聊生人心思亂之秋也不幸而川中又有此事正宜靖人心而弭世變豈可搖唇鼓舌而以駭人聽聞並不確實之消息布散於社會歟無益於川人而有損於大局吾未見其可也

抑報紙者代表輿論之機關也既爲輿論之代表則其一言一語皆將爲社會所信仰夫以社會所信仰而不自保其名譽自尊其資格自重其價值而信筆書之率臆言之人將不信仰我烏乎可吾知各報必不如是也吾因川事之所關係者大而不自覺其言之嘵嘵也見宣統三年八月初一日芻言

報

第六論 川人自保商榷書必非川人所爲也蓋革黨乘此散布以動人心然此等語極足惑人其後面條款辦法固是爲亂之具而前一大段尤足動人其文如下

凡軍港商埠礦產關稅邊地輪船鐵道郵便與製造軍械用人行政一切國本民命所關之大本早爲政府立約擅給外人併將江蘇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六省與英國立約不得讓與他國福建浙江兩省與日本立約不得讓與他國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省與法國立約不得讓與他國山東一省與德國立約不得讓與他國滿洲三省則爲日俄議以來又與英國立約不得以西藏讓與他國滿洲三省則爲日俄暗分

大率影射捏造而全國人何知信爲實然則計無復之惟有自保之一法此等事流盪於人人之腦中爲禍不細竊謂政府宜將其謬處逐條細駁又須將與外人所訂之約刊一全分發行各處另須作一簡明之表載明疊次損失權利之處不可略爲諱飾並將何事現在如何辦法使全國人得釋疑而更起其希望之心庶足挽救於萬一蓋吾國上下之隔絕民間之誤會全在秘密彼以爲秘密則卽有喪失權利之處人無從知斯無從攻擊不知卽使秘密而所喪失之權利仍不免人指摘卽並未喪失之權利亦且爲人疑猜

甚至人隨意誣捏亦無從辨白至今日而惡果見矣見宣統三年八月十一日芻言報

第七論 吾今者有甚悲焉何悲乎爾以吾國之大而稍明白事理者竟無有也而猶且以言語相欺以意氣相凌嗚呼天其欲速亡吾國乎不然何產出謬妄狂誕之徒如此衆也吾不怪川中之有自保商推書而怪以京師人才蒼萃之區而所謂文明之大報館若猶不知此事宗旨所在猶競爲之解釋謂非欲爲亂豈以諸君子之識之學乃併此而不之知也夫保路則保路耳何以闖入各種題外之文官長保護地方者何以須該會保護地方治安官長責也何故須該會維持且不作亂何以借收租稅何以欲國鋼鐵製鎗礮及各工廠何以須立礮臺其言優給軍人餉需優待軍警家庭所以離軍警於國家也停辦捐輸停止協餉所以離民於國家也節減辦事人員薪水此一班民人所願聞也夫其狀昭著如此而猶曰與謀叛有別是猶殺人者曰吾但欲使彼首與身相離非欲殺之噫夢歟嚙歟愚歟誠使人不解也

抑余更有切告者書中前段謂我政府已將各省分訂各國全是憑空捏造內有數端聞各國曾有此議今亦不然且中國亦未理之也亦有某某二國約中稍涉及者我外務部已宣布不認矣又有數事雖已大失權利如膠澳然尙視將來外交之方法爲轉移此則在吾國上下一心黽勉以求之非可以激烈將事也至謂川有天險足以自保此真小兒語果一旦如彼言則卽日有自印入藏自藏入川者有自越入滇自滇入川者至由長江用淺水輪入川者猶不知凡幾至此則不特川省糜爛各省亦糜爛是諸人以熱心而爲敵之俚吾不知各報何苦而猶袒庇之

且吾疑此不特非川人所爲亦併非革命黨所爲革命黨宗旨不純然亦以存中國爲名今其計劃卽使極速亦須在三年之外而各國糜至則不待三月而已大集是則以此而成全國之慘禍受千秋之唾罵革命黨人雖愚必不至此關心時事者宜審思之見宣統三年八月十一日芻言報

八月十九日武昌革命軍起事不數日武漢三鎮皆響應聲勢甚張先生乃

爲文以警告政府其文如次

今以謀之不臧致爲起事者所利用然急則治標惟有以收拾人心爲第一要務而已或曰是宜下罪己之詔雖然是應參酌時措之宜語語足入人肺腑而尤必以實事隨其後若不能開誠布公而徒用官樣文章則人弗信也開誠布公矣而言行不相顧則人以爲誑己也今日政府正宜吐棄從前一切習慣而別出手段爲之庶其可也

警耗四面而至但言鎮定未足有功也雖然鎮定其最要矣欲以鎮定人也必先鎮定己也凡在當軸須自知己之身卽國家之身不能離中權一步也豈惟身不能離卽心亦不能離也夫如是乃能責之諸大臣乃能責之諸有司百執事若始則懷諉卸之思繼且存畏怯之志甚至漸懷退志規作自全之計不特弛百僚之體抑且爲外人所哂意吾公忠自矢之王大臣必不出此也

事急矣猶在萌動之時顧恐在事之人智短而意怯則或有援用戈登華爾

之往例而以乞師鄰邦爲請若果許之則不特貽患無窮且大爲外人所笑而種怨於國民益甚然則處今日之事局非求諸已不可

詒年

按右論蓋載於八月二十六日芻言報首而是報卽於此日爲終止

期不再續出又越十七日而先生辭世矣是則此警告政府一文在芻言報爲最後之論說在先生亦爲生平所撰報論之最後一篇卽謂爲先生之絕筆可矣此文第二段言凡在當軸須自知己之身卽國家之身云云蓋陰指攝政王言也乃不幸適如先生所逆料進退維谷倉皇失措病急而用藥愈雜棋輸而下子愈亂先生蓋不幸而言中矣第三段以乞師鄰邦爲戒當年幸無其事然自入民國以後內戰迭起每次戰爭無論何方率有受外人扶助之嫌以是內憂旣劇外勢愈張先生有知當亦不勝其怨恫矣

詒年

又按武昌革命軍起於是年八月十九日至十二月二十六日卽民

國元年二月十三日清帝遂下詔遜位先後凡一百二十六日先生前論

距起事時才八日耳而已知民軍之不可侮清室之將不支蓋自比年以來朝政之不綱內衅之迭起接於耳者罔非及汝偕亡之怨言入於目者無非朝不保夕之謬舉足使識微見遠之士咸懷載胥及溺之懼而先生遂於此絕望此則至可痛者矣

九月十三日未時先生卒於天津先生自甲辰始即得膈疾時覺心胸間有氣橫梗噦噫作聲是年八月革命軍事既起九月京師騷然先生遂避居天津初無他疾十二日方晚餐得京中友人密書言政府將起用袁世凱先生太息言今方主張共和然是人可爲拿破崙不能爲華盛頓也語畢遽起就枕至夜半家人聞有呻吟聲亟起視則已昏迷不能言進以參汁啜少許僅能下嚥翌日未時遂卒先生平日絕不主張激烈之行動以爲天下大器破壞滋易建設實難以吾國之人材財政內憂外患而論尤不當虛作一建設之理想輕言破壞故平素持論懇懇竅竅專屬望於政府之能自改革勿自蹈於危亡之域以致危及天下然當局迄不能用其言馴致一旦決裂不可

收拾此則先生所爲抑鬱終身沒而猶視者矣嗚呼痛哉先生無子以諸年之子德藹爲嗣民國元年夏葬于西湖桃源嶺之葉面山與元配王宜人同穴繼配陳宜人卒于民國五年別葬于桃源嶺之蘆蕩口

諸年按先生歿後日人所設之上海日報曾於報端紀其事備致惋惜之意當時曾經譯存茲爲照錄如次

昨見時事新報廣告知汪康年氏已作古甚爲中國報界惜之君浙江人年二十七成進士富於才識在浙江甚有名執學界牛耳爲文簡節而有力以論證精確稱當時務報昌言報中外日報時代君真可謂爲報界之權威中外日報讀書人尤歡迎之

汪氏未創辦中外日報以前嘗與康梁黨相提攜大揮其健筆厥後則別樹一幟以無欲爲天民之思想故也汪氏雖爲革進派祇可謂之漸進派或穩和派非如康梁黨之急進派故張文襄深信汪氏常採用汪氏意見在武昌興新學汪氏亦與有大力焉

汪氏嘗與文廷式氏先後至日本游歷各處皆歡迎之深知日本實情歸國後以日本之進步較之自國現狀大有所憤慨遂爲聯日派之人留日之浙江學生大爲汪氏所獎勵且彼等皆出入於汪氏之門者又嘗爲學生籌學費其獎勵後進誠可謂不遺餘力矣

光緒三十四年因袁世凱採用新聞政策中外日報亦爲官場收買於是汪氏遂離報界本年夏復入北京創辦芻言報每月出報六次其宗旨在矯正不健全輿論故專載評論不載新聞

要之汪氏之投身報界以文學之光明與優美提倡新政雖稱之爲中國現代先覺者亦無不可茲聞凶耗殊深惋惜用草此文以表哀悼之意

附錄遺著題辭 按此題辭爲沈寐叟君曾植字所撰于先生之志事及

境遇鑿括無遺讀之令人感動悲憤特爲移錄如次藉作全譜之結束

頌穀刻穰卿遺著將竣屬社耆問序於余余展視不數葉輒棖觸唏噓不終篇而止他日復展亦如之茫茫然庚辛之際在余前其事不能忘其言

不忍復也余識穰卿於童丱之年親見其困折於塾師親見其困學見其成業見其爲大秀才見其爲名孝廉爲名進士爲大議論家日長炎炎不可止而時勢推遷愛惡攻取迺困於葛藟於瓢杙困於縱橫於游俠紛紜絡繹動心而忍性名稱滿人間志益甚闕迺困於貞疾凡茲遺書則皆穰卿之呻吟語耶民之方殿屎穰卿之呻吟噫有熊氏三千年畏神服教之民之呻吟也余與穰卿游蹤最密在庚辛之際壬寅後不復見迄辛亥而君卒其死乎其升乎崑崙之虛叫天而問有辭呼有訴乎其纏縣固結之心其復來此世而一宣抒乎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千年土中碧書至此怳怳若穰卿斐姍勃窣褱入而有以告語余也庚申陽月李鄉寐叟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汪穰卿先生傳記卷六 事業彙志

汪 詒 年 纂 輯

詒年 按先生當創辦時務報時於社會事業亦兼營並進凡於人羣有利益於時局有關係視爲不可不辦不可不速辦之事或先生發其議而與諸同志合力辦理或他人發其議而先生贊其成皆急起直追引爲一身之責任不以事務繁難之故而稍有退却亦不以經濟支絀之故而稍有瞻顧蓋真有勇猛精進之毅力鞠躬盡瘁之志願焉當年所舉辦之事蓋尙有可考者爲詳述如次

△ 爲編譯有用書籍 當時務報未出時創議諸君卽定議俟經費稍寬裕卽編譯有用書籍以餉當世士林俾爲開風氣之先導先生又以吾國彼時惟製造局有多種譯籍出版大都屬於算學汽機諸類此外則格致書院及教會間亦有輯譯本大都屬於格致醫學諸類至於各國政法及歷史地理諸書鮮有譯印者卽有之譯筆亦不雅馴學者多不欲觀先生乃一面延聘英法文譯員

擇譯諸要書一面又訪求多種適用之書次第付印故兩年之間印成之書已得九種待印之書復有七種在編譯中之書復有九種蓋先生規畫至爲闕遠初不以按期出報卽視爲已足也茲將當時各書廣告附列於後藉備異時參考

光緒會計錄是書爲李亦園秋曹希聖所編於度支出入臚列最爲詳明雖已付刊而流傳不廣特付諸石印以公同好

中國工商業攷是書爲日本南溟緒方所撰中國工商之業向無專書此書於中國工商盛衰之源頗能中肯留心時務者不可不考也故特屬古城貞

吉爲譯中文以公諸世

日本學校章程三種是書一爲日本學校制度一爲日本高等師範學校章程皆古城貞吉所譯一爲日本華族女學校規則則駐日欽使署中東文繙譯官所譯也中國近日實以開學校培人材爲先務日本近在同洲足資規仿故特彙爲一帙以資參考焉

隨軺游記是書爲吳君挹清與鳳君瑞臣彥君琴堂所撰凡法國各部製造船澳水師天汽砲臺形勢學堂皆親見而詳記之法人強盛之跡略見於此是亦中土反觀之一助也

俄屬游記是書爲英人蘭斯德所著楊星垣觀察樞莫力侯大令鎮司譯於俄人所蠶食諸部言之甚詳復經李芍農侍郎沈子培比部詳考史籍疏通證明注於眉端講求西北輿地者必有取於斯

代數通藝錄是書爲陽湖方子可愷所撰算法理至深蹟雖出以淺語學者每致望洋西法漸興蹊徑特異要其公理不能懸絕是編略如屈氏九數通考之意而精深過之初學尋繹漸進不難立臻上乘近今各書或互立門戶或繁簡失宜未有如此書之適用者也

氣學叢談是書爲傅蘭雅華若汀兩先生所譯述專考明風雨表寒暑表之各源流并論各器之利弊及其造法用法且將空氣壓力之理證以化重幾何各學明白曉暢講求格致者不可不讀之書也

已寫樣未付印各書 升恭勤公藏印邊務錄 英國印花稅則 英倫巡捕章程 華盛頓傳 寶星攷略 中國在歐開辦商務節略 時務會課

文編

已譯未成各書 美國政書 英國律義 法國律例 泰西新政史 日

本新政史 萬國通商史 陸戰新法 西國陸軍制攷略 幾何快讀

一為搜訪講求實業之人材 先生平日留意人才而於能仿造外貨及創造

新器之人則更盡力推薦惟恐不及維時有鄞縣王啓人君承准能用中國舊

機仿織東洋縐布專用女工不藉汽力先生為薦諸浙撫廖穀似中丞壽豐經

中丞考驗得實大為嘉許給以獎札其文如次

為給獎事照得洋貨充溢利權被攘果能有自出心機製造各貨挽回外洋之利者呈驗既實允宜特予獎給以示鼓勵查有鄞縣監生王承准能以華機仿織東洋各布深堪嘉尚茲特從優給予五品頂戴以為能創造興利者

勸此札

論年 按聞王君後得某紳助給貲本五千金因得擴充其業左近各鄉民咸往習學爲福於鄉里甚不淺云

時又有許某能自以己意創製軋花機器先生爲言諸浙撫幕友吳佩慈君品有屬其向廖中丞推薦旋得覆言中丞正思仿造此類機器以利民用今許某既能創製且較東洋機器爲佳甚可嘉尙(中略)如果利用可令至蕭山餘姚海寧等州縣產花之處開廠製造發賣或造成發至各處銷售此誠挽回利權之一道應當護持不許羣工挾制并可許其專利此外尙欲酌量給獎以期鼓勵云云

時又有四川人蕭履安君開泰精算學能出新意造火鏡其法爲製大玻璃多面按方裝置攝取日光聚於一處能使距離若干里固定之物或非固定之物立時着火焚燒淨盡先生聞其名親叩其方法亟隨處爲之掄揚議欲籌集巨貲供其設廠製造願無人能信其說且以爲數過巨咸懷疑議事卒不成先生爲之嘆息不置云

按蕭君創造火鏡曩曾見其說帖詳述造法用法惜未留存今相距三十餘年不復能記憶但能記其大略而已

詳年又按蕭君之製造火鏡當時非但無人扶助並且資爲笑談時務報館譯編載有求在我者所譯「無烟直線彈」一篇其附注中忽涉及蕭君火鏡事有云是必與天公約早晚最多烟霧時無得烟霧又必與敵人約停泊須在燒界內亦不得移動致離聚光點更不得於未被燒前率爾放礮致毀我光鏡乃可云云其揶揄可謂備至然世間發明新器物類多經過若干次之失敗始有成就之一日決無僅爲短時期之試驗卽能圓滿之理使蕭君於最初發明之後有人能假以貲財加以扶助繼續研究精益求精安知無達到目的之一日今求在我者乃於彼初次試驗時卽痛加抨擊若有幸其不成之意此真足令人短氣者矣世人每言吾國不出發明家實則正由士大夫中祇有忌嫉發明之人從無扶助發明之人遂始終不見有發明之人耳嗚呼痛矣

光緒某年法人在越南河內開博覽會江寧黃君秀伯中憲齋其在北京工藝局所製之景泰藍器具前往與賽甚為到會觀覽者所稱許得頭等獎憑而歸及抵上海先生乃倡率上海紳商假味蕪園開歡迎會以張之既以表現提倡工藝之意又以昭示遠近各工廠使羣知出國預賽之利益又特邀黃君所率領之工人到會表演其製造景泰藍之方法會畢復設筵以款黃君及來賓並令各工人一體列席以示重工之意云

一為設立東文學社 設立是校之緣起一因自甲午後吾國與日人交接日繁需用日文譯員至多而吾國人通日文者甚少覺有種種不便二先生本意原欲多譯西國要書以餉遺國民為變法之先導然翻譯西書耗財既巨費時尤多故又擬借徑於東文書籍以為救急之計而欲翻譯多數之東文書籍非先造成翻譯東文之人材必不足於用故特商諸農報館主任羅叔蘊蔣伯斧二君設立東文學社即延請農報日文譯員藤田劍峰文學士豐人為教習於光緒二十四年正月開學招集諸生肄習日文且議于畢業後商諸當道撥給

官款送往日本留學是爲吾國有日文學校之始亦卽爲先生提倡日文之表
現此校成立後成材日衆後來學界政界著名之士出於此學社者頗多而翻
譯東文書籍派遣日本留學生實發軔於此

一爲設立戒纏足會 是會由先生與梁卓如及高安鄒殿書後長沙張伯

純通典達縣吳鐵樵樵瀏陽譚復生嗣同臨桂龍積之厚順德賴弼彤振實

南海康幼博廣仁香山張玉濤善順德麥孺博孟華諸君公同發起章程二

十條由吳君梁君二人起草鄒君譚君龍君加以增刪其簡章第一條曰此會
之設原爲纏足之風本非人情所樂徒以習俗既久苟不如此卽難以擇昏故
特創此會使會中同志可以互通昏姻無所顧慮庶幾流風漸廣革此澆風第
二條曰凡入會人所生女子不得纏足第三條曰凡入會人所生男子不得娶
纏足之女第四條曰凡入會人所生女子其已經纏足者如在八歲以下須一
律放解如在九歲以上不能放解者須於會籍報明方准其與會中人昏娶（

下略）

是會於二十三年六月初一日由時務報館創辦梁君所擬章程既定稿後南皮張孝達尙書時爲兩湖總督特爲作序以重其事其時各處士流致函會中表示贊成或條列疑義相與磋商者幾於日有數起至於開列姓名請爲隸名會籍或且以勸導爲己任願列名於會董者尤不可數計會務之發達真有不崇朝而遍遠近之概遂由時務報館改歸大同譯書局辦理按此譯書局係梁君創設戊戌五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改爲譯書局與諸同人集費官局旋奉旨賞梁君六品銜辦理譯書局事務至二十四年八月政變後大同書局被官封閉不纏足會因之停辦會員冊籍亦遂失散焉

諭年 按上虞經聯珊君元善於戊戌八月後蓋嘗接辦此會先生曾有書致經君條列接辦之事宜

諭年 又按不纏足會未設之前西人嘗設有天足會因係教會所爲故教外之人頗不受其影響然算路藍縷之功不可沒也戊戌之後又越若干年鄞縣沈仲禮君敦和亦嘗續有開會表演勸戒纏足之舉自彼時至今約已有三十餘年其在上海及各處大商埠大都會固已無此痼習至如西北各省

則近人之遊記固多言其尙有纏足之女子然如謂東南諸省僻縣窮鄉纏足之風俗業已革除淨盡則無論何人恐尙不敢作此武斷之語也春秋左氏傳載周任之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是所望於今之士人矣

詰年

又按近來吾國婦女又通行著高跟鞋矣此風起於歐美吾國從而效其尤特未如纏足之束足使尖銳耳然其矯揉造作束之使小初與纏足無異至其礙血脈之流通妨身體之健全則中外論者言之已屢是其爲害更無異於纏足矣而且婦女積習常樂於後來居上異時變本加厲安知不又蹈纏足之覆轍耶辭而闢之又烏可已

一爲設立女學堂

此學堂爲經聯珊君

元善

所主辦校設高昌廟桂墅里卽

經君之私產也贊其成者爲先生暨梁卓如康幼博兩君及施子英

則敬

嚴小

舫信厚

鄭陶齋

官應

陳敬如

季同

諸君其章程之重要者如第一條云學堂之

設悉遵吾儒聖教堂中亦供奉至聖先師神位辦理宗旨欲復三代婦學宏規

爲大開民智張本必使婦人各得其自有之權然後風氣可開名實相副第十
一條云立學之意義主平等雖不必嚴分流品然此堂之設爲風氣之先爲他
日師範所自出故必擇良家閨秀始足儀型海內凡奴婢娼妓一切不收二十
二條云滬濱鄭衛之風向盛而租界中桑濮穢跡尤彰明較著今創女學各得
自有之權不先從根本上講究起恐流弊較男學外孔內楊者更烈公議凡真
正節婦之女卽非醴泉芝草亦宜破格栽培勗以專切師範一門秉貞母之賦
俾先覺覺後覺或冀能形端表正防微杜漸云云

詒年 按此章程爲何人所撰日久無考惟梁卓如君曾有倡設女學堂啓一
篇刊於時務報第五十四期內則此章程當亦爲梁君所屬草也

此女學堂於二十四年四月開辦初時學額暫定四十名然報名者爭先恐後
幾數倍於定額咸以不得入門爲憾至次年夏間剛毅南下至上海時忽據人
言謂此校與康梁有關時贊成之人除先生外大都介於官商之間咸以被牽
累爲慮遂力迫經君將校停辦至是冬十二月經君又以電爭立儲之故爲清

廷所深罪避地澳門是校遂爲官廳所沒收直至後來口口年始行發還云

詒年

按經君當時既在高昌廟設立女學堂復於城中設一女塾蓋以便居近城中者可就近肄業也故庚子三月經君在澳門有書致先生云女學事倘吾兄與靜涵兄能支持數月弟苟獲倖免此志決不稍懈也 又八月三日來書云昨接劉松生來函云女學城塾賴吾兄挹注而伊仍萬難敷衍欲過中秋節歇手等云弟復以新政之碩果僅存止此女學一線綿延萬不可停而中斷云云 又口口年七月二十五日書云爲公學城塾弟再四勸勉蔣王兩女史勿盡墮前功已允竭力續口云云 觀於以上三書知當時高昌廟之女學雖已停辦而城中女塾固猶存在也

一爲設立務農會發行農學報 是會由如皋朱閔樺祖榮會稽徐仲凡樹蘭

上虞羅叔蘊振玉吳縣蔣伯斧■諸君所創設而先生力爲之助諸君之意以

近年西學大興有志之士銳意工商諸政而於農學絕不講求未免導流塞源治標忘本因創設務農會以開風氣以濬利源先生之意以農蠶種畜爲我國

自有之利與商務之須求諸人者不同又但須取材於地與商務之與人爭衡者亦不同故於諸君創設此會視爲切要之舉盡力提挈其簡章第一條云本會擬籌集款項在江浙兩省地方購田試辦所購之田卽作爲會中公產第三條云擬聘請化學師一人辨別土宜並酌購外洋機器農具爲中國所不可少者以佐人力之不逮第四條云農之爲義兼耕牧言本會除樹藝五穀外博採中外各種植物一一試種兼及飼養牲魚等事以廣利源蓋創設之始立願至爲宏大旋以經費未集同志未多曠日持久殊非善策因擬先辦農會報於光緒二十三年四月出版藉以通消息資研究云

一爲設立蒙學公會發行蒙會學報 是會由先生與湘鄉曾敬貽

廣益

仁和

葉浩吾

備

吳縣汪甘卿

鍾霖

三君公同發起立會之本旨分四大宗一曰會合

天下心志使歸於羣相與宣明聖教開通錮蔽一曰報立法廣說新天下之耳目而爲蒙養之表範一曰書爲圖器歌誦論說便童蒙之誦習而濬其神智一曰學端師範正蒙養造成才必兼該而備具公議先以書報爲起點以會學爲

歸宿而蒙學報遂於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發行其報例第一條曰本報分兩大綱一爲母儀訓育之法其目凡四一曰養育一曰勸誦一曰儀範一曰演習一爲師教通便之法其目凡六一曰字課一曰數理一曰方名一曰智學一曰史要一曰時事第二條曰本報以啓蒙爲主故專取淺明通便之法以圖說歌訣爲第一要義期於演說易曉玩象可知其圖說問答用白話歌訣論略用文理務期先後序進一意貫承云云

一爲代人辦事 自時務報開設後各地官紳之以開闢風氣有益公衆之事相託者書札往還蓋時時有之先生乃以私貲延一書記專司其事蓋幾於視時務報館爲辦理新事之總匯先生爲主持此總匯之人矣其故蓋有數端先生交遊素廣每至一地必與其地之賢士大夫結深交敦氣誼迨報館既開卽素不相識者亦聞聲相思羣以爲欲延訪新材研求新事物殆維先生是賴於是其事相屬託者遂如水之歸壑焉其次則先生又忠於爲人謀凡遠近官紳以事來商者先生必盡其所知所能爲之籌畫處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期

於盡善而後止故人咸樂與先生商焉又其次則先生又極意延攬人材既由甲以識乙復由乙以識丙轉輾延引無窮無盡其人之材能學問無不明瞭於胸次故各處創辦新學書院欲得一二佳教習先生輒具姓名以告殆於取懷而與矣或欲有所興作為民興利託先生訪求辦理之方法與夫辦理其事之人先生亦必盡心探訪期於不負所託故來與先生商者遂源源不絕焉茲特就積存之各書牘中擇其關於此類事者擇要列表如左藉可考知一斑 表

發書人姓氏

發書人所在地

事

實附誌

王星垣君

浙江黃巖縣

擬開辦學堂託延西文格致教習

王君延齡

山東諸城縣

擬與族衆集貲設立藏書局託採購書籍

方慶尹君

安慶

託購日本所造開井機器并訪

| | | | | | |
|------|--------|--------------|----------|-------------------------------------|---|
| | | | | 延教師 | |
| 江叔海君 | 重慶 | 開辦渝報託代購鉛字印機并 | 代招排字印刷工人 | <small>時又有宋芸子潘季約二君亦有書受先生商議購</small> | |
| 江建霞君 | 長沙學署 | 創辦湘學報託為推廣銷路 | | <small>辦鉛字及印機之事蓋皆與江君同辦</small> | <small>與江君同辦</small> |
| 何君恩煌 | 安慶望江縣署 | 擬勸民創種木棉託代延諳曉 | | | |
| 吳佩慈君 | 杭州撫署 | 擬在省城開辦中西學堂託搜 | 種棉新法之農師 | | <small>按吳君時在浙撫幕中襄辦中外交涉要政此蓋浙撫廖其託辦者</small> |
| | | 採各處學校章程又託代覓日 | | | |
| | | 本大學小學各章程又託開列 | | | |
| | | 校中應用之書籍儀器 | | | |
| | | 託探聽製茶機器價值及焙製 | | | |

| | | | | | | |
|------|--------|--------------|--------------|--------------|--------------|--|
| | | | | | 方法 | |
| | | | | | 又託招致能仿造軋花機器之 | |
| | | | | 許某 | | |
| | | | | 主講磚坪書院託代辦書籍儀 | | |
| | | | | 器 | | |
| | | | | | | |
| | | | | | | |
| 吳筱村君 | 浙江山陰縣署 | 託採譯研究蠶務之西書又託 | 查養蠶用之顯微鏡器具等之 | 價目 | | |
| | | | | | 託探訪塞門德土之價值及使 | |
| | | | | | 用之工匠 | |
| 又 | 浙江西安縣署 | 託採訪出口草帽辦之款式及 | | | | |

按吳君係兩湖書院高材

生為先生所識按故知己

又之感甚深即

吳將軍豫貞之父

按此係代抗府林德臣太

守函託

按吳君在西安以彼地物

| | | | |
|-------|------|--------------|------------|
| | | 推銷方法又託採購各式草帽 | 產甚豐富而婦女習於婚 |
| | | 俾作標本 | 一雖終日不作 |
| | | 託探訪製造樟腦之機器之價 | 創興工業冀得擴充利源 |
| | | 目并探訪造腦之日本技師需 | 俾婦女亦得以資生惜未 |
| | | 薪水幾何約幾月可學成 | 數年匪亂碎作吳君遂以 |
| | | 託覓洋棉種子并其種法 | 身殉至可憐也 |
| | | 託探訪出口之猪毛如何紮法 | |
| | | 每紮長短若何價值各幾何 | |
| 宋芸子君 | 成都 | 創設蜀學會託代延格致教員 | |
| 汪建齋君 | 南昌 | 託探訪種樟熬腦之方法并訪 | |
| | | 覓熬腦之技師並其薪貲數目 | |
| 周孝懷君 | 四川瀘州 | 設立經緯中學堂託延教習 | |
| 林迪臣太守 | 杭州府署 | 議欲招集商人創設公司將土 | 此蓋代浙撫廖中丞致函 |

貨運往外洋推廣銷路託爲籌

商辦

畫辦法

洪藻裳君

長沙

議欲採樟木製腦種蘿蔔製糖

擬遣人至各地學習或延技師

至湘教授託爲酌擬辦法

孫仲容君

浙江瑞安

合邑同人擬開東文學館託延

教習

高嘯桐君

杭州府署

託探訪日本派人來華考察飼

按高君時在杭府林總臣

蠶收繭製絲之深意

太守幕中此蓋代太守函

張印咨君

吉林

託覓製造塞門德土之技師

又託訪延堪勝警察及工程之

人材

張子華君

松江

擬設講求新學之書報館託為

採購書籍

張味蓀君

杭州撫署

託探聽派生往日本遊學應行

按此蓋代浙撫廖中丞函

預備各事

託

張菊生君

北京

開辦西學堂（後改名通藝學

堂）託訪延西文教習

章希瑗君

江蘇高郵縣署

創辦致用書院託延算學教習

張伯純君

長沙

創辦製造公司託覓熟精製造

之技師

託代礦務總局訪延在美國習

礦學得有優等證書之中國學

生

陸勉齋君

杭州

創設求是書院託訪延教習及

按求是書院創辦時陸君

| | | | | |
|-------|------|--------------|--------------|----------------|
| | | | 翻譯 | 奉派充益院 按案承浙撫 |
| | | | | 廖中丞之意 以訪延教員 |
| | | | 相託 | |
| 梁節庵君 | 武昌 | 湖北派學生二十名至日本遊 | 學託於過滬時爲之照料 | |
| 黃仲弢君 | 浙江瑞安 | 代本縣學堂託延英文教習 | 設立羣學會研究算學託延教 | |
| 楊仲莊君 | 杭州 | 習 | | |
| 楊哲子君 | 長沙 | 湖南派學生至日本學陸軍過 | 上海時託爲照料 | |
| 廖毅似中丞 | 杭州撫署 | 屬將覓得之水陸師學堂章程 | 從速刊布又屬覓農工商醫各 | |
| | | 項學規 | | |

熊秉三君

長沙

開辦湘報屬代辦印刷機器及

鉛字又託招致印報及排字工

人

葉伯鸞君

廣州

辦理南紀日報託為推廣銷路

鄒沅帆君

長沙

代某學堂託訪延算學教習

託代官設書局採購講求新政

新學之書籍寄湘發售

又託代製造局附設之學堂延

訪精通汽機之技師往充教習

劉古愚君

陝西西安

託採購易於仿造之西洋農具

又託購鉛字為排印書報等之

用

歐陽君烜

湖北房縣縣署

創辦學堂託代延英文兼體操

教習

蔡伯浩君

長沙洋務局

派生十名往日本學師範託於

過滬時指導一切並託致函日

本舊友爲之先容

錢保和君

浙江慈谿

託探聽開井機器價目及延聘

日本技師應需薪水若干

盧木齋君

託辦鉛字三份爲印書之用

龍研仙君

江蘇如皋縣署

創辦安定治事學堂託代延英

文及格致教習

謝鍾英君

常州

擬公設西文學堂託代延西文

教習

謝榮光君

檳榔嶼副領事

籌建華僑學堂託辦書籍圖畫

器具報紙

瞿子玖侍郎

江陰學署

託辦日本所造墾種收穫農具

按羅侍郎時為江蘇學政

各五份

奏請將南菁書院改為南菁

堂並以該書院原有沙田

一項擬參用西法樹藝五

數果蔬柚麻等項故有託

先生採購日本農具之舉

羅鵬孫君

湖北

設立中西通藝學堂託延西文

教習

諭年

按右表都凡四十一人其以個人之資格相屬託者不預焉其無書牘

可據者亦不預焉若併計之其數蓋不止此矣其年月則大抵起於光緒二

十二年秋七月以後直至二十四年夏秋間（亦有在此後者然甚少）始終

不逾兩年其屬辦之事蓋不越勸學務農通商惠工數大端其時上下遠近

實有風發泉湧一日千里之概使其能蒸蒸日上日進而無疆則吾國之前

途殆未可量也不意戊戌八月政變遽作政府既迭下諭旨停罷中小學堂裁撤農工商總局查禁報館禁立會社拿辦會員取八月以前之新政一例推翻而後快國內士民既忱惕於淫威之不測復苦於展布之無術於是一線之生機遂斬焉以俱盡庚子拳亂以後又取已推翻者更次第恢復之然元氣則已大傷矣是亦不可以已乎

一爲主辦湖南礦務分局 湖南礦產極旺而以安的摩尼爲最沅水流域若辰溪縣若瀘溪縣資水流域若益陽縣若安化縣若新化縣湘水流域若瀏陽縣彼時均已勘得爲安的摩尼最豐富之區益陽年可出八千噸而辰瀘所產則更優於益陽時陳右銘中丞實歲方巡撫是邦銳意欲將各礦次第開採以

開發地方之富源而爲興學育材之預備乃特設礦務總局於長沙使張伯純

通典鄒沅帆代鈞兩君主其事又設分局於漢口上海二處漢局主轉輸使羅

邠峴君運步任之申局主推廣銷路延訪技師等事託先生任之願其事乃至

難就推廣銷路言先是有美國人傅蘭雅願每歲包銷八千噸願所許之價乃

不能償運輸之費旋又有美國商人願每年包銷一萬五千噸並自行派船到漢口裝運彼此已有成議旋以他故不諧而罷其時盛杏蓀府丞立一公司擬以十萬兩爲報効議將湖南全省之錫礦歸彼一人採辦湘省但司抽稅之事陳中丞力拒不許又就延訪技師言先已延定羅某訂明月薪一百五十兩比至忽睥睨一切要求無已先索增薪五十兩許之次索精美之居室許之次又索精美之膳食自定每日膳費三兩許之而不卽與終乃又索增薪一百五十兩礦局不能允遂拂衣而去矣幸其時尙有鄭榮光君在湘礦事不致坐廢然鄭爲開平局之礦師不能久留湘中後乃物色得唐月池君又得池貞銓君皆爲礦師中之上選願唐君卽將往四川池君正在福州船政局服務皆不能應湘省之招最後乃得溫務滋君然礦地至廣非溫君一人所能徧及又議欲添延日本技師至湘煉錫然彼時湘省仇外之風絕盛對於日本則尤甚議在漢口設局試煉不敢招之至湘而日人尙欲吾國爲保命險始允就事議遂作罷又議派人至日本學習煉錫技術願非急切所能收效綜此數故後乃商定兩

辦法(一)爲與漢口亨達利洋行訂立合同由亨達利代銷錫砂三萬噸俟由湘運到漢口後每噸卽交銀三十兩爲山本再由亨達利運往外洋出售售得之價在六十六兩以內除去運費關稅等等礦局與亨達利各得一半在六十六兩以外礦局得七成亨達利得三成此其大較也(二)爲招致粵人戴笏軒劉藝林胡貞甫諸君至湘設立大成公司與礦局訂立合同在長沙設局提煉成官商合辦之局茲將俞厦軒中丞廉三奏摺附錄於下藉可見此事之原委(上略)查錫砂一種外洋稱爲安的摩尼其質在金石之間湘省各屬所在多有苗路錯碎不成片段小僅顆粒鉅則萬斤或一綫相連衰旺各具採煉可作炸藥帽藥字模並入鐵鑄造機器其用甚廣其價較鉛爲昂爲外洋所必需爲中國所創獲論礦務者咸以此爲可興之利前於益陽等處覓獲錫砂試籌銷路有漢口亨達利洋行訂銷出錫五成以上之砂三萬噸每噸先交價銀三十兩俟其售出仍照行規各分紅成因於漢口設立轉運局過磅交易計所定噸價若全數交收不第前虧可補惜現產無幾未可期以歲時

復於各處廣爲搜求續有所獲而砂質較低招粵商大成公司來湘就近提煉成錫分別運銷(下略)

諡年按先生與張伯純鄒沅帆諸君辦理湘省礦務備極周折往返商酌積牘至夥今就張鄒兩君之書札計之已有一百數十通之譜其辛劬可想故特詳記之

諡年又按礦局與大成訂立合同就張鄒二君來書考之知在光緒二十三年十月間其時陳中丞尙在湘撫任也其後乃由俞中丞出奏東華錄載此奏摺於二十五年二月內相距年餘之久不解其故

諡年又按大成公司成立後胡貞甫君即來往申湘間主持一切二十五年二月胡君正自長沙回上海舟泊洞庭湖夜半大風驟起舟旣沉沒胡君殲焉此非特大成公司之損失抑亦湖南礦務之重大損失也茲特將鄒沅帆君彼時來書附錄於後藉志悲思

胡貞甫此次來湘其返棹也竟飄沒於洞庭可慘已極此君具有用才而如

此了局有志者爲之寒心其舟本有輪船拖帶二月十八日晚泊於洞庭之鹿角舟子不慎維舟未穩更闌風大作全舟飄去離岸里許而覆死者數十人鄙人前日過洞庭猶望見覆舟之桅大成公司有人在鹿角守撈遺骸竟未得慘極

結年

又按彼時有一異事則胡君之如夫人居申者一夜忽聞門外有剝啄聲比啓門則胡君歸矣亟啟起居默不答視其面索索若無生氣意以爲風塵辛苦之故不之疑也卽入廚具礮面水井煎茶持以出則胡君忽不見大門亦未啓甚爲怪訝及次日得長沙電訊始知昨夕歸來者固胡君之生魂也此事近神怪然是其如夫人於事後泣告弔唁之親友者非謬言也

一爲主辦譯印西文地圖分會 按此會由新化鄒沅帆君所創辦而先生特於上海設分會以應之先時鄒君隨使英法購得德意志人所作圖本於世界各國皆備惟歐州各國甚詳餘皆嫌略乃銳意搜覓得俄人所作中亞西亞西比利亞二圖英人所作印度緬甸暹羅及北亞美利加南阿非利加等圖法人

所作越南圖德人所作南洋羣島圖阿非利加洲圖均極詳備足補圖本之缺
其於中國輿地則又搜集中外測定各直省新圖如江蘇書局本江寧江蘇兩
藩司地圖同治五年刊本廣東地圖湖南通志江西通志本湖南江西地圖所
江湖北新測會典本浙江湖北地圖光緒十六年本三省黃河圖德意志人所
作直隸盛京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六省地圖英吉利海部本盛京直隸山東江
蘇浙江福建廣東七省沿海圖及長江白河西江等圖因取胡文忠全圖爲底
本參互考定誤者改之略者增之合諸歐美非澳各地圖共得六百幅鑄以銅
版分次出圖鄒君獨力經營而先生則與義寧陳伯嚴達縣吳筱村華陽王雪
城乘恩諸君盡力爲之助云

論年按公會譯繪之地圖初議付諸石印旋以石印不如銅版之精細且銅
版又可永久留存隨時修改故第一批圖卽在日本鑄刻而託王振甫君爲
監督第二批圖則初擬延一日本刻圖技師至漢口鑄刻并招生從之學習
不意爲日未久此技師忽稱疾逕歸不得已乃令學生自行學習時王君適

亦在漢卽由王君爲之指導云亦可見當時之艱苦也

薛年

又按鄒君於譯印地圖事用力至劬用心亦至專茲將其致先生手書

摘錄數通於後藉可略見一斑

曩年在鄂鄙人有志於圖公有志於報早以圖報相勗某於礦事本非所長現竭蹶爲之俟稍收成效便當求義寧設西文大學堂移我作一學堂提調於願便足當今之世萬事都無濟惟學堂報館爲救黃種之根本君努力於報鄙人於圖外尙欲造人才也尙不如意則專志於圖矣他非所望也 二十二年丙申十月十六日來書

(上略)總之此事藉諸股友之力以成圖卽藉諸股友之力以成會獲小利則成小公會獲大利則成大公會鄙人斷無絲毫肥私之意此可質諸天地鬼神而無愧者也(中略)此版固可源源續印必須源源修改如外國出有新圖與今本異者卽當從而改之至中國內地此次所出者僅大略耳公會果有巨款便派人往各處測繪將版重改之處必多以此次所成者爲底本

以後歷年改之數十百年之後殆爲善本所貴乎公會者正爲此耳西人成一國精圖必期以數百年我輩豈可求旦夕之功疊加修改則不患其銷之不暢能垂久遠爲精本所嘉惠者甚大且遠也我輩任開風氣不任作事所望來者正無窮耳 二十三年丁酉九月初八日來書

鄙人去秋回里本不願再出所以重來鄂渚者爲圖之未成耳爲圖而出豈有不發大力而悠忽置之耶（中略）若竟不行則不能不決然而去專謀圖事當徧去四方以求有力人成此舉耳 二十五年己亥十一月十四日書事既繁劇款又拮据而所遭復諸多不順下懷竟終日爲之抑鬱惟此心不因此而少衰任千磨百折必將此事作成 二十六年庚子二月二十六日來書

外間論者總以鄙圖爲必不成然區區之心不爲少懈却期以必成惟恐時局不佳不容我作事則無法可施也 二十六年庚子五月十七日來書

詒年 又按鄒君於光緒三十四年三月作古其姪永紅有書致先生略言與

地學會股票付圖期限已滿而遠方尙有函索者若遽行截止未免令其向隅殊非會中之本意茲擬再展限三個月云云知公會第二批地圖業于鄒君辭世前印出第一批圖早于光緒二十三年印出并誌于此

汪穰卿先生傳記卷七 言行雜述

弟 詒 年 纂 輯

先生幼遭喪亂中更家難中歲以後怵於時世之危迫思欲有所設施而迄不獲遂其志不得已始藉報章以發紆其意見又迭爲官吏所奪故朝喟夕喟恆鬱鬱不自得頗以是傷其生晚年嘗戲改古語懸諸座右其文曰臣當此景惟能說病口不能言對之以噫蓋先生晚年久病呃逆故改餅爲病改臆爲噫雖是戲語而抑塞之意蓋可見也

詒年

按杭縣徐仲可君珂所著呻餘放言（見康居筆記彙函內）中有紀先生事一段若爲先生寫真特爲移錄如次

曩爲汪穰卿同年康年撰家傳有居恆感傷國事疾首感額常若負重憂于其身三句識穰卿者見之謂爲善狀其容貌穰卿生當叔季聞見日非宜爾爾

先生當二十四歲至二十九歲實爲劬學之時其勤苦殆非人所堪而精力亦

半耗於是時館於吳氏盡日授徒復於其隙料量家務親友有慶弔事又須一躬往酬應苦無暇專力於學入夜乃與諸年及季弟洛年圍坐一方案先生中坐諸年與洛年左右坐各就燈下治所業有不解者卽就先生質問無不披豁盡意杭城敷文崇文紫陽三書院例於朔望試士子朔課一日望課二日先生與諸年或作二卷或作三四卷不等隨作隨寫徹夜不輟遇詰經精舍考課日則二人合作一卷先生任經解諸年任詞賦時或遇題目不多期限稍寬則二人各作一卷均由洛年爲之謄寫亦徹夜不輟比事畢卽各挾卷趨赴收卷處交納雖遇雨亦如是洎交卷歸天甫黎明曉風吹人腹中覺飢則就道旁豆腐擔啜腐漿一盃以解飢寒蓋數年如一日云今日記此猶淚潸潸欲下也先生於書無所不覽自羣經諸子歷史輿地小學天算以至古文駢文詩詞之學靡不探討而研究之三十五歲以後從事報館公私酬應日不暇給而就寢之頃猶必閱書十數頁以爲常云又好抄書古籍秘本非力所能著者不憚輾轉假借手自移錄課徒里中時嘗覓得沈氏南北朝輿地表時方歲暮例得解

課一月即將原書手錄一通一字不遺其後往來南北隨時搜購秘籍又從交好中借抄故生平所得罕見之書頗夥屢欲刊刻行世以紓於財力而止其後乃編為振綺堂叢書初二兩集茲將其目錄列下

初集 聖祖五幸江南全錄一卷字不著撰人名 客舍新聞一卷彭孫貽撰 克復

諒山大略一卷抄本 拳匪聞見錄一卷管輯著 韓南溪四種稿本 日記一卷內計獨山平匪

匪日記一卷均空六居士著 漢官答問五卷陳樹鏞著 澳門公

牘錄存一卷抄本 蒙古西域諸國錢譜四卷英文原本 經典釋文補

續偶存一卷先伯祖諱建本係借問隨筆一卷同上

二集 中興政要文廷式輯 克復諒山大略抄本 烈女傳祖諱憲輯 明史分稿殘編方

著英庚編補韻 西藏紀述張海撰 章谷屯志略吳德顯子萬象一原期 埃及碑

釋陳其木刺夷補傳稿未詳人轉徙餘生記 奉使英倫記昌撰

詒年 按初集於宣統二年在北京用活版排印二集先於光緒二十年在湖

北刊行惟先刊者名二集後刊者為初集類於先後倒置又克復諒山記略

兩集均刊入則莫詳其故矣此外又有擬編入叢書而未及排印者三十一

種茲將其目錄列後

駢字分箋葛海珠應本音學緒餘夏鸞翔著音學指明夏曾傳著明史分稿方

瑛著宋中興政要從承樂大崇禎遺錄明王世德著啓禎聞見錄不著撰人

美生全案從各署潰瀰流毒記瑛片華夷變態記道咸間英人犯境錄中定道光

專襄理軍務紀略記咸豐天律事甲午軍務叢存從劉忠誠盾鼻聞

見錄記洪兩淮勘亂記記張裕行苗沛霖轉徙餘生記記洪軍羅

壯勇公年譜從家藏硃批鄂文端公奏議未刻稿傳鈔本皆刻本欽定宮中

則例傳鈔宋職源宋王益之著元祕書監志元王士點商企西陲總統事略汪

楷原輯振綺堂書錄朱文藻藏書題識先曾祖諱振綺堂書目先祖諱

本振綺堂書目陳奐編振綺堂先後刊板目錄既三十年寫書記既四元

玉鑑細草蕭原稿本萬象一原夏鸞翔著游仙窟唐張鷟著

按宋中興政要明史分稿萬象一原轉徙餘生記已刊入叢書二集內

疑先生後來欲將二集木版廢棄故復將此四種列入擬刊之目錄內耳

詒年又按此外尚有覆刊宋本黃帝內經明堂悉曇字記帝範三種亦在湖

北所刊字極精美惜版已不存

詒年又按先生所著論說載於時務報京報芻言報內者前經詒年彙輯印

行名曰汪穰卿遺著又所紀朝政國故下至閭巷瑣聞歿後掇拾尙得數巨冊已輯成八卷印行名曰汪穰卿筆記尙有三巨冊則擬俟續印并志於此先生畢生辛勤所留遺於身後者僅此而已

先生於師門及曾被知遇之先輩風誼至篤順德李文誠公文田衡山陳伯商

編修鼎皆先生己丑鄉試受知師也文誠公卒於光緒二十一年身前歷主文

衡藏書萬餘卷不善治生沒後家無餘貲並負債巨萬遺櫬回南時先生特糾

約同門諸人集貲爲賻伯商編修晚年猝被嚴譴極文人薄命之厄身後眷屬

流寓常熟一家數口幾於流離失所先生亦爲集貲置屋俾有安身之處從伯

子常府君守正於諸子姪中待先生至厚子常府君卒後其庶出之子女三人

長者十三歲幼者才六歲耳先生乃並其生母迎之回杭又經紀其家事以教以養俾無失所後更爲之次第婚嫁云

先生好客出於天性在兩湖書院時凡名流之客於張文襄者皆與納交其後設時務報於上海則凡在上海之名人於政治學術藝能商業負有聲譽與夫來上海者無不踵門投刺求見先生亦無不迎候訪問夕則設讌以款之相與談天下大計或諮詢其所長或徵求其所聞見故於各地之人情風俗與其人之情物品行無不明瞭嘗手輯一書取平日所見之人分省隸錄并詳著其所長題曰曹倉人物志其留意人材如此先生好客之名既著故四方人士無不願一見先生日本人亦皆樂從先生遊某君至舉其家藏之寶刀以相贈焉

諸年按金君錫侯集所著光宣小記內有一則述先生事亦足見先生之留意人材爲移錄如左

廷試聽點鄉友多至殿門送考朝考日余方與衆立談見汪伯唐先生大變

送汪穰卿同年康年入伯唐與余向未識面問余名穰卿曰予昔識金君於

廣坐爾亦試覓之稠人中伯唐四顧及余趨前曰昂昂千里卓立不羣其此君耶衆皆引以爲異穰卿曰此君自有異人處不難識也昔訪君西湖君方品茗三雅圍坐客已滿予覺君小異執手問訊如故交及君至海上予集友宴之數十人皆一時知名士文芸閣廷式後至予亦囑覓諸坐上芸閣一顧卽得吳彥復歐陽石芝繼至亦然金君不凡故易識也時聞者皆傳爲美談先生性好施濟遇人有急難輒解囊相助行客有以旅費困乏告者諭其非虛卽如數與之不少吝嘗見一人倉皇過訪謂有要事將他適而苦無川資時先生實無一錢乃解所著皮裘付質庫得錢悉以畀之庚子夏秋間某君倉猝離滬已登舟矣偕缺銀幣三十元無以爲計密屬人商諸先生先生與某君志趣本不合至是乃自持銀幣送諸舟并慰藉之鄭重而別至於親族中之窮困者更依時攸助以資其生叔母某氏於妯娌中與先母至相得晚年無子境況甚窘先生歲時餽問未嘗或缺此亦足見先生性情之惇摯也先生性情外和而內剛遇不稱意事未嘗形諸辭色有忤之者縱極人所難堪

初不出一言以相報待之仍如故久之其人自愧謝亦笑解之蓋有古人不藏怒不宿怨之風焉然遇利害所繫輒侃侃力爭一意孤行不以府怨爲嫌赴義若渴如恐不及有珠寶商信昌號爲美國某商行之總管所給耗資巨萬總管既避匿商行亦不理訟於美領事不得直其判辭謂該商行與總管所立合同僅有經理權並無經理總權所有請由該會賠償之說作爲罷論云云先生大憤爲代擬一廣告欲登諸報端俾後來者勿蹈其覆轍信昌以此事受虧已巨若再攖西官之怒必致更受損失求勿宣布其事先生乃罷然猶引爲恨云庚子上海梵王渡有農夫某無故被西人用鋤擊其腦幾殞命初無爲之伸愬者先生聞之急出巨貲延某律師訟於其國之法官卒得直判某西人監禁三年先生之見義勇爲此其一斑矣

W 68 3002

汪穰卿先生遺文

文海出版社印行

摠目

第一

時務報論
說彙錄

第二

芻言報論
說擷粹

第三

書牘
輯存

時務報論說彙錄目錄

中國自強策上

中國自強策中

中國自強策下

論今日中國當以知懼知恥爲本

以愛力轉國運說

論中國求富強宜籌易行之法

商戰論

論華民宜速籌自相保護之法

論將來必至之勢

論宜令全國講求武事

按尙有論中國參用民權之利益及論膠州被占事二篇已列入傳記內

茲不複錄

汪穰卿先生遺文 時務報論說彙錄

弟 詒 年 纂 輯

中國自強策上

錄光緒二十二年八月初一日時務報

事至今日危迫極矣挫於日迫於俄侮辱於英教案蜂起回匪蠢動兵變民變之事不一而足而瓜分中國之說西報屢載之西人屢言之雖至愚之人亦知其殆然而廟堂無定策中外無定議舊弊未一除新猷未一布則非安於不爲卽以爲無策也夫安於不爲則無論矣以爲無策尙未然也夫中國在今日猶以一羊處羣虎之交曾不足以累其牙爪然而不遽動者羣雄角立未有所歸故艱於發難又無端戕人命敗商務又西人所不欲爲故猶遲回以待之我苟能自振則西人之於我亦猶其於日本耳惟我永不自振則彼惟恐爲人所得必將爭先以取之然則我國振興之政不於今日則無及矣夫中國利之宜興弊之宜除誰不知之而卒無定論者蓋食於弊者太多則必多爲之說以亂之多出其途以撓之蓋非不明不強之患而由於權無所歸則無人焉爲發光與

力之地也夫國朝承明之後懲於擅權朋黨之禍故執政之臣名曰軍機大臣人多而權不一但能唯諾於上前而不能堅持其意也但能恭擬諭旨而不能自發號令也然則苟欲聚其權以辦庶務舍立相莫由矣顧今日而驟然立相竊恐但有牽掣阻礙之苦而無行權決策之效則非先立議院不可矣或曰立相則不免擅權之慮開議院則權在下且散而不合徒滋論議於事非便不知有議院以與相相持則相不能擅權議院之人多矣且有議事舉人之權而無行事之權雖在下何病又議院論雖不一西例必擇其多者從之何囂雜之患且凡事初行必多漏略要在隨時審正耳若其成規則西人之議院章程可擇而行也至於開辦維新之政則有三大端焉一曰齊天下之論今天下之論至不一矣政府不擇而用之或朝暮更易或南北互異必當論定一格以便施行二曰慰天下及各國之望維新之政中國望之不應則離西國望之不應則侮宜明詔天下以舍舊從新之故而與各國立力保太平之約並方便予以權利且聘其賢豪與之參定法制則中外始有更新之望矣三曰安天下官吏士兵

之心維新政行則宗室旗丁冗員士人胥吏軍士皆有失所之慮始而以言語相煽惑繼而以全力相阻撓宜預籌安插之法宗室旗丁除作官當兵外或與以利益或弛其禁防新改立之官除總理之人必拔用能者其餘仍以舊官依班補敘學校新設必十年方能選用則從前士人在十年之內仍可補官胥吏軍士汰贖者可補充諸役如此則各人無失業之憂卽新政無阻撓之患矣然此但言創始之大要而未及其所行之事也

中國自強策中

中國自古獨立於亞洲之中而其外皆蠻夷視之素以君權爲主務以保世滋大爲宗旨故其治多禁防遏抑之制而少開拓廣充之意君恐臣之侵其權故不使之有纖毫之權恐臣下之結黨故務散其黨牽牽之使不得行其志錮蔽之使不得極其聰以天命怵之以鬼神懼之臣下承之以諱飾爲能以敷衍爲工以趨避諉卸爲巧其於民也但以壓制欺嚇爲事無復有誠意以相孚故吏習於弊混民安於刁翫士成於陋劣兵慣於譁瀆其齊民皆以閉戶不與外事

爲祕策以積財遺子孫爲得計故上下之大弊不出四事曰徇私曰惡直曰崇虛曰耽逸循習至久全國之民皆失自主之權無相爲之心上下隔絕彼此相離民視君父如陌路視同國若途人夫民之弱與離君所欲也積至今數千年乃受其大禍然則至今日而欲力反數千年之積弊以求與西人相角亦惟曰復民權崇公理而已其於官也汰冗職刪儀官使官各有事其教人也必使爲有用之學毋誤用其聰明其選人也必使以所學爲其官毋使用非所學其升補也必依其本職毋使朝此而夕彼其用人也厚其祿過則責故則斥勤奮則升遷而遞加其俸終身無失業之虞其定律也依罪爲斷必求可行無虛設之律無難行之例其罪人也訪緝密而治之寬其讞罪也稽罪而盡其辭其取於民也各以其資占稅毋倒置毋苛索其理財也使財歸實用毋糜於虛文毋漏於中飽昔之重文而輕武者今必使文武並重昔之優文士而輕吏治者今必以吏事爲急汰繁重以求其速捷去虛文以貴其實效刪矯誣不實之談斥虛僞無理之事尙創作而賤安閒尙改變而賤守常以能開利源爲能以能創新

學爲優民性必求其宣達士氣必求其振奮昔之不使民與國事者今必與之
共治昔之使民安於愚弱者今必使之極其明強務使內之權力在在足與外
人相抵夫如是或可徼倖與各國相持然此但言其治道宗旨所在而未言辦
法之實也

中國自強策下

請實言辦理之法今使上赫然下明詔告天下以力圖自振之故而使士民之
明秀者互相舉爲議員使至京入議院而使中外大員自三品以上俱入上議
院議院既立則立相以總內外之務立戶部以掌財用之出入立刑部以掌天
下之獄訟及巡捕之事立商部以興商賈並掌稅則及考察工作物產之事立
農部以教種植立外部以理交涉之事立兵部以掌兵事立工部以掌管造之
事立郵政部以理道路河渠輪車輪船郵遞之事立民政部以掌各處地方之事
立海部以掌海軍之事立教部以掌學校之事俟議員舉定相臣則由相臣自
擇用諸部大臣及各省之長大臣及長又各舉其屬而皆決於議院十年之後

則議員及各官皆取於學校如西國之法設吏治局於京師徵天下賢能之吏使學習治法而分派之於各省以教諸地方官十年以後亦皆取之學校各省提鎮選於兵部而提鎮又遞選其屬十年之後始取之水陸武備學堂外部及出使大臣必取精西文通西事者十年之後始取之使才學堂京師立各種學校精選中西之能者教之以遞及於各省府州縣十年之後始取之師範學堂宰相與各大臣既舉定則遣使與各國立力保亞洲太平之約而大改上下內外之體制務從簡易悉去趨踰拜跪之節復立憲報館凡新政改革之意及中外交涉之故悉載之各種振興之政乘時並舉且捐納停冗員裁調濟安插之途廢資格班次之說止既無無事之官復無無官之事局中之人可因官以展其才局外之人可因事以責其效則職無不舉矣一事一官既無旁貸之方一官一事又無叢脞之慮則人勤於職矣在事之人有治事之權事外之人有監察之權而又有議員以鉗制之有日報以舉發之則官邪息矣厚俸祿而革陋規入官之日予以裝錢辭官之日予以恩俸或給終身或逮子孫辦公有費登

程有資則人興於廉矣改衙署之制速咨稟之法汰酬應之煩刪迎送之禮則官敏於事勤於察矣省府州縣各設議員以與官相抵官不能專其事則民困蘇矣因其事以設之官因其官以爲之學因其學以定所取入官之後非罪不斥心不枉耗才不虛糜人無失所官不易方則人知專所學矣取士多途學堂徧設由都會以及州縣由州縣以逮鄉閭人無廢才才無滯用則人勸於學矣釐定文字使歸淺近多撰教化之書使人易曉而徧設義塾教堂以教齊民則尋常之人皆可讀書明理矣凡刊刻書籍由官准駁其使用者準其專利則要用之書不日可得矣嚴戶口之冊定鄉里之制產業生死婚姻必注零戶必禁城鎮無雜處之虞鄉里無散居之慮而又徧設巡捕並設包探則逋逃清邪民無所匿矣律法從平無有偏頗重則絞殺輕則禁罰則罪易辦而情易得矣刑官治獄不兼他事復有會審以察其虛誣有律師以伸其辨說無刑求之苦無拖累之患則枉濫息矣吏皆有祿役皆受緡既無藉口之資卽無婪賄之弊如此則獄訟易矣有不率教者輒禁錮終身動其羞恥嚴其禁防則人恥於爲非

矣平道路濬江河開鐵軌通電報招商以成之借債以足之且路燈自來水在
在設立使往來便捷消息靈通則用兵賑災經商行旅便矣礦務開銀行設然
後鑄金銀銅三等之幣齊其輕重又製鈔票而禁兌換銀錢之店以便行使稅
餉出入一律行用三年之後度新幣已足則悉禁舊錢則錢法行而人便於用
矣製鈔幣立銀行正稅則嚴中飽則國用可足矣立商部定商制嚴賠償之法
定詐騙之條除釐稅之苛捷水陸之途考求各國之物產察勘各地之工作內
江外海準行輪船能糾合公司者獎之商之成本重者許以補助則商勸矣能
效法泰西製造各物者賞之並許專利能以新法製器者給以功牌則工勸矣
稅以資算富重而貧輕稅以息計商多而農少蓄洩有資種植有法則民勸於
田畝矣停無用之武試開水陸學堂令凡能武事者不與齊民齒則人競於武
矣精選而厚其餉嚴教而重其防老休則廩以終身戰死則恤其子孫則兵皆
能戰而平時不敢滋事矣防兵周於水陸兵將悉由考試定平時遣調之法定
臨事招募之方炮械必精雷艦必備醫藥必贍兵法既嫻軍律尤峻則武備嚴

矣釐定祀典公私無名之祀悉行停止一切虛誣術數之說皆不得行則邪說息而正務舉矣設報館以達民隱凡中外交涉選舉獄訟報銷悉由官登之報新理新法及一切民間之事及其冤抑無不可登報則上下之情通矣定齊民之等級以有能者爲上有業者次之游惰爲下則民勤於所事矣而又設輿圖局以測全國之形勢設繙譯館以收各國之書籍設製造軍火局以給軍用如此行之十年國以富兵以強始可收回已失之權利除租界之法改進口之稅定管轄異邦人之制而與泰西各國相抗衡若夫施治之宜敘次之方新舊交替之法則當俟辦理之時議之非一時所能決也

論今日中國當以知懼知恥爲本

錄光緒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時務報

悲夫微歟今日之事也何悲焉悲失權也失權焉者非全舉一國之權而一時盡失之有積漸而失之者有不覺而失之者且不特上失之下亦失之不特官失之民亦失之至今日則已情現勢迫矣顧猶不知爲失權也但微覺轉動不便而已嗚呼豈知我之吭已盡爲人扼我之背已盡爲人拊哉是故租界闢而

我失轄地之權公堂設而我失用法之權西官治租界有專權而我失治民之權各國兵船可任意駛泊而我失口岸之權墨銀通行各埠中國銀錢不能一律行使而我失制幣之權西法賦稅重其入而輕其出我則反是則失稅權西法兩國之訟用刑從其輕者我則西人從輕比中人從重比則失刑權公法不得與在他國之利益不得均霑則失立國之權至若教人養人之權中國不力主持亦漸爲所侵竊甚且漸奪我用人之權又且奪我論議之權等是下之必至奪我志意之權及其生命之權天與他國共立地球球之上而中國地大人衆又爲各國冠而蹉跌隕越一至於此嘻吁寧不懼歟

西人之所以賸削怵嚇我中國者以兵商爲大宗而其所以羽翼兵商者尤能堅忍刻苦聯絡黨類碁布星散於人之國中彼將力護其從我者而深斥其不從我者貴人能扶己者深獎譽之其異己者力毀謗之借己之國勢以壓人之官長復借官長之勢以壓齊民夫如是故吾國利弊纖悉盡爲所得而從者益衆彼又能取其國之善法以教養人不數年則才人學士將出其中且我民有

爲所長養者有爲所生全者方感激效死之不暇而我民猶寬然宴娛謂彼之說何足動人彼之爲此者特爲謀食計耳豈知彼之設心立法上之則欲執人之國權大之則欲制億兆人之死命逮至彼勢益盛方思起而謀自立之策則人聯絡而我散漫人堅忍而我疲脆彼欲去我若風之振槁嗚呼不自立而坐以俟者其效固必至於是也

始西人至中國猶震其風名以爲聲名文物之所在也已而察其政見其紀綱弛紊而不理過其野見其阡陌零亂而不整行其途見其道路污穢而不潔遇其貴人則情勢慚然遇其士民則事理昏然於是彼以爲可肆意相待者莫是若矣是以凡要挾誅求不能以待他國者獨能以待中國凡偏苛之令不能待他國之民者獨能以待中國之民於是有藉一案而求償金數倍者同一事而請改約章者華人殺西人則官革犯誅西人而若此則百不治一華人負西人債誅索不止其身西人而如是則一聽其官之所擬甚至愆期失約同一事而治之不同蓋彼見我官之輕其民也固謂我民之可以輕矣見我兵之擾民也

固以我民爲不妨擾矣見士民之侮其官長也固以官長爲可侮矣見我民之互相擠排互相爭奪也固知我民無相顧惜之心矣故雖西人之教素尙公平而卒至若是者蓋以爲待中國人則應如是也

西人善於經商所至之地輒能握其利權中國商人心計之工何遽讓西人然而稅務一層西人固已不費絲毫心力而操贏絀之大權矣我華商見利則羣趨而不思其後之難見害則捷避而不顧其徒之敗西人諗其如此故以整御散以堅敵脆以素嫻拒新習彼集公司則資本重大我則皆獨立也彼聯聲勢則消息靈通而我則隔絕也是以我雖行店林立而實則零碎湊集拾西餘剩受西挾制而莫可如何也

華人初見西人咸懷惡怒之心至今日則惡怒之心一變而爲信畏矣夫不問是非曲直而輒以惡怒之心待人非公理也至若不信畏己之人而信畏他人則尤異矣夫中國商人雖未盡可信然錢莊匯號固不亞於西人也而今則富貴人之金多託匯豐矣修造輪機中國非不能爲也而今則購辦之人必託耶

松矣同一器皿而必以整洋行字者爲貴同一貨物而必以來自西土者爲佳
以上皆指中國器物實能與西人匹也若夫亂兵肆橫非口舌所能喻也乃亦觀西
人而斂迹差役恣暴非禮讓所能禁也乃亦見西人而戟威無怪聞公使之驕
橫而駭汗橫流遇西兵之嚴整而聞風遠避然則我民盍亦深思致此之由而
思所以處將來乎

然此非一二人之懼而我中國四百兆人之公懼也非一二人之恥而我中國
四百兆人之公恥也然則整頓之策但袖手而談於上之人可乎整頓之策奈
何曰相酌其制官革其政士益其學商擴其業工精其物如是而已吾意自去
年以來必有大改其故轍以曉示天下者貴者必將羣協其權力以提挈萬綱
富者必將羣委其貲財以創新萬事士必思力崇新學商必將共立公司工必
將仿製新器報館徧設於各省學堂林立於列縣雖未覩維新之全模而士氣
之奮民心之明將於此見之矣

夫四鄰環伺不足懼大變當前而怡然無所動斯爲可懼也割地償款不足恥

維新有機而懵然無所知爲可恥也今內之則敷衍錮蔽之見未嘗化外之則
夤緣酬應之習不能免官書局奉旨重開矣而未敢昌言也學堂奉旨設立矣
而未見定章也報館已奉旨允准矣而未見廣設也每議一事而部臣諉之疆
臣疆臣諉諸紳士俄而以無款中輟矣每定一法則下屬俟諸長官長官決於
內臣俄而以難行中止矣甚至駛行小輪則釐局阻之機器製造則重稅苦之
推之學術商務工業未嘗有一事足當維新之目者詩曰不難不悚百祿是總
今之君子可謂不難不悚矣

今使朝廷之臣相率而議必敝之政有司之官相率而發必阻之令舉國之人
相率而治必廢之業商盡心開必閉之肆工竭力作不售之器聞者鮮不以爲
笑矣願觀於今則幾於是也然則今之人何異於舉手而自擊舉足而自蹴也
然則今之人所作所爲何異於自棄絕也彼豈甘於如此哉一則由於不相顧
一則由於不敢爲實則由於不能深知時勢之必然而姑與苟安而已且貧賤
之人必曰我謀衣食之不暇何暇慮此然則當求諸富貴人矣貴者且曰我一

人竭力何所補不如及時培積爲子孫計富者且曰此他人所患耳我富人何慮此况他人固以保富爲事者我方不失顯榮嗚呼蓄志如是固無怪其如是矣

夫使果如富貴人所料則苟利於己雖大局移易何害雖然此豈果可得之數乎夫以他人爲可託而怡然以待其來此不仁之甚亦不智之甚抑知彼將不以顯虐而以暗傷不以驟艾而以漸滅刑則異律官則異舉禮則異施商則異稅限其權利苛其禁防而意外之波累尤不可逆料我民亦盍按切事勢而一思之乎若以是言爲妄誕也則亦已矣若猶謂有萬一之當也則盍羣天下之心思才力而急籌之乎

是文成或咎其盡言恐爲聞者所怒余謂報館以直言爲盡職若畏葸蓄縮而不吐則溺職矣且今日大勢居腹地者恐未能盡悉故不敢不盡言閱者諒之

以愛力轉國運說

錄光緒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時務報

國者何也以其能自完固也質點相切而成物若未受空氣之改變而質點未相離則同類之物必無能損之理若金類然必已鏽蝕而後見殘於同類之金否則必有刃而後能錘銼之也若木類然必已腐朽而後見殘於同類之木否則必施以斲削而後能錘擊之也惟國亦然與他國同立於地球之上而獨見弱於他國則必其本質已有內離者矣內離者何失愛力是也夫起於相忘者終於相絕起於相愛者終於相成是故農與農相愛則通力合作轉相告語凡播種辨土可以新法行之矣工與工相愛則居肆成事互相勸勉凡購器造物事事可仿製矣商與商相愛則集貲易廣謀事易就凡公司行棧可如林而立矣士與士相愛則得失相較善否相示凡置書立會可並時而起矣官與官相愛則善法相告過失相救凡興利除弊之事可一旦行之矣疆臣相愛則救災捕盜設防治水之政不分畛域而彼此形跡之見可盡除矣卒與卒相愛則勝相讓敗相救而失伍棄軍之事可免矣將與將相愛則進止攻守互相應援而無彼此不相顧之患矣若夫上惟愛其下也則恩威互用而下必不忍蔽其上

官惟愛其民也則寬猛相濟而民必不忍疾視其官將惟愛其卒也則賞罰平均而卒必不忍輕棄其將且以全國之愛力愛其君則君益尊以全國之愛力愛其國則國益固以攻則克以戰則勝以守則完相愛而後能相羣相羣而後能相固是以愛力生強者也

夫貴國之強必求器械之利士卒之勇將帥之武糧糈之足然是四者咸強國之末務也非本務也鷹之驚由於嘴爪然使安嘴爪於燕雀必頓失其驚則以嘴爪是也其所以用此嘴爪者非也鷹之全體固皆與嘴爪稱者也犀之猛由於齒角然使安齒角於麋鹿必頓失其猛則以齒角是也其所以用此齒角者非也犀之全體固皆與齒角副者也然則不以全體之愛力生強而但求強於整軍經武得乎項羽百戰百克而卒見滅於漢則以項羽之愛力不如漢也竇建德王世充之徒非不足以抗唐也而愛力不若唐則卒併於唐故英之保黨公黨設心不同而其爲英則同美之共和黨合衆黨議論不同而其欲富強美則同普己蹶而忽興法將亡而復振以國勢雖衰而愛力如故也蓋惟其相愛

也則必求所以相存求相存則必求所以自強是故農夫荷耒執鍤之時工人
審曲面勢之時商人操奇計贏之時雖各營其私而心思所注射或在於國雖
以備貨販豎之微咸不敢以國事爲後於是必思所以旋轉此國事者必思所
以改革此政法者必思所以監察此用事之人者如此則雖欲不強不可得矣
夫相愛也者非僅相愛而已也有相愛之意則行事相勸利弊相告進止相助
艱阻相扶過相隱善相稱得相賀失相矜成功相期同類相助如此則不期成
而自成矣相忘也者非僅相忘而已也有相忘之意則行事相阻利弊相隱進
止相撓艱阻相傾過相計善相誣得相惡失相幸成功相忌同類相離如此則
不期於絕而自絕矣然則察善敗之由審勸導之宜有國者宜何從焉
中國迭更艱阻而猶晏然無振作之意說者謂其守舊法也謂其多掣肘也謂
其意見之歧也吾以爲由於不相愛也其仕者以爲我惟求敷衍抵塞終身不
失官而已違恤其他士以爲我工制舉業卽足以自進何必勞心於他學商以
爲我得新法當以自利何故公之人工以爲有利便之法宜祕不示人富者以

爲他人之危急無與於我何必勞心以爲人是以通商數十年來坐視強族之逼處國勢之危險利權之全失而未有共謀一事特創一業以開維新之景象者公司屢創而屢蹶商會雖有而如無至若學會公會則尤未有見端蓋西人之事皆賴衆人之心力而後能成之而中國則斷無合衆人心力以成一事者嗚呼愛力之失人心之亡也人心旣亡欲求國勢之能振將何所必乎

今夫中國之人不能食於故土流離海外幸而成立又不得保護有被侵奪於他國者如此則失愛力於我之旅民矣編戶之民賦稅禾缺平居則官吏侵擾過當饑饉則任其轉徙而莫或過問如此則失愛力於我之居民矣工商以其巧力餬口而釐稅無定章保護無定法以致折閱失資無算如此則失愛力於工商矣隸名卒伍無事則尅其名糧有事則驅之前敵罷歸則任其流徙甚有爲丐盜者如此則失愛力於武士矣士讀書求官然濫其取而狹其入官之途有窮老不能自存者如此則失愛力於士子矣求俊秀之人行之海外而資之學學成則不復問使求食於他國如此則失愛力於學人矣嘗以資藉得策名

仕版然屢改其銓選之方又不思所以維繫之以致不能活入口如此則失愛力於入仕之人矣有位於朝者既已委之事而寵之官然祿不足以給用使不能無他營如此則失愛力於在朝之人矣用是之故有權藉者專爲欺蔽侵漁而不顧其上富者寧懷金待寇而不肯以資軍實士以不與外事爲賢良民以苟免爲得計甚至比鄰不相知聞北方饑寇而南方鐘鼓貧賤之人聞富貴者之傾覆則引爲慶幸同國之人而相待乃如此環顧全球諸國未有如是者也夫愛力甚者先自愛其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彝狄春秋之義也是以春秋內大惡諱內大夫卒日凡以殊異於外也孔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然則不愛己國之人而愛他國之人者獨不爲悖乎然而今日之事有異於此西商正稅值百抽五華商完釐則有例內之追求有例外之苛索西人日用物皆得不稅華人仿造乃復從而徵之華船挂洋旗則遇關卡無敢過問華店用西商牌號則雖越禁踰制無所妨礙華商託西人報關則無羈滯之苦反是則留難訛索將不可言狀延請西士不惜重金禮聘華人卽才技與

相齊等亦必薄其廩餼異其禮貌購物於西商惟所取求不敢與諧價入華人之肆則百端吹求必欲抑價短值而後快甚至有俟其折閱而冀其賤售者夫如是是驅舉國之人而使有外心也夫有外心則無內矣

夫以是解散渙釋之心而欲使成事是必一人可為之事而後能成也若多至二三人則不能成矣又多至千百人及億兆人則愈不能成矣今使開行棧立公司皆千人以上練軍旅飭捕務皆萬人以上設學會建議院皆億兆人以上然而以彼此不相顧之人處之縱使明立規條選用賢哲亦必俄頃之間變故紛起局內則自相忌嫉局外則互相疑阻始而意見各執繼而彼此傾軋終且推諉避嫌而置正事於不問以軍則不武以財則不富以商則不能擴充以工則不能新異是何也以其不相愛也不相愛則相爭方自相敗壞之不暇何暇為集事計然則有國者必行其愛之之心盡其愛之之實以生其相愛之意於是相切愈密相附愈堅可以致富可以致強舍是則何以焉

論中國求富強宜籌易行之法 錄光緒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日時務報

今必欲籌全局乎則必官同心士同志工商同法此徒滋論議而積久不能成一事矣今必欲正本源乎則必設議院定官制盡改政法此又徒滋論議而積久不能成一事矣小水之相會也非欲成大川也然而成大川之道在此矣衆聲之相和也非欲成大響也然而相和已多則成大響矣治水者自流伐木者披枝事固有由散而後得整由流而後及源者今天下雖未能一旦更變然內之部院外之督撫監司固有就其職所能及幡然以圖更變者其郎曹守令及其居鄉搢紳亦有就其力之所堪而毅然以成事爲己責者今且無言高遠也但就各人願力之所及隨其事之大小難易而合力以圖之則安知數年之後維新之盛業不於此基之哉

今日振興之策首在育人才育人才則必新學術新學術則必改科舉設學堂立學會建藏書樓然改科舉必將官制政法盡行改革非旦夕所能期泰西學堂之制最爲美備有大學堂中學堂小學堂而武備水師醫生律師又各有專門學堂別有師範學堂以教爲師者其學堂規制大者工費至數十萬鎊小者

亦數萬鎊延師講書之費稱是此必非一時之力所能舉辦泰西各種學問皆有學會蓋以講學之人多故學會可徧設也泰西之藏書樓藏書至數十百萬卷備各國文字之書是三者皆興國之盛舉也而非今日所能行也今日之務一在立小學堂堂中延一教西文師延一教算學師延一教中文並各種初學書之師而成材之願學者附入焉一開小學會凡士子欲講求時務政法算學輿地者可各聯一會購置會中應用書籍一月數聚自三人以上即可創辦以漸增加一建小藏書樓各州縣應釀貲購中西各種學問切要之書置諸樓中使人掌其籍願學者可就觀之而限以時刻一各處書院應兼試時務藝學不能作或作而不當者不得居前列一凡秀異之才無貲讀書者可以公中之財資之學學成則行之海外以博其學識一宜多撰問答體之各種啓蒙書附以圖說使觀者易曉一宜多譯西人專門學問政法之書由淺而深又多譯章程之書以便倣行一宜用西人燈影法講各種學問使人樂觀而易曉凡此數者自匹士以上卽有可爲之事而官紳亦可各以其權力所及而爲之此不待巨

款不勞聚論而即可行者

振興之要又在阜財用阜財用則必興商務興商務則必定商政改稅則立公
司鑄金幣設銀行開鐵路然定商政必由朝廷採取西法設立商部大臣無論
變更成法非一時所能行且或立法未善或不得其人則益滋流弊西人稅則
出口輕而進口重此非今日國勢所能行仿西法鑄金幣誠今日提挈商務之
要舉然事既創舉且國家賦入賦出之法將因之盡變亦難猝辦設銀行則可
握利權阜商本而事亦浩大鐵路既開則中原之物產可盡出程途輕捷轉運
便利而非刻期可待之事立公司則資本殷實布置周徧可與西商相角然華
人自爲者多罕能共濟凡茲數者皆繁重而難舉非可必之於今日者也今日
之務宜籌商人能自行之法各業能自振之方一宜立商會凡通商大埠爲商
務聚會之區者宜立總商會專考求商務盈虧之故而籌更變之策而各業又
自立會凡美善之法必宜師之其疵病弊端必盡去之庶物易銷售而西人不
能抑勒矣一宜仿泰西製造各物本國銷售使財不外溢並可漸行之各國一

宜擇中國之物爲西人所樂用者精其製造以便行銷一宜定專利之法使創造者不致有徒費之虞一凡新造之物宜減輕其釐稅一應由商會派人考求各處物產一應設商務報專報以上各款之事然商賈阜通貨賄者也而貨賄非造於人則出於地然則不講求農工而但求諸商務豈非務末而忘本乎故宜設驗工會凡通商大埠應立驗工會凡製作精工過於他肆及能自創新物者獎之或許專利又設務農會凡農蠶種畜之事悉心考求辨物土之宜求孳乳之法以上二事可隨地設之有所得則附登商務報各州縣行之各省行之不數年而物產豐饒利源推廣矣凡此數事人人可行事事可行無多待於上並不見掣於外苟行之數年未有不見富庶之效者也

至若禦外侮尊國權則必講武備然整頓水師陸軍延西將練洋操購船礮此皆國家之事非常人所當與聞若夫改武試則變更舊制難期准行繪輿圖則繁費不易行常人所可講求者一宜立兵學會凡夙負材勇之士宜入此會會中應購備各式槍礮及武備書籍以資考求一宜多譯書籍一宜選士之精細

者專考求修造鎗礮之法或竟入西國名廠中肄習一宜選士之有謀略者專考求西人行軍步伍行陣之法及其號令擊刺一宜考求中國沿海內地攻守險要之所在及敵人進兵之路凡若此者苟以精心毅力行之大固可備將帥之才小亦足備一方之患此則在下位者皆可勉力爲之者也

抑是三者固非煩勞難行之事然舊習不除則雖有良法美意亦必阻格不行中國舊習好矜已事而罕察外情一則以爲中國之舊法已善矣一則以爲我之行事已善矣如此則忠告不至無從取正一也好聽諛言而惡逆耳不知得諛多者受蔽亦愈甚二也怠於作事而妬人成功見他人有所造作輒以私意排詆之甚至甲作則乙斥之乙作則甲又斥之終於無成三也意見各執抗不相下寧敗成功不肯遷就四也退後之談非無正論及見當局則心中所不然及於理不合者皆置不言而專用揣測迎合之說五也見他人之得則思排擠見他人之失則思推避不相扶救六也祛是六失宜崇五善一宜虛心聽受二宜廣采直言三宜互相扶救四宜論列以實不得以私意非毀五宜作事必要

其成不得有所畏憚而又必立簡法以免紆回求速捷以懲迂緩勤事爲以防廢弛限時刻以定作息則庶乎諸務克舉而功效可觀矣

商戰論 錄光緒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時務報

國立於地球之上咸以戰爭自存者也以戰自惕罔不興以不戰自逸罔不亡戰之具有三教以奪其民兵以奪其地商以奪其財是故未通商之前商與商自爲戰既通商之後則合一國之商以與他國之商相戰然則商之持籌握算以與他國較錙銖猶其被甲執戈而爲國家効力於疆場也其貨物則其兵刃也其資本則其餼糧也國家之待將卒必厚其糧糈而予以利器豈偏愛此將卒哉以爲是一國存亡所繫百姓生命所關不敢不致謹也今夫農盡力田畝或植材木以出地中之所產然非商則不能運而致之遠工取五行之精而制爲器用非商則不能銜於肆以得他人之貲且商之爲事常兵之爲事暫商之爲事繁兵之爲事寡商所赴之地多兵所赴之地少兵者備而不必用者也商者無日不用者也然則國家之當加意於商豈不甚重矣哉

商之所利貨物美貲本輕程途捷行銷廣四者而已顧四者非國家加力助之則不爲功不行激勸之法不定專利之條不嚴冒牌之禁則貨物不能美銀行不設稅則不減假貨之法不定則貲本不能輕鐵路不開輪船不廣內地不通盜賊不戢則程途不能捷不徧設公使領事於各國及其通商之埠不能以輪船載貨而致之他洲不能以兵船衛之不能以全國之權力保護之則行銷不能廣如是則全國之商不過持其舊法行迂曲之途而待銷於本境之內欲求商務遠駕於他國之上得乎

西國商務之極盛也以其保護之甚力也保護之道維何曰使之便利使之有權而已是以定錢式及金銀銅三品之價開官私銀行定匯票使用票輕出口之稅凡稅不與物價相比者得隨時改定開鐵路行輪船凡至他國者得載以己國之船而護之以兵輪又定開設公司之例定專利之條嚴冒牌之禁凡以使之便利也許商人設市館爲議論貿易及定價值之所又許立商會使得商禁約他國貨物之法他國之幣不得流入內地或恐礙本國貨之銷路則重進

口之稅恐礙本國之工作則輕出口之稅凡以使之有權也故西商之至各國求必得而謀必遂職是故也

夫使商人便利使商人有權所以保商也卽嚴治商之禁令釐剔商人之弊病亦所以保商也西國之治商也凡商家冊籍及存貨底單及進出款之簿皆有一定程式歲呈之官以便稽核凡商之章程必請於官官允其行必力保護之其行使銀行之票及保險之法皆有定章至若不得已而倒閉則官稽其存數而使之攤還不得有所偏倚又定報窮之令凡報窮者不得齒於其類若有意誑騙或經商不合法度而致倒他人之財則官得按法嚴治之店之夥友侵沒主人之財者皆嚴治其罪夫如是故商人皆慎重不敢爲非而彼此得相信相保也

今吾中國與西國交通以來兵則屢戰而不一勝條約則屢定而權利愈失西國之貨銷行者歲億萬計而有損無益之物雖闖入而莫之能禁財貨日失利源日涸然猶幸商人能忍受艱苦節畷勤力以與西人相搏相持雖不能相抵

然尙十得五六而閩粵民之工商於南洋及美澳諸洲者每歲寄回之銀又十得二三故中國雖困乏尙得支持而國家關稅亦賴以取盈而且振饑則捐之商禦敵則捐之商有大工大役又捐之商而報効之款尙不在此列然則商固無負於國家也

嗚呼中國商人之困至今已極矣一不鑄金幣又不用銀幣之制致受西國鎊價之虧二銀錢價低昂不定致商人有受暗虧之慮三各省平色萬殊致受錢莊抑剋之虧四假貸抵押及存銀均無定法使商人運掉不靈五不明許商人立會致商人無自主之權六不設市館以定隨時公平之價七各業所立行規不與官相通官可任意廢去八不立專利之條致商人不敢出重貲創辦新業九不嚴禁冒牌使美劣得以混淆出重貲者不必能得利十無專治倒帳之章程致被倒者無可控訴十一有意虧倒及設計誑騙者不能盡治以法致市面大敗而奸猾之徒仍得公然出入官商之間十二凡夥友虧倒主人之貲官不能嚴治致有貲財者不敢放手營運十三無保水火險之行使商人得

保其貲財十四不能重進口稅而輕出口稅使中國貨物得暢銷於各國十五不開鐵路不廣設內河輪船使行程迂遠十六無逕達歐美洲之輪船使得載貨以之他國十七各國不設領事無兵輪駛行外洋使經商各國者得有保護權則內外倒置便利則中西互易困危己國之商而便利西國之商未有若今日者也

然猶曰力不足不能行也財不給不能辦也國權不足不能得之於西國也自秦漢以後政尚疏略若必使纖悉皆治之官恐轉叢弊也固也顧何以出口之貨不能減輕其稅乎釐局約俟軍務告竣停止今已逾約矣獨不可裁減之乎然猶曰償款方迫興作方繁國用方匱非輕徭薄賦之時也顧獨不能釐革其法制裁廠併征使商人得行輕捷之途乎今釐卡如織一水之地而抽釐十餘次驗票又十餘次一貨之稅而征之於未成材料之時又征之於已成器物之時物價之低昂不一也而稅則一成不變有始僅值百抽五者繼至十抽三四各局之衰旺不定也而稅額則有增無減致有強稅就額之弊尤可異者一國

之中而各省之章程不一一省之中而各局之章程又不一一局而前後之章程又不一至於以若干起稅及何物免稅皆無一定之章故尺布斗粟未嘗獲免日用之物未嘗見蠲甚至司釐卡之員溢額則得獎虧額則見責歲增則留差歲減則撤差如此有不朘削脂膏例外取盈以求稱上之意乎夫以各省督撫之明察豈不知此而因循不變者一則苦無安置冗員之地一則外銷之款無可開支嗚呼國家得一二而使民間失千萬不許明銷而俾暗取誠非計之得也

顧此猶制之自上以備國家之用商民不敢怨也假使承辦員役能體朝廷不得已之意一秉至公絕無留難則商民猶不甚困也然而蒞其事者大率負債積貲百計求說而後得此將於是清負將於是起家何暇他顧故其扼制商民之法至不忍言有得錢賣放之弊有大頭小尾之弊有得錢減貨之弊此猶病國而不病民也若夫銀則補水錢則補甲罰無限制稍不遂意則蹴壞其物以嚇之新鮮果物則故欲翻動以挾制之甚至故栽偽洋而迫其掉換且又商人

守卡而故與晏開商船乘潮而故與停留疾風甚雨而故與稽滯商人之貲財不顧也商人之身命不問也是以釐稅之入上得其一而下得其九此九成中官才二三耳司事頗得其三四而巡丁則得其五六夫縱千百虎狼以逐羊兔幾何不相將俱盡者而欲其能致勝得乎

顧中國前則以官剝商而商困今則以官侵商而商愈困莊子曰牧馬者去其害馬而已矣孟子曰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弗施爾也夫商之擇利不待教於官也今之經商宜以新法求利商人亦稔知也道在正商法保商權捷商途而已矣今之言治者動曰宜通官商之氣宜合官商之情於是而有曰官督商辦者有曰官商合股者有竟奪商人之事而昇之官者夫以官之積威商人安能與之較論於是豪猾之徒以中國之官權行西國之商法官本則昂物價以抵除而莫或過問也商本則暫以微利羈縻而莫敢與聞也遂以傾詐陰險之才行籠絡捭闔之術盡取天下之利權而歸之一己而商人愈困矣

縛勇士之手足而使與人鬪得乎桎梏勇將繫維健卒而使與人戰可乎今置

商人於牽掣拘繫之地抑鬱之鄉欲其能與各國之商爭勝是猶南行而北轅也夫以中國之商受中國之法以理論之固當盡行折閱無可牟利矣顧環觀華商亦頗有積日月之力以獲貲者蓋華商性能儉約刻苦無多求利不敢效西人之奢闊故拾遺掇剩稍能步西人之後塵且又有意外之幸焉蓋法不準情於是所司有行法外意而潛減貨值者又有因比較嚴切兩卡爭釐因減釐以招致商賈者又有船戶與司役通同或減名數或常年包賄若干以漏釐者又有託官船試船夾帶以邀免者又有掛洋旗託洋人報關以免苛政者嗚呼使商人失利於彼而得策於此此豈謀國者所忍聞乎然則今日欲振商務必自設商部始必自裁釐併徵始

論華民宜速籌自相保護之法

錄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時務報

嗚呼今日我中國之億兆人民其相率旅於格林磯之口門歟其殆於焚屋之燕沸釜之魚斃人爲刀俎吾爲魚肉人爲陷阱吾爲麋鹿而我之民人猶熙熙然貿貿然大率合男女而計之知時勢之危急者萬無一焉知其危急而欲思

所以圖維之者億兆無一焉夫如是故士無新學農無新植工無新藝商無新術仍舊習謬因循苟安而不知一轉瞬間卽將並其從前可以坐食畢世之業一旦將付之無何有之鄉而相與坐受摧剝蹂踐於外人豈不哀哉

夫今之人亦非盡無所聳懼也然而一則曰是運數使然非人力所能挽一則曰變革之權當操之上下民何能爲一則曰國家之專國家受之與民何涉嗚呼爲是數說者殆自比於癡頑不慧之人也夫遇焚者疾趨過壞屋者亟蒙其首初何嘗聽之天與上哉西人之治屬地也以嚴禁黨會爲要法以勒令遷徙爲深謀以使習己國語言文字爲至計其政治刑法名爲公平而一皆以扶同抑異爲事於是吾華人之旅西國屬地者商則處後役則處先利則處輕罪則處重訟則處曲工則處拙昔魯仲連之言曰秦若無已而帝則思變易諸侯之大臣廢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予其所愛嗚呼今日西人奚啻什伯於秦而華人玩視若此豈不可憫歟

試更質言其至可慮者夫中國富人之所恃者除官商外鹽當關吏而已法制

一更則官與關吏不可以得利而向之食於關吏者一旦將夷爲平人則已去富人之半矣引岸之法改則鹽商之利失拍賣之法行則當商之利失且華商之所以獲利者得人自爲制不必聽命於上究其所爲多不合於公理票號銀號之流皆是也其他商人大率導源於農工夫畜植製造及成本之巨運動之捷中國皆遠遜於外人然則不數年後恐大宗之生意將盡歸於外人而零售之肆乃有中國人爲之其貧者猶可供役於外人其富者且將轉於溝壑之間嗟乎吾中國人何不及此時而慮之歟

夫日本之初與外人通商也與中國若雁行耳已而尊攘之事起已而變革之事起蓬蓬然勃勃然忽已躋於隆盛之治微特政法之盡變也卽工商農業及其技藝亦無不盡變凡西人能製之物彼無不能製也西人能爲之業彼無不能爲也西人能至之地彼無不能至也吾聞日本之經營商務固不遺餘力而互相保護之法亦無微不至凡各學校各工廠始延西人教習者一有日本人能及其藝業則卽去西人而延日本人而薪俸不減故學者競勉又昔有學操

舟術者術成將以爲船主英之驗船師不許詰其故曰日本人爲船主則保險公司將不肯保險日人聞之惡其挾制遂遽自籌款而立保險公司謂英人曰我船主所駕之船我國自能保險不煩汝驗也於是英人嗒然若喪而罷今則郵船會社之船主皆日本人爲之無復英人之迹嗚呼彼知自相保護則其政若此我民何熟視無覩乎

夫苟惕於將來之禍則必於目前先爲之計於是互相教誨互相資藉互相勸勉雖未能遽與外人相敵然而可以開智識裕生計却欺陵而遠謀至計亦卽在於是今試列其目於左

一曰宜多以官話創爲書報使凡稍識字者讀而知之不識字者亦聞人說而知之一曰識字書一曰名物書一曰儒教書一曰輿地書一曰中西史學書一曰儀則書一曰演義報以時事及論議并各種新法爲主又隨在用土音改正以便土人觀讀則人人皆可以知時事矣

一曰宜購各種學問之幻燈照片而講示之於四方西人於天文地理及植物

動物並蠶農各業莫不有幻燈照片大率燈每具三十餘元照片每張不過數十文及二三角耳假令購數十分而每爲之說因貸於人且令習演試誦論說卽徧走於各行省及各州縣市鎮於夜演試之併僱土人誦其說則遠近雅俗之人皆得知西人藝學之大凡矣

一曰宜多設鄉塾教中文外復教以西文使略識西文習西語而止使由此可入農務工藝各學堂

一曰宜設農會農報農務學堂農學試驗場並製肥料及殺蟲藥以勸導農民中國農業尙爲講求然泥於成法不思變通其器輕窳其法舊拙其於辦土宜興水利防災患之道咸未講求故必集東西之良法擇其可者試行之使遠近農民得所仿效而興地利

一曰宜立工藝會工藝報工藝學堂以勸導百工前人謂中國以有用之銀錢購西國奇技淫巧之物以爲至歎不知今日舉凡紗布針釘及諸日用之物無不購諸西國其爲可歎抑又甚焉且購而用之者比比皆是至其如何製造用

何物料成本如何則莫或過問也夫凡事必迭相更代中國絲茶之利日微自當講求各種可行銷之物以爲抵補之計而十餘年來卒未嘗見新出之貨物蓋中人狃於成見其富者以爲我按本計利已足用矣何必求此不可必之利哉其平常商人則曰我將本求利錙銖不可失何可求此難必之利哉故宜立會以講求之立報以宣示之立學堂以肄習之中國人多工賤以用人工機器爲宜當取易於行銷之物先爲肄習習成則又輾轉分教於各省俟用者衆則更自製機器以杜漏卮如此則中國日用之物中國足以自給且可行銷於各國矣

一曰宜立商會及商務報以興商務也西人於本國商務皆由商會主持凡官設商律定稅則皆必與商會相商故商會之權最大中國則不然凡各大埠皆西商爲主而華商聽其調度凡市面行情銀價一皆聽命於西人可不深悲也哉又中人之性欲速之念多而考求之功少故始則鹵莽而爲之觀其一敗遽倉卒而去之而市面且大爲震動又創辦之始彼此無從相知故每多同日並

建以致借覆前此之倒閉者比比然也故必立會以集商議以重商權又必立報以考究各處行銷何物及各物之行情又凡新創行棧必登之報使人共曉如此則商務漸有起色矣

一曰於歐美大都市設立中國公司凡華商欲售物於外國者先寄樣於公司審其可售則使依樣發貨國於公司及貨出則酌提若干爲行用其制約如在中國之洋行前時嘗有爲之者以折閱而止後遂無敢爲者然彼以立法不善用費過鉅所致非不可爲也蓋必如是則華貨始有行銷之法免抑勒之患至若特造輪船爲運貨之資則當在公司大效之後非一時所能辦矣

一曰宜設生物陳列所手製物陳列所機器製造物陳列所凡陳列所有五益比較以知其同異陳設以知其美惡巧者得所勸拙者知所效購者知所擇故東西各國皆競爲之中國各處物產至爲豐盛而卒無一總匯之處使人艱於考求故宜設陳列所於上海凡各處天生之物皆列於是其缺者隨時增入至若江西之磁器杭州之綢緞蘇湘之繡貨廣州之牙器皆精妙爲西人所豔稱

其餘尚有爲西人所不知者可於上海設手製物陳列所以觀示之中國機器之物必不能及西人若手製物猶有爲西人所不及者不得以此彌其缺陷也至機器製物現雖不多亦以漸而興但當區別仿造及獨創二者並由會中評察果係合式始准陳列並爲登報如此則人勸於興作矣

一曰宜於絲茶出口之地仿日本驗茶之法設立察驗絲茶所蓋絲茶等貨向無察驗之法於是苟且目前之商人不免以低偽各物攙雜其中西人藉此爲抑勒之地於是絲茶生意年虧歲減商人折耗日甚今宜由兩業中人設公所於出口之地選公正人嚴行簡汰凡絲商出口必先送公所察驗有不合者卽行剔去合式者給以已經察驗之憑據每擔約抽銀若干爲察驗之費凡出口大宗貨物之屢爲西人挑剔者皆可仿此如此則商業庶有起色而西人無從抑勒矣

以上諸事有益富教宜所在次第舉行然今日之事人才爲要學堂雖根本之事然由小學而中學而大學必十年方能學成故所宜急行培植人才之法又

有三端焉一曰宜設政務學堂聞法國有政務學堂由商人籌款開設內分法律交涉理財商務四大宗今宜仿其法選已成才之子弟入堂肄業專以辦事為主不以學業爲要不三年而仿行西政可得其人矣

一曰宜選略通東文之子弟赴日本學堂肄習學業中國大學堂既籌建不易若赴歐美讀書不特資費太重且路太寫遠若日本則數日可達學中所需每歲才一百八十元備金在內而所學亦不遜於歐美此固切近易行者也

一曰宜籌款使通識之士游歷內地及各國古人以游學爲重西人亦然故士之游歷者可取資於會中游歷既竣則以所得告於會中或著爲書或登之報日本間有之蓋游歷內地則可察物產審疾苦游歷外國則可察政俗益智識故不吝巨款也中國若能仿行是會則游歷之人漸多而風氣易開矣

以上各節皆民間所能自辦之事所慮智識不足以及此則力不能合不能持之以恆則不能持久事前則考察不精臨事則意見各執創辦既難未久旋罷誠可虞也故又宜立一總會選各地公正明通之人入其中凡地方有須興辦

之事必須由總會議其事之可辦與否並其人之能辦與否及其章程之善否然後許行並由總會助其籌款又辦事各有人而考求稽察則歸之總會如此則事有歸宿有稽考不至使庸濫之徒藉端斂貲而外人亦易於相信如是則民間智識漸開學業漸興商務漸盛有志之士欲有所施措則可得所藉手矣論將來必至之勢

錄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一日時務報

嗚呼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此豈足諱者耶以吾國人未事弗思事至弗知當暑無冰當寒無衣則其待報之酷安有脫理而悖者乃曰今日之事與往昔異國瘁而家完君戚而民豫吾曹姑自怡樂以適天性其可也嘻斯言微特非人理其暗於情勢亦甚矣夫彼人之於我也有新舊交替之變有主客易位之變況我人識之明勿如志之堅定勿如心力之長勿如衆情之合勿如以不明不強散渙失勢之衆與彼相遇如持沙擊丸如握水禦石其何能濟今姑測彼未然歷言變狀豈非足使吾儕惴惴者乎一日流品混淆地痞流氓肆其簧鼓而良民將受其蹂躪也夫尊卑之分良賤之殊今日則如是耳若夫形勢稍異彼將

尊其所親愛而賤其所疎遠匪特此也且將刳其所不欲而強其所不堪至一切誅求戮辱之加將惟嬖褻之是聽而華人之禍始此矣一日華人將自相擠壓慮與彼愈遠則受壓愈甚也夫以我民之短慮不審遠勢包圍者之絕我生也而慮逼處者之分我食也不能外爭以相活也而惟內逼以自寬也如彼筐中之蟹愈在下則受壓愈重而我民非死於彼實自相斃矣一日將受土匪之害而華人將不能安其居也夫兵飢洊加生機復絕須臾難忍始思蠢動不足恢復徒滋擾累華人始則受其侵掠繼則被其牽連固已喘息不遑矣於是彼方將練我編氓勦茲匪類勝則彼坐受殲滅之功敗則彼獲償芟夷之願且匪類一起則禁防我民益甚玉石不分皆遭火烈金錫無別悉歸爐冶奔逃何地呼籲何從而種類且日銷矣一日將受異俗之比較求同不能立異不可而將被人視爲異物也夫風俗不能無異同人情不能無愛憎同我則喜異我則惡人之性也是其所愛非其所憎又人之情也然則以勢而論我之風俗必在所非之列矣彼之記載報章凡言我國者多加誣詆之辭蓋欲坐以野蠻之實據

以便酬其噬吞之大願此甚可懼者也一日華人曰貧凡燕會禮節均不得與西人相抗而華人漸不爲彼所齒也夫以勢力之不敵勢必用酬應以相聯絡然西人宮室車馬衣服飲食之豪華舉非華人所能敵華人始尙勉強繼漸不支於是情漸離分亦漸隔而益爲人所輕視矣試思以粵商之富且相聯合至數十年之久又有闢埠之功而在南洋各埠得列於議會者寥寥數人以是推之將來可知一日凡須重資始成之學問華人貧不能學而一切新學無從興也凡事業工作無不根柢於學問而由小學以至大學至速須十年至廉亦須數千金近來華人學西文者纔至小成輒自求罷非彼不思上達蓋緣家累多重急求一事以冀餬口不能坐待十年更不能出此巨資也然則將來之事抑可知矣一日凡須重資始成之事業華人貧不能舉而生機日蹙也泰西大工廠養人動至數萬少亦數千夫財力之巨賴有各種製造廠各種公司然其資本大率自數十萬至數百萬獨辦則無此巨資籌股亦苦於難齊而華人力所能爲者不過轉運之行棧零售之小店而欲以財富強種難矣一日各種生計

淘汰大半而華民將無事可營也夫礦不能開廠不能設以力食者固無所餬口矣至若舊時之生業有爲彼法所禁者有以不及彼而不能復售者於是各難支撐漸自停罷舊者既多失業之虞新者更鮮覓食之所而窮愁之況不堪言狀矣一曰將受物貴之害而民困日甚也大凡工資薪俸之多少與其地財貨之多少有比例而物價之貴賤又與薪俸之多少有比例然果能劃境自守則此比例永不移動即永足自養若夫萬國交通之時則地球上之物價勢必相準然泰西各國所以制百物之輕重者一曰輕重進出口稅一曰禁止進出口貨物中國雖不能然猶有禁米出口之權而內地又未盡通商是以通商數十年未大受物貴之害者以此也若以地屬他人則物之貴賤必與其國相準而工薪又不能驟增食物貴則無所得食各物貴則無所得用縱彼亦爲華民計設法保護然使纔及其半則華民已不能禁受矣一曰將受苛稅之害而華民貧無以應也夫彼人治屬地其修道路開溝渠治廨宇完守備固已然彼非能發其國帑也非能自捐其民也必將取之於吾民查彼印花有稅屋有稅

貨之進口有稅生業之利息有稅華民初到埠有稅甚至身稅犬馬稅各色不一夫吾國釐卡雖虛而易爲脫漏彼則不然稅重而察嚴勢必驅吾殘疲之民而鞭笞以取盈吾民失業者多何堪此虛一曰將受苛法之害而華民將以法受誅也夫吾民之游寬網者曠千餘年矣何則我國之政刑峻而禁弛法繁而緝疎良民每得任意自便彼則不然其禁防多其巡緝嚴多則易犯嚴則易失入待其國人且然而況於施之新得之屬地乎而況於施之與他國屬地犬牙相錯者乎然則吾民之入阱者多矣一曰將不舉吾民爲官不舉吾民爲議員而華民遂無頭目也夫彼懼屬地民之有權必將多方以限制之大約秀異之人才使得爲書記幹力之人才使得爲巡捕包探而已則華人無足與其官長交通語言者更無論抗行矣一曰將不設大學堂於華而使華民無成材之望也夫彼人雖輕侮華人然亦深忌華人之秀異則遏抑防禁之術必無所不至大約但欲教之使成二三人材足供彼驅策卽已足矣必不願多費款項養成人材以自貽患也一曰將不許華民研究武勇之事而使吾民永失爪牙之

用也聞法人之待滇邊土司悉收槍械入官令二家始得備一菜刀並不許有刀鋒然則彼於華民亦必如是而民練鄉團之屬一概不得舉行且必但練華民爲兵而不使學將帥之材而華民永無復興之望矣一曰殘虐之慘獨施於華民而吾屬將無噍類也夫彼人自號爲仁義其律法亦頗平允然治屬地之律與治本國之律不同況官能依律而巡捕包探未必盡依律也雖有國家狀師而吾民貧未必盡能延狀師也至若捕房之於役犯工頭之於工人逞其威虐何所不可從前秘魯糖寮虐待工人粵人撰成活地獄圖說一書慘難入目是亦歐人所爲也西法巡捕不得毆人而上海巡捕則肆行毆擊矣西法無枷杖之刑而法人治安南華民則特設枷杖矣以此推之實足滋懼一曰將不許設立報館并言國事之書使吾人耳目充塞且怨氣無所洩也大抵彼人待屬地之民以絕其智慧爲第一義閉其口爲第二義然後可役之如牛馬而驅之如奴隸以供其用以逞其欲波蘭印度成跡可數而吾人將化爲異物也一曰宗教文字語言浸以亡失而華人遂忘其本來也夫教者華人之心也語言文

字者華人之貌也彼得華地必將改其教易其語言文字而後彼可無後慮彼之欲逞其志也不以力強而以術誘不以驟逼而以漸移彼無他術不過使入彼教者多得保護利益而但知中國語言文字者無所得食而已今海外之民有甚通西國之學而不習華文者內地之民有求勝一訟脫一獄而亟歸彼教者如是則華人心貌並改不得爲華人矣以上十七條蓋勢處必然而猶恐未盡也試思彼時衣冠塗炭全地陸沈乞憐異種之王寄生他國之土我民之領袖則彼之隸圉也我之富人則彼之掬客工頭也於汝安乎於心忍乎且天下未有寄人宇下而克長自保者又未有全地屬人而尙能享其利益者夫明者察幾先智者防未然勇者恥下人與其束手而受縛何如奮足以圖功與其搶攘於入阱之後何如布置於未雨之時方今朝廷有不振之機百度有聿新之象我民果能一德一心尙足自保若彼人則何有於我夫彼人者固欲坐我爲野蠻而自行其野蠻之道也

論宜令全國講求武事

錄光緒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時務報

嗚呼我中國四萬萬人民其遂安然奴役於異種之人乎嗚呼我中國四萬萬人民其猶不甘心奴役於異種之人乎意不欲也以爲無術是謂愚知其可也默而聽之是謂忍以中國之右文輕武上下相與嬉酣沉溺於太平之中民皆柔靡脆爽惡死畏兵前年東事起命貴族爲將則親友慰問家屬相持而泣都中徵兵則哭不肯行涕泗橫頤者比比也閭巷之中聞兵事則駭而逃爆竹震於鄰則壯夫掩耳稚子疾走東南諸省至以子弟乘騎爲詬病其不嫻彎弓橫刀更無論矣而流俗又甚賤武人文武甲第相若而不相交也對品之官文武懸絕如天壤武職六品至爲文職扶輿而提鎮以下官苟無職任或不免笞杖馳驛之吏廝役之賤多敍以武職夫民俗之脆如彼國家之賤武又如此是故民不敢習武卽習之抑又無功夫國家所至之境界實全國人心所結撰也心注於強則強心注於巧則巧心注於弱拙則弱拙心注於衰亂則衰亂是故居上位者莫慎乎驅人心之所注也今論旨固已言民團矣今宜明詔天下曰自今以後我君臣上下其悉惟武是事官以武爲尙任以武爲重學以武爲貴業

以武爲美其不能武事及臨鬪而避者爲上恥禮記曰戰陳無勇非孝也又死而不弔者三畏爲其首日本本此義以激勵其民不數年後民氣日奮士耽於武人皆能騎戶知執鎗徵兵有兵選將得將當戰能死不戰能避繪圖有人造械有人築壘掘濠有人有不倉然翔起而爲尙武之國者歟今吾俗方畏死特甚抑知避死必死不避死未必死忘死亦必死趨死必不死則試且踴躍淬厲與諸虎狼併命於一旦也

今國家宜速甄定水陸員弁相統率之制兵者全國之血脈也血脈須臾不相灌注卽死今兵部無管轄徵調之權而京中諸武職又全不與各督相關各省又各不相關海軍水師則南北洋不相呼應外海內江又不相聯屬又水陸軍多駐守一處而無巡游各處之法是以兵事一起其調遣無一定之程度其統率無一定之權限臨事之人任事難而諉避易功未得賞罪未得罰者比比也今宜全仿泰西之制設水陸提督各一人統率全國軍務其設官駐守巡行之制一切參酌泰西及日本之法而盡易曩日之制則事權畫一責任有歸而不

至如昔時之疲敝矣

今宜漸更募兵之制而爲民兵也夫募兵權法也民兵常法也募兵之法似簡易而實不勝其弊其極則至民仇視兵兵漠視民且兵起則增募兵罷則散而爲盜曩事固歷歷可徵也又欲變弱國而爲強國非悉一國之民爲兵不可蓋悉民爲兵則民知以國爲事聞國之被侮則全國之民知恥聞敵之橫暴則全國之民知怒故國欲用民心莫善於改民兵今中國用募兵千餘年雖不能遽改然宜以漸易之先行之風氣強悍之地而後及其餘先徵編氓而後及士流其應徵而不願徵者則令呈繳免金數年之後以漸改正如此則民氣日強民志日固矣

今宜令民間速自籌辦民團以輔國家兵力之不足宜仿向來民團之制而變通之略如西國預備後備兵之法蓋向來民團之法縣自爲團鄉自爲團力分則薄分敵則爭勢散則亂統於縣則無權無所統則易橫向來民團之害多利少大率由此今縱不能合各省爲一團亦宜并一省爲一團宜令民間舉公正

任事之人主其事約先募千人而具二千人之服械選鄉間誠樸之人充之名曰額內團兵延教習教以西人行陣之法其未入選而自願按時赴習者則以其餘服械使與額內兵一齊操練名曰額外團兵一俟練成則皆次第之而給以賞牌因遣去額內兵之半而以額外兵補之復添募人以補額外兵之缺其人皆取之本省其兵雖隨散隨添而仍周行於各府之中其已散之人仍令每年赴操一次其月餉極重十兩而留其半存之銀行每年赴操時則與以一年之息並給以赴操之餉死則令其繳獎牌而還其所存之銀凡一次無故不赴操則扣其存銀之半二次則盡罰去之若因事徵調不至亦盡罰之凡兵入選時皆令留影片凡有兵事來應募者則以獎牌並勘影片爲憑如此則不數年而全省之民可漸變爲強武矣

今宜准士林設立聯武會以習武事也中國非無強悍之俗然往往在民而不在于士尤不在紳富故宜令立會與民間一體操練選其尤者令得充出洋武備學生會中另備關涉武事之圖書器械令在會諸人得以展閱又令各省府州

縣互相聯屬庶聲氣相通而無隔閡之慮矣

今宜設獎武會以聯絡民間技勇之人也凡風氣強悍之地所在皆有專門技勇然向來與官兵不相通棄之則可惜絕之又可慮宜設會以聯絡之其會即在聯武會之中藉此以覘知魁偉傑特之士既可知彼施用之所宜復可知彼出入之所在於振刷民氣聯絡民情實爲至要

今宜設小製造廠以製快式鎗礮並令人學習製造之法今宜設繪圖局以審知當地形勢今宜設工兵學堂以供工程隊之用是三者獲效雖緩然實不可不辦之事宜以次行之三五年後亦可以奏績矣

地球諸國未有文弱如中國者今日種種被侮實由上下疲齷所致然則急要之圖惟在此矣竊不自揣撰成斯論前二段須俟國家爲之後四事則紳士可勉爲也民國一事法簡而尙易辦尤爲要圖各省官紳有俯採斯言者乎不勝朝夕企之

芻言報論說擷粹目錄

痛論頒行新律之宜慎

續論頒行新刑律之宜慎

讀楊度家族主義國家主義演說繫之以論

讀楊君演說家族主義國家主義之餘論

論不信史書之貽害

論吾國之不重廉恥

論吾國人之心理

論時俗之誕妄

借款造路平議

論借外款之宜慎

駁剪髮易服之反對論

讀議員論剪髮易服事發注 摘錄

正名說

雜說

汪穰卿先生遺文 芻言報論說摘粹

弟 詒 年 纂 輯

痛論頒行新律之宜慎

今敢敬告我監國攝政王敬告我政府敬告我資政院之欽選民選議員曰今者朝廷命修律大臣修改刑律我輩草野之臣以爲改正舊律而已以爲舊律之不能行者輕之舊律之未嘗行者刪之而已然以今者道路所喧譁報章所騰播則非僅修改律法問題而爲變動三千年來立國基礎問題改變數千年相承習慣問題廢滅國教問題

吾國人勿謂吾國立國之基礎爲無足觀也試思自秦漢一統以後失抵抗力幾二千餘年雖屢生禍亂而風教不改故得一明主起而董理之無幾時已復舊矣夫以失抵抗力如此之久而能凝而不散植而不傾是必有物焉鎮定而聯固之乃能如是也是何物也卽所謂禮教是也蓋古之聖人知爲治者莫如使民自爲治自爲治奈何則莫如使民相愛始欲使民相愛莫如使一家之人

自相愛始而所以維繫之者則一寄之於禮教蓋自父子兄弟夫婦相愛以及於宗族以及於鄉黨以及於國家遂使極大極散之人羣能團合而爲一自秦漢以後咸以此爲重六朝雖亂而君臣咸以此爲意綿綿延延以至於今雖世衰道微而民間猶賴宗法維繫得以循習苟安吾輩陰受其福而不自覺遂棄己之寶鼎而羨人之康瓠則請諸君勿震於列國之隆盛也試使任取一國使獨立於世界其能安擾如是乎試使倫敦紐約一旦撤去警察能如吾從前都城之鎮靜乎又假使歐美各國忽變而爲一統或全改爲民主實行弭兵主義試思彼時景象何如乎必至政黨爭於上無政府黨起於下禍亂大作有非人力所能撲滅者且今者各國非吾輩所目爲政治修明乎然禍亂之端幾無國蔑有奇慘之事歲必二三至其風俗偷薄姦偽滋彰見留學生所述西報所載指不勝屈而吾乃欲棄固有之善以就之其亦慎矣今修律大臣非果欲改善良之風俗也非果敢於變國教也殊不知禮教與刑律互相維繫未有刑律廢之而禮教能存之也今如所傳寡婦處女姦罪無治罪之條則編民必相謂朝

廷準許姦淫矣毆殺等罪不視服制爲輕重則謂朝廷許其平等矣至尊長施之幼弱與幼弱施之尊長齊等則謂父兄無管束卑幼之權而從前聽命家長之語可置之腦後矣夫此等習慣江浙繁華浮薄之地或幾忘之然內地則固崇奉也而鄉僻之地尤甚而北方各省尤甚今若以此等怪習灌注入之使之家自相關人自相角自來種禍促亂未有過於此者

今勿謂風俗敗壞之不易也自上海租界設立淫靡之風日甚自無知識之時流好以自由平等爲口實而暴慢之俗益長加以各處小學女學但事放縱不嚴管束故惡劣之風徧於家肆於鄉及其結果必至子弟既不宗仰其父兄父兄亦不顧戀其子弟而親戚宗族更無論矣夫如是而謂忽能合而愛其國者吾未之前聞也

今之人但知傾向於西輒欲吐棄一切以就之不知器械可改也規則法度可改也卽政體亦可改也而數千年相沿習之政教必不可改諸君疑吾言乎試觀各國變法有併其教者乎截趾適屨蓋無過於此者

或謂刑禮不相關刑雖刪除而民家可各自嚴其禮防有何妨礙按此邪說也刑禮一氣相生未有刑律不注重而禮教猶能立者今新刑律未頒也而民間幾有家長不能管束其家之勢則以新說之主持者甚力也若更以國家之力助之則向來所有孝弟之說且一掃而空而方將引爲笑端謂此非二十世紀應有之言如此則生民之爲禍烈矣

吾但聞治國者就其向來政俗以策勵之未聞鏟除舊時政俗而別覓新種於他人也若謂取則異國亦當精加選擇況夫各國爲法亦不同且有因於從前習慣姑沿之者又有因於情勢不得已而爲之者而吾乃不辨宜否一概抄襲亦可怪矣且禮教中事日前卽有一疑難問題聞粵之諮議局呈請禁止自由結婚此在禮教所極應準許而與新法恐不免衝突不知傾向西法者將何術處之見宣統二年十月初六日芻言報

續論頒行新刑律之宜慎

前者不自揣量輒爲一文曰痛論頒行新刑律之宜慎聞時賢多不謂然者此

不怪也凡人之知識萬有不齊卽一人之身而前後多異其識見者何能強人之同我哉願有一大問題焉敢以質諸時賢夫今者諸賢以羣策羣力力扶墜鼎其將使吾國重新鍛鍊成爲與歐美同一無二之國歟抑將使成爲歐美之外東方一大國使吾國人永永自知爲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以來遞嬗之國吾人爲太古以來諸聖帝賢王之胄裔乎若曰直欲舍己而從人則不知應擇何國仿效之何則各國之教既異而新出之學說又極紛旣難兼師又難偏擇至內之種種阻礙不必言矣若欲使爲地球上特出之一國則必求吾國精神之所寄而合吾今日諸賢豪之精神以赴之無有歧趨無有惑志則世界上或猶有所謂吾國者在否則殆矣

余敢更以四語敬告諸君曰凡欲存我要在有我假其無我何有於存我見宣統二年十月二十一日芻言報

讀楊度家族主義國家主義演說繫之以論

余今細讀楊君之演說則知實欲廢中國向來習慣而以所謂國家主義者灌

輸入之此事關繫吾國前途禍福至巨故不敢不詳爲勘辨惜余淺學而日又促未能竟所欲言也

楊以歐洲各國之導其民爲國家主義吾國之教其民爲家族主義此說近似雖然吾觀周以前法制之書若周官等書載帝王誓誥若尙書等書聖賢教戒若論語等書具激勵民使忠於國者多矣限以家族二字西人言之我國不必承認也

至若國家主義吾不知西國國家承認此四字否又不知西國之用國家主義者固選擇而用之乎抑因勢之所在搏撓以至此乎吾意所謂國家主義家族主義者但謂其偏重則可謂其極端行此二主義則不可質言之曰身之外不能無家家之外不能無國由家而國乃自然之理假充楊君之論則謂西人絲毫不顧其家此固未必然則謂吾國人惟知有家亦未必然也

若謂吾國國民不知國家則何以吾國春秋戰國時各國相持至四五百年之久試攬史籍則如晉惠獲於秦之國中景狀齊頃敗於鞍之與國人互相慰撫

他若宋司城子罕之哭楊門介夫晉趙文子之謝絳縣老人又若申包胥復楚田單復齊宋被楚圍析骸易子而民不叛衛欲叛晉民願抗五伐之師而必雪君之辱魯辱國也而微虎一呼即得壯士七百人直欲宵攻王舍民氣如此而謂無國家思想而能之乎

秦漢以後統一時多國家觀念自然薄弱然而著名大將其先在家中恂恂稱孝悌者乃指不勝屈至於古來史傳之孝子其後爲廉吏爲忠臣者亦不知凡幾然則吾國之禮教於家國二字實一絲不隔雖然法待人而行若無人扶持則漸有偏向之處此無論何國皆然非獨吾國也（中略）

以上所辨且姑置勿言然以今日事勢之迫促人才之寡乏與其盡棄前之習慣而行新政策不如順而導之庶易行也楊君疑不然乎試使楊君司京城內外警察特下一令令上下人等悉不得食向來之麵及飯而須食西國之麵包此較之楊君所云云難易迥殊矣然吾能決其必不能行也

且楊君所云云者楊君亦知今日者爲吾國禮教衰微之時非禮教振興之時

舉衰微之現象以咎禮教禮教不任咎也然雖禮教衰微而根柢則已深厚今必欲盡拔去之以求佳種於異國吾恐棄舊則易而謀新則難渙然豁然將成爲無統系無團結之國民雖有英賢無能爲力矣

吾國民之無國家思想也以二千年皆統一之時代無所用其國家思想也然而民氣之勃發乃隨在而見數十年來因受侮於外人受屈辱於外人不勝其忿而以生命隨之者無慮百十萬人惜乎上之人不能存養之利導之曉喻之使成強忍不拔之氣則上之罪也

且欲搏玩其國民使皆知以國家爲事此非坐言之所能致也亦非改一二政法之所能奏效也必也危事上先之辱事上先之勞苦患難上身爲之若越句踐之爲者如是斯民咸踴厲奮發悲憤慷慨而不能自己安有無國家思想之病者

今也上之對於其民則何如居處之逸也衣服之華也奴僕之豪縱也無有一二足徵其有憂念國家之意者而近則尤甚籌款多則上增公費矣新政行則

官多兼差矣百十萬之賊既明白發露而未嘗加刑誅也執事之吏朋淫無度而莫或過問也如是而以民之無國家思想歸咎於禮教無乃慎乎

夫治天下者有精神有跡象凡所謂法制皆跡象也必有精神而跡象乃有效不此之求而欲盡改數千年之習慣以得之恐不能勝則又造無數不根之談邪怪之說以遏抑異己疑誤社會嗚呼是何爲者歟

按此文成於倉卒殊不貫串亦無氣勢然意思大略如此閱者鑒之見宣統二年十一月初六日芻言報

讀楊君演說家族主義國家主義之餘論

前者吾輩於新刑律輒有論列非好爲異同也良以事至重大一或不慎則將陷全國於悲境故不憚反覆言之以冀當其責者謹慎將事耳

須知吾輩非謂舊律之不應改亦非謂新刑律之全不是惟謂立國之道有本原焉猶物之有重心也重心一移則全局改變此其禍福有非人所能逆料者故甚望預聞斯事者皆視爲重要之事而不肯輕心以掉至若綜古今之法則

較各國之異同則吾輩微特無此學識抑亦無此精力也

今姑勿論國家主義是否全善家族主義是否全不善然歐洲各國風俗之成就數千年矣卽吾國風俗之成就亦數千年矣今如楊君言欲改家族主義爲國家主義譬如刎己之頭而欲戴他人之頭以存立於天地之間雖然己之頭階刎矣不可復續矣其如他人之頭不能戴而活何

夫國家之所以能用其民者以全國民有公共信仰之一事國家乃得潛驅而默策之耶教國之於耶穌教回教國之於摩罕默德皆是也我國全國所崇奉者卽爲禮教是正宜扶植而擴充之爲上之人先行蔑棄則一切舊時範圍皆視爲無足輕重人心一散而國隨以亡矣

以余觀之則吾國之所患不在種種名目而在精神卽如陽明之學吾國已均置之腦後然日本人自明末得傳陽明之學互相淬厲至明治維新而大收其效近來日俄海戰東鄉大將首著大功生平最服習陽明而吾國乃棄之如遺而今日乃欲求之異域無乃賤家雞而愛野鷲歟（下略）見宣統二年十一月

十一日芻言報

論不信史書之貽害

廉恥道喪風節掃地至今日而極矣其致此不一故而有一故焉種毒最深且烈則謂史書不足信一語盡之矣謂古史特善於渲染若舉今之某某稍加附會卽亦何讓古人又有謂古史全屬虛偽但可信其事之年月耳又有謂吾輩觀歷史覺某時治安某時濁亂某時人物多某時人物少實則全在作史者之意匠耳作史者肯爲裝點則雖亂政亟行而後人但知善狀無由知其昏濁否則反是此等詞說創之者一二人流傳及於全國於是引古爲鑑之說悉去於胸中而人人懷一不妨恣肆之心蓋世之所以導人於善而絕人於惡者名也史實爲名之標準今一力剷除使貪惡之徒皆有所恃而無恐毒民之甚固無過於此者見未刻稿

論吾國之不重廉恥

養成廉恥爲國家至要之事廉恥者氣節之基礎也無廉恥則安有氣節歐洲

各國極注意於此軍中人出與人鬪而傷無咎也若忍而歸則衆唾之矣或告余有俄人與親貴博親貴謂其換牌此人怒即起請比劍此等事各國皆如是不以爲異民俗如何至躬爲無恥吾國乃不然父兄於子弟師之於徒動以忍辱爲教晚近尤甚而官場乃愈甚嘗有一人平素語言侃侃氣勢甚盛後爲留學生監督一學生因爭事遽批其頰而其事在學生亦至無理人以爲彼必盡力治之不意彼托故至他處旋即回國此事輒隱不言噫侃侃者如此則庸庸者可知無怪庚子之役順民之條乃徧於京城也

廉恥喪盡之可怪固矣尤可怪者則頑惡無恥之人吾國乃容其生活於社會則更異矣例如張佩綸吳大澂唐景崧此三人者觀其前後歷史實可謂古今最無廉恥之人除失官外處社會中尊榮猶昔俾得頑然終其天年且張猶贊權門吳猶得之湘撫唐則家居起洋樓居然大鄉紳體統某黨人以其小相仗助猶推戴之嗚呼是誠吾國之大羞也

按古人有不齒之法西人亦有之譯者呼爲罰去體面斯實懲惡之善法也

然吾國雖朝命不齒但使其人有資財勢要可聯絡則社會待之乃不減於常亦足異焉見未刻稿

齡年按先生平時與人言論煦煦然惟恐傷人意故人咸樂就之獨至意有所不可則直斥其非不稍遜順其于欺世盜名之流則更抉摘其隱微以爲當世戒雖見嫉于友好結怨于貴要皆不顧也芻言報中所載各篇所指摘者若張佩綸若吳大澂若唐景崧雖已去官而餘燄猶存已固不以爲恥人亦無恥之者已如上所言矣此外則若馬口口若湯蟄仙則固負赫赫名無人敢訟言其非若德清俞某則人雖已逝而門弟子猶徧于各省羣推爲一代大儒而先生獨盡力抨擊不發其覆不已先生耿直之性情亦于此可見一斑矣以篇幅過繁不具錄

論吾國人之心理

吾國人常談輒曰隨便曰不拘曰彼此沒講究尋其意蓋導源於老莊而加入以釋氏平等之義其結果則踏入於無規則無界限風俗之受害甚矣近西人

又有自由之說於是聞者不考西人自由之語何自而來自由之界限以何爲起訖而人人皆有自由二字存乎胸中一如得臻此境則吾人之幸福乃至不可思議至或者又以此擴充其隨便不拘之見解則視一切閉範人之事皆在應破除之列自男女長幼以及尊卑上下皆可無有而禍之及於事者多矣又彼等之意見不過及國內而止若夫國界則當各國帝國主義勃發固無從廢除也雖然內之一切既廢除矣而欲其獨尊視國內國外之界可乎則其潛消於內也久矣如此則終日口之所言手之所書雖亦從衆言愛國言保國權而一旦事勢大變則盡改其前說有如風之掃箒矣蓋數千年根著於人之心者今不拔去之而又附益之其不大受其毒也鮮矣見未刻稿

論時俗之誕妄

時局轉變未定兒童趨向未準是所賴於人之掖導者甚衆所謂掖導者則獎是而懲違實兩負其任而近來風氣但尙新穎不重倫理加以向來之俗工諛而忘規好異而棄舊客言某名流聲譽故震鑠海內或詣其賓館適其子從師

於館中年十三耳聞客言及其父遽云吾父惟英文佳耳其餘科學皆無門徑不足與今日學子競也客驚其言以語余且譽之余曰異哉是子敢於作如是言乎君之譽之也得無謂其能不私其親且以十三之童而能作是語爲可怪乎不知此等語必時有人言之此子特拾人牙後慧耳夫何足貴且不私其親而得人譽誰則不能充是言之必有賣其親以求譽者矣甚有賣其親以求富貴者矣近人於學西人之美德吾未之見也獨此等處初亦非西人所有而妄自爲之而又得譽於人無怪風俗之一落千丈矣有某貴人子列人表而置其父於下列於是無識之徒皆拍手大贊甚至呼爲犂牛之子數年後視之乃常兒也智識亦無大進吾甚爲贊之者愧也近來至有洋行買辦之子直對人謂其父爲三等奴隸者嗚呼上無厲行之教化下無矜式之師儒而羣靡於狂言濃譽之中無怪舉國後進被其毒矣

按前聞日本某君言其家當革新時代其父與叔皆黨於新而祖父則守舊怒二子異趣令依破腹法自裁某君又曰彼時常有是事此固偏宕太甚然

而返之吾國能有是乎阿徇而已矣勢利而已矣見宣統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芻言報

借款造路平議

幹路國有及借款造路之說余未以為非也蓋統觀各省於路事無不爭競延緩各為其私非改為國有則此交通最要之事何日能成且此窳彼良此貴彼賤何能統一所慮者吾國辦事人至難商辦固腐敗官辦亦誰可恃無已則鄭蘇堪方伯包工之說為最合宜雖然吾贊成鄭君此說而非鄭君之說咸在贊成之列也意所不然者不能不從容言之前者吾讀鄭君四大幹路之說帖而睥眦不已茲錄其說如下

為今日之中國計十年之內惟以吸收外資為救亡之要著十年以後惟以鐵道盡通為圖存之要著約而言之則借債造路而已宜指張怡伊黑川蘇專漢為四大幹路借債以十萬萬為度包工限年以成之世界諸國以侵略為主義者德俄日三國是也之三國者其財政皆處於竭蹶皆恃借債以侵略其發難之志使中國速於一二年之內大舉借債交通之新局則三國之債為已任則各國必將踴躍輸資於中國以成此舉亞交通之新局則三國之債為所借之債悉入包工之策必將中挫而不能直前且包工與借債並議則

業爲務其用人購料必顧就近取資於中國而不願遠求於本國其工程之限期亦必務求迅速而不願延緩以自貽虧折之害雖有最長於工程之司得十之三其贏利已爲不資所餘十之七者悉以易中國之工料長借債十萬萬外人得其三而中國得其七也中國既藉大工以活民力而列國之甘於發難者又懷毒而不發此誠釜底抽薪之策所謂十年之內以吸收外資爲救亡者之要著者此也中國宜言立憲學新法者於東西各國取其政治悉舉世界現行之制將以試施於中國然以中國而言立憲其政略之類重難何則形勢不同故也故使豪傑生於中國其所以改革中國必全爲開創之理想而決非沿襲列國現行之政治律法純爲保守理想者所可移而用也所謂開創之理想者何哉則大舉以造鐵路限以十數年內全國交通必至乎此日而後全國人民可合爲一羣即取列國之政治法律移而用之乃可推行而無礙其尤大者則養兵之費與行政之費不啻減十之九而民間工商業發達自有沛然莫禦之勢故鐵道者實創造世界改革社會最靈之機誠其力量之大功効之捷非他器所可比例謂十年以後以鐵道盡通爲國存之要著者此也

據此說借款至十萬萬亦可謂大借款矣試問財政竭蹶至今日之中國能任此艱鉅乎尤可異者則如此大議論而通篇未及還款之方法與夫抵押之物業豈外人不必抵押不問還款之方法而肯慨然以巨款相借乎若果如此則事更可慮此文大言炎炎而不思其究竟余竊不敢附和也

抑吾聞之爲國家者無逸獲無幸存而尤無捷法深思熟慮循序漸進人盡其職官不徇私或有冀也若欲設何策以杜敵謀爲一勞永逸之計是不啻挾泰山以超北海有是理乎吾國惟人懷此心故拳匪之說乘間而入今種種之法雖迥與邪說不同然其中於求逸徼幸之心則未始不同源也此等政策寧盡不可行願但可濟一時若長久之謨實別有在孔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吾願吾國志士畢心致力於此也見宣統三年六月初六日芻言報

論借外款之宜慎

吾國至今日財源窮涸國家舉事運掉不靈故吾於借外款一事不敢竟謂其不可雖然借外款之不可視爲之何如耳爲之而善則足濟一時之急爲之而不善則大勢隨以去矣然則吾國之廢興存亡皆懸於此當事之人可不益加慎重哉

茲錄本月初七日上海時事新報譯泰晤士報記波斯事一段於下以當炯鑒

波斯議院於六月十三號提議美國財政顧問官之職權既而全場議決其職務甚爲該博所尤注意者則該院反對政府黨亦一例贊成此議於是而

美人麥加歇斯德君一切理財政顧問官而為財政總監有直接管理之權而各
十二款其第一款謂一切理財政顧問官而為財政總監有直接管理之權而各
項錢糧之徵收或支用亦與焉第五款與以總司國庫之權凡政府費用必
先請其查押即有向人定購不須現錢者亦應先由該處監批准第六款謂
財政部之一切章程總監有與革之實權第十二款許以統治僚屬之全權
觀此可知麥加歇斯德君之品望已深印於彼斯人之腦府而國會與以全
權亦未為失計蓋如此則麥君得本其堅決果敢及廉正坦白之心以治既
禁之絲而終達清理之目的若僅僅與以顧問官之位則麥君在美國時早
已函謝斷不肯空勞往返耳記者曰吾讀此譯稿為之心
驚為之應戰願吾國政府吾國疆臣吾國國民引為殷鑒

以吾國財政之紊萬不可借款又萬不能不借款當大任者惟有破除情面綜
核名實而凡百在位咸能廉儉勤苦求盡其職則國其庶幾乎見宣統三年六
月十六日芻言報

論年按南通張孝若所著張季直先生傳記第四章第五節內載張先生實
業宣言有云當清光緒之季袁氏任北洋大臣時舉國喧騰借外債造鐵路
之說袁令楊士琦南下以外債可借否諮詢湯君蟄先鄭君蘇堪及審湯君
絕對主張不借鄭君絕對主張借審則以風氣未開國人常識不足不盡知
實業交通之利益有力者徘徊觀望無力而徒然者不足濟事故外債可借

但借時卽須爲還計用於生利可用於分利不可而用之何事用者何人用以何法尤不可不計此審夙所主張云云與先生所言固不謀而合也
駁剪髮易服之反對論

剪髮易服一事言之者十餘年而吾浙人以生計之所在起而求罷此議而九月初四日都中帝國日報獨著論深責之且注其下曰請看浙江商會之糊塗蟲請看浙江人之私利心余浙江人也則亦糊塗蟲也請以糊塗蟲之資格而論茲事可乎

夫人將飢寒就死而呼號跳擲此雖極殘忍之人不能阻使勿爲且不能謂爲不應蓋人之可哀孰有過於無端就死者乎孰有過於未死之前明知己之將死乎況此非一人一家之慘而數千萬人之慘也於是而罵爲糊塗斥爲私利誰能任之吾江浙固以蠶桑著食於此者非獨蠶業中也舉凡養蠶者種桑者繅絲者織綢者販綢者若主若夥若粗工若船戶恃以爲食者不知若干萬人一朝令下易綢而呢則諸人無策惟有束手聽死而已

或者曰今之剪髮易服行之以漸則或稍紓也余曰固也然卽以漸而損失固已多矣且所慮者則人人懷全行更易之心則進貨之家節節遲疑而工商機關必大爲之滯況所謂行之以漸者必有所謂十足圓滿之日卽全國悉易服是也不知彼時已有術以生活此數千萬食於絲綢之人乎抑仍迫令自行設法乎若謂令改織呢羽則工藝家改變甚難且吾恐彼時人人好用外國之呢羽而不用本國之呢羽也若謂可設法銷諸他國則恐爲事旣難且數必極少況試辦之事安可指爲口實萬一失於此而不能得於彼則爲禍甚矣

假使剪髮易服之後而吾國立時富強一切損失之權利立時回復則謂當以數千萬人爲之殉猶可言也雖然猶恐其難也今則剪髮易服不過收剪髮易服之效而已不過舉動便捷不與人爲異而已外人對於此不過謂中國人能類我不使人怪詫而已於他何有哉

且今之論者非謂小民生計日迫益宜推廣實業乎然而言屯墾言工藝言殖民利未覩萬一也而於已有之業則不惜大破壞之吾不知論事者何不措意

至此也

剪髮易服一事吾未敢置一辭然剪髮易服其收效不出於前之所云而實禍則立有受之者不知當局何以處之見宣統二年十月初一日芻言報

讀議員論剪髮易服事簽注 摘錄

余此文無關於剪髮易服之本旨惟見諸議員所言往往率臆直道在彼已以爲四面周到而不知語意之外誤聞見之偏狹有矢口言之而不自覺者茲舉各報所載約略簽注蓋欲諸君子有以進於是而他人亦得以知議員之所言未爲盡是而各思研究以求進步則余所深冀也（中略）

方議員謂易服一事須指定一種材料若將盡用外國呢料將來經濟上必生恐慌羅議員謂本案已明定用本國材料包括甚廣可以不必專指一種方議員又謂普通人衣服用布政界則用綢緞須明定之陳議員謂此事可以不慮常服不改而禮服制度未頒以前必仍用現在禮服汪議員謂如何服制未敍明應加入仿照新定軍服制度量爲變通

按如諸君之言周到詳密爲民間生活計者可謂至矣雖然吾恐機業之恐慌已不能免也以伊等不知究竟用袍褂否卽不敢織卽明告以若干年始改然買者不敢多買卽織者亦不敢多織且彼等對於有限期之生業正如刻日將入死途其索然之狀已極不堪且此輩恃數機爲產業卽告以舍舊謀新而彼烏能售舊機而製新器然此猶或可也惟新服短舊服長新服少舊服多出入之間奚啻十倍則凡蠶者絲者織者以機爲產業者販者肆以售者運者其生業咸十去其九已可慮矣若用呢絨則食於機者斷不能鳩巨資以開廠織綢者又不能去而織呢惶惶之象愈不可以終日矣見宣統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芻言報

前年按先生當時因有一部份人主張易服之故力以小民生計爲言聞者或不注意然觀于入民國後絲業織業綢莊衣肆之迭次呼籲力竭聲嘶至今未已則先生所言誠未可視爲無病而呻者矣

正名說

凡稱謂名詞之間有極大關係存焉沈子培方伯憎日報之不識內外之分也曰與其稱中國不如稱我國猶有內其國而外諸夏之意余聞其說大以爲然又新名詞百凡皆可通融惟吾國人自稱爲支那乃至無理此二字蓋外人亦據轉輾傳訛之字而書之者譬如蒙古等處稱十八省人爲漢人歐洲等處之人稱吾國人爲唐人若吾國人亦自稱爲漢爲唐可乎又如吾國前亦稱美爲花旗德爲茄門彼亦自稱爲花旗茄門可乎吾國舊籍向稱日本爲倭試問日本亦將自稱爲倭乎凡此若視爲新鮮而用之也見宣統二年十月十一日芻言報

近年廣譯日本書籍遇有日人所用名詞卽一律承用而新名詞流入文字者指不勝屈甚至公牘用之甚至詔旨亦用之而稍涉新學者尤滿口皆是至文明運動改良特別等字面閭巷婦豎亦動輒齒及論者大以爲病竊謂此須分別言之有向本無是名詞而不得不沿用之者有向來所定名詞不如彼之名詞而改用之者但求其精確可矣不必辨其爲彼爲此也且名詞一事日出不

窮漢唐以後必多於三代宋明以來又多於漢唐事理推拓日多豈能設法禁限卽六朝佛教大人慈悲善知識等語亦流行於中國初何足怪惟有一事雖極細微實足爲詬病則近來動稱中國爲支那是也天下之興不能自名而轉用他人之名或戎狄則有然耳外此則無不用己之名稱者況支那者亦非彼人特以名我實緣輾轉傳訛乃有此號而我轉以他人傳訛之稱而以自名準此言之則葡萄牙當自稱爲大西洋美利堅當自稱爲花旗矣

又近序史事者亦徇西人之說而目三代以前爲酋長時代其弊亦與此類見宣統三年四月二十六日芻言報

吾國古來自稱中國對於四夷言之也以今日論則不符矣顧相沿久未由改也日本人或請爲自大之證而吾國人亦多以爲病吾以爲無庸也蓋名稱之源於古者或不免有所錯誤而承襲既久安能革之卽西人之各種名稱似此者多矣安能一一革之乎又如日本二字今日核之於理豈有當乎見宣統二年十月十一日芻言報

今人惑於外人之說則以爲吾國之黃帝自小亞細亞來吾國之人種皆由彼來也雖然吾竊有一疑焉夫黃帝以前世所傳帝皇之名謂之渺茫可也若伏羲神農前乎黃帝固不誣也既有帝必有人民得無謂黃帝勝神農之裔又逐蚩尤而吾國古代之民族咸被誅逐乎如是則既倭外人之說承認黃帝爲西北來之人又必平空添出黃帝殺盡古漢族之一段血史而後其說可通吾不知若輩何樂而爲此按黃帝爲少典之後古書言之多矣雖不盡符而要不能謂之無因也今一概抹煞奇乎不奇見宣統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芻言報

西人有以吾國種族爲來自波斯之帕米爾高原者雖亦自執一說而我國則從無此紀載乃近來喜其新穎遂亦附和其說謂黃帝實由北荒而來無論與西人所說年代不相符抑思黃帝神農諸帝典籍可證絕非荒渺無稽者可比今以西人之言而欲將黃帝以前之史一筆抹煞則謂羲農以後已與苗民同其竄逐乎抑彼時羲農餘裔已無存乎芟我前徽就彼孤證果何爲耶見未刻

稿

論年 按最近東方雜誌第三十四卷第七號載有兩文足與先生之說相發明茲爲移錄如次

李長傅撰中國文化起源與世界文化移動之研究有云主張中國文化之發生於本土者以夏德博士爲最早其言曰中國紀載決不言其族外來凡以巴比倫印度埃及和闐等文明古城爲民族之發源地者皆無根據又云據中國人紀載漢族自始卽居中國西北部故其來源吾人應以不討論爲是此爲外國學者主張中國人爲土著者英國洛斯博士 L. Ross 卽推廣其說而謂文化亦出自本土其言曰據周秦漢神話時代紀載中國人實爲土著其文化孕育於本土彼等學說皆根據中國紀載其斷論太籠統茲當就考古發掘等資料中求之（中略）

據此則北中國新石器時代之居民確爲今日漢族之祖先在當時已有相當之文化但此文化亦不過應其物質的生活之發展階段必然的發出其階段之文化雖不免受其他文化之影響決不能抽象的將其若干遺物中

僅擇彩繪土器而附會其文化甚至民族由他國移動而來(下略)

林惠祥中國文化之起源及發達有云法人羅蘇彌 L. Rossigny 英人洛斯 I. Ross 皆言中國民族即發生於本地羅素 Russel 韋爾斯 H. G. Wells 亦言中國文化係獨立發展者(下略)

觀於上列兩文則先生力斥吾國人種自小亞細亞來及自波斯之帕米爾高原來之說誠不爲無見矣

論年按最近東方雜誌(第二十二卷第十六號)載有貝琪君所撰章太炎先生之史學一篇其第五章述章先生之言曰日本開化在隋唐間至今日親隣近之國開化甚早未免自慚形穢於是造作譸言謂堯舜禹爲中國人僞造其淆惑聽聞尙無足怪獨怪神明之後史籍昭彰反棄置不信自甘與開化落後之異族同儕迷其本來數典忘祖不亦大可哀乎云云與先生所言若合符節矣

日之有晝夜歲之有春冬人之有生死國之有興亡其相類者乎願有大不類者日之何時而暮歲之何時而冬此有定者也故違暮則爲入息之謀經冬則爲改歲之計若夫人雖必死而生命可以延長故人生一日必宜爲不死之事不得妄謂已將死而事事皆不向前也至於國則國中上下能竭力扶持直可以不亡故凡國家存在一日人人皆應爲存國計不能預爲亡國之計此固甚顯之理也而今人動言厭世動言欲覓桃源何也見宣統二年十月十一日芻言報

逮暮而飢人欲延之食曰稍頃將晚餐矣稍忍可也是則以晚餐有定時也可言也老人衣破不復作曰恐卽死無用此也此則可笑矣以人死無定期雖遲至十年可也雖然人者必死者也是猶可言也今使衆人議舉一事則不欲曰恐吾國將亡徒費心力此則可笑極矣以國者不必亡者也奈何國中之人乃預算以爲必亡此不令他國之人大怪笑乎然而吾國縉紳者流動曰國事不可爲吾將覓桃源避禍又曰將脫離政界而以治實業爲職志此不可異乎或

笑謂余曰此猶高等人之言也此猶表面之言也其人人心中一語則曰趁火打劫而已噫

或問余曰今日言厭世者何如余曰譬如人家失火子弟大者持桶小者持瓶將以救火忽一人擲所持而逍遙於外曰火難治吾將入厭世派此亦可乎見未刻稿

近來吾國有新發生之危機不可不察也一則學堂之學生不受管束也一則兵隊之兵動輒違犯也而苟其滋事亦但遷就了事未有執正法律以治之者而美其名曰和平了結見之報章者已指不勝屈其不見報者無論矣吾聞兵隊中人曰軍人偶有例外之要求將領輒枉曲從之如此尙保全面子否則彼等直自行其意將領亦無如何也

學生宜服從凡閱書報宜聽校長之准許學生不得集會此各國普通之規則也而我國竟不能且報章又從而鼓吹之軍隊宜服從尤過於學堂而報章之論時復違反然則報章者鼓吹禍亂之法螺也見宣統二年十二月初一日芻

言報

詒年 按張季直先生傳記第三章第二節內載張先生所撰論嚴格教育旨趣書亦力主軍隊無放任學校無放任之說其文如下

軍隊無放任學校無放任此今日世界各國之通例軍隊放任則將不能以令學校放任則師不能以教將不能令則軍敗師不能教則學校敗其爲國患莫此之尤（中略）近者政體改革趨向共和而一班事理不明之學生乃有誤解共和以爲放任等秩序於弁髦病嚴師爲專制者竊竊私議鄙人頗有所聞不知歐美養成共和國民惟以重公德愛秩序爲唯一之方法若妨公德而害秩序則謂之破壞共和（中略）凡教之道以嚴爲軌凡學之道以靜爲軌有害羣者去之無姑息焉鄙人誠重教育誠愛學生心所謂危爲此通告

觀張季直先生所言如此則先生之以學生不受管束軍人動輒違犯爲新發生之危機固非過言矣

近來言男女平權矣結婚自由矣發之者徒見外人之說新奇可喜從而宣暢其說而於風俗習慣之可否移換利害禍福之關繫如何未之審也即於西國風俗之實際其男女所受之影響亦未察也但取己則快然言之人則快然聽之而已顧吾有所疑者今日自公使以至學生與外人結婚者往往室有糟糠置諸不問妻家勢力懸絕莫起與抗即在內地者亦多如是而所謂持公道主新說者亦緘默不言豈略通新學之男子即當享自由之幸福而窮居家中之婦人并不得受平等之舊例歟或曰是別有故焉一則有勢力者也一則無勢力者也一則有交誼者也一則無交誼者也嗚呼所謂公道者存乎勢力與交誼乎見宣統三年七月初一日芻言報

論年按先生作此語時為宣統三年至今才二十六年耳而結婚自由離婚自由已成風俗為利為害殆難言之顧就論年觀之則但覺其利于男子者多利于女子者少也夫婦之結合動以資財勢位容色為互相歆慕之條件一旦色衰勢去又棄之如遺矣夫婦道苦于今為烈先生有知不審將作何

感慨也

近來有志之士多有投江海而死亦有激成癩癩輾轉至於死者其中原因亦非一致或激於所遇或不遂所志或求學太過或任過其量初時冒險而莫爲之繼甚至見負於人或輕於相信而爲人所給又或危慮太甚或求名太急種種激薄皆足致此雖然爲志士言則保國之外尤宜保身而保身要在養心須中有主持更求肆應否則爲外物所動至無以自存其身未至成仁之際先自戕賊其身亦可惜之甚矣見未刻稿

詒年按時至今日自殺之事乃愈多或以投機失敗而自盡或以情場失戀而自盡較諸先生所言幾于愈趨愈下矣

變法時代要須有開創氣象則凡文字詩歌樂曲皆當以此爲標準而今乃不然專好爲國家點綴作衰亡氣象尤異者好刊亡明詩文及記事之書事跡則散渙頹敗詩文則悲愴悽惻於今日最爲不宜尤可異者乃表章及錢謙益錢進退失據爲顧亭林所深斥此等人豈尙有足師法之處縱謂其詩文佳然有

文無行益可醜鄙近來風教衰息氣節不振崇獎剛正猶懼不及乃爲此等敗類鐫刻遺集亦何爲歟見宣統三年四月二十六日芻言報

前者以種族之故而思明以思明之故而推崇明末之人物於是大搜羅明末人之遺籍而刊布之此已爲無聊之舉動矣顧猶得曰搜刻書籍表章人物亦風雅事也顧近忽大刻錢牧齋之書則更奇矣夫錢以失節喪志之人卽有文采何足表章尤近者如明之李贄以猖狂妄謬著而或且揚其餘燄又如金聖歎其人逞其小慧致蹈法網其談文論史實爲邪魔外道乃今忽有徧搜所評之文而刊之者竊恐後學不之辨將習非成是則吾國文字且受其禍矣見宣統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芻言報

結年 接近數年來輯印亡明詩文之不已又競搜彼時所謂小品文字爭相刊刻閱之足使人志氣銷沈精神頹喪而戲館電臺則又專事傳播靡靡之音尤於世道人心大有影響使先生在今日不知作何感想也

近來百忙中忽有所謂佛教研究會者出現吾甚惑焉今日吾國之人猶有談

空說有之工夫歟佛教閱大吾知之矣然果適宜於吾國今日社會之用歟或曰佛教仍以救世爲心非離世獨立者也吾輩研究之將爲救世地也噫是則欲救涸轍之鮒而求水於東海之說也且倡是會者果猶能靜其心凝其思看一卷佛經歟其於佛之學說果貫串而有心得歟其終身行事果依佛說無違反歟至列名之人大半治實業者否則亦各有所事吾意以彼之才力之精神僅洽彼之事已不足矣又能分其才力精神以研究佛說歟如其然也是自誤以誤人也如不然也是姑爲此以相蒙也二者其何居焉見宣統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蜀言報

近來各說紛騰之中忽然佛說亦屢入其間此事甚可怪當此危機極盛之時方宜各出心力堅毅從事豈有反而崇尚寂滅之理顧持此等論者亦有數端或體質高明不屑世事或性情孤冷棲心淨土亦有憤激之過反成空寂適會不辰遁入虛無此固各適其適無可論列者也至若心無所主而以此飾其陋身無所歸而借此爲談柄抑亦次矣若夫口口口口口口恐但持常說不足張其軍

乃假高明之說以張其牢籠萬有之勢使人望之彌高且使其黨持此爲論常言口口口口冤親平等亦足使對待之人淡其猛進之心殺其相敵之意此則藏機甚固非常人所能窺測矣見未刻稿

人制器物我擇而用之與我無器物但仰給於人二者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不知第二之禍卽第一所釀始則用人之器而不知精己之器繼則不顧己之物而用人之物已而已雖有適用之物亦不用而專用他人之物其卒也則己之物以無人過問一切廢絕雖欲不用人之物而不可然固不能用上等之物也大率以吾國上等之人用他國下等之物以自傲其儕至中下等人乃用土制極粗極陋之物雖欲不自命爲野蠻而不能噫見未刻稿

初弛海禁吾國先輩惟謂外人以奇技淫巧易我金錢以去豈知嗣後乃以布帛粟菽易我金錢而腹我乃愈甚又先時但以彼製造之物售之我今則仿造我之物而售之我初時由彼國製造而運至我國繼則就我國設廠製造而就近售之我務使彼之物無一不合我之用我國需要之物彼無一不備且使彼

仿造之物無一不賤於我所自製必使我國手工所製不能復易一錢嗚呼外人之待我真愈逼愈緊而我國無權藉者無可爲計有權藉者亦不知爲計吾不知死所矣見未刻稿

書續輯存目錄

卷上

上政府說帖

附更事雜陳

上某疆臣說帖

卷中

上浙撫廖毅似中丞書 四通

致吳佩慈先生書

上直督王夔石制軍 鄂督張孝達制軍書

致王苑生 孫慕韓 夏穗卿三君書

致朱亮生先生書

致歐陽雲衢先生書

致蘇松太道蔡和甫觀察書

上晉撫胡聘之中丞書

上江蘇學政瞿侍郎書

上江督劉峴莊制軍書

致蘇松太道余晉珊

上江督劉峴莊制軍

致陳雨蒼京兆書

再致陳雨蒼京兆書

卷下

上瞿中堂書

致張劭熙 朱桂辛

致朱桂辛先生書

致張劭熙 朱桂辛

上呂鏡宇尙書書

上鐵寶臣尙書書

致志仲魯先生書

致劉幼丹觀察書

致高□□先生書

致蘇松太道袁海觀觀察書

致唐傑臣先生書

致吳授卿先生書

致藤田劍峰先生書

再致藤田劍峰先生書

致唐□□□□兩君書

致□□□君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汪穰卿先生遺文 書牘輯存上

弟汪詒年纂輯

上政府說帖

按此說帖當是作于光緒十八年或二十九年

一近日局勢愈迫之狀

一各國規占愈甚如俄陽言歸東三省而規占益急英俄均染指西藏俄又誘我蒙古法始得雲南礦路權繼又與桂撫有約將插手廣西近英德於長江事頗致斷斷英意有管我粵東三江叉口之謠如是則數年以後竟不知是何景象矣

一各國竟迫易我疆臣如法人不許錫爲豫撫而卽調之熱河不許丁爲西撫而卽調督雲貴在外人實無理已甚而我所以應付之者亦失之綿軟

一各國均於所指勢力圍各地誘人學其語言如日本於福建浙江多設日文學堂俄於東三省直隸廣誘人學俄語已明露佈置瓜分之意

一各國於對我政策多易強橫爲柔軟而以承順宮廷意旨爲上策如各國

使臣於內廷燕會極爲聯絡甚至有助修頤和園之說一若受我籠絡也者今又有助萬壽經費之說俄設道勝銀行專與我貴人結聯且及大璫如白雲觀道士亦不惜傾意結之法則令樊國樑等在京城交結貴人其用心深險實令人悸畏

一商務愈見敗壞去年因北方大亂初平上海商業頗見生色今年則如天津之現銀奇絀營口之貨物滯銷無論矣上海號最繁盛近亦黯淡無色他如川土以加捐之多倒塌多家而各大鎮倒去之行號亦不少此皆因賠款過鉅大傷民力之故今第一年已如此再過數年何以爲繼

一賠款一事各省分攤甚巨如川省地大物博尙不覺大累餘如邊小之省不能支給固矣乃至財富如廣東亦復窘態畢露自餘各省支絀可想聞竟有無可籌措惟藉借洋債爲搪塞者竊恐不數年後我國百孔千瘡難再敷衍勢必如市面之虧倒大局如此何堪設想

一各省市益困窮遂至逼爲盜賊而廣東廣西四川爲尤甚此等盜賊不足

成事而剿淨甚難蔓延則易且恐良民被擾商農各業均因此阻擱則窮民益多窮民多則愈易流爲盜賊且租稅不給則賠款無着勢必別籌徵收之法愈益逼民爲盜竊恐不數年後所在騷然而外人卽藉口直行瓜分之事一近來少年多爲平權自由之說所亂而東南諸省尤甚實緣見國家並不籌安定政策全國人民如坐漏舟動卽傾覆又爲東西洋之說所亂致激成此派此如熱極生風風又生熱此等談論致亂則易定亂則難若使再三五年必至人人皆操此等議論而大亂將從此起

一近日尙有可乘之機至極今日內外大臣皆相率袖手者其意蓋謂時已衰弊根抵深厚遠非他國所及若果上下竭力振作斷無不能挽回之理謹將各條列下

一人心尙未離散中國之病在上下相蒙而暴政苛法究尙不多故今日人心雖未日見團結亦並不散渙且以恨外人之故而思治之心益切無有因賠款而生怨叛攜貳之心者近來雖有惑於革命之說者大約不過全國人民十萬分之一斷不足慮人心可用如此若不亟乘實爲可惜

一尙無陰主外國之黨派查黨派之事雖效驗不一然一有主外國之黨派則其國必亡中國在下之政黨未成其在上者雖意見宗旨不一然若明爲主某國某國之黨派則尙未有此亦足爲易治之機惟若再遲數年朝廷用人之權柄益爲外人所持則大臣之賢者必相牽引去其不肖者必隱恃一大國以爲奧援彼時必實有主英主俄名目則更不可爲矣

一留學生均能不爲外人所移查我國出外之留學生雖有和平激烈之不同然大率因感於世變忱於危亡故無論宗旨如何無不冀吾國之振興免外人之侵侮斷無有媚外人以求富貴者且彼此互相稽察亦無一人敢背衆人以行私計者將來卒業即可收爲國家之用此亦事之可喜者也

一近日入耶穌教之中國人因歐洲各國每因教案多所要素中國既因此失地失權而教中亦受惡名故現在集議擬辦華人傳教之法如果能辦到則民教之事從此易於措手可以全力釐正法度整飭吏治

一寓南洋之工商人等無慮千萬殷富者極多近因受外人之壓制思中國

之念愈切若招使回國辦理經商開墾等事必易奏效惟必須孚以真誠行以實政而又有良法經緯之並無使姦人因以爲利庶克有成

一民財猶可支持查中國自開海禁以來兵禍教案之賠款幾及數萬萬商務之短絀又數萬萬庚子拳禍官私喪耗亦數萬萬無論何國當之必久不支我國現雖虛耗然民力猶未盡竭東南之民擅商利者西北之民富蓋藏者猶不可勝數祇以國家保護無方誠信不堅商律不設商利不振故民財不出民財不出則市面愈形倒塌此事急宜爲法以維持之而民財之富厚則固有足恃者

一民情之強悍東南濱海之區西北沿邊之地其人大率強悍性成殊死不顧且極知外權侵入之可恨又知服從外人之可恥故雖爲外人奴役之人其心均不爲外人所用甚至因教案等事被誅者已肩背相望而近處之民猶不改其故態民氣之可用如此若上之人有以率之則鼓盪奮興有可預決者

一地寶猶未盡洩中國礦產甲於五洲且二千年來未大開採今雖爲外人索去不少然所留存猶不可數計惟須國家善爲維持勿多設苛例勿先令報効則將來開有成效民間之富卽國家之富此可預決也

一近來措置失宜之事集我國失策之事通商以來不知凡幾然當此舉國竭舉卽多關礙甚舉數大端如下

一宮庭用度糜費使人心懷疑恨近以賠款捐稅驟增朝廷力崇節儉猶懼民怨沸騰乃今則各種建造旣任令中飽若夫頤和園之修復及一切玩好之用又特建至頤和園之鐵路已顯背前此臥薪嘗膽之論旨能不使人心離散乎

一著名貪劣之督撫監司均聽其固位如閩浙總督許應騷新任廣西藩司湯聘珍皆劣名久著而寵用如故何以懲不職

一用人失當如王之春之凡猥而使用兵廣西德壽之庸鶩而使督兩廣恩壽之下劣而使撫江蘇人位太不相稱何由責效績乎

一調動之可異如張香帥調署兩江以大局及資格言之謂必得責任乃忽調魏午帥督兩江而張仍還督湖廣或謂由袁制軍之查奏或謂由湘員之營幹皆姑勿問惟以如此大員而忽彼忽此有如奕棋且張雖不盡善在諸疆臣中尙爲盡心國家者今若此豈非失重臣之心

一權利之失如電局借大北公司電線和議旣成但當於還綫時酌擬酬報乃忽許特設由津至恰克圖綫借與外人發電如此大權忽去之不顧豈不可怪又如路礦之事凡有外人出名者或聲明借洋款往往得批准而華人則以不能驗費不能報効之故輒不得允許坐視大利流出外洋豈不可歎一大失商情近來日言保商日言開拓商務而使商人短氣之事仍屬不少開平礦局之歸外人無論矣如電報局商辦著有成效乃忽欲歸官案此事奪威權以歸公舉而不可言還歸官也使商人皆疑國家並無保護商人之意又如江蘇大府於承辦蘇經蘇綸二廠之祝某平時則處處牽掣應付之款不遵合同及祝事敗乃按事苛求不少假借致祝徧函中外呼冤不已豈不令商人寒心

案如上所言則國勢之可危如此而機會之可乘者又如彼則如欲挽回國勢惟有內外大臣合用全力大加改革必可有濟如但偏舉一二事則不特於大局無裨卽此一二事亦歸無用而已茲約舉綱要如下

一近日極宜辦理之事

一定政本 改革之事約數大端一軍機以一人總諸務擔任全國之責任二各官皆有實事三收各省之權於京師四凡諸大政皆由京師分條以布於各省勿使各省各自爲政

一定切實辦法 凡變法之事入手辦法有二要一從大處佈置如上條所云是也一從切近處入手則嚴定各署辦事程限嚴定辦事時刻令京師干謁燕會之事日以減少凡事皆以勤實平直爲之力反從前雍容延緩之習如此則官場習氣一變功效之見有不期然而然者

一速定外交政策 凡地球上諸國必有暗中聯盟之國庶平時旣隱有所恃有事亦可相助如聞京中頗爲俄人所煽若隱倚爲長城不知俄人外交

政策至爲叵測宜別求與俄爭權之國與之厚結深交以定國勢如此時不定則以後中國必成角逐之場矣

一速聚人才於京師近日中國黯淡極矣而京師爲尤甚欲提醒精神振作氣象惟以旁求天下人才聚之京師其著名吏才則超升之儲爲異日監司督撫之選如此則可使外人頓改視聽

今日人才別紙詳之

一別籌賠款之法庚子之事起於北省而賠款之禍則各省人民共之能無怨望聞熱河有積存金銀無算而內廷所藏亦復不貲竊謂宜由國家銀行發出國債票即將積存之款盡行發出購票既可平億兆之心鼓全國之氣且民間亦可因此稍舒喘息卽盡力以營農工商諸業而內廷亦可得利息以資用度一舉而三善備實無過於此

要事雜陳

按此篇原稿列于上政府說帖之後當是同時所撰呈

一扶助華人自行傳教

上海華人之入耶穌教會者因見近日辰州教案大失國權並以一二教士

之故至使官長被戮實懷慚憤且有礙教會聲名爰集衆會議華教士自行傳教之法此實弭平教案免避外釁之一大機會日本所爲無教案者亦以由本國人自行傳教受一王之制馭不使外人得干涉也竊謂我政府宜乘斯機會急起圖之宜敏速宜慎密宜宛轉庶得收捷效聞去年李提摩太入京所陳教務頗平易可行而外務部以恐天主教不同嘿然無言坐失事機莫過於此惟此事教會與政府太不聯絡必須有人交通其間方可有成茲擬辦法如左

一政府速行密議如果允行卽請諭知

二俟得諭後卽當與該會人商量將來辦法並令與西教士商妥得有切實憑據卽令其公舉數人至北京外務部呈請

三外務部得呈後卽召天主教神父告以耶穌教已定華人自行傳教之法將來彼教必將盛行如天主教能與同辦庶不落後

四如天主教亦肯就範圍則以後西教均係華人自傳固甚美卽不能則但

行之耶穌教亦大有益且可使天主教人以漸改移

五既定華人傳教之例卽行頒諭中外

六國家對待耶穌教之法仍須與前無異一督撫及地方官仍須切實保護

二不得妄相誣詆三不得因改例而有欺凌強壓及報復之事

再此事關繫極重而天主教一面尤須著意如必欲辦似宜求精通法國語之人辦理方妥

一處置赫德

赫德一平常英國人而我國稅權郵權均在其掌握甚爲可驚此事關繫百倍電報而政府未措意及此不可解也聞赫德初得稅司時意猶未甚奢曾移請總署招華人習關稅事而總署謂使華人辦必無效竟卻之赫覘諸大臣之昏瞶遂肆行盤踞之策凡稅司所用華人其薪水較洋人優絀殊絕而加增薪俸時往往華人獨不得加於是稅務郵政悉入其掌握此大可恨也竊謂朝廷如果欲收回此權宜因彼請退時因而許之且不妨予以虛榮其

現爲副稅務司之裴式楷赫必請爲己代朝廷亦宜權許之而另設一名目或總辦或監察之類使戴樂爾賀璧理居之令權與裴相等朝廷陰倚重之使擬稅司各官遷轉及使華人以漸升稅司之制稍久則假一虛名調裴他去而使賀戴爲總稅司賀戴特見擢用必心感國家其效力必甚周因賀戴二人此次襄辦商約頗盡忠策多與赫異議惜盛不盡用之又開議之始二人密陳於盛謂商務中事華人受虧已久宜乘議約之時設法挽回盛令開呈而終置不議甚可恨也

一 整飭稅務

進口之稅由約章議定不能增減已爲失權之極乃洋貨價值屢增而我稅關所據仍十餘年前之舊價鎊價屢加而我稅關每鎊仍作四兩國家受損奚止千億今秋始將前數年所定酌中估價之法頒行其估價已嫌太廉而赫以法人之阻遽移文各關令銷路少之物仍照新頒之例至銷路多之物則依舊例此事欺我國太甚宜選大員擇著名商家將所估價重行查過如

有不實再責令更改不能因外人不滿意而遷就又稅司專意苛虐華人華
人不上稅則之件亦任意擄去此事實宜禁斷

一處置盛氏

盛氏乘我國未立商部未定商律舉朝大臣不識商法之時乘時巧竊規占
諸權以爲已有所攬利權可謂極亘古全球所未有自鐵廠電報輪船鐵路
絲廠紗廠鐵礦煤礦皆足籠全國之大利且陸行則鐵路水運則輪船通信
則有電報及德律風教育則有天津大學堂及南洋公學則不特財政卽他
種權亦均在其掌握所惜彼惟有巧猾之才足以創事而不足以成事所用
之人大半宵小因緣爲姦其家中上下皆崇尚淫侈故稍有知識者皆識其
必敗惟挾權既多若一時倒敗必致貽累大局且恐將所辦之事暗中抵押
與外人宜將所辦之事以次清釐定一商辦官查之法此須查各商例令彼不得
擅行調撥又輪電兩局積弊叢生如尋常電報分局動輒每年數千或至萬
金而輪船買辦大率輸巨金於盛氏乃得之

一處置電報之法

所惡於盛氏之辦電報局者恨其以大衆之利益供一己之揮霍暗中調撥股東不能過問是有商辦之名無商辦之實所謂挾商以朦官挾官以凌商而非恨其爲商辦也若恨其爲商辦則從前何故許之辦理數十年而忽奪以歸官此非謂爭權直是奪利耳如此則盛氏轉有辭以對政府且可以此激動衆心且從實估值國必無此財力如低估則商情尤不服又歸官之後必不能盡善一更易漏洩二官常易人必致時有更變竊謂與其改官辦而國家仍不得利必不得利不如正名爲商辦但不得歸盛氏一人主持或管轄之權歸國家而利權歸商人凡收電費管帳修理均歸國家亦尙穩妥竊謂此商人惟每局委員歸國家亦尙穩妥竊謂此事宜廣查各國辦法參酌用之方能有利無弊近日查辦電報之論關係大局實非淺鮮故數日之間股價忽已驟落竊謂果欲歸官亦宜明下一諭照前下諭旨曰股票時值發售則商人亦尙可平心否則竊恐西人乘便購取賤值之票逮歸官時逕聲明已歸西人則商人失利國家失權良爲可慮招

商尤非電報可比決不可歸官如改正商辦之法則善矣

一應防備之人

近日電局既奉諭旨不日歸官招商一局亦岌岌可危然竊謂朝廷於此極宜慎重果能舉盛氏把持諸事一一得人而理豈不甚善所可慮者或非出朝廷本心別有覬覦之人媒孽以得之或數人合謀以成之則此諸種利益不歸之盛氏仍歸之他人且盛氏不過志利而已他人則恐意別有在將假此利源以供叵測之用實宜預防

一慎重諸權

近人皆謂我國政多牽掣不知各國之政亦無不牽掣者故用兵者不能理餉竊謂兵事當總於兵部專主調發而兵部大臣不親自帶兵其餘諸將則分帶各軍不能盡統於一人電局宜歸郵部輪船即歸官亦宜歸商部鐵路應另有人主之而統於郵部近日袁制軍駸駸有總握兵權之勢且海軍亦似歸其統率權實已重如再將輪電之局歸彼節制則可慮甚矣

一鑄金幣

商務握全國人生命之源較之軍事尤爲緊要錢幣又握商務中生命之源萬一不慎則舉國生業失敗商局口亂最宜慎重竊謂我國本來並無幣制銀幣既未鑄銅幣亦不一律今忽欲越級鑄金幣必不能行康年以此事極要卽徧詢通達商務之人咸謂今日中國鑄金幣必不能行商約隨員溫君宗堯曰我國竭力鑄成金幣不足供一二月賠款萬一用盡勢不能復用銀幣此立窮之道不如改定銀銅二幣之制而設法使印度仍用銀幣英人工部局總辦濮蘭德亦曰中國現時必不能用金幣如用金幣國必亂不如定銀幣之制而與西國定銀錢換金鎊之定價並許照時價略高如時價每鎊作十三枚者竟較以後不得增減如此則商業中風浪平靜彼此有益前鐵廠監督徐君慶沅曰中國宜乘用銀之時整頓商務如果金礦大旺則以生金售與外人與鑄金幣無異也茲總採諸說列之如下

一用銀之利(一)中國本多銀民間亦皆藏銀用銀最合民情(二)用銀則

出口貨至各國以價賤而易售如值銀四兩之物從前運至外洋必一近日
商務之尙能支持者全恃乎此可乘此整頓出口貨物且可因此以傾各國
商務(三)用銀則進口貨物以價貴而難售如外國值一鎊之物從前售以
今日好用洋貨而尙未全用者尙賴有此可乘此仿造外洋之貨以銷行中
國

一用金幣之害(一)中國素少藏金又金礦利未大開(二)金既無多必購
之外洋金價必大貴(三)勉強鑄成若干金幣不足供數月之用以後欲續
鑄則不能欲仍用銀幣則不可必致立窮(四)民間藏銀之家皆成無用所
有中外之富家皆立成窮人(五)日用之物陡然大貴小民艱於衣食(六)
萬一西人不肯行用則不得用銀之利而專受其害(七)如西人因更換金
幣受虧而索償於我如近日某銀行於暹羅者則我國受虧不細按似可上二
辨

或曰歐洲各國商務所爲受商務之虧者以銀幣太輕之過也如英金一鎊

易二十先令不過墨銀五六圓之重如日本則改正之其金錢重如一鎊而

易銀錢十圓之多故可與各國頡頏而商務亦不受虧我國如鑄金錢宜師

其法或加至十二圓一鎊且當定為金銀兩本位之制凡各國雖有銀幣然

交易凡二十先令以上即須用金鑄此謂金本位如既如此則我國金幣既

少可國內仍用銀幣與外人交易始用金幣庶不致大受其害按此法雖名

金銀兩本位實仍與銀本位無異雖不致大害而前列第二三兩條之害則

仍無異則何必貪鑄金錢之名也如必欲鑄金幣尙以此法為善猶必須多

聚藏金或俟礦金大旺始可為之

一速招華商行駛內河輪船

中日條約許外人內河行輪此為失權最甚之事今商約於此條又經切實

聲明如果內河全行外國之船於大局所關不小蓋船既係外人之船則處

處皆外人佔先著外人佔便宜收稅之官必須洋人報關行必須洋人所開

關係甚巨宜速飭令外省督撫設法令各處商人妥速辦理小輪務須趕在

外人之先而長江上游尤要洞庭湖鄱陽湖及廣東西江亦應設法擴充庶可稍減外權之侵入

一 招華商辦理國內商務

各省礦務各處墾荒各城鎮修築馬路辦自來水電燈汽燈德律風鐵路添設支路皆亟待海外殷實商人為之海外商人亦無不願之理而相率裹足不前者一諸事生疏二人地不習三國家之保護不力四官吏之侵抑堪虞孰肯以金錢付之虛擲哉且近來於此等大商業往往有走聲勢之徒代向當事者說合並許當事者之私人以重賄其費皆出之商人而若輩之酬謝猶不在內商人固已重費矣及至與官訂約以後則地方官吏又種種留難甚至棄前約不顧至當事者易人則廢去前約竟十事而九是以受累者切齒聞風者裹足况近來關涉商務之舉動無不使商人引為鑒戒如開平煤局由張燕謀私交與外人如蘇經蘇綸兩廠硬將賠累三十餘萬之祝某看管如電報局忽歸商辦校者按似於商務均極有關繫今若果欲招華商承

辦各事則須俟商部立定商律訂定國家實能切實保護一面密遣熟悉海外華商之人前往察看擇其殷實有國家思想者勸令回國辦理一切如猶慮上下壅隔則莫如設一保商局由商人公舉有名望人爲之專以通上下之情爲事如有官吏婪取非分之財者准由保商局逕稟知商部咨請該省大府嚴行究辦果能如此則僑居海外之商未有不踴躍內渡者

一 招求海外人才

政府以國內人才消乏且專門之學因向來風氣未開遂無學成之人因思華人流寓南洋及各埠者無慮百萬其中人才必多將招使歸國共效馳驅此自今日要務惟海外人才散處各埠或有才而未必著名若明降諭旨恐被舉者皆平常有場面之人其有才者轉致沉沒竊謂宜假他事派一深細公正之人前往察看俟考校得實方飭令領事保舉如此庶得實用

一 宜慎用外人

近來風氣凡大員遇繁雜之事輒喜延外人爲之又凡見一外人輒妄謂其

才必無所不能竟有尋常一工役一無學問教士而頓請爲教習或局廠總辦者糜款廢事且貽笑外人宜飭令大員慎於選擇嚴訂合同分別權限其薪水及激勸之法宜略仿外國體制其華人中有才與相埒者待之宜與外人相等不可使稍遜如此庶外人受雇者不得驕倨把持而華人亦有所激勸矣

一宜防外人侵佔內地商務

海口及出外商務既久爲外人把持漸且侵入內地近已公然爲之而日人尤爲可慮從前往往有姦人假托借洋款合辦礦務其實資本全出洋人利權亦全歸洋人惟此出名及諸經手華人略得酬謝而已凡借款辦理而合與華人有日凡購機辦

事皆由洋人主持如有虧蝕與華人無涉者皆此類也

今則漸有行之自來水電燈自來火各種大商

業之勢此等一種事業即奪千萬華人之衣食其事至可寒心惟在當事者力爲拒駁而已

一慎重商約

英約一定中國受虧不小其實商約與和約不同斷無坐聽外人割剝之理而當事不甚肯駁辨或駁辨不得法幸馬凱向在印度本是商人於外交手段不甚在行於中國情形不甚透達嘗有訂成一事在馬凱以爲大獲權利者而寓申英商咸痛詆之以爲從前外人所得權利尙不止此故馬凱在申頗不得意今日本則大異是所派專使日置益君於中國情形雖不甚熟而小田切則在滬多年於中國商業情形及官場習氣無不洞若觀火且以從前辦事屢失體面今將乘此建立勳績以塞衆口其要素各款皆最深切我商約大臣盛則多私呂久諳達隨員中楊文駿好挑駁小節以示能而於大端則漠然惟處處獻小殷勤取悅商約大臣而已餘更碌碌靜候優保溫某最明達而以官微所言不甚採納今旣歸伍欽使辦理伍素負重名旣諳交涉律法於商情亦熟自當遠勝盛呂惟伍於內地情形又不甚熟是在有以揀正之者

一用人宜慎

時事多艱朝廷用人必時有不次超擢之舉然虛聲純盜及貌似有才者必首蒙異數而洋務人才爲尤甚以貴人不在行不若平常吏治之易被考察也又無可憑驗不若工藝之可以試驗也然此輩人特爲姦猾營私冒功不識大體而大局利害更復懵如如出使之梁誠吳德章在北京之沈敦和浙江之許貞幹貴州之劉貽汾皆是然以今日外交乏人此等人方在舉用之列將來貽誤國家必是此輩實宜慎之

上某疆臣說帖

據此說帖當是作于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以後

現我國政府既無預算改革之政策又無各省一律之辦法而大局危險日甚一日各疆臣等豈可坐享天祿漠不措意又豈可僅敷衍一二爲苟且塞責之地惟是處今日地位佈置既苦迫促舉動亦多牽掣實有萬分爲難之象然知其難斯易者至矣凡各疆臣豈可以難而置之歟茲謹具說帖如左以備芻蕘之採乞垂聽焉

一宜知今日所處境界之難

一諸事之掣肘今變政之事既無畫一之規條而朝廷所定權宜之制又飭令各省凜遵違之既顯背詔旨從之實未合機宜至財政一端尤爲賠款所阻礙因分攤賠款現銀不得不從重征稅實阻工商發達之機而出省之貨物爲他省釐稅所困亦滯銷路推之有保甲汛弁而巡警難實施有綠營而練軍爲重複餘事如此者尙不勝枚舉

一宜防中途改換外省督撫更變無恆一經卸任則在任時所布置倏忽化爲烟雲此最可慮

一須防他人之疑忌現在北京及各省皆以束手待斃爲得計自無所用其疑忌然各省苟有勵精圖治之人徵聘稍多舉動稍專則政府卽未覺察亦必有人發露倘有參差則前功盡棄此當預爲計及者也

一須防外人之疑忌現在外人已視中國爲几上之肉苟有奮發有爲者最觸外人之忌必將遇事勦去然後快意故外省於外交一途最爲緊要宜平日勤加聯絡且須有權術駕馭之

一 整頓大綱

一首應按照各省地位將應佈置應改革之事及以漸進步之法開成一預算表以後即按節次辦事不得凌亂漏略

一應仍從前之形式而暗將政體更變全省公事均由派辦處主持外交則歸洋務局財政則屬之善後局兵政則設營務處而專任之巡警則屬之保甲局工商及農務則設農工商局而專任之他事莫不如此至文武實任之官其大者咸署名各局予以虛名而奪其實權其餘則姑置之務使全省之事皆一律一線如此則事事順手矣

一每項政事均置一局每局必派一總辦如本省適無名位相當之人則可遴選一明白道員爲總辦而另聘一專門之人爲提調或坐辦所有局中事宜皆由此人主持而總辦受其成如其人實有不合之處亦可由總辦稟商撤換

一廣搜人才本省人才必苦不足於用自宜竭力搜羅有用之才以襄治理

現今人才雖極寡乏然極意搜求亦足一二省之用惟一時徵聘必致驚疑法應以漸延致且勿輕用奏調以杜羣疑

一應使全省人民皆知時事皆有保存本省之心皆知在上之意向宜令民間多設報館官助其力惟任意捏造則應設法杜絕

一應改正全省風俗開通全省風氣除勸設報館外更應注重全省小學堂此為化民成俗之本

一應令民間成為尚武之俗應使全省之民皆習武事並可寓武事於各事之中如學堂中有體操之類

一應預杜亂萌民間私會繁興涓涓不塞將來必成不救之症宜隨時設法解散不使有礙治理

一廣設偵探凡民間及省外並各國對待本省情形皆應設法偵探

一整理略述

一應設總務部為一省政治總匯之區凡承上啓下及考查各種政事及各

府縣利病皆歸其辦理略如政府暫可以派辦處爲之

一應設財賦部凡本省歲出歲入及銀行賦稅鑄幣鈔票等事均歸其主持暫可以善後局爲之

一應設警察部凡稽查戶口及設巡捕包探並偵察一切均歸其主持暫可以保甲局爲之

一應設郵部凡鐵路電線驛務及水陸路事宜皆歸其主持今郵局電局雖已有人管理仍歸局中稽察宜另設一局爲之

一應設工程局凡營造一切皆歸主持可卽以舊有工程局爲之

一應設軍政局凡通省水陸將弁及武備學堂均隸焉可以營務處爲之內務兼應設輿圖局製造局

一刑法一項應暫仍舊貫俟諸事就緒再行斟定

一應設學務部凡通省大小學堂及派學生遊學等事均歸其綜理

以上各條已握政治大綱由省會以達州縣務使脈絡貫通無有阻礙各官

均有一定權限不得陵犯

一政綱既立然後可節次佈置謹具大略於左

一求地方之平靖必先清查戶口然後省會大鎮市以次布設警察使亂民不敢生心

一求官用之充足必先汰糜費清中飽先就向行賦稅嚴加清釐俟民間生計充裕始仿西法積漸增添

一求民生之殷阜必先勸工藝廣商務興屯墾再議招人開礦使地寶盡出一求財貨之流通必定錢幣畫一之制次通行鈔票然後開設銀行使一省之財互相貫注

一求民之開通及人才有從出之源應令徧開小學堂蒙學堂並多設報館一求人才之多除設立學堂外應多設閱書報處及藏書樓並派出洋

一求固圉之道應將全省防營以漸抽練洋操其武營規矩均依西國之法使全省之兵皆一氣相貫並製造新式鎗械以備不虞

一預備將來戰事應徧測本省輿地至省外輿地以利行軍

一求道路之通使商貨轉運靈捷應積極開治道途然後多設鐵路支路以便徵發

一求全省彼此消息靈通應多設電線有警卽知得早爲備

一應派人至旁近之地與之聯絡

如西藏青海同部之類

爲將來推廣佈置張本

汪穰卿先生遺文 書牘輯存中

弟汪詒年纂輯

上浙撫廖穀似中丞書

光緒二十三年

姚石荃孝廉久留鄂渚至浙之期尙未能定茲由鄂郵來所輯日本學校章程囑呈鈞鑒按此編規模詳備條理明晰雖事體極大未易猝舉然保國之道舍此末由若蒙採擇行之非僅一省之福也姚君尙在續輯各學校詳細課程及農工商醫各學章程當陸續寄呈鈞覽譯書之事如蒙見委當慎擇譯人力求精當費廉而功速以副廣開民智之至意

再聞浙省去年延請繙譯吳

宗耀 昂來

二人後聞改應香帥之聘吳又來申

兼就鐵路公司之事竊意向來繙譯積習最難整頓往往求取厚俸而譯課絕少既以能者少而居奇復恃主者不解而仁意偷減其中弊病不勝枚舉現在舍弟大鈞擬設譯局於申以繙東文書爲主而英法文之要者亦以次繙譯至所繙之書則以關涉政法者爲先以副海內賢達講求新法至意惟集股籌辦

尙未能湊齊今吳瞿二人既不在浙可否將二人薪水除交蒙學公會繕學校書外餘卽按月寄申譯書局以資貼補至譯局收款若干及如何支銷必按月報銷以期核實可否之處伏乞酌示譯局章程現已付印容後寄呈

上廖中丞書 光緒二十三年

康年於初九日曾上一稟並姚石荃孝廉所輯日本學校章程亮蒙賜覽昨晤葉浩吾茂才言及鈞意決計開辦小學堂且擬通飭各屬一體設立並令蒙學公會酌定課程開陳一切仰見育才新民實事求是之至意惟興學之事事關創始一切章程非可懸擬按日本小學規則極爲美備據農會繕譯藤田君云小學堂費一年如得銀三千圓已綽有餘裕外人每誚中國辦事費鉅而效寡此事似宜延日本通人主持規定一切兼法日本小學課程以期盡善至繕譯各書現上海東文學社學生已能譯淺近之書可令其專譯小學書籍所需津貼紙筆之費亦甚微細可否由浙譯局酌撥款項所費無幾已可編譯成書頒行各學卽由日本人選宜譯之書令譯後由日本人勘定再請中國通才校正

此事輕而易舉其於裨益人才良非淺鮮謹貢其愚惟祈採擇

上廖中丞書 光緒二十三年

昨得蟄仙同年書備悉一切小學堂事既蒙力爲主持又蒙籌撥款項屬蒙會編輯章程書籍等仰見育才訓蒙有加無已之至意茲由葉浩吾茂才與同人釐定章程鈔呈鈞覽 康年 按日本規制一切學校皆隸於文部省章程統由文部省釐定所用書籍非經文部大臣勘定者則教者不以教學者不以學是以日本小學雖多至二萬餘所皆斟酌畫一無有參差中國興學伊始未遑規定故同一學堂而一切規則課程北洋與南洋異南洋與楚省異楚北與楚南又異又各處章程未必盡善今制藝旣廢學校必增若家自爲教人自爲學卽能稍有成效未得其會通欲求人才蓋其難矣同人所擬章程如鈞意以爲妥善可否卽行入告頒行各省垂爲定則又吾浙省垣小學堂辦妥後尙須推之各府州縣其府州縣小學之師卽可取之於省城速成師範學校庶可一律奉行省城小學課程不致稍有歧趨區區之見聊備採擇

再各省如開設小學堂再須設師範學堂不特造屋派員需費浩繁且須延請教習及管學堂之人一時亦難其選康年現與蒙學公會同人擬先在上海設立速成師範學堂已摘有頭緒各省有願學者均可送至學堂學習每人每年須銀六十元以康年意揣浙省籌款甚艱與其獨辦而費鉅何如送至申堂而費省且如送三十人則一年只須一千八百元此三十人中一年期滿各科學業皆可通達擇其尤者即可發往各府縣爲小學堂教習在浙省可省費而得教習之用在申堂亦藉此得以擴充似屬一舉兩得如果以此說爲然則前所云月貼五十金之說可作罷論因擬卽教卽譯可省譯費也是否之處伏乞鈞酌

上廖中丞書

光緒二十三年

承委代購東洋農具一節康年詢諸農會中人據言農具品類甚繁旣須視地土所宜又須視教習之意趣必須先待教習請定再請其購辦農具方爲款不虛糜且惟日本農師方肯用日本農具若延聘歐洲農師則若輩畛域攸分自

必向歐洲購辦至日本農師之薪金其由大學堂出身者月不過百元若歐洲之農師則尙不止此數又張香帥去歲曾向美國辦到農具計用去銀二千八百元云云以上皆農會中人所云合并奉聞以備採擇

致吳佩慈先生書

光緒二十三年

聞林叔元辦杭州鐵路業已散去不知確否吾鄉高口口與孫陳等四人初欲開杭州鐵路繼又開甯紹鐵路志意甚篤茲事關繫極大然觀諸人辦事奮往多而商榷少近聞將與中俄道勝銀行訂借鉅款已定草約聞其中頗有不妥之處雖與^弟不相涉然以關繫之大不敢不聞左右以轉達中丞師恐事一成將不能復止也(一)此事如成不啻允俄人在南方開一極關形勢之鐵路(二)招工購料均歸借款人承辦(三)諸人皆年少不更事不審將以何術制馭監工者(四)諸人辦此大事並未聞請精熟洋務之人商訂合同有此四端竊恐禍機之伏將不勝言雖以國勢衰弱無可挽回然明知其必不可而故爲之則將來之局面更不可問矣擬請廖帥電令該公司先將合同底稿呈允然

後准行庶無大悔吾兄以爲何如又聞草約中有一條云立合同後如中國人翻悔則罰銀四萬西人銀不應付則罰八萬又聞公司中中國人謂如有口杭州鐵路中止之事謂其稟奏則當令洋人出面云弟所竊怪者此等事關繫重大必須身家殷實或識力精敏或工藝嫻熟之人今三者俱無一焉雖有一二身能得主也而輒令其承此重任豈不可慮聞各處承辦鐵路者大率如此甚至有以流氓而爲之者時事可歎實可累欷

上直督王夔石制軍

鄂督張孝達制軍書

光緒二十三年

康年 去冬與海上同志擬設務農會竊謂國勢之強由於富富之本源在工商工商之本源則又在農田種畜今日謀富之道較有把握者莫如振興農事講求本務矣春間曾與同志艸訂略章由錢念劬太守轉呈當已鑒及會中應辦之事條理繁多約舉之則有五端曰譯書報曰墾荒地曰試新法曰購器具曰立學堂五者之中當以譯書報爲最先立學堂爲最要而開荒購器試種等事亦須次第舉行此刻書報業已譯印會中同志又捐地千五百畝以備試種然

非立學講求難期實效顧才力綿薄需款孔多非得德位兼隆之人爲之維持不能有成我公德業炳蔚海內宗仰定能俯念民艱許以提倡凡在含靈翹企待澤不僅農會諸人已也冒昧陳請不勝悚惶董而教之幸甚禱甚

再去年讀華侍御

焯

請開農田水利疏探源立論頗中肯綮又孫尙書復奏大

學堂摺所立諸科農學居其一此均農務振興之機部臣覆奏華侍御摺有飭各省督撫臚陳地利情形之語未知我公已經覆奏否如能於覆摺內並將農會一事敘入倘獲俞允較易成功此事是否可行尙求賜酌不勝禱叩

致王苑生

孫慕韓

夏穗卿三君書

九緒二十三年

弟等客冬在上海與同志擬設農會大略情形曾登報牘想蒙鑒及惟開辦之始條理萬端同人聚謀約有數說或主先立學堂肄習化學以立大綱或主墾荒購器先求實效或謂宜製造肥料以代籌款或謂宜先譯書報立定根基再求進步首立學堂繼墾荒地然後製肥料造農器以廣利源而便民用學堂則募捐設立墾荒等事則借款興辦還清借款永爲公產如借貸不易則設開墾

公司成熟後以幾成歸股主以幾成爲會中經費此數說者次第不同用心則一然譯書印報實扼要之舉故此舉已經開辦其餘諸事尙未舉行衆說旣多莫衷一是撮其大要質諸高賢孰後孰先尙祈指示且事繁費鉅籌款惟艱必有德位兼隆之大護法首爲提倡然後觀成可望因思夔帥名德碩望銳意振興而三君子卓識鴻猷睠懷時局欲求提倡舍是奚從且贊襄帷幄夙重超恂乘機進言必蒙允答倘登高一呼風氣大闢海隅負耒共沐恩施三君之功豈讓禹稷臨穎北望無任依馳

致朱亮生先生書

光緒二十四年三月

時事險口誠如來書所云而樞譯諸公猶以粉飾蒙蔽爲得計尙得謂之稍有人心耶膠州割棄之後俄於大連旅順亦踵其策而英由國家假巨款邀重酬旋忽然變爲商假而所索如故此以八十兩零五錢爲一百兩其險中國甚矣法又師英而索兩粵利權及通鐵路於滇又索長江中屯船處所凡四條聞日本將索威海人則得大利於我而尙居大德我則失大利於人而自謂得計嗚

呼庸妄誤國何至此歟又從前之興廢僅關一代今則大局一傾永無復國之日故今日同志實應以設法留一二省地方足存吾種教而貧者力不足富者大率保家畏事誰則與謀又各處風氣不通且本無權柄不知從何措手然今日爲之苦于無助迨至事變日亟人知此說之善必無及矣吾國上下夢夢良爲可歎且康年意謂今日第一朝廷自能整頓其次則督撫中有起而任其責者亟於力量可及之處設法預備最下則素稱強悍之省分由民間自行設法清戶口理財貨阜農工辦團練利器械以待變中國政體不甚于預民間之事故人民可辦之甚多惜無此財幹立公司以保商埠巧華商助巨款於公司爲購船械練人才之用又購數船通商各國須平時可改爲兵船又選俊才使學於日本取其便宜亦如是五年或可有濟然爲之甚難同志又少不知此願能償否也至於聖教爲吾國植基之地自應協力護持使勿墜地蓋深慮吾國全土如果爲膾腥永踞則必識西文西語而後能餬口又雖不禁儒教然必使習西教者較爲便宜於是吾文字亡風俗亡而語言宗教亦漸漸以亡於是吾族且爲異物爲野蠻且爲美國之

紅皮番故近日之事尤在多爲聖教書及各種初學書必使將來人人能識西文作西語諳西學而仍人人讀聖教書明五倫之理方足以存吾種而爲將來恢復張本所可痛者中國向來不以口口傳教爲意且向來言教上及士夫而下不及民又自乾嘉以來講理學服程朱者寥寥躬行實踐甚鮮其人欲得一手持教務之人誠戛戛乎其難之（下略）

再現在各處學堂漸次開設然往往以西學堂或中西學爲名頗有偏重之虞中文啓蒙之書又甚少又談時務者往往有專重西學之論若如此辦去必至將來子弟既不知中學爲何物而西學亦僅得其皮毛甚可慮也似宜將各經

各史悉作一種啓蒙書初學書白話書此爲未通文集名流訂成定本專爲學

堂之用近來有志於此者頗多宜有編匯之書庶使承學之士不必讀難讀之書准論孟宜熟讀禮記左傳宜節

讀餘經但至學成誦數遍可也而於古聖賢之理及中國古來治亂興衰之故皆了然於胸次

實爲目前切要之舉先生以名德鄉居不知能約集同志爲之否蒙學報有益學人而苦款之絀甚望海內賢達資助若得先生一爲提倡則欣願甚矣緣葉

君以一人爲此勞憊甚至往往徹夜不睡雖偶有偏口之處然其用意實是爲公故深冀其成而惟恐其或敗耳

致歐陽雲衢先生書

光緒二十四年三月

來書謂宜集同志上書瀝陳得失此誠弟等所不敢辭顧惟彼庸瑣振作何期若欲革舊布新又難望之今日此事同人亦必舉行大約最好亦徒得似行非行似聽非聽之論旨而已近自允德佔膠而英法俄羣起如犬爭骨距發書時之國勢又不啻天壤懸絕嗚呼吾國大臣不知振作不知虛心講求其得此荆棘宜也顧奈何我四萬萬人而悉送其死命哉今日之事宜以盡易樞譯別選賢良爲第一要義否則遊說海內有聞望之督撫使之聯數省以變法自強又不能則風氣強悍之省分由督撫奏請便宜行事因聚豪傑籌自固之方最下則凡形勢可扼守之省分其賢豪紳士約各府縣同志自行設法清戶口理財賦阜農工辦團練利器械以待變中國政體不甚干預民間之事故民又應集巨款爲購船械練人才之用如是五年或可有濟然爲之甚難同志又少不知

此願能償否也

致蘇松太道蔡和甫觀察書

光緒二十四年

近日四明公所一案聞昕夕擘畫賢勞懋著又聞近已檢出昔年要據法人頗有轉圜之意此事漸可就緒欣慰無似竊謂此次肇事發難於法公董局雖曰挾其國力藉端啓釁亦由中外人情隔膜所致假令彼此情意稍通必應和衷商榷不至率爾從事致成騎虎之勢查上海治理租界之權全操之於洋人然洋人人數不及中國千分之一工部局歲入之款亦以華人所捐爲大宗而公董局中絕無華人插足故處處獨斷獨行悍然不顧動輒爲拂逆民情之舉致滋事端在我固極不便在彼作事亦多枝節似宜急籌善後之策以銷患於無形查香港新嘉坡等處凡華人多者其工部等局中必有華人爲之董事以達彼此之情況上海爲中國通商口岸公董局中豈可無華董以維持商務大可乘此時機與彼國領事剴切商辦並告以若有華董則彼此交情益密於主客均有裨益想彼亦無以相難也管見及此謹以奉商乞賜酌奪爲幸

上晉撫胡聘之中丞書

光緒二十四年

前聞盛督將闢蒙地實是本原之策惟今日日報言中丞許英山西廣地萬里今得開墾墾田不知確否今農會
在杭州鎮江如皋各得撥沙田一二千畝而上海又得田十餘畝現擬延日本
上等農師在上海開設農務學堂講求農學並化土質辦土宜仿製肥料仿造
農具並試種各種植物又於杭鎮如皋三處各撥田五十畝由農師派日本老
農前往試種必令農務日進農利日厚而後已其各處所得沙田須招人墾熟
再收其租以資學堂之用惟開辦伊始尚須籌款現已與江浙各大府商籌款
項以資興辦此事由民辦理自較官場簡捷我公有志振興民利而於農務尤
為關切惟欲講求農務自不能不研究新法然使各省分道講求則費鉅力分
又多費時日不如併歸一處俟有成效再分設各省似較有益如蒙俯採斯言
則擬懇設法提倡俾得速成實所盼切

再農務而外勸工實為至要康年去臘往游日本察得彼中於工藝合用之機

器等事往往有變通之法或改鐵質而為木質或更思簡易之法故價格便宜

民家易於購置如上海新購來之縲絲器大僅三兩元小僅一二元可謂便宜之極康年擬籌款將日本各種機器盡行購來陳設一處試驗其最合用之器卽廣勸人購用待其通行然後再勸人自造此法有二利一本輕則易購二民家可各人自辦不必造廠又日本近來極意與中國聯絡凡學堂農務等事無不肯代出力並查在彼處大學堂讀書每人脩金及房飯等每年不過三百元查得日本於各種學校均極認真如派學生往彼肄業費甚省而功相若今兩湖及浙江各擬派人往學武備浙又派人學蠶務我公志在培植人才如行此法似較省便且但須責省備文交康年轉託日本領事卽可照辦

上江蘇學政瞿侍郎書

光緒二十五年正月

去歲秋冬間中外幸得無事實爲至幸然國家政策猶鬱而未融草野中猶未釋望若得將康黨新黨截然分爲二事渙汗大號丕發新猷則亡羊補牢猶未爲晚惜無能以此說上陳者海內學堂等事寥若三五固非維新亦不全復若羈縻之以待他日之用似亦不無小裨農學報南洋助以巨款尙可勉力

支持速成教習學堂現擬將章程改正約如日本中學堂所選留學生十餘人
均篤實向學此堂爲仁和生員葉浩吾辦辦理收貲既少每月脩膳住又無官
款去年以來頗備嘗艱苦今年因諸生都已小成且所延日本師係東京大學
生見有成效不欲中途棄去故不得不勉爲支撐擬請夫子大人向蘇州當道
設法略撥官款贊助學堂使得有成就則皆吾師培植之力不勝企禱竊見近
來各省開設小學堂歲費動輒巨萬或至三四萬而所收學生不過三五十人
此間若得官費二三千金已可收學生四五十人蓋華樸旣殊斯省費迥異夫
子大人樂育爲懷故敢陳其說

上江督劉峴莊制軍書

光緒二十六年

竊康年頃日客遊秣陵忽聞有被人誣陷之事卽起程他適幸蒙福蔭得脫網

羅足慰廬注

康年

得耗之時本欲隻身就逮繼思

康年

分雖微末亦嘗策名於

朝若以此等荒唐之電而貿然赴質使銀錙被體五木關身不特有傷清白之
軀竊恐東南士大夫從此人人自疑於大局不無妨礙故祇得高翔遠適以避

斧鉞之威至此事虛實有不難明辨者康年雖未深識時務然固嘗讀詩書知
理道古來豪傑之起咸因人心之離叛今雖內訌外衅交乘迭起然率土咸戴
一尊無有二意是則理無可執一也北省雖已糜爛南方猶復完固人安其業
商忱於禍若違時妄動將致人皆讎敵是則機無可乘二也東南大府與各國
立互相保護之約將由此以靖北亂而成和議若民間偶有蠢動則外兵立至
將由此盡失國權是則勢無可乘三也或謂康年前者嘗與同志創設中國議
會指為與中國國會彼此應和不知議會者係仿歐州各國之法專議國家政
治必須政府允准方能舉辦是以雖集議一再旋因各大府皆不允提倡故即
停止與中國國會名近而實異是則事非相關四也至或電稱康年勾結革命
黨人又或指康年勾通江湖中人非特誣蠹之無因抑亦儕偶之不類非意存
傾陷即緣於誤會是則儼不於倫五也夫營難成之事而居至惡之名馴至上
下咸嫉內外交攻康年雖至愚何至出此且尤有實事可明其不然者康年自
北禍之起頻月奔走江表五月至鄂以剿匪劾政府之說干南皮制軍旋又至

江甯亦以其說請同志達諸台座李傅相至申則合同同志上書請卽率兵入都
以勦匪爲議和之根本七月又至江寧與同志商量欲請公舉兵入都護衛兩
宮因以彈壓西兵主持和議以爲時已遲不及上達而止以上諸說雖多迂執
不可行然大率歸重於朝廷致望於督撫假使康年而果有異謀則安得復有
此寬閒之歲月暇豫之心思乎又豈肯爲此自相阻礙之事乎而忽有此蜚語
者蓋以口口事敗之後彼中人多有疑康年發其覆者遂欲甘心於康年並或
發電之人誤聽其說遂有此鹵莽之舉本應懇求嚴究科以反坐之罪然康年
忿其無狀亦憫其受愚故不欲與深較惟請我公於旌別淑慝之中仍厲保全
善類之意而於人才之品類宗旨之同異尤再三加意則士大夫幸甚大局幸
甚抑又有進者中國向來風氣官師之最人士父兄之教子弟咸以謹飭爲先
然謹飭之人與跡弛之士二者各有所用不可偏廢治平之世謹飭之士卽已
足用至亂世事變之繁多或非跡弛之士不爲功願跡弛之士常足以招疑謗
致讎敵何則其探聽廣則交結必雜其物色多則形跡易淆其論議橫則易驚

流俗其志意堅則易招疑忌是在在上者有以分別而保護之斯足以養成其才器若以形跡疑似之間語言文字之末偶得一二人之論列卽與以深罪人才幾何不將悉投羅網哉倘蒙採納宣其冤誣則康年猶得全性命於清時效涓埃於異日如不見鑒諒則康年當在山之巔水之涯不得復爲國家效其尺寸矣若夫假託外人抵抗本朝侮慢官長則區區之義必不爲此康年一身不足惜特恐循是以往動輒爲是不特將釀清流之禍亦恐離心解體之禍應時而見實爲可慮

致蘇松太道余晉珊觀察書

光緒二十六年

前月由郵局奉一函知荷鑒察嗣得江寧消息知峴帥得弟函後見賓僚輒謂前者實係雅意相延欲面談一切並無他意足知峴帥於弟實無纖毫猜疑且峴帥於弟素相知重亦斷不至因一二簧鼓之言輒爲搖惑此事弟信之想閣下亦無不信之乃近月以來危疑恫喝之謠不一而足或謂銜恨之徒將於狹路快意於弟已而又謂招安之徒將以捕弟爲功後且謂由伊等列上姓名請

加嚴捕近日則又加甚謂官中名捕四人凡得一人者輒以千金爲賞並賞一武職流傳萬口愈播愈真有謂已經領事認可者有謂已由峴帥電商各國外部者此等夢囈狂謬之談實屬可怪可笑查向來官中每捕人犯必是確係犯有巨案證據真確者如虛疑不實之事卽不能如此辦理至於名列縉紳尤當從慎國家愛惜士大夫理當如此也竊謂峴帥卽動於人言亦斷不至有如此舉動此必招安中有數人既得免死又將邀功而真黨又不能指控於是擇名望稍著之人而無勢分無黨援者列上姓名影射呈報希圖功賞此等貪狡無賴之人向來如此不足爲怪夫招安之事古以爲難其初但求免死其繼必希官祿償少則舐望勢崇卽翻覆荼毒士流侮慢縉紳在所不惜聞目下伊等奉有捕拿會黨之命頗肆訛詐手段前曾輾轉相諷謂如某某出數百金卽免運累其藉端索貲已可概見弟固不懼此竊恐伊等指此事爲標準欺詐善類勒索鄉愚無所不至敢希閣下嚴諭諸人安靜營生勿得藉端擾害實爲至幸假使上游果有如是舉動則試問弟安居海上果有何等劣迹致遭如此侮慢昔

人自愛其鼎弟亦必當將前後實在情形廣爲剖白俾不致混淆如何之處伏
希察示至感至禱

上江督劉峴莊制軍 鄂督張孝達制軍 粵督陶子方制軍書

光緒二

十七年

再中俄新約載在日報者與前訂密約仍是大同小異以理論之我國自應力
與爭執惟昨日字林西報載有榮相致合肥書中言宮廷因得俄保護將允俄
約此說接之情理恐非無因如是則非特開作公地之說不可行即聽俄人自
據不與立約之說亦不能辦到聽甘言而受實禍自古及今未有如此之甚者
竊謂以現在中國權力而論雖不能將密約全改然如第一條中云將來中國
如添造支路須先由俄政府酌定再辦云云第三條中云商權礦權鐵路權中
國如有擴充開採等事須與俄人合力辦理云云此二條尤有阻礙擬懇我公
聯合各省督撫電奏朝廷飭令全權專就此二條力與磋商務令刪去如此則
他日中國果能自強尙易設法收回自主之權是否有當伏乞裁督

上江督劉峴莊制軍 鄂督張孝達制軍 粵督陶子方制軍書光緒二十七年

竊見日前上海各日報載外洋路透電報有葡萄牙因與中國商量澳門劃界事宜派兵船一艘及兵三百人來華並有須索取香山之說此事是否確實尙不可知惟本埠西人之識時事者則皆謂葡人國弱志淺必不能舉此事是必有人唆令爲之今俄人方肆鯨吞於新疆東三省一帶法人已竭力經營於廣西雲南一帶今若嗾葡人爲此是又將亂我南服而與俄相應援中國瓜分之禍恐將始此康年竊意西人之說卽未全可信然以葡人之弱澳門劃界之事十四年擱未提及今忽有此其必有援助者可知然此事關繫至重萬不可視爲等閒我國雖積弱然以葡之蕞爾尙不足畏我海軍船雖少究尙遠勝於葡竊謂宜一面預爲布置並檄令土人辦團一面飭海容海圻諸船至港澳海面停泊先占形勢如葡人來請勘界卽派幹員與之商辦倘有意外要挾仍應堅持不許萬一不允寧與失和葡兵寡弱口之不難法人卽或暗助斷不能明助且必不能多助如果能卻葡請則外人見我國此時尙能堅執主意足見主持

有人他國因此或可隱戢陰謀否則外人謂我遇一葡萄牙尙且怯懼則他國何不可肆意蠶食之有竊恐因此遂召淪胥之禍事機危急莫甚於此惟願我公俯採芻蕘決心斷行實所至盼又聞近日意大利擬辦松江至江西之鐵路而盛丞堂特爲向浙撫商辦然據西人之言則此舉非僅鐵路而已且非出意大利蓋英欲規謀浙省使與江西連接以擴充已長江兩岸之地故嗾意人出面爲此竊意此事浙撫本可以暫緩推却以後徐自設法亦乞電商及之

致陳雨蒼京兆書

光緒二十七年

夏間不揣固陋妄有陳述辱荷賜書獎誘備至亦卽肅覆達其所見時局艱迫未有所底中朝大臣能實有志於振興者不一一數故弟雖窮居海上然每翹首北望默念支柱危局之大臣必數及公每與人言及正色立朝之大臣亦必及公然則康年所望於公者宮廷之闕失惟公能匡救之官司之叢弊惟公能抉發之新機之壅遏惟公能振掖之不意近日公奉命查察工藝局一事竟特請停止別由官辦又有禁止京話報一事反覆思之實不解何故今當除舊布

新之始惟恐事之不舉力之不出故凡能辦一事能創一業者朝廷當獎勵之不暇何可妄施禁阻使好事者懼袖手者喜若謂所關者大不應由革職人員請辦不知新政中事務繁多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爲也若皆欲由官治之不特官中無此人才且亦恐不能遍爲也又况工藝本民間應爲之事豈可禁阻若謂承辦之人恐未盡善故禁之而由官辦不知此係招股興辦之事爲之而成則股東得利而承辦者受榮名爲之而無成則股東失利而承辦者受惡名官但任保護之責而已得失兩無與也况我國承辦一切之事未盡善者多矣開礦則一成而百敗公司則旋成而旋廢至若招商電報外形雖具內弊滋多何嘗以其辦理不善而禁之乎若謂事由官辦則有所責成有所稽考較之聽民間自爲勝之百倍不知向來官中辦事無一足信於人故人之不信官也數十倍於他人况茲事極爲瑣雜公職任宏重何暇及此不過徒增名目徒增苦累而已且卽由官設立矣民間復設一局於事何害如謂義倉爲倉儲要需則令交還倉屋別覓廠房可也若謂官已自辦且非官款不必有奏辦名目則許

其自行設立無庸奏請可也今一切不言而獨言不准辦則是有意使任事者爲難也豈非寒天下志士之心乎至京話報於開通風氣勸化愚蒙最爲合宜今朝廷整頓伊始實應准民間開設日報昌言無忌庶足新遠近之耳目振上下之膽氣挾公私之積弊僅此京話報已嫌微軟今并此禁之康年實不解公所執何義竟忍而爲此嗚呼吾國復振之機若人始孩若木始萌今公不亟長養之而恣爲凌踐以快不悅者之心天下其謂公何後世其謂公何或者謂承辦是事者有不洽於公遂得此咎康年不敢謂公懷是褊心然實亦無從爲公辨矣嗚呼近日最不洽人心之事爲辦差之鋪張文告之誇飾從未聞中朝大臣有出一言建一議以補朝廷之缺失者而獨於在下者急公好義之事則首先禁抑康年雖欲百口爲公解說亦無能矣顧康年屏居海陬都中之事或未周悉慮或不得已而出此乎抑或仍寓斡旋之意乎故輒不敢自逸走筆遙叩其實不知公得此紙亦諒其昭昭懷顧之微意歟抑視爲無足重輕而棄之也

康年不敏敢罄其愚

近日各國與我商訂商約此事在不知者視之必謂各國雖因此求商務之進步究之其利害不出商務之中其關係不若和約十二綱之緊要殊不知今之辦理商務即從前各西報所謂洞開門戶又謂之敞門通商蓋收拾吾華之結穴而為實施暗中瓜分之事其利害關係之大東報言之甚詳且和約之事或有因彼此利害不同可借彼以阻此借此以抑彼商約則一進俱進人人俱欲爭前必無退後之理近日各國均派專員至滬查辦此事各有其專指之利益而皆異常機密惟我國特派會議商約大臣亦極嚴密則康年竊謂未然蓋商務事宜有必須商務中人始能深悉若不將各國所言之事宜示大衆使商務中人得熟計利害隨時陳報則議約大臣何憑爭執蓋如果概從彼約則不特民間生計悉為彼奪即國計亦隨以俱困由是一切政事無從設施兵則無財可練學堂則無財可設目前最要之賠款亦無可籌措將來不亡之亡且終於亡又且并其種類而亡之禍亂之慘有不忍言者今擬懇我公電商議約大臣乘開議之始力與磋磨並隨時將各國要素之款宣示商人使得籌議若不能

明示亦可隨時由日報暗行透出則遠近商人並事外之人均可據報審察將利害之故如何辦法隨時向議約大臣稟報俾議約大臣得據以爭辦或冀得挽救萬一

再致陳雨蒼京兆書

光緒二十七年

初四肅奉一函力爭禁止工藝局事諒荷照督彼時因一時意氣出語不無過當嗣讀順天時報載公原奏始知禁止之說本非公意至京話報停止亦查知因不能支持而自停非出於禁令康年一時未知底裏遽爾函爭實屬舛誤惟公亮之願康年尙有不能已於言者一則當此新機初動之時苟有起而辦事者上之人當保護之獎勵之若過於精核過於淘汰則後來者皆將裹足不前矣今原奏中有必人所信從始克集事將來能否就緒未可預期等語是則預存逆億之見使局中人無從着力局外人由此裹足於新機實爲有礙覆奏中有總其成者不參私見事方可行等語是徒多挑剔之辭絕少保全之意雖無請禁之明文實已寓請禁之意矣一則此係紳商集股興辦之事考核之權自

有股東主之無庸官中過問覆奏極宜申明此意俾朝廷知商辦與官辦不同之處則自不致有禁止之事今於此不能致詳而獨暗寓不甚妥協之意是不啻明明請禁矣一則民辦官辦極應劃分爲二若民辦而貌爲官辦則不免有把持影射招搖之弊黃學士原辦之法已嫌界限混淆今覆奏不從此指駁而反謂紳辦官督則流弊不熒殊不知此最爲弊混之事而乃以此爲說是不啻變本加厲矣一則屯儲糧食固逾工藝局之界限然或因初辦賠累太多不能不藉此津貼則情尙有可原而遽謂必應停止是已不禁之禁矣一則卽謂辦事之人諸多未妥亦須別行設法不着痕跡而原奏覆奏均不注意於此致海內見此等舉動皆妄謂此等事非朝廷所喜相戒不爲是則提倡之意少遏抑之情多矣至謂開局宗旨全在養民不同謀利斯實不免小誤蓋辦事人不可有私利之意而局中則不可無利使得自養使得擴充而局外人亦得所觀感今以不同謀利爲說是徒博不牟利之美名而忘不獲利之實害康年非好爲論議實以我公負中外人望居心行事皆足使人而此等緩急輕重之宜或不

免千慮一失故特一再率續自附於諍友之列公或不斥爲多事乎

汪穰卿先生遺文 書牘輯存下

弟汪詒年纂輯

上瞿中堂書

光緒二十八年

前讀邸抄恭誦奏請解任一摺仰見我師慎重進退不苟榮利之至意莫名敬仰竊謂古之大臣當剝極之時處樞機之地其去與留皆有至意存焉非苟焉已也假使留而足以遏宵小之謀繫天下之望則雖讒謗叢興事事艱棘亦必不去固非徒爲保全善類也而尤非有勢位之見存其中也假使去而足以動當宁之心明吾道之重則雖溫詔慰留同列固請亦不肯留固非徒欲自潔身名也而尤非因畏難而然也竊見今日宮廷蓄意蓋有二端一則謂外人已與我交好可無他慮一則謂事已至此無可挽回姑謀目前之樂二者皆足爲亡國之基竊謂我夫子大人宜再陳奏力請開缺大旨謂今日之事列強並起而猶可敷衍亂民蜂湧而猶可遏抑治理雖禁而猶可整理財政雖絀而猶可籌劃惟是朝廷不實行臥薪嘗膽之言而以戲淪懈衆志大臣不深維扶危定傾

之職而以邪沮失人心賄賂充廷讜論塞耳凡斯有一足致傾危况夫極備誰克匡扶如斯立論意必有動容於深宮之內股弁於入對之時者矣如果克轉天心固如天之福卽因此得請亦足表心跡於天下後世否則但用時事危迫才不勝任等語非視爲辭職之套語卽謂時勢之實然漠然置之不以爲意與前所言固有若九鼎之於毫毛者矣庚年 忝蒙愛賞無可自效謹就意量所及貢其一得之愚伏乞不棄葑菲俯賜採擇不勝翹企

齡年 按據光緒東華錄載二十八年八月壬辰諭瞿鴻禨奏瀝陳下情請開去重要差缺一摺現在政務殷繁交涉均關緊要全在諸大臣同心協力宏濟艱難樞臣朝夕在公其居心行事朝廷自能洞鑒該尙書辦事認真不辭勞怨惟當夙夜宣勤力圖報稱從來任事之人不可存引嫌之見所請開去差缺之處着無庸議云云故先生復作此書上瞿相國力以辭職爲勸云

致張劭熙 朱桂辛二君書

光緒二十九年

昨見報知盛宮保電催政府速備三百萬收取商股免爲外人收取又盛以他

報謂電股大半皆在盛手盛即屬人來館請報代為聲明盛所有電股陸續抵押外僅存十餘萬而已云云究竟是否實情實不可知惟合此二事觀之難保非盛覬知國家不能籌此巨款伊即乘時將股押與外人或用外人出名使國家必須照時值方能購回竊謂宜電令盛飭該局登一告白於中西各報並知會股東所有執有股票之人如有售於他人限於幾日內將股票已售某人報局過期即不得出售外人庶可杜絕此弊惟弟意此事究不合公理於商情大為震動惟有仍如前函所云利權歸商由官稽督稍可補救萬一旦電報係全國通消息之事應隸郵部斷無歸外省督撫之理招商應歸商部亦無歸北洋大臣之理昨見報載袁擬國家官銀行亦以天津官銀行為本行此事實可怪詫此係戶部之事何得讓之疆臣且如此則袁於兵權之外又握大利權且得郵權意欲何為弟謂為國家計為師座相計此事當再三審督如欲任其大成當一切聽之若以為不可則宜預為阻遏否則事權盡在一人一旦禍發悔將奚及請兩兄即將此函轉呈師座以備葑菲之採

再現在伍秩庸星使接議商約以來遇事均能抗爭第一日開議日本日置君幾爲失色蓋不意華官居然能如此在行也至日置開來各款伍俱隨事指駁有舉重若輕之狀若外務部更能力爲主持或尙可挽回一二此事極爲緊要乞轉達師座爲禱

今日見諭旨因川督岑奏陳光弼不交認墊之款着各督撫限令繳出此事實足令富人灰心墊款與尋常款項不同乃致如此嚴重足使天下寒心而以後報効及捐款之人皆裹足矣今日方欲勸海外華商至中國經營商務又欲激勸富人報効而所辦皆使人短氣之事實不可解

至天津鑄一兩重之銀員實足紊亂錢法如此則舊時七錢二分之銀圓將置之何地宜速議

現在華人以內地各礦私自與外人訂約者無慮千百宜設法飭人暗中查取實已訂約者究有若干章程若何路礦局亦宜定一中外可守之章使人可遵行

台州海門廳之煤礦極佳前有都司林賀初都戎飭營兵私行挖賣現與官紳某省知州葉某欲招意商辦理意領事聞之甚悅因其地近三門灣也

鄙意宜速下諭旨令各處礦山之欲招外人合辦者應先向路礦總局掛號方准訂約如此稍免流弊至報効及驗費西人優爲之而華人則力不及宜刪去再現有黠者先查何處有礦山卽向山主賤價買得或租得再向外人兜售獲利極豐宜定章凡五年內所購之山將來所得之利宜歸山主一半

致朱桂辛先生書

光緒二十九年

昨聞東三省開爲口岸一事本初大肆阻力謂不允俄亦不允英美方昭公允此語大爲乖口聞本初好用舊時美生疑此亦聽彼熒惑之語也弟前函力破此說兄想必以爲然昨有最熟外交之人力謂中國現處萬難之會宜出不意許英美日東三省開爲通商口岸之舉如此則三國必喜我等卽與之密約如俄有他種要脅則彼等必須幫忙俄人雖怒見我處聯絡已定亦必有所顧忌又俄不得志於東必將肆志於蒙藏彼時可再與英日商一法却之總之彼無

辭可以對諸國也至俄現亦屢以新疆蒙古爲言然此乃彼故意用閃爍手段使我意思疑惑須知彼本意實在東三省其視東三省重於蒙古十百倍也惟此法須斷須速否則俄形勢已定日本必不用兵英則主意不定美則但須俄啖以小利亦必無言如此則我東三省折入於俄至是英美始大悔必爲桑榆之收而佔揚子江佔粵等說起矣而德佔山東法佔滇桂日佔浙閩所不待言然又不能平平過去也又必有無數爭辨無數波瀾不知吾師相彼時仍日日至外務部與之從容剖斷乎抑至彼時始從容投効而歸乎至俄人近日不與我亟爭時作若引若拒之狀時作推宕延緩之語彼非有所畏懼也蓋將乘此而固東三省之防且安排各國也一旦勢定輒下訓條於我直令我一切遵依我外部大臣卽欲與爭尙敢有他言乎至處置新黨一事弟前函屢言之亦常與他人言之而竟無信我者端中丞至照會各處指明留學生卽革命黨其不知作用一至如此竊謂卽使義勇隊有與革命黨通連之事朝廷宜作爲不知一面獎勵一面慰撫使勿輕動此所謂因而用之旣以離彼之心且假以激

勵大下也

致張劬熙

朱桂辛二君書

未詳年月

昨見津報忽言朝廷擬改服色將於明年元旦下諭旨此事極有關繫因亟爲此函請轉達師座相國改服色一事近人雖時言及然弟極不視爲要圖且朝廷果能實力變法則改服色或足助變法之力量若不變法而徒改服色則變法一事何補存亡之毫末徒足取笑而已從前日人改服色亦頗爲西人所笑且若在從前風氣未開阻撓者多如朝廷毅然改革則改服色足以示力量易視聽今當喪禍之餘民情趨外卽此一節徒足表示朝廷媚悅外人之象况此事關係民間生業者極大倘頓解長服而爲短衣易綢緞而爲呢羽則凡蠶桑繅織諸人立有擠溝壑之慮而進口貨則所增奚止千萬今國內虛耗方須爲小民籌添生計何可更爲此抑絕之法致民生愈困籌款愈難尤有慮者日本之人與我相類其來華者大率無賴今衣服殊異尙復時肆貪口滋事誑騙時有所聞若一旦服色亦改而相同則日人可隨時混入內地與華人相混爲種

種不法之事而華人之能日語者又可自詭爲日人敲詐平民以日詭華以華詭日何以待之又一人之身忽日忽華又何以待之徒滋事故多速獄訟甚無謂也若朝廷之意已定不能挽回宜令惟在官場之人公服一例改革其官人常服及平民不在此例婦女亦不須改其官場公服雖式樣改變仍須以綢緞爲之如此則保全尙多惟冀師座力言之不勝冀盼總之此事實係小節無關大局與請西人宴會及開茶會徒足爲媚外之憑據而已兩兄聞弟此言不知亦目爲迂闊否

上呂鏡宇尙書書

光緒三十年

革命黨一事朝廷處之無策化之無術制之無權橫潰決裂現在辦法不啻國家與民間爭訟於外人之公堂言之可爲痛心矣所謂革命黨者不過一二賢子主持其事耳其囂張悖慢正其無識見處卽或有張揚煽惑之事亦殊不足大驚駭辦理之始苟得握要之方而不多誅求則波瀾自不難立定今都中捕殺沈蓋外忽又有捕楊度之事又聞有言官劾楊道霖俞陞雲端緒等四人之

事於是遂有徧捕留學生之謠又有將株連新黨之謠夫經濟特科者朝廷所以待非常之士而尙不免於捕劾則海內稍講新學之士誰不寒心聞現在都下人心皇皇江浙子弟留學日本以暑假歸者咸懼株連之及至欲避往他所前月此間事初發時固明言惟拘數人耳而已有某君聞風而遁去者又蘇州某君以其子爲留學生有新黨之目乃送之官請永遠監禁之以免傾家之禍者夫人情騷動如此而在上者不速有以底定之可乎且指全國新黨爲革命黨固亂黨所深願也求外人爲已護符固新黨所自爲得計者也故前者蘇報捏造論旨卽有徧拿留學生之語蓋欲以是誘致留學生使從已也今朝廷既有徧疑新黨之形態此亂黨所最得意之事也在海外在租界則雖悖慢不敢捕治在內地則縱意殺之則人皆以居租界爲得計而新黨愈聚矣馴至其極必致全國之新黨皆聚處於租界而亂黨益恃外人以詆詬朝廷我國上下相爭則必有收漁人之利者矣竊謂國家實無多殺新黨之意而惜乎朝廷之上無主持不殺新黨之人於是不解事之人爭以多劾新黨爲取悅朝廷之計則

株連窮究將無已時故夫爲革命黨之言者妄人也隨意指劾新黨者亦妄人也二妄相值以構禍則亡國不難矣敬乞我公勿輕視此事宜速電致朝中重要大臣或竟奏諸朝廷大略謂新黨意見各歧且勢極散漫惟其人甚多不可徧治若急之恐聚而求庇外人抵抗國家其於大局關係非淺請速下明詔不許株連則彼黨既失煽惑之資必相解散云云如此則不特緩目前之禍且與從前送留學生至日本之本旨亦不相悖

康年

以素蒙不棄故輒貢其愚惟公

密察焉

上鐵寶臣尙書書

宣統元年

康年 爲國家計久長則以此時經邪說充塞肆行之後各處人心浮動每易爲浮言所惑今當冲聖嗣位之初非有一二設施足以大愜民志則不足以固結人心而散邪慝今年以商務疲憊各處銀根業已大緊乃匯豐忽於此時將放出之二千萬收回而漢口黃氏三錢莊驟倒三百餘萬上海源元倒六十餘萬晉益升倒百廿萬於是富家競向莊號提款其未存放者輒閉不敢出各埠蕭

索已至極點竊謂今年市面之壞非盡由財源涸竭也實以倒帳與收款二者交乘致成立槁之勢也設於斯時而有蘇其涸轍俾今年得以扶持而來年得以接續則其感激踴躍必有不可言喻者我公深爲國家根本之計宜與同朝王大臣熟籌至計請於朝廷稱述遺命迅發內帑二千萬交津申漢等處戶部分行轉發莊號爲周轉市面之用俟至明年春夏仍陸續收回備辦理新政之需如此則國帑無纖毫之失而商民蒙再造之恩有此淪肌浹髓之大德則雖邪說百出孰得而動搖之再今日見各報所載知京城市面已蒙發帑得資蘇息若更德音普徧廣之各埠斯爲澤愈徧又今夏上海西商已有相約不用中國鈔票之說經南洋大臣擔保始暫允不宣布近日聞又提議慮必達其目的始止且近年各種鈔票實濫發無節適爲外人口實而今年匯豐明知商務不振忽然收款蓋實欲以此試我商力之厚薄而又欲不用各種鈔票是則一面將操縱我全國商務一面又欲停我之鈔票而用彼之鈔票若我不察而墮其術中則從此我國財權將盡入其掌握欲破其術宜卽以此次發交戶部銀行

之二千萬永存銀行作爲發行鈔票之基本金速鈔票發行將各種公私鈔票官錢票盡行收回俾外人無可藉口且戶部銀行亦可時以此項巨款活動市面如此則向來匯豐之權均歸之戶部矣惟外人之挑剔各種鈔票已在目前而度支部之紙廠印局尙無成立之期則或先行限制各局號鈔票而擔保現行之鈔票以安中外商人之心一俟戶部鈔票發出卽行收回似亦可爲權宜之計此係爲握商權杜外謀起見敢乞俯賜裁擇不勝悚息之至

致志仲魯先生書

以下發書年月均無可考

近日時局又棘於前厝火積薪尙非其比不審當局諸公意想何如竊意居大位負人望而權力又足轉旋機軸者惟榮相耳海陬餘生欲有所陳獻輒又不敢告之他人又疑於狂惑公滿洲右族宜最關休戚姑復一言或得陳其說於當路乎今日大事所最可慮者英俄交合則瓜分勢成吾國無論滿蒙回漢皆將有淪胥之慘然遂謂挽回無策則又不然惟勢已大衰落非有非常之舉出不意之事不足以振起全局驚悚羣雄然其事太巨條理萬千此時不能言亦

不必言姑舉其大憎約四五端一曰請降懿旨宣言盡變舊法須愷切痛徹言之二曰宜降懿旨派我皇上親至各國遊歷二十餘年考察各國政法一年歸國再定變法之事三曰宜遴選明通公溥之大臣爲宰相總理內外事宜以一事權四曰宜選明白政法之人入京討究變法事宜五曰宜詔全國盡去滿漢之意見均以扶持國家爲要義六曰宜與歐美各國商略扶持地球太平之局茲數語雖亦人人所能言然以弟思之今日轉旋全局之要非此不可弟誠知言之驚人又誠知意見難融人才不足然不能不言者以已爲茲土之人何忍見瓜分之慘禍公實同此意能否竟以此意婉達榮相之前若夫新政措施之宜及先後布置之法則弟前有中國自強策三篇印入時務報似已撮其大綱語曰狂夫之言爲聖人所擇良醫所用卽庸醫之藥道在舉動得宜而已所願當局勿驚其說之奇亦勿嫌其說之陳行之以斷施之以漸何患事不成功不立耶若夫日旰路歧病深藥亂非意見之各執卽勢利之是趨如此則真不可爲矣謹布區區望照督不一

致劉幼丹觀察書

屢聞陶七彪兄緬述風概始知先生蓋古之豪傑人也西川疲困之餘得先生與諸賢達董而理之庶其有豸先生舉動類有奇氣兼之志意闊大識度闔達世爲人治人因世出良不誣也近今大道凌夷人才晦沒巖牆槁木人知其危譬之大廈風霜凋其外蟲鼠蝕其內一旦有飄風驟雨則處其中者殆矣今吾人同處此大廈之中覩此頽剝能不動懷今不敢極言深論但以吾人同爲此種同居此地縱無專權厚力必當各盡其所有之權力推而廣之合而施之如此則自匹夫以上無不有應盡之責矣若夫爲一省之長吏圖維新之盛業雖不能不拘牽成例顧忌一切然權力則固已厚矣顧近日各省大府發憤新猷者不勝僂指而或則志在聚斂或則僅事補苴進乎此者能知辦武備礦務機局諸事然躁急而無序倉猝而病於雜者比比也有序矣不雜矣然前作而後輟彼倡而此不和又在在皆是如此則功皆枉費事實鮮效雖糜金巨萬聚一時人才而謀之何補於事竊謂四川地形最易爲力然風氣僻陋士窳民情且

囑匪在在皆是若督撫果有意於是則宜糾合官紳商所以振興之策必當酌之至當而行之以序察之至精而爲之甚勇意宜首開日報以開風氣次辦商務礦務（以獲利最速者爲上）以擴利源稍能獲利卽開鐵路以捷轉運於是開學堂以儲才鑄鎗炮辦團練（用西法不曰練軍而曰團練者以可歸紳辦也）繪輿圖以爲將來固守之計（以上所言甚略且未盡當略存大意而已）此爲留遺吾黃種之苦衷非敢妄言也若懼後人不能繼志則莫如辦紳權（紳非專指本地人也凡一時招集外省本省人皆在其內）使紳所辦之事與官劃分凡商務團練學堂報館皆歸紳辦官不得過問別指款項歸紳收用且有議事之紳有辦事之紳又有監察之紳如此則不致廢於半途且有益於事他日有警則保一省易易也先生亦謂然乎康年薄劣無似又與君東西不相值而輒敢縱言者以先生知陶君或亦不咎康年也別有箋上鹿制軍以微末不敢多論先生若是弟言者乞以此意達制軍也

致高□□先生書

前聞吾丈辦理農工商礦局將考究利弊所在詳審而布行之將來浙民得以裕衣食之源而免飢寒之苦咸君家所賜也惟近日某報載有劉口口與意大利人訂辦浙江全省礦務一語未知確否竊謂朝廷設礦局之意蓋欲爲小民裕衣食之源而免利源之外溢也謂宜先鼓勵華商合股辦理必不得已而招洋商亦宜予以限制若官設局而亦將全省或數府包與洋商則何以上對朝廷下對全省商民乎各省辦礦之法自以湘省爲最善而江西次之浙省紳民宜不後於二省仿照辦理宜無不可若訂與洋商名爲合辦實則賣礦也以一人權力而包攬全省之礦以售之外人則優爲此者多矣何用官局爲之乎且金衢四府已包與外人矣一之爲甚其何可再吾丈承斯重任實宜力爭上游爲子孫造福前口口大兄嘗謂今華人旣無巨貲開礦與其輕棄地利不如使外人辦理猶得於國課民生兩有裨益康年謂此說誠然以正經礦法而論即使准許外人開採亦宜詳採各國良法每礦限若干地每商限若干礦庶少流弊今若由私家得其厚酬而輒將數府之礦包與一洋商不特大失利源且

於外交上亦大有關係且洋商所以肯出此厚酬者必其所得之利什百倍於此而後可也如貴州之礦由陳哲甫訂與戴瑪德陳之所得不過一二十萬而已逮戴轉售與瑞記洋行除獲得現銀數百萬外月得酬薪數百金準此以觀則瑞記洋行所得又不知當有若干萬萬然則吾國之人何苦而爲此乎此如不肖子以家中宋板書竊售與人每箱得一二十元自以爲妙策而不知書賈所得輒有數千也康年在申亦時時有洋商來絮聒欲訂約辦鐵路礦務其所允酬貲無不甚厚然而終忍而不爲者蓋謂與其得貲財而爲子孫之羞貽家門之玷無甯守其寒儉之素也康年棲遲海上本不欲多事以夙承賢喬梓之愛特貢其愚不知得蒙採擇否

致蘇松太道袁海觀察書

敬啓者近見各報載耶松船廠工人被美國兵船水手打死一節雖已向美領事署控告惟原告無力未延狀師經美領事令署中人代爲伸辨竊謂此事極有關繫若聽美國領事自爲處置難保無畸輕重之處意謂閣下辦理交涉

極宜就此等事力爲扶助俾以後華洋案件易於辦理且近日洋人魚肉華民之案層見疊出似此案尤萬不可放鬆以爲懲一警百之計似宜由閣下設法代請狀師向美署伸辨目前雖覺多費然於辦事上爲益不淺聞担文仍爲南洋律師此案重大何以絕不顧問管窺所及謹旁及之敬希鑒核

致唐傑臣先生書

近來通人策中國者均以興學培才爲第一義邇聞泰西教士李提摩太力持此論請閣下暨徐雨翁籌募款項設立學堂苟觀厥成誠感舉也然此事關繫極爲重大設立學堂培植人才乃吾中國人之責今中國人不爲而轉使西人爲之是教育之權全入西人手矣且學堂旣爲西人所立則爲學生者必服膺其所尊將來宗尙何教恐不可問其弊一教士設立學堂必有偏重之處試觀上海諸西人所設學堂中學旣全無門徑西學亦僅得皮毛其弊二卽謂款項充裕教科之書或可精美然於華人質性合宜與否彼不辨也必至程課迂闊事倍功半其弊三至於華人而受西人之栽培必至供西人之驅策假西人之

權勢流弊尤不可勝言是則西人在吾華創辦學堂雖西人之美意而非吾華培才之上策也吾華培才上策惟有將此事仍歸華人自任或謂集款不易則試以上海一隅計之殷實紳商奚止萬家若按月捐一元以萬家計則已得萬元以如此巨款何事不可舉辦所患者無結實辦事之人無竭力提倡之人故人不能信從耳今閣下既負先達之望而貴同鄉人又素來急公好義爲世所稱倘得閣下提倡而勸喻之當有睠懷時局力任斯事者若謂華人認真辦事熟悉學堂之人少則不如遴選誠實之士人至日本考察其初等教育之法歸而立小學堂期以三年畢業再往察其中等教育而立中學堂亦期以三年畢業更往察其高等教育而立高等學堂亦期以三年畢業其開設之多少以經費之贏絀爲斷如此辦法則經費以徐而易籌且行之數年若果有成效可觀則籌款亦較有把握所操者約所推者廣所培者厚計似無便於此實諸高明以爲何如倘以爲不謬謹以提倡之任望諸閣下總之學堂之事中國不能自振作而由西人主持實吾華至恥之事想閣下素以興起後學爲懷且極知與

外人交涉之道當不以弟言爲迂闊也

致吳授卿先生書

去冬自東還諸友人咸稱足下成就益進志意益堅不禁拊掌雀躍以喜深冀將來翺翔天衢有所建樹世事變換有若浮雲不須頃刻恐卽改觀正不必以一時之事爲意至人所望於足下及留學諸君者在能在黑暗世界中辦事若以得離黑暗世界爲樂而轉戀他人之瓊林玉樹瑤草琪花則豈人之素志哉來書爲留學生辨誣一節閱竟不勝悵惋蓋誠恐報中之言偶一不慎有誤吾國文明之機而阻遊學諸生之意興也因復取十二月十四日報章閱之則其指稱之中實寓分別之義且實參諸衆說並非偏信一人其行文中期望之意甚多詆譏之詞絕少未復有存疑之語無吹求之文竊意留學生人數既多自難盡一小德出入或亦不免且所指之過皆係意氣情慾之事少年跳盪殊無足怪報中之所以指摘者蓋欲諸生於此事自加防檢免爲外人所輕視貽異己之口實且卽使無之而存此以自鑑亦復何礙蓋吾輩所厚望於留學

生者在能刻苦力學爲有用才其尤者更能恢廓志
才能乘時機著大功業非僅以其名目之可聽能作
此次留學生中有若干人因日報之語勃然口怒詆
在能糾彈全國之非違激發大家之志意故上自政
不盡力抨彈直言無隱其意無他欲盡日報之天職
嘗稍貶今留學生中於此等鄭重期望之議論猶相
之氣亦何足以凝意氣而成事功此之關係殊非淺
切望足下與諸留學生能以此相勗勉不勝大願

致藤田劍峰先生書

名豐八

昨承寵召珍甘駢羅半席以後兼出雅奏使弟亦得
弟竊有獻疑者古人設教不廢絲竹然是以此使生
欲以娛賓客也後漢馬融設帳後堂有絲竹之聲此
作也至若賓主之間飲酒歡樂欲以音樂相娛則當

又或客自欲爲之以畢歡此皆燕游褻狎之所有事不足爲怪若謂樂器新異
貴邦人欲一驗視則當可擇日相約詣其處同肅聽之師弟之間雖不必拘此
亦當於友朋清談時使之出奏若夫酒闌客醉忽使列坐座隅奏其新伎是直
以優伶蓄之而已嗚呼今戲國當衰微之時上之教化下之師法皆稍衰息故
弟等延閣下來茲土爲東文學社教習方冀閣下以貴國師範之道表率後進
而閣下平日所自處及敦厲後學者亦頗足使弟等起敬今乃有以優伶蓄弟
子之事則於閣下聲望似稍有礙倘訛傳稍甚必將謂弟等優伶生徒以娛東
友則弟等之罪尤萬難辭矣然以閣下事出無心又平日頗不薄弟故敢貢其
區區自附於朋友規過之列不知閣下亦許之乎

再致藤田劍峰先生書

前日羅先生來傳閣下意旨弟深佩閣下之能屈己以容弟而又恨弟之褊狹
遽以微事開罪於閣下也日日欲過學社致謝而近日事頗冗不及走謁罪罪
禮俗同異致啓疑怪事常有之擬研究貴國風俗著之簡編以便將來民間交

際有所依據今日又奉手書深貴弟不應別函責備唐生兄弟以爲弟不識事體弟愚聞發於一時之躁怒遂峻辭以責兩生弟之冒昧事誠有之敢任其咎惟閣下以兩生爲無罪則弟未盡謂然矣閣下以使弟子侍坐奏樂爲可爲之事則在閣下命之心中光明無可爲責者弟之妄言誤矣若夫彼唐生者在弱冠內外且嘗讀書固知吾俗以奏樂酒座爲可恥之事矣而欣然樂從不謙辭以謝是可謂忘廉恥矣夫兩國人相交當各從其國俗是公理也亦公法也譬如敵國婦人以著衣爲敬西人則以袒爲敬假使吾國婦人與西人周旋亦相與袒焉得不爲旁人責備乎弟深惡近日華人惟勢利是趨而廉恥蕩盡故欲借此以懲之想先生必以爲然而許之也倘閣下不諒其苦衷而猶欲峻責之以爲快則非弟所望於先生矣

致唐口口口口兩君書

敬啓者弟等去歲與蔣羅二君設東文學社於上海承荷不棄翩然來學弟等頗相欣重雖未得握手然固心仰久矣然竊有異者昨夜教習藤田君飲客社

中弟等亦得與座酒半忽見賢昆仲攜笙簫奏於座隅再三不厭試問此等舉動賢昆仲果以何等自待乎又試問賢昆仲離家來習東文抑將卽是以進學日本各種學問以効用國家乎抑將以音樂娛師及師之友乎凡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度賢昆仲平日舉動必有輕褻之處乃有此非禮之命否則師不宜以是命卽命亦不宜應也又人必以禮自處乃能有以自立若不問應否而率然以應命爲樂且以諸客見賞爲榮不審將來應事接物將何以自立乎嗚呼吾中國人見侮外人久矣然要之自有啓侮之處乃至見侮如此之甚凡人皆然非獨國家也弟性拙率竊謂兩君成年向學不宜有此俳優自待之事以嘗與聞學社之事故敢貢其區區當蒙見容不相責也

致口口口君書

姓字無考

愚常謂今日出洋留學生宜暫勿問時局惟一意堅苦學問俟學成歸國再深察時勢所趨及可依恃之人而展效其才力切勿於此向學之時而棄之以從事於辦會辦報及一切遠莫能致重莫能舉之事然若輩往往樂於張舉又爲

他人醜譽大言所惑致流入浮囂一路良深浩歎惟現在京外大老直以留學生及內地之少年喜事者爲皆革命之流且以凡立異論者爲皆應誅戮擯絕而又以誅絕新黨爲快心之事竊恐如此則浮囂之風去而一切振興勃發之意氣亦盡行遏絕又恐行之不慎或轉以長醜類之心固私黨之勢將來意見相激疑伺愈甚而滿漢新舊官士之讎愈以糾纏而不解言之實可痛心愚謂此等事但宜解散不宜竟與爲敵並宜擢用其正直有用之人而留學生宜寬與出路如此則其中有才者旣以得所展效而絕他念其奇零無用者旣失所倚何能有爲此抽薪止沸之說也顧尤要者則在朝廷能實行變法自強之說使大局鞏固異念自絕此則固本之言吾輩所爲日夜焦盼而不能已於言者也

